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

余太山 撰

本書旨在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西域的記載提供一個系統的注解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是研究公元七世紀以前

中亞 南亞 西亞乃至歐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 自成體系 歷來受中外史學界重視

自清末丁謙作注以來 已近百年

除若干單篇外 還沒有人將這批資料作爲一個整體進行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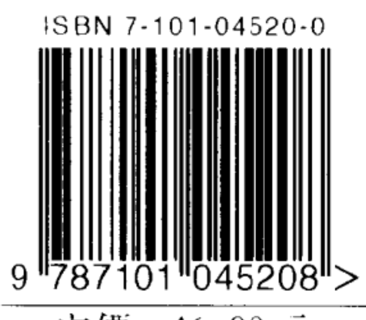
所謂要注 無非是突出重點的意思 當然也是藏拙避短之計

不言而喻 對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見仁見智的詮釋會永遠繼續下去

注者將保持對不同觀點的興趣 通過與同道的切磋 不斷提高認識的水平

中華書局





ISBN 7-101-04520-0
9 787101 045208 >
定價：46.00 元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
西域傳要注

余太山　撰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余太山撰.—北京:中華書局,2005

ISBN 7-101-04520-0

Ⅰ.兩… Ⅱ.余… Ⅲ.①西域—地方史—史料—研究—漢代②西域—地方史—史料—研究—魏晉南北朝時代 Ⅳ.K294.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01252 號

責任編輯:李晨光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

余太山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3½印張·409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册 定價:46.00 元

ISBN 7-101-04520-0/K·1946

緒　說

本書旨在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西域的記載提供一個系統的注解。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是研究公元七世紀以前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自成體系,歷來受中外史學界重視。自清末丁謙作注以來,已近百年,除若干單篇外,還沒有人將這批資料作爲一個整體進行詮釋。在西域史、特别是中亞史研究業已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作新注無疑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有一十五種,包涵以下有關西域的傳記:《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晉書·西戎傳》、《梁書·西北諸戎傳》、《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南史·西域諸國傳》和《北史·西域傳》,加上《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傳》,凡一十一篇。兹説明如下:

1 《史記・大宛列傳》,嚴格說來衹是張騫、李廣利的合傳,但不失爲正史"西域傳"之濫觴,故列爲第一篇。

2 《晉書・西戎傳》、《梁書・西北諸戎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四篇僅録注有關西域的內容。

3 今本《魏書・西域傳》抄自《北史・西域傳》。後者乃抄襲《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三者而成。故所注《魏書・西域傳》其實爲剔除《周書》和《隋書》文字後的《北史・西域傳》。

4 《南史・西域諸國傳》之內容多與《梁書・西北諸戎傳》重複,故要注重在文字異同。

5 《北史・西域傳》採自《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故要注重在資料來源。

6 《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傳》乃現存曹魏時期西域事情最主要的記錄,亦予録注。

所謂"要注",無非是突出重點的意思,當然也是藏拙避短之計。不言而喻,對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見仁見智的詮釋會永遠繼續下去,注者將保持對不同觀點的興趣,通過與同道的切磋,不斷提高認識的水平。

凡　　例

一　凸現詮釋系統,不臚列異說。

二　突出重點,與“西域”無直接聯繫者從略。

三　以傳文內容爲界,不事枝蔓。

四　各傳所在正史有關材料擇要錄入(有時也予簡注),以資參考。

五　除非必需,不注語辭。

六　凡有所本,標明出處。

七　文字、標點從中華書局本,指出區別。

目　　錄

一 《史記·大宛列傳》[1] 要注

大宛[2]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3]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4]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5]王,以其頭爲飲器[6],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7],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8],聞此言,因欲通使[9]。道必更匈奴中[10],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11]俱出隴西[12]。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13]。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14],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15],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16],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1] 一般認爲,本傳是正史"西域傳"之濫觴。這雖是事實,但就傳文的性質來看,視之爲張騫、李廣利兩人的合傳更爲合適。張、李二人生平主要事蹟均與大宛有關,故同人一傳。《史記索隱》稱:此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合在'酷吏'、'遊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其實,《史記》卷一一八以下多爲事蹟類似人物之合傳,本傳位在"酷吏

列傳"與"遊俠列傳"兩傳之間,並無不合。否則,本傳應置於"朝鮮列傳"之下。蓋"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的記述對象,是漢對南越等地的經營,並非傳中所涉若干人物之傳記。① 又,此傳爲《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所本,故本注錄入兩者重要異文,並作說明。此傳復有若干段落爲《漢書·西域傳》所本,有關異同之說明見"《漢書·西域傳》要注"。

[2] 大宛,國名,位於今費爾幹那盆地。②

[3] 漢中,郡名,治今陝西漢中東。《史記索隱》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騫,漢中成固(今陝西城固)人。"

[4] 匈奴,漠北的遊牧部族。據《史記·匈奴列傳》,"當是之時(秦始皇在位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及冒頓立,"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③、白羊④河南王"。於是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⑤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⑥、雲中⑦"。這就是說,匈奴自冒頓單于(前 209 - 前 174 年)在位時開始强盛,西擊敗月氏,東擊敗東胡,並不斷南侵,成爲西漢最嚴重的邊患。⑧

[5] 月氏,遊牧部族。在被匈奴擊敗之前,月氏十分强大,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端,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內外。⑨

[6] 飲器,指飲酒器。《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案:

希羅多德《歷史》(IV,65)所載斯基泰人亦有類似的風俗:"至於首級本身,他們并不是完全這樣處理,而衹是對他們所最痛恨的敵人纔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把首級眉毛以下的各部鋸去并把剩下的部份弄乾淨。如果這個人是一個窮人,那末他衹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來使用;但如果他是個富人,則外面包上牛皮之後,裹面還要鍍上金,再把它當作杯子來使用。"[10] 匈奴以此施之月氏王,則月氏人亦染此俗也未可知。[11]

[7]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匈奴冒頓單于在破滅東胡、消除來自東面的威脅後,便掉過頭來對付月氏。他對月氏發動的較大的進攻有兩次。第一次在前三世紀末,遏阻了月氏東進的勢頭。第二次在公元前177/176年。月氏經此一戰,放棄故地,大部分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史稱這部份西遷的月氏人爲"大月氏"。至於傳文所謂"匈奴破月氏王",結合下文關於"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的記載,可知此處"破月氏王"者爲老上單于(前174－前161年在位)。這就是說,西遷伊犂河、楚河的大月氏又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擊,其王被殺。但老上單于的這次打擊,並沒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所謂"月氏遁逃",不過是"敗北"的意思。

[8] 胡,指匈奴,"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云云,可證。"胡"係"匈奴"之略譯。[12]

[9] 張騫首次西使,旨在爲漢聯結月氏、夾擊匈奴。可知使出之日,"怨仇匈奴"的大月氏尚在伊犂河、楚河流域。

[10] "道必更匈奴中",武帝建元中,月氏在伊犂河、楚河流域,而匈奴在將月氏逐出其故地後,不僅控制了祁連山以北,直至天山、阿爾泰山東端的大片土地,且進而控制了包括準噶爾盆

地在内的阿爾泰山南麓,以及原來可能役屬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因此張騫一行出隴西,往赴大月氏,勢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區,終於被匈奴拘留。

[11] 堂邑氏胡奴甘父,據《史記索隱》,"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號"。案:堂邑氏之奴,名甘父,本匈奴人。張騫西使月氏,"道必更匈奴中",或者因此與匈奴人甘父同行。"堂邑氏",指堂邑侯,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2] 隴西,郡名,治今甘肅臨洮南。

[13] 單于,匈奴最高首領的稱號。此處指軍臣單于(前161－前126年在位)。

[14] "月氏在吾北"云云,表明遲至張騫被拘留之日,月氏尚在伊犂河、楚河流域。

[15] 越,指南越,族名,分佈於今湖南南部、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

[16] "十餘歲",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案:張騫啓程於武帝建元二年。⑬

居匈奴中[17],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18]。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繹)[譯][19],抵康居[20],康居傳致大月氏[21]。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

立其太子[22]爲王。既臣大夏[23]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24]。騫從月氏至大夏[25],竟不能得月氏要領[26]。

[17] "居匈奴中",《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居匈奴西"。既然張騫出隴西被匈奴拘捕後,曾"傳詣單于",亦即被押送至漠北的單于庭,張騫"西走"大宛可能是從漠北出發的。如果按照《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張騫似乎是從阿爾泰山南麓西走大宛的。就是説張騫雖然曾被押送至漠北的單于庭,但"西走"大宛之前被拘留在匈奴領土的西部。

[18] 張騫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徑是取道巴爾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爾吉斯山脈,復順納倫河進入費爾幹納盆地。張騫得脱,往赴月氏,而取道大宛,説明他已知月氏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之事。張騫抵達大宛的時間應爲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

[19] 大宛王見張騫而喜,顯然是因爲有意交通,旨在通商。這説明其時大宛對西漢已經有所瞭解,知漢"饒財",因而相信張騫關於賂遺財物的許諾,並爲發導譯。"導繹",當作"導譯"。下文"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可證。⑭

[20] 康居,騎馬遊牧部族。主要遊牧於錫爾河北岸。因此,張騫往赴阿姆河流域之大月氏國,所經"康居"應爲康居屬土,即位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蓋張騫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無必要繞道錫爾河北岸,而索格底亞那則是必由之途。或者説,張騫往赴大月氏而"抵康居",説明當時索格底亞那當時役屬康居。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載司馬相如喻告巴蜀民檄:"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相如喻告巴蜀民在元光末(前130/129年),知康居在張騫首次西使自匈奴中得脱之前已遣使漢廷,是最早朝漢的西域國家。⑮

［21］ 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復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蓋前130年左右,役屬匈奴的烏孫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遷,經費爾幹納,來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張騫到達時,大月氏設王庭於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土。張騫很可能是在逃離匈奴後獲悉大月氏再次西遷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徑自巴爾喀什湖北岸南下費爾幹納。

［22］ "太子",《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夫人"。兩書的矛盾可能是這樣産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殺時,太子尚幼,雖被立爲王,實由其母攝政。本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於名實各執一端。

［23］ "大夏",國名,位於今阿姆河流域。⑯

［24］ 月氏征服大夏的年代當在公元前130年,約張騫到達阿姆河流域一年之前。大月氏本遊牧部族,從伊犁河、楚河流域遷至嬀水(阿姆河)流域時,習俗未改,故其王巡歷嬀水南北。但遊牧部族進入農耕區後,逐步走向定居,終於建都,也是勢在必然。張騫西使抵大月氏國時,發現大月氏人因"地肥饒"而"志安樂",可以説這種傾向已見端倪。

［25］ 張騫於前129年抵達大月氏時,大月氏已領有嬀水以南大夏之地,衹是王庭尚設在水北,但大月氏王可能經常巡歷阿姆河南北。因此,張騫爲得其要領而"從月氏至大夏",其實是從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國都城,可能是爲了會晤當時正在河南的

大月氏王。

［26］ “要領”,《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張騫“不能得月氏要領”,原因固如傳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時遠在阿姆河流域,事實上已不可能與漢夾擊匈奴,不能得要領,可以説勢在必然。又,張騫這次西使,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目的,但打開了漢人的眼界,西漢的西域經營,實肇端於此。

留歲餘[27],還,並南山[28],欲從羌中歸[29],復爲匈奴所得。[30]留歲餘[31],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内亂,[32]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33]。漢拜騫爲太中太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27］ “留歲餘”,元光元年(前 134 年)至元朔元年(前 128 年)。張騫當於元朔元年末踏上歸途。

［28］ 此處所謂“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

［29］ 羌人遊牧於今甘肅、青海一帶。敦煌以遠,沿昆侖山北麓往西,亦有其種類。如果考慮到張騫很可能是沿南道到達羅布泊西南的樓蘭,復北上至泊西北的姑師,在自姑師東走途中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從羌中歸”不過是他的計劃而已,則“羌中”更可能指漢南山的羌人居地。

［30］ 張騫歸途很可能沿南道,經于闐、扜罙後,抵達位於

羅布泊西南之樓蘭,復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師。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惡之”後,採取了“少北”的路綫(見下文),結果又爲匈奴所得。

[31] “留歲餘”,元朔二年初至元朔三年。

[32] 《史記·匈奴列傳》:“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事在元朔三年。

[33] 張騫歸國當在武帝元朔三年。張騫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樣,被“傳詣單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會其胡妻,終於相偕歸漢),直至軍臣單于死後,纔乘亂得脱。

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34],唯二人得還。

[34] “十三歲”,自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年)。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35],具爲天子言之。[36]曰:

[35]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據傳文可知是烏孫、奄蔡、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

[36] 張騫首次西使所經見和傳聞諸國中,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烏孫和奄蔡可能均和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第一欄第12-20行,第二欄第5-8行和第五欄第20-30行)⑰所見Sakā人有關。據Strabo《地理志》⑱記載(XI,8),Sakā人主要包括四個部落或部族: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至遲在公元前七世紀末葉,Asii等部已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約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Asii等部西向擴張至錫爾河,逐去原居該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約前177/176年,由於大月氏人西遷,Sakā人被迫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一部分南下,散處帕米爾各地,後亦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前140年左右,大批Sakā人渡錫爾河南下,一支進入Ferghāna(費爾幹納)。一支進入Bactria(巴克特里亞)。後者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可能均以Tochari人爲主),張騫分別稱之爲大宛國和大夏國。"大宛"[dat-iuan]和"大夏"[dat-hea]均可能是Tochari之音譯。大概在此同時,另一支Sakā人(可能以Asii人爲主)順錫爾河而下,遷往鹹海乃至裏海沿岸。張騫將這一支Sakā人稱爲奄蔡,而將留在錫爾河北岸的Sakā人(可能以Sacarauli人爲主)稱爲康居。"奄蔡"[iam-tziat]和"康居"[khang-kia]可能分別是Asii和Sacarauli的對譯。前130年,烏孫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奪取了伊犂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再次西遷,到達阿姆河流域,擊敗大夏,佔領其地。本傳的烏孫國和大月氏國於是成立。"烏孫"[a-suən]和"月氏"[njiuk-zjie]可分別視作Asii和Gasiani的對譯,彼此有某種淵源亦未可知。⑲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37]。其俗

土著[38],耕田,田稻麥。有蒲陶[39]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40]。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41],東則扜罙[42]、于窴[43]。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44],注西海[45];其東水東流[46],注鹽澤[47]。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48]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49]、姑師[50]邑有城郭[51],臨鹽澤[52]。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53]。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37] "可萬里"(里數1),表示自漢都長安經由匈奴單于庭往赴大宛國王治的行程,蓋張騫往赴大宛乃自漠北匈奴單于庭附近出發。前文"大宛在匈奴西南",也表明這一里數乃經由匈奴單于庭的行程。⑳

[38] 本傳將西域諸國按照經濟形態大別爲兩類:行國和土著。行國隨畜,兵强。土著耕田,有城郭屋室。這一認識來自張騫首次西使歸國向漢武帝所作的報告,這個報告所涉及的西域國家主要位於葱嶺以西,這是張騫首次西使的宗旨和當時的形勢決定的。張騫首次西使身臨的西域國家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此外,還有傳聞之國,卽烏孫、奄蔡、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其中,康居、大月氏、烏孫和奄蔡四者,是典型的"行國"卽騎馬遊牧國家,其餘六國亦卽大宛、大夏、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則是典型的"土著"農耕國家。案:建立大宛、大夏國的 Tochari 人本來是遊牧的,進人費爾幹那盆地後逐步走向農耕,成爲"土

著"。

[39] 蒲陶,可能是伊朗語 buδawa 之漢譯。㉑

[40] 《史記·樂書》:"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記集解》引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傳文稱此馬爲"貳師馬",且載大宛貴人之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

[41] 烏孫,遊牧部族,張騫自匈奴中得脱西走時已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故傳文稱其國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㉒

[42] 扜罙,綠洲國,位於今 Dandān-Uiliq 遺址一帶。㉓案:約前 177/176 年,大月氏西遷,將 Sakā 人逐出伊犂河、楚河流域,一部份 Sakā 人南下葱嶺。托勒密《地理志》㉔(VI,13)稱索格底亞那以東、帕米爾以西、錫爾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地區爲 Sacara,並載活動其間的 Sakā 小部落名有 Caratae、Comari、Comedie、Massagetae、Grynaci 等。由此可知,Sakā 除可大別爲 Asii 等四部外,又可再細分爲若干小部落,這些小部落亦各有名號。可能在到達葱嶺地區以後,這些 Sakā 部落又逐步東向滲入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不少小國。"扜罙"[a(kio) - miai],與 Comari 或 Comedie 得視爲同名異譯。㉕亦即佉盧文書所見 Khema。㉖

[43] "于窴",綠洲國,位於今和闐附近,最可能在 Yotkan。㉗"于窴"[hiua - dyen],與 Gasiani 得視爲同名異譯,可能是進入西域南道的 Gasiani 人所建。㉘

[44] 西流之水指阿姆河、錫爾河。

[45] 西海,此處指裏海。

[46] 東流之水指塔里木河。

［47］ 鹽澤,一般認爲指羅布淖爾(Lop Nor)。澤水含鹽量高,故得名“鹽澤”。

［48］ 這就是所謂河源潛流説,始見於《山海經·海外北經》:“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郭璞注:“河出昆侖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河。”《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

［49］ 樓蘭,綠洲國,位於今羅布淖爾西南若羌縣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㉙“樓蘭”[lo－lan],得視爲 Sacarauli 卽 Sakā[K]rauli 或 Sakā Krorai[mna]之對譯,可能是進入塔里木盆地東端的 Sacarauli 人所建。㉚

［50］ 姑師,綠洲小國,張騫首次西使歸國之際可能位於今羅布淖爾西北,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姑師”[ka(kia)－shei],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可能是進入塔里木盆地東端的 Gasiani 人所建。㉛

［51］ 按之前引《史記·匈奴列傳》所載冒頓單于遺漢書可知,樓蘭作爲鄯善之前身曾被歸入“引弓之民”一類。

［52］ 張騫首次西使歸國之際,樓蘭與姑師一在泊之西南,一在泊之西北,均“臨鹽澤”。㉜

［53］ “可五千里”(里數2),傳文既稱“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張騫標出鹽澤去長安距離,事實上記錄了自兩國王治赴長安的大致行程。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54],行國[55],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56],及盛,取其羈

屬,不肯往朝會焉。[57]

[54] “可二千里”(里數3),表示自大宛國王治赴烏孫國王治的大致行程。烏孫國王治當在納倫河流域。

[55] 行國,見注38。

[56] “故服匈奴”,始自前177/176年匈奴冒頓單于擊敗月氏。

[57] “及盛”云云,始自前130年左右烏孫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擊走大月氏。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58],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59],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58] “可二千里”(里數4),表示自大宛國王治赴康居國王治的大致行程,大致自費爾幹那至錫爾河北岸 Turkestan 一帶。

[59] “國小”,指人口少,非關國土面積。

奄蔡[60]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61],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62],無崖,蓋乃北海[63]云。

[60] 奄蔡,遊牧部族,時遊牧於鹹海以北。㉝

[61] “可二千里”(里數5),表示自康居國王治赴奄蔡國

王治的大致行程。

[62] 大澤,指今鹹海。

[63] 北海,指鹹海或裏海,之所以又被稱爲"北海",可能是承波斯人的稱呼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64],居嬀水[65]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66],北則康居[67]。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68],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69]始月氏居敦煌[70]、祁連[71]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72]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73]羌,號小月氏。[74]

[64] "可二三千里"(里數6),當爲"可二千里"之訛,"三"字衍,表示自大宛國王治赴大月氏國王治的大致行程。

[65] 嬀水卽阿姆河。"嬀"[kiua],Vakhshu 或 Wakshu 之對譯。㉞

[66] 安息,指帕提亞(Parthia)波斯王朝。"安息"[an-siək],一般認爲係帕提亞王室名 Arshak 的對譯。㉟

[67] "北則康居",康居其時領有索格底亞那,故云。

[68] 《史記·匈奴列傳》載漢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冒頓單于遺漢書曰:"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

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三](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樓蘭(在羅布泊西南)、烏孫(在伊吾一帶)、呼揭(在阿爾泰山南麓)[36]既爲匈奴所定,則月氏在其故地已無容身之處。因此,大月氏放棄故地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當在冒頓單于時。

[69] 這是說,老上單于在位時,西遷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又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擊,其王被殺,但匈奴這次打擊,並沒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張騫首次西使的對像便是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70] "敦煌",一般認爲指漢敦煌郡,治今敦煌西。但是,必須指出:上述有關月氏故地的記載出自張騫西使大月氏國歸國(前126年)後向武帝所作的報告,而由於其時敦煌郡尚未設置,[37]顯然張騫不可能用敦煌郡或其郡治來標誌月氏故地的位置。"敦煌"作爲地名,漢以前既未見著錄,很可能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分酒泉地置新郡時纔出現的。換言之,張騫向武帝報告月氏故地時,並沒有使用"敦煌"這一名稱,而是使用了一個地望與後來所置敦煌郡大致相當的古地名,而在今天所見張騫關於月氏故地的報告中出現"敦煌"一名,應該是司馬遷用新名取代舊稱的緣故。至於張騫原始報告中所用的古地名,可能是《山海經・北山經》所見"敦薨";因此,所謂"敦煌、祁連間"的"敦煌"應指"敦薨之山"即今祁連山。[38]

[71] "祁連",張騫用來標誌月氏故地的"敦煌"即"敦薨之山"既爲今祁連山,則用來標誌月氏故地的"祁連"就不可能是今祁連山,應爲今天山。[39]

[72] 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西遷阿姆河流域,時

在前130年。"過宛"云云表明月氏之大衆,即所謂"大月氏"是沿天山北麓西遷的。傳文稱,元鼎初(前116年),張騫使烏孫時,曾遣副使使大月氏。該副使歸國時,可能偕大月氏使者同來。果然,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首次遣使西漢最早可能在武帝元鼎年間(前116－前111年)。

[73] 此處"南山"和前文"南山"一樣,均指西域南山,大概月氏人被匈奴擊破後分道揚鑣,一枝經天山北麓西遷,一枝(老弱)卽入南山。小月氏所保"南山"不妨認爲亦指西域南山。過去多以爲這些"小衆"的居地應在今祁連山,至少是不確切的。小月氏人應散佈在今祁連山直至西域南山一帶。所保"南山羌"也應該包括西域南山之羌人。

[74]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武帝詔:"驃騎將軍踰居延㊵,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塗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武帝詔中提到的"小月氏",應是大月氏西遷時留在天山東端的餘衆,或正處在去病攻"祁連山"必經途中,故漢軍先"過小月氏"。㊶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75]。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76],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77]畫革旁行[78]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79],北有奄蔡、黎軒[80]。

[75] “可數千里”(里數7),表示自大月氏國王治赴安息國王治的大致行程。

[76] “田稻麥”,可能是張騫得諸傳聞,不足爲據。蓋波斯直至薩珊時代尚不産稻。㊷

[77] 張騫首次西使抵達大月氏,時值帕提亞王 Fraates 二世在位(前138/137-前129年)。其錢幣正面爲“王面”。至於“王死輒更錢,效王面”則是古代中東地區的普遍風俗。㊸

[78] “旁行”,指《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横行爲書記。”

[79] 條枝,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條枝”[diəu-tjie],乃王國都城[An]tiochi[a]的缩譯。㊹

[80] 黎軒,指托勒密埃及王國,“黎軒”[lyei-xian]乃王國都城[A]lexan[dria]的缩譯。㊺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81],臨西海[82]。暑溼。耕田,田稻[83]。有大鳥[84],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85]國善眩[86]。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87]、西王母[88],而未嘗見。[89]

[81] “數千里”(里數8),表示自安息國王治赴條枝國王治的大致行程。

[82] 西海,此處指地中海。

[83] 條枝國“田稻”也是張騫傳聞之誤。㊻

[84] 大鳥,一般認爲指鴕鳥。

［85］ “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這裏的意思是條枝役屬於安息，成爲安息的蕃國。按之西史，安息王 Mithridates 一世（前 171－前 139/138 年）在位時，國力臻於極盛，曾俘虜入侵的叙利亞國王 Demetrius 二世（前 145－前 139/138 年和前 129－前 125 年在位）。繼位的 Fraates 二世再次擊退叙利亞王國的入侵，消滅叙利亞大軍三十萬人，殺死其王 Antiochus 七世（前 139/138－前 129 年在位）。Fraates 二世隨即放回被 Mithridates 一世囚禁的 Demetrius 二世，並娶其女爲妃。[47]不難想見 Fraates 此舉是爲了有效地控制叙利亞王國，而 Demetrius 二世爲換取自由和復辟，必然對波斯人提出的政治、經濟要求作出某種承諾。這或許就是傳文所載條枝役屬安息的背景和內容。

［86］ “善眩”，《史記正義》引顏注：“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這是見諸漢文史籍的希臘化時期的埃及與波斯早期交往的記載。

［87］ 弱水，不能勝舟之水。但此處所謂“弱水”可能是“若水”之訛。“若水”之所以被置於西方絕遠之處，可能和某些遷自西方的部族的古老記憶有關。[48]

［88］ 西王母，一說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ubaba 卽 Cybele，而與前 14 至 12 世紀存在於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49]案：西王母在漢文史籍（如《穆天子傳》）中，一直被置於極西之地，本傳更明確這位神祇在地中海東岸，這似乎正與西王母卽 Cybele 說暗合。蓋最初 Cybele 祇是諸神之一，前 1180 年左右赫梯帝國滅亡之後，被 Anatolia 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爲族神，地位開始尊顯，影響漸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爲希臘、羅馬世界接受。西王母果指

Cybele,則可視爲地中海文化影響波斯在漢文史籍中留下的痕蹟。

[89] 西王母與弱水往往連帶叙及,但没有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質言之,兩者都可能是古代中國人中若干遷自西方的部落擁有的古老記憶,但未必屬於同一系統。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90]嬀水南。其俗土著[91],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92]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93];有市,販賈諸物。[94]其東南有身毒國[95]。

[90] "二千餘里"(里數9),表示自大宛國王治赴大夏國王治藍市城的大致行程。時大月氏設王庭於嬀水北,自大宛往赴,較赴藍市城爲近,故一曰"可二千里",一曰"二千餘里"。

[91] 大月氏征服大夏後便"志安樂",說明其地宜耕稼。

[92] "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可能是指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Sakā諸部各自爲政、互不統屬的局面。

[93] "藍市"[lam - zhiə],可能是Bactra的别稱Alexandria的略譯。位於今Balkh附近。㊿

[94] "有市"云云,這是張騫首次西使瞭解到的情況。時距大夏人進入巴克特里亞已有十餘年,其人已開始從遊牧走向定居、農耕,成爲所謂"土著"。由於並没有"大君長",故所謂"其都曰藍市城"應指當地最大的都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

Bactra。該城位於阿姆河南岸，是當時東西交通的樞紐之一，十分繁榮。

[95] 身毒，指今印度河流域。"身毒"[sjien - tuk]，是梵語 Sindhu 或伊朗語 Hindu 之對譯。⑤①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96]、蜀布[97]。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98]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99]。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100]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101]，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102]，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103]，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104]。且誠得而以義屬之[105]，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106]，威德徧於四海。[107]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108]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109]，出冄[110]，出徙[111]，出邛[112]、僰，[113]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114]、筰[115]，南方閉巂[116]、昆明[117]。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118]，而蜀賈姦出物[119]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120]。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

不通,罷之。[121] 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122]

[96] "邛竹杖",《史記正義》:"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爲杖。"邛山卽邛崍山,今四川滎經西南。

[97] "蜀布",《史記正義》:"土蘆布。"案:"蜀布"當爲蜀地所產之布,未必專指一種。蜀,郡名,治今四川成都。

[98] 這是漢文史籍對於中亞阿姆河流域與南亞次大陸經濟來往的最早的報導。

[99] "可數千里"(里數 10),表示自大夏國王治藍市城赴身毒國的大致行程。

[100] 大水,指印度河。

[101] "萬二千里"(里數 11),表示自大夏國王治藍市城經大宛國王治赴漢都長安的行程;亦即藍市城去大宛國王治"二千餘里",與大宛國王治去長安"可萬里"之和。

[102] "從蜀宜徑",《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案:張騫在大夏地見到"蜀物"固係事實,但赴大夏"從蜀宜徑"卻衹是他的猜度之辭。

[103] "同業",《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同俗"。

[104] "設利朝也",《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賂遺設利"使西域諸國來朝的方針,其根據是諸國"貴漢財物",實質是利用中原經濟文化較西域先進而產生的吸引力。

[105] "以義屬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謂不

以兵革。"

[106] "重九譯",《史記正義》:"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重九譯、致殊俗"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求奇物",另一項内容是西域各國遣使朝獻和遣子入侍,既可傳播漢威德於四海,又可粉飾中國之太平。

[107] "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不僅是西漢"通西域",也是"事征四夷"的共同目的。西漢最初的西域經營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張騫首次西使後對西域諸國的認識基礎之上的。這一策略對後世的西域經營産生了深遠影響。這就是《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謂:"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内鄉,欲觀中國。"

[108] 犍爲,郡名,時治今四川筠連。

[109] 駹,西南夷族名。駹在今四川茂汶一帶。

[110] 冄,西南夷族名。冄在今四川茂汶一帶。"冄",《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莋"。

[111] 徙,西南夷族名。徙在今四川漢源一帶。

[112] 邛,西南夷族名。邛在今四川西昌一帶和雲南麗江、楚雄北部。

[113] 僰,西南夷族名。僰在四川南部和雲南東北部。

[114] 氐,西南夷族名。氐在今甘肅東南、陝西西南和四川西北部。

[115] 筰,西南夷族名。筰在今四川漢源一帶。

[116] 嶲,西南夷族名。嶲在今四川西昌一帶。

[117] 昆明,西南夷族名。昆明在今四川西部、雲南西部和北部。

［118］ 滇越,一說位於今阿薩姆與緬甸之間,"滇越"［tien－hiuat］卽 Danava 之漢譯。[52]

［119］ "姦出物",《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間出物";顏注:"私往市者。"

［120］ 滇國,都今雲南晉寧東。

［121］ 《史記・西南夷列傳》:"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53]莫能通身毒國。"武帝初事西南夷在建元六年(前 135 年),罷於元朔四年(前 125 年),元狩元年(前 122 年)因欲通大夏而復事之。

［122］ 這是說漢使因受阻於昆明,未能穿越西南夷居地到達身毒,衹是傳聞昆明之西有滇越,並因求通往大夏的道路而達到滇國。也許有人認爲漢使走不通並不等於商人走不通。但漢廷所遣均爲"閒使",也就是說使者並不暴露其身份,很可能正是扮作商人前往的。之所以"終莫得通",與其認爲是這些"閒使"的身份被識破,不如認爲他們所取之道本來是商人也走不通的。如果說張騫設想的"宜徑"當時確實存在,衹是最初所遣"四道並出"的漢使盲目性較大,未能找到,那末在"通滇國"後,滇王嘗羌爲漢"求道",應該說情況就有很大的不同了。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依然"莫能通身毒國",所謂川滇緬印道當時是否存在就很值得懷疑了。[54]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123]侯。是歲元朔六年[124]也。其明年[125],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126]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127]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128]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129],渾邪王率其民降漢[130],而金城[131]、河西西並南山[132]至鹽澤空無匈奴。[133]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134]

[123]　《史記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博望縣,故址在今河南方城縣西南。

[124]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以校尉從大將軍,[元朔]六年(前123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國大夏功,侯。""[元朔]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所載略同。

[125]　"其明年",《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後二年"。案:本傳所謂"其明年"(元狩元年)或指張騫爲衛尉之年;《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所謂"後二年"乃指張騫失侯之年。

[126]　右北平,郡名,時治今天津薊縣。

[127]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狩]二年(前121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史記·李將軍列傳》:"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

期,當死,贖爲庶人。"

[128] "匈奴西域",《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匈奴西邊"。案:《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稱渾邪爲"匈奴西域王"。《漢書·西域傳》因以"西域"指稱玉門關、陽關以西廣大地區,故改"匈奴西域"爲"匈奴西邊"。

[129] "其明年",《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其秋"。案:兩書均承前文而言,均指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書·西域傳》較準確。

[130]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元狩]二年(前121年)七月壬午,定侯渾邪元年。"

[131] 金城,縣名,治今甘肅蘭州西北。

[132] 此處"南山",應即《漢書·西域傳上》所見"漢南山",指今祁連山。

[133] 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在西方敗績,欲召誅之,渾邪王因與休屠王共謀降漢。後休屠王悔約,渾邪王乃殺休屠王,將衆降。渾邪降後,亦即元鼎元年(前116年)或二年,漢遣張騫使烏孫,欲招誘烏孫東居其故地即今巴里坤至哈密一帶。由於烏孫並未東歸,漢一時又無力駐守,這一帶不久又落入匈奴之手。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征和三年(前90年),漢軍均曾發動對天山東端的進攻,但未能佔有該地。漢兵一退,匈奴復至。

[134]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事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135]:“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136],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137]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138]。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域[139]。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140]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141]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142]。”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

[135]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載張騫所言烏孫始祖傳説頗有不同:“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⑤⑤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

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兩傳的矛盾可能是這樣形成的:烏孫本來遊牧於哈密一帶,很可能一度役屬月氏;前 177/176 年,匈奴冒頓單于大舉進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遷;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潰敗的月氏人衝擊烏孫的牧地,殺死了烏孫昆莫難兜靡,時難兜靡之子獵驕靡新生,其餘衆因持此遺孤投奔匈奴。獵驕靡長成後,軍臣單于令率其族人守衛匈奴西界。前 130 年,獵驕靡在匈奴支援下,遠征伊犁河、楚河流域。軍臣單于死後,獵驕靡不復"朝事"匈奴。或以爲,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昆莫留居塞地在某匈奴單于生前,而據本傳,昆莫遠徙在某單于死後,以見兩史不同。[56]案:兩史在提及"單于死"時,著眼點完全相同,卽指出烏孫在該單于死後,纔擺脫匈奴控制而獨立。本傳因未敘及昆莫破月氏事,故所言籠統,不如《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層次分明:烏孫在逐走月氏後留居塞地,而在月氏死後纔不復朝事匈奴。這裏所謂班馬異同,僅此而已。至於此處提到的單于,無疑應是前 126 年去世的軍臣單于。至於《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涉及的塞種,說詳"《漢書·西域傳》要注"。

[136] 昆莫,烏孫王號。

[137] 烏孫故地當在今哈密一帶。

[138] 烏孫的族名雖係音譯,但可能考慮到"烏哺狼乳"傳說,漢字字面有"烏之子孫"的含意。[57]

[139] "西域"卽前文所謂"匈奴西域"。

[140] "渾邪地",《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昆莫地",下

文"渾邪之地"作"(昆莫)故地"。案:"渾邪地"卽"匈奴西域"。本傳雖未明言昆莫所守"西城"卽烏孫故地,但其地顯係昆莫率衆遠徙以前的駐牧地,亦卽《漢書》所謂"昆莫地",相對於"大宛東北"來說,目之爲烏孫故地也未嘗不可。在這裏,本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其實並不牴牾。《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之所以改"渾邪地"爲"昆莫地",僅僅是因爲"渾邪地"不完全等於"昆莫地"。西徙前的烏孫,"小國也";就地理範圍而言,"昆莫地"無疑包含在"渾邪地"之中。

[141] 渾邪故地爲今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因渾邪王降漢,而"地空無人"。其地若爲漢之盟國控制,對於隔絕匈奴與西域的聯繫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張騫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無二致,也是伊犂河、楚河流域。所謂"斷匈奴右臂",是說西漢可以假手烏孫切斷匈奴與西域的聯繫。隨著西漢勢力逐步向西域滲透,以及漢匈力量對比朝有利於漢的方向轉化,西漢所謂"斷匈奴右臂"便不再指望聯絡烏孫之類西域盟國,而是通過驅逐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取代匈奴控制西域去實現了。

[142] "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云云,說明除了"斷匈奴右臂"外,張騫使烏孫,尚有開闢東西道的用意在內。在張騫使烏孫之前,烏孫作爲匈奴的屬國,事實上妨礙著漢與西域諸國的交往。

騫旣至烏孫[143],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

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144],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145],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146]

［143］ 張騫西使烏孫究竟取什麼路線,史無明文。如果允許推測,其去路似乎可以認爲是沿阿爾金山北麓西進,抵達羅布泊西南的樓蘭,自樓蘭北上,到達泊西北的姑師(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復沿孔雀河西進,取西域北道經龜兹到達烏孫。[58]當時,漢征匈奴已取得重大勝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渾邪降漢後,出現了傳文所謂"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爾金山至鹽澤即羅布泊空無匈奴,張騫取此道使烏孫是完全可能的。另外,雖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漢已將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對阿爾泰山南麓包括準噶爾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對張騫來說未必是坦途。至於張騫的歸途,不妨認爲與去路相同。

［144］ 大祿,烏孫官號,此處藉作人名。

［145］ 岑娶，《漢書・西域傳》作"岑陬"；烏孫官號，此處藉作人名。

［146］ 烏孫立國伊犂河、楚河流域，雖如傳文所說，在軍臣單于死後，"不肯朝會匈奴"，但因地近匈奴，仍受匈奴羈縻，這應該是張騫又一次不得要領的根本原因。當然，其他因素諸如國分、王老、遠漢等也起一定作用。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竄、扜罙及諸旁國[147]。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148]

［147］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未及"安息、身毒、于竄、扜罙"諸國。副使所使諸國可能就是張騫首次西使親臨和傳聞諸國。其中，于竄、扜罙應該是張騫首次西使歸途所歷南道綠洲國。

［148］ 這是烏孫走上與漢結盟道路的開始；而烏孫的向背，對於西漢最終戰勝匈奴至關緊要。

騫還到[149]，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150]

［149］ 張騫使烏孫的年代，史無明文，一般認爲他啓程於元狩四年（前 119 年），歸漢於元鼎二年（前 115 年）。案：元狩四年，漢兵擊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張騫於是年被遣出使烏孫，並不是沒有可能。但嚴格說來，這一年祇能看作張騫動身年代的

上限。而據本傳或《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可知張騫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沒有在烏孫作較長時間的停留。《資治通鑒·漢紀》(卷二〇)既繫張騫歸漢於元鼎二年(前115年),則不妨認爲張騫動身於元鼎元年(前116年)或二年。

[150] 張騫拜爲大行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卒於三年。[59]

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151]然張騫鑿空[152],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153]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151] 此處所謂"大夏",或即役屬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國"小長"。此處並舉大月氏、大夏,似乎其時大月氏、大夏還是二國。其實,這説明大月氏雖然征服了大夏,但並未完全消滅當地的土著政權,而所謂"五翖侯"是大夏國城邑小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這些翖侯都有一定的自主權,大月氏人不過徵其賦税而已。傳文稱張騫使烏孫時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俱來者果有大夏人,則可能是這些役屬大月氏的大夏土著政權的代表。

[152] 《史記集解》引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史記索隱》:"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考古學和文獻的證據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經開通。[60]有鑒於此,史遷所謂"鑿空",也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通西域

道”,其本意或在於强調漢與西域諸國互通使節始自張騫的兩次西使。具體地説,所謂“西北國始通於漢”,不是民間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

[153] 《史記集解》引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154]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

[154] 《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初,天子發書《易》[155],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156]以西,初置酒泉郡[157]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158]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155］ “發書《易》”,《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156］ 令居,縣名,治今甘肅永登西北。《史記·平準書》:“其明年(前112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

［157］ 酒泉郡,元狩二年(前121年)置,治今甘肅酒泉,河西四郡之一。㊽

［158］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師古注:“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159],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160]、越嶲[161]、牂柯[162]、沈黎[163]、汶山郡[164],欲地接以前通大夏[165]。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166]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167]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168]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169]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170]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171]

［159］ “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時在元鼎六年(前111年)。“蜀、西南夷”,《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蜀所通西南夷”。

[160] 益州,郡名,闢西南夷地置,治今雲南晉寧東。

[161] 越嶲,郡名,闢西南夷地置,治今四川西昌東南。

[162] 牂柯,郡名,闢西南夷地置,治今貴州黄平、貴定間。

[163] 沈黎,郡名,闢西南夷地置,治今四川漢源東北。

[164] 汶山,郡名,闢西南夷地置,治今四川茂縣北。

[165] 《史記集解》引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166] "初郡",初置之郡。

[167] 初郡中,益州郡最在西南,按之《史記·西南夷列傳》,元封二年(前109年)以滇國及其旁勞浸、靡莫等地置益州郡後,"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而"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由此可見,漢使欲"出此初郡抵大夏"者必經益州郡,且得滇王之助。如果說設郡之前,滇王爲漢"求道"有可能陽奉陰違,未盡全力,那末設郡之後,滇王受印,又最寵,這種可能性就幾乎沒有了。"終莫能通至大夏"者,也許是確乎沒有可通之道。

[168] 巴,郡名,治今重慶北。

[169] 事在元封二年(前109年)。[62]

[170] 至此,武帝欲通大夏而事西南夷以失敗告終。

[171] 西南夷不通,衹能取道酒泉,往大夏如此,使身毒也是如此。元鼎初,張騫使烏孫時,曾遣副使使身毒,這位使者無疑是出酒泉郡後取西域南北道前往的。又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所載武帝詔,知危須及其以西諸國曾合謀殺死身毒國使。身毒國遣使於漢既然也取西域北道,可知武帝時並不存在張騫設想的"宜徑"。案:危須,西域北道綠洲國,注詳"《漢書·西域傳》要注"。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172],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173],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174],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175]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176],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177],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178]。還,封破奴爲浞野侯。[179]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180]。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181]矣。

[172] "私縣官齎物",《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

[173]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

引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174] 空道,即孔道,亦即通道。此處指交通要道。

[175] 屬國,《史記正義》(卷一一一):"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176] 匈河水,今蒙古國拜達里格河。

[177] "其明年",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但從驃侯破奴至匈河水擊胡似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果然,傳文不確。

[178] "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漢書·西域傳》作"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63]

[179]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破奴"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匈奴,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河將軍元封三年(前108年)擊樓蘭功,復侯"。

[180]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四年(107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

[181] "玉門",指玉門關,故址今甘肅敦煌西北。

烏孫以千馬匹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182]往妻烏孫[183],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184]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

[182] 據《漢書·西域傳》,江都王建之女,名細君。

[183] 江都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之年代不能確知,但至遲爲元封四年(前107年)。

[184] 烏孫尚漢公主,表明它已不再一邊倒。匈奴尚左,昆莫以匈奴女爲"左夫人",積威尚在故。匈奴初聞烏孫通漢,怒,欲擊之,及烏孫尚漢公主,匈奴反以女妻之,可見當時匈奴其實無力擊烏孫,而烏孫通漢提高了自己在匈奴心目中的地位。《史記·匈奴列傳》:"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185]。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186]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187]及宛西小國驩潛[188]、大益[189],宛東姑師、扜罙、蘇薤[190]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185] 安息國東界在今 Merv 東。

[186] 張騫遣副使使安息,應該是西漢第一次致使安息。這裏所載應該是漢使首次抵達安息的情景。張騫使烏孫在武帝元鼎初(前 116 年),故所遣副使抵達安息的時間應爲前 116 或前 115 年。當時在位的安息卽帕提亞朝波斯王是 Mithridates 二世(前 124/123 – 前 87 年在位)。漢使抵達之日,正值該王征討入侵 Sakā 人臨近奏功之時,大軍雲集東界,恰好迎接漢使入境。

[187] "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表述有欠確切;應從本傳。如果我們不知道大鳥卵和眩人是安息使者所獻,也就無從知道所謂"大宛諸國"中包括安息了。又,安息使者所獻"大鳥卵",原産地可能是條枝。

[188]　驩潛,綠洲國,位於今阿姆河下游。"驩潛"[xuan - dziəm],應是阿赫美尼德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頓銘文所見 Uvarāzmi 一名的漢譯。⑭

[189]　大益,國名,可能位於裏海東南岸。"大益"[dat - jiek],一般認爲應即大流士一世貝希斯頓銘文所見 Dahā 一名的漢譯。

[190]　蘇薤,此處指當時索格底亞那地區的活動中心 Kesh。"蘇薤"[sa - xat],或爲 Soghd 之對譯。果然,則傳文雖位置於"宛東",其實亦在大宛之西。⑮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191],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192]

[191]　這是關於于闐玉最早的記載。⑯

[192]　崑崙,山名,今崑崙山。按之傳文,于闐南山被稱爲崑崙始於此時。《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虚之璆琳琅玕焉。"此或爲武帝命名之依據。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193],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

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194]

[193] 大觳抵,角鬬、競技之類。

[194] 武帝於此一舉兩得,既示“外國客”以漢之富厚,又令“聚觀者”識天子威德徧於四海。

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195]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196],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197]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198]。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宫别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199],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頿,善市賈,爭分銖。[200]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201]。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195］《史記索隱》(卷一一七)曰:“羈,馬絡頭也。縻,牛韁也。《漢官儀》:‘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196］信,符信。

［197］烏孫以西諸國去漢旣遠,又受匈奴羈縻,自然不可能禮遇漢使。“必市乃得所欲”,可見諸國重商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諸國中包括遊牧部族烏孫。

［198］苜蓿,原語爲伊朗語 buksuk、buxsux 或 buxsuk。[67]

［199］這是張騫首次西使歸國後向漢武帝所作報告中的內容。張騫這次西使主要的經歷在葱嶺以西,具體而言是大宛以西。這是當他談論人種、語言時,以大宛爲基準的原因。張騫首次西使,身臨和傳聞之國凡十國: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奄蔡、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其中,除烏孫“在大宛東北”外,其餘諸國均在大宛之西:“大月氏在大宛西”,“大夏在大宛西南”,“康居在大宛西北”,“奄蔡在康居西北”,“安息在大月氏西”,“條枝在安息西”,“身毒在大夏東南”,黎軒在“安息北”。其中。黎軒實際上也是在安息之西。由此可見,上述人種、語言的情況所描述的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八國的情況。這八國中,大月氏、大夏、康居三國是張騫親臨的,所述應該最爲可靠。又,張騫所傳聞諸國中,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的人種、語言情況都是清楚的。據此,似乎至少可以由此推論大月氏、大夏、康居乃至奄蔡四國也是歐羅巴種,語言也屬印歐語系,當然未必屬於同一語族或語枝。傳文旣稱大月氏國“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如前所述,“敦煌”和“祁連”分別指今

天山和祁連山。這就是說,如果以上關於大月氏人種、語言的推論可以成立的話,在公元前177/176年,月氏人被匈奴擊敗西遷之前,河西走廊至準噶爾盆地是在一個以印歐人爲主的遊牧部族的直接控制之下。

[200] 這是說早在張騫首次西使之時,葱嶺以西諸國均爲重商之國。

[201] "鑄錢器",當從《漢書·西域傳》作"鑄鐵器"。一說此處文字當從本傳;"錢器"指錢幣與器物,同傳稱罽賓"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可以爲證。[68]案:果然如此,則與下文"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矛盾。因此,"錢器"很可能是"鐵器"之誤。冶鐵技術本來是漢人發明後逐步西傳的,在張騫首次西使之際,葱嶺以西尚不知"鑄鐵器"是完全可能的。[69]

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202]率多進熟[203]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204],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205]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206],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207],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208]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209]於是天子大怒。[210]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

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211]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212]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213]是歲太初元年也。[214]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215]

[202] "少從",《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

[203] "進熟",一說"言進見孰習也"。⑰

[204] 貳師城,大宛國城邑之一,位於今 Ura-tübe,因産貳師(Nesaean)馬而得名。

[205] 鹽水,《史記正義》引孔文祥云:"鹽澤也。"在《漢書·西域傳》的平行段落中,"西至鹽水",被易爲"西至鹽澤"。一說鹽水相當於今營盤以上之孔雀河及營盤以下之庫魯克河。⑱案:所謂"鹽水中數敗",似乎不可能指漢軍在鹽澤中被打敗,而結合前文"漢去我遠",乃指漢人取道鹽水(孔雀河與庫魯克河)流域出使西域屢遭失敗。要之,將"鹽水"理解爲庫魯克河與孔雀河於義較長。

[206] "絕邑",《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207] 貳師馬(Nesaean horse),古良馬名,首見於希羅多德《歷史》,據載,原産 Media"一個稱爲 Nesaean 的大平原"(VII,

40)[72]。據研究,在阿姆河南北,自 Media 西南,經呼羅珊至費爾幹納,均有以 Nisa、Nisaya 命名的地方,且多爲良馬産地。由此可見,大宛國之"貳師城"亦得名於 Nesaean 馬之一地。[73]

[208] 郁成,大宛國屬邑之一,位於今 Ush(也可能在 Uzgent)。"郁成"[iuək – zjieng],一名可能是 Gasiani 的對譯。

[209] 大宛殺車令,似乎並不完全是爲了奪取財物。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載武帝詔有云:"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由此可知大宛旨在阻止西漢與西方的交通。這很可能是受匈奴的指使。武帝決心經營西域,繼樓蘭、姑師之役,又聯姻烏孫,於是輪到大宛。

[210] 漢伐大宛,起因於武帝"好宛馬",導火線是求貳師馬不得,使者被殺。蓋如《漢書·蘇武傳》所謂"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顯然,在武帝看來,恥莫甚於斯,是無法片刻容忍的。

[211] "惡少年",《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謂無行義者。"

[212] "故浩侯",據《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四年(前 107 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國除。封凡三月。"

[213] "趙始成"至"制軍事"二十三字,《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僅作"故皓侯王恢使道軍"。

[214] 貳師將軍啓程於太初元年(前 104 年)秋。[74]

[215] 《史記·封禪書》:"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敦煌,指敦煌郡;元鼎六年(前 111 年)置,河西四郡之一。

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216] 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217] 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218]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219],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貳師恐,因留敦煌。[220]

[216] "西過鹽水"云云,指是李廣利大軍渡庫魯克河或孔雀河西進。

[217] 由此可見當時綠洲諸國的城郭未必不堪一擊。傳文載漢臣之言"皆有城邑,兵弱易擊",不完全正確。

[218] 時在太初二年(前 103 年)秋冬之交。

[219] "玉門",指玉門關,《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正作"玉門關"。⑮

[220] 貳師將軍初征大宛敗績,首先是由於輕敵。另一個原因是沿途很難得到補給。

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221]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222] 易

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223],益發惡少年及邊騎[224],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225]。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226]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227]。益發戍甲卒[228]十八萬,酒泉、張掖[229]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230],而發天下七科適[231],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232],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221] 太初二年(前103年)事,見《史記・匈奴列傳》。

[222] 侖頭,故址可能位於今柯尤可沁舊城附近⑯,也可能在 Bhghr 附近⑰。"侖頭"[liuən - do](《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輪臺"[liuən - də]),與"樓蘭"當爲同名異譯。

[223] "赦囚徒材官",赦免囚徒作材官。"材官",步兵。《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赦囚徒扞寇盜"。⑱

[224] "邊騎",邊郡騎士。

[225] "負私從者不與",攜帶私人裝備從軍者不在六萬人之内。⑲

[226] 時爲太初三年(前102年)秋。

[227]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水空"卽水流經之孔道。《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穴"乃"空"字毀壞而成。"徙其城下水空"卽下文

“決其水源,移之”。⑧⁰

［228］“戍甲”,一説“甲”字係“田”字之訛。“戍田卒”屢見漢簡。⑧¹

［229］張掖,郡名,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河西四郡之一。

［230］“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引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⑧²

［231］“七科適”,《史記正義》引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

［232］“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習猶便也。一人爲執馬校尉,一人爲驅馬校尉。”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233],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

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234],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235]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

[233] "宛城",當指大宛國都城,並非貳師城。後者在前者之西。

[234] "秦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漢人"。一般認爲是西域人對中原人的稱呼,因漢的前代"秦"之國號得名。

[235] 時在太初三年(前102年)冬。此前,李廣利已遣將攻破郁成,追殺其王。

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236]。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偩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脱亡,走貳

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237]。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238]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

[236] “南北道”,李廣利伐大宛所從“北道”乃自玉門或陽關西出,過白龍堆,到羅布泊西北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復沿孔雀河西進。此道在武帝時是西漢通西域、特別是赴北道諸國的主道,非獨李廣利進軍大宛所從。爲了維持其暢通,西漢曾設官屯田。

[237] “大將軍”,指李廣利。《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238] 上邽,縣名,屬隴西郡,治今甘肅天水。

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幷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239],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240]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241]封廣利爲海西[242]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243]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244]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245]。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246]。

[239] "持兩端,不肯前"云云,說明漢與烏孫聯姻並不表示武帝希望的針對匈奴的聯盟已經確立。漢軍所擊者爲大宛,烏孫尚且如此,遑論匈奴。不妨認爲,元封三、四年以降,烏孫在漢與匈奴,乃至漢與西域强國之間,一直"持兩端"。李廣利初征大宛失敗,武帝不願罷擊宛軍,據同傳,原因之一是"宛小國而不能下",則"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

[240] "外國皆臣屬於漢"的局面,在李廣利伐宛凱旋時開始形成。

[241]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於此錄武帝詔曰"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83],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84]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河山",指河所出山,即崑崙山。"泝河山,涉流沙",可能暗示李廣利伐大宛所由南北道。

[242]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稱李廣利"食邑八千戶"。

《史記正義》(卷四九):"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由此可知"海西"一名之由來。一說"海西",縣名,治今山東郯城。

[243] 新時,食邑名,在齊地。㊽

[244] "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上黨,郡名,治今山西長子西南。

[245] "奮行者"兩句,《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又引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246] 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太初四年。

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

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247],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248];西至鹽水,往往有亭。[249]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250]因置使者[251]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252]

[247] "求奇物"是"重九譯、致殊俗"的重要內容之一。

"求奇物"主要是爲了點綴昇平,亦炫示四夷之客,使知漢之富强。

[248] "敦煌置酒泉都尉",《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案:其說或是。

[249]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一説近代考察表明,"由營盤西北沿庫魯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經沙漠至庫爾勒,在一百英里以上的古道上發現綿延的烽台,一直到庫車西北爲止"。[86]換言之,將鹽水理解爲孔雀河與庫魯克河,文獻與考古便可互相印證了。

[250] "侖頭有田卒數百人",《漢書·西域傳》作"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輪臺"卽侖頭,在渠犂之西,自李廣利伐宛遭屠後,不復成國,或因此首先成爲西漢屯田之地。至於渠犂屯田,很可能是在天漢二年(前99年)渠犂來獻之後。其事太史公不及記。這也許是兩傳所載有異的原因。又,傳文旣稱"置使者護田積粟"於漢伐大宛"歲餘"之後,則侖頭屯田或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或天漢元年(前100年)。案:漢伐大宛,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維護"東西道"的暢通,故伐大宛之後,便置使者校尉,且屯田侖頭,以鞏固伐宛取得的勝利。可見亭障之列直至侖頭。[87]

[251] "使者",《漢書·西域傳》稱爲"使者校尉",知"使者"不過是略稱,而"使者校尉"是西域都護之前身。[88]

[252] 這是漢屯田西域之始。

太史公曰:《禹本紀》[253]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

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254] 故言九州[255] 山川，《尚書》[256]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257]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253]　《禹本紀》，應即下文所謂《本紀》，久已失傳。《山海經·海内西經》："海内昆侖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虚，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注："皆謂其虚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似乎郭璞尚及見此書。

[254]　《史記集解》引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史記索隱》："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窴，於何見崑崙爲河所出？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虚妄也。"案：太史公似乎並不懷疑河出崑崙，衹是認爲《禹本紀》所言崑崙情況失實而已。

[255]　"九州"，指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見《尚書·禹貢》。

[256]　《尚書》，此處指《尚書·禹貢》。

[257]　《山海經》，古地理書，有很濃的傳説色彩，多載"怪物"。

①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

pp. 1－16。

② 關於大宛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70－95。

③ 樓煩，部族名，時遊牧於今山西寧武一帶。

④ 白羊，部落名；位於"河南"（今河套以南）者，稱"白羊河南王"。

⑤ 上郡，郡名，治今陝西榆林東南。

⑥ 代，郡名，治今河北蔚縣東北。

⑦ 雲中，郡名，治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

⑧ 關於匈奴與西域關係，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72－305。

⑨ 關於大月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52－69。

⑩ 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漢譯本，商務印書館，1985 年。

⑪ 參看重松俊章"髑髏飲器考"，《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弘文堂，1934 年，pp. 173－189；白鳥清"髑髏の盟に就て"，"史學雜誌"39～7（1928 年），pp. 734－735；"髑髏飲器使用の風習と其の傳播（上、下）"，"東洋學報"20～3（1933 年），pp. 121－145；20～4（1933 年），pp. 139－155；Ma Yong，"A Study on 'Skull－Made Drinking Vessel'"，*Religious and Lay Symbolism in the Altaic World and other Papers*，Wiesbaden，1989，pp. 184－190.

⑫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pp. 194－195。

⑬ 關於張騫西使之年代及相關諸問題，見余太山"張騫西使新考"，《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pp. 203－213。

⑭ 說見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p. 1975。

⑮ 關於康居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96－117。

⑯ 關於大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4－51。

⑰ 貝希斯登銘文見 R. G. 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an, Connecticut, 1982.

⑱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⑲ 這是余太山注 2 所引書提出的假說,請參看。

⑳ 關於里數的考證,詳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135 – 180。

㉑ 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pp. 43 – 70。

㉒ 關於烏孫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31 – 143。

㉓ 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扜彌 Dandān-Uiliq",《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荻原星文館,1943 年,pp. 263 – 273;長澤和俊"拘彌國考","史觀"100(1979 年),pp. 51 – 67;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 年,pp. 55 – 63。

㉔ Stevensen, E. L.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㉕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10 – 215。

㉖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 (1962), pp. 58 – 144, esp. 88.

㉗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 I, Oxford, 1907, pp. 185 – 235; 孟凡人"于闐國都城方位考",《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pp. 449 – 476。

㉘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10 – 215。

㉙ 關於樓蘭國位置,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28 – 241。

㉚ 參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477 – 485。

㉛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10 – 215。

㉜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15 – 217。

㉝ 關於奄蔡諸問題,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18 – 130。

㉞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4th ed. by C. E. Bosworth, London, 1977, p. 65.

㉟ 關於安息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74 – 178。

㊱ 呼揭,在阿爾泰山南麓。說見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零'、'西丁零'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長野中澤印刷,1957 年,pp. 57 – 71。

㊲ 關於漢置敦煌郡年代的討論,見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年,pp. 157 – 171。

㊳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53 – 56。

㊴ 同注 38。

㊵ 居延,澤名,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

㊶ "過小月氏",《漢書·霍去病傳》作"鍭小月氏"。

㊷ 勞費爾注 21 所引書,pp. 197 – 199。

㊸ 參看孫毓棠"安息與烏弋山離","文史"第 5 輯(1978 年),pp. 7 – 21。

㊹ 關於條枝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82 – 209。

㊺ 關於黎軒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82 – 209。

㊻ 同注 42。

㊼ N. C. Debevois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1937, pp. 22 – 25, 33 – 35.

㊽ 參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 年,pp. 29 – 52。

㊾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學"56 – 3(1986 年),pp. 61 – 93。

㊿ 此採 M. É. Specht, "Les Indo-Scythes et l'Époque du Régne de Kanischka", *Journal Asiatique* Series 9, 10 (1897), pp. 152 – 193, 之說。

51 吳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4(1928 年),pp. 716 – 743;徐時

儀"印度的譯名管窺","華林"第3卷,中華書局,2004年,pp. 61－69。

㉒ Danava 卽《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見"迦摩縷波國"之別稱。參看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關係的探索",伍加倫、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pp. 61－66。

㉓ "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漢書·西南夷傳》作"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案:"四",應爲"西"之訛,後奪"十餘輩"三字。

㉔ 參看余太山注13所引書,pp. 14－16。

㉕ "傅父布就翎侯",《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引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又引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爲昆莫作傅父也。"顏注則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

㉖ 說見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月氏西移の年代",注23所引書,pp. 344－358。

㉗ E. G. Pulleyblank, "The Wu-sun and Sakas and the Yüeh-chih Migr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33 (1970), pp. 154－160.

㉘ 參看黃文弼"張騫使西域路線考",《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37－38。

㉙ 《漢書·百官公卿表》:元鼎二年"中郎將張騫爲大行令;三年,卒"。

㉚ 參看馬雍、王炳華"西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3輯(1990年),pp. 1－16。

㉛ 關於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采周振鶴說。見注37所引書,pp. 157－170。

⑥② 《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109 年)秋,"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⑥③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按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案:徐說未安。其時烏孫尚未與漢和親,且"舉兵威以困"亦可通。

⑥④ 余太山"中國史籍關於希瓦和布哈拉的早期記載","九州"第 2 輯(1999 年),商務印書館,pp. 157–160。

⑥⑤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01–104。

⑥⑥ 關於于闐玉,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120–125。

⑥⑦ 見勞費爾注 21 所引書,pp. 31–43。

⑥⑧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吳仁傑說。

⑥⑨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 C.* – *A. D.* 23, Leiden: 1979, p. 137, note 348. 汪寧生"漢晉西域與祖國文明",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pp. 194–208。

⑦⓪ 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六一)引王闓運說。

⑦① 說見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年,pp. 212–215。

⑦② 同注 10。

⑦③ 白鳥庫吉"大宛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pp. 229–294。

⑦④ 李廣利伐宛之年代,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 79。

⑦⑤ 參看馬雍"西漢時期的玉門關和敦煌郡的西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1–15。

⑦⑥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8 年,pp. 10–11。

⑦⑦ 嶋崎昌,"姑師と車師前後王國",《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7 年,pp. 3 – 58.

⑱ "赦囚徒扞寇盜",顔注引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

⑲ 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一),中華書局,1991 年,p. 327。

⑳ 說本瀧川資言、水澤利忠注 14 所引書,pp. 1983 – 1984。

㉑ 說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注 69 所引書,p. 230, note 883。

㉒ 據《漢書・地理志》,居延、休屠分屬張掖、武威郡,均都尉治。"衛酒泉",指備匈奴。武威,河西四郡之一,宣帝地節三年(前 67 年)置,治今武威市。

㉓ 武帝詔此處乃追述伐大宛前夕的形勢,中郎將江等若非張騫副使,則大月氏在元封間曾再次使漢。

㉔ 雁門,郡名,治今山西右玉南。

㉕ 《資治通鑒・漢紀》(卷二一)"太初四年正月"胡注。

㉖ 同注 71。

㉗ 同注 71。

㉘ 張維華"西漢都護通考",《漢史論集》,齊魯書社,1980 年,pp. 245 – 308。以及余太山注 13 所引書,pp. 233 – 257。



二 《漢書·西域傳上》要注

西域[1]以孝武時始通[2],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3]皆在匈奴[4]之西,烏孫[5]之南。南北有大山[6],中央有河[7],東西六千餘里[8],南北千餘里[9]。東則接漢,阸以玉門[10]、陽關[11],西則限以葱嶺[12]。其南山,東出金城[13],與漢南山[14]屬焉。其河有兩原[15]: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16]。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17]。蒲昌海,一名鹽澤[18]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19],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20]

[1] "西域",按照傳文的實際描述範圍,應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但是傳文編者給"西域"劃定的範圍卻是:"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亦即今玉門關、陽關以西,帕米爾以東,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地區。這一"西域"定義與傳文的記述範圍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或者說

完全沒有反映傳文所描述時代的實際。這說明它並非形成於這一時代。案:這一關於"西域"的定義最可能形成於西漢開展西域經營之前,亦卽上述地區被匈奴統治的時期。據《漢書·匈奴傳上》,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冒頓單于遺漢書中提到匈奴征服了"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這"二十六國"顯然是"三十六國"之誤。也就是說,由於冒頓發動的戰爭,"三十六國"成了匈奴的勢力範圍。正是這一範圍,被匈奴稱爲"西域"。如《史記·大宛列傳》稱,匈奴滅亡烏孫後,匈奴單于收養了成爲遺孤的烏孫昆莫。昆莫長成後,匈奴單于將其父民衆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域"。當然,烏孫昆莫所守衹是其中很小的一部份。又如,在烏孫昆莫因西擊月氏率衆遠徙後,據同傳,匈奴單于令渾邪王鎮守"西域",故《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徑稱渾邪爲"匈奴西域王"。因此,上引"匈奴之西"云云,與其說是本傳編者對"西域"的定義,毋寧說是對"西域"一語來歷的說明。西域"本三十六國"云云,是說"西域"最初僅僅是對"三十六國"的指稱。這"三十六國"位於玉門、陽關以西,帕米爾以東,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地區,並不是說"西域"衹有"三十六國",或者這"三十六國"所在地區便是"西域"。後來,雖然由於西漢的經營,漢人對玉門關、陽關以西地區的瞭解越來越多,"西域"這一概念的內涵也就越來越豐富,但中原王朝經營或控制的核心地區其實並沒有越出上述範圍。客觀上,上引傳首這一段文字仍不失爲"西域"定義之一。換言之,"西域"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西域",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狹義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圍地區。

[2]　"孝武時始通":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遣張騫出使

西域，是傳文編者心目中通西域之始。案：張騫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3］ "三十六國"，泛指西域綠洲諸國。[①]"稍分"云云，則說明傳文編者在誤以爲葱嶺以東、天山以南確曾有過不多不少三十六國的同時，又誤以爲在傳文描述時代獲悉的五十餘國皆分自這三十六國，沒有考慮到這五十餘國分佈的範圍遠遠超出葱嶺以東、天山以南。即使武帝開始的西域經營重點也在葱嶺以西、天山之北，僅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圍地區稱爲"西域"是不可能的。

［4］ 匈奴，北亞遊牧部族，公元前177/176年擊敗月氏後開始稱霸西域。[②]

［5］ 烏孫，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烏孫原來和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具體而言在今哈密附近；約前130年左右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③]

［6］ "南北有大山"，北大山即今天山，南大山即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

［7］ "中央有河"：河指塔里木河。

［8］ "六千餘里"（里數1.1）：玉門、陽關與葱嶺之間的大致距離。[④]

［9］ "千餘里"（里數1.2）：北山和南山之間的大致距離。

［10］ 玉門，指玉門關，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

［11］ 陽關，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南。

［12］ 葱嶺，亦作"葱領"，今帕米爾。顏注引《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13］ 金城，指金城郡，治今甘肅永靖北。

［14］ 漢南山，今祁連山。

［15］ “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者爲葱嶺河（今葉爾羌河），一出于闐者，爲于闐河（今和闐河），兩者合流後，注羅布泊。亦卽下文于闐東、東流之水。

［16］ 于闐，南道綠洲國，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于窴”。“于闐”，不妨認爲與塞種（見注237）部落名 Gasiani 同源。⑤

［17］ 蒲昌海，卽下文所見鹽澤，指今羅布淖爾（Lop Nōr）。據本傳，“海”旁有山國，《水經注·河水二》引作“墨山國”。“蒲昌”［bua－thjiang］，或與“墨山”［mət－shean］爲同名異譯。

［18］ 鹽澤，指羅布淖爾。羅布淖爾被稱爲“鹽澤”，是因爲澤水含鹽量較高。

［19］ “三百餘里”（里數2），鹽澤與玉門、陽關之間的大致距離。案：一般認爲“三”字前應奪“千”字，蓋《水經注·河水二》載鹽澤“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但據傳文所載鄯善國王治去陽關及去長安里數，可以推知陽關去長安爲四千五百里。《史記·大宛列傳》亦載鹽澤去長安爲五千里，則鹽澤去陽關僅五百里。換言之，毋寧說本傳“三”字當爲“五”字之訛。

［20］ “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結合前引“河有兩原”云云，則是所謂伏流重源說。⑥“積石”，山名。《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漢書·地理志下·金城郡》：“河關（今青海西寧西南）：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21]從鄯善[22]傍南山北，波河[23]西行至莎車[24]，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

大月氏[25]、安息[26]。自車師前王廷[27]隨北山[28],波河西行至疏勒[29],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30]、康居[31]、奄蔡[32]焉。[33]

[21] "出西域有兩道":無論赴南北道諸國,既可出玉門關,也可出陽關。赴南道諸國既可西出玉門關或陽關後,經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南下,也可"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22] 鄯善,南道綠洲國,其前身樓蘭,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23] "波河",顏注:"循河也。"本傳關於南北道的描述似乎表明:沿西域南北道各有一河,與北道大致平行者應即塔里木河無疑。至於與南道平行者,應即後來《水經注·河水二》所謂"南河"。關於這一"南河",衆說紛紜,未有定論。⑦

[24] 莎車,南道綠洲國。"莎車"[sai - kia],與塞種部落名 Sacarauli 同源。

[25] 大月氏,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前身月氏,在被匈奴擊敗之前,十分强大,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端,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內外。約前 177/176 年,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擊敗,放棄上述故地;其大部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史稱"大月氏"。"月氏"[njiuk - zjie],與塞種部落名 Gasiani 同源。⑧

[26] 安息,帕提亞(Parthia)波斯王朝,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安息"[an - siək],一般認爲係帕提亞王室名 Arshak 之對譯。⑨

[27] 車師,北道綠洲國,其前身姑師,首見《史記·大宛列

傳》。遲至張騫首次西使時,姑師尚位於羅布泊西北,可能在武帝元封年間(前 110 – 前 105 年),北遷至博格多山南北,從此被稱爲“車師”。“前王廷”卽本傳(下)所見交河城。“車師”[kia – shiei]、“姑師”[ka(kia) – shiei]乃同名異譯,與塞種部落名 Gasiani 同源。

[28] 北山,指今天山。

[29] 疏勒,北道綠洲國。“疏勒”[shia – lək],可能得名於 Sugda(Suγlaq 或 Suγdaq)⑩,亦卽索格底亞那(Sogdiana)。索格底亞那人很早就四出經商,有一支到達且定居於塔里木盆地是非常可能的。

[30] 大宛,西域國名,首見《史記·大宛列傳》,位於今費爾幹那盆地。“大宛”[dat – iuan],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Tochari 同源。⑪

[31] 康居,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時遊牧於錫爾河北岸。《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之言曰:“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仲舒對策在元光元年(前 134 年),這說明康居在張騫首次西使自匈奴中得脫往赴之前已遣使漢廷,是最早朝漢的西域國家。“康居”[khang – kia],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Sacarauli 同源。⑫

[32] 奄蔡,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時遊牧於鹹海以北。“奄蔡”[iam – tziat],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Asii 同源。⑬

[33] 本節所述出西域的“南道”和“北道”,是西漢通西域的主要路線。應該指出的是,武帝時李廣利伐大宛所從“北道”乃自玉門或陽關西出,過白龍堆,到羅布泊西北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復沿孔雀河西進。但上述路線獨領風騷不過武、昭時期及

宣帝初年。宣帝神爵(前61－前58年)以降,儘管從樓蘭古城遺址一帶沿孔雀河西進的道路依然存在,並被繼續利用,西漢通北道諸國、天山東端和北麓諸國,更多是先從樓蘭古城遺址一帶經山國抵達交河城。置戊己校尉屯田交河城說明了這一點。亦卽此時北道的樞紐不再是渠犂或輪臺,而是車師前國的王廷卽交河城。本傳所載始"自車師前王廷"的北道終於形成。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34],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35]。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36],使領西域,常居焉耆[37]、危須[38]、尉黎[39]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40]

[34] "土著",顏注:"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案:"土著"是張騫首先使用的相對於"行國"而言的一個概念。這一概念在本傳祇被使用過一次。這是因爲隨着西域經營的展開,西漢對西域諸國社會經濟情況的認識逐步加深,"土著"、"行國"這兩個概念已不足以用來概括西域諸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傳文稱大月氏爲"行國",不用說是承襲了《史記·大宛列傳》;而稱氐羌以及"類氐羌"的西夜爲"行國",則說明"行國"這一概念的內涵已經產生了變化。氐羌和西夜固然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載所謂騎馬遊牧國家烏孫、康居等畢竟不同。對於上述諸國,本傳在不少地方稱之爲"城郭諸國",這是本傳編者創造的一個概念。所謂"城郭諸國"的主要特徵可歸結爲"有城郭田畜",其實多爲以城郭爲中心的綠洲小國,

兼營田畜。

［35］ “役屬匈奴”，顔注：“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

［36］ 日逐王，《漢書・匈奴列傳上》：“狐鹿姑單于(前96－前85年在位)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僮僕都尉”係日逐王所置。“僮僕”即“奴隸”，顧名思義該都尉執掌役使西域諸國事宜。

［37］ 焉耆，北道綠洲國。“焉耆”[ian－giei]，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Asii 同源。

［38］ 危須，北道綠洲國。“危須”[kiua－sio]，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Gasiani 同源。

［39］ 尉黎，北道綠洲國。“尉黎”[iuət－lyei]，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Gasiani 同源。

［40］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載元康三年(前63年)趙充國之言曰：“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這可以看作僮僕都尉運作之一例。僮僕都尉之設置，一般認爲在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先賢撣爲日逐王後不久。此前，匈奴也許在三國間設有類似的機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引武帝詔稱所見危須等三國參與“隔東西道”這一事實似可爲證。危須等三國於神爵二年(前60年)歸漢之前並非完全受制於匈奴。例如：據本傳，征和四年(前89年)，開陵侯擊車師時，曾發尉犂、危須國兵。[《漢書・常惠傳》，本始三年(前71年)，常惠伐龜茲，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當亦包括焉耆等三國在內。]車師太子軍宿不願爲質於匈奴，亦敢往奔焉耆。三國在西漢和匈奴間

持兩端，也許從太初或天漢以後就開始了，即使在先賢撣置僮僕都尉期間也不例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歸漢，僮僕都尉由此罷，而危須、焉耆、尉犁亦屬都護。嗣後，據《漢書·辛慶忌傳》，甘露年間(前53－前50年)，慶忌曾"將吏士屯焉耆國"。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41]。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42]。

[41] "涇渭之北"，涇河、渭河以北，指今陝西中部。

[42] 臨洮，縣名，屬隴西郡，治今甘肅岷縣。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43]。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44]，始築令居[45]以西，初置酒泉郡[46]，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47]、張掖[48]、敦煌[49]，列四郡，據兩關[50]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51]，漢使西域者益得職[52]。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53]，往往起亭，而輪臺[54]、渠犁[55]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56]，以給使外國者[57]。

[43] "開西域"是"事征四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廣威德"則是"事征四夷"的共同目的。

[44]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

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旣度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14]侯。"案:"降渾邪、休屠王"在元狩二年(前 121 年)。《漢書·地理志下》稱武威郡爲"故匈奴休屠王地",又稱張掖郡爲"故匈奴昆邪王地";知日後西漢所置武威、張掖兩郡之地包括在兩王轄地之內。

[45] 令居,縣名,治今甘肅永登西北。

[46] 酒泉,河西四郡之一,元狩二年(前 121 年)置,治今甘肅酒泉。[15]

[47] 武威,河西四郡之一,宣帝地節三年(前 67 年)置,治今甘肅武威。

[48] 張掖,河西四郡之一,元鼎六年(前 111 年)置,治今甘肅張掖西北。

[49] 敦煌,河西四郡之一,元鼎六年(前 111 年)置,治今甘肅敦煌西南。

[50] "兩關",指玉門關和陽關。

[51]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

[52]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大宛王被殺,使西域諸國不敢輕忽漢使,出使西域之漢使者均得以不辱使命。[16]

［53］ “鹽澤”,《史記·大宛列傳》的平行段落中作“鹽水”。或以爲應從後者作“鹽水”,專指鹽澤以西東流注入鹽澤之水,相當於今營盤以上之孔雀河及營盤以下之庫魯克河。漢伐大宛前,往赴北道諸國,均須經由鹽澤西北今所謂樓蘭遺址所在地,溯鹽水西行先至渠犂。當時渠犂位置之重要不難想見。漢伐大宛,目的之一是維護“東西道”的暢通,因而伐宛之後,置使者校尉,屯田輪臺、渠犂,以鞏固伐宛的勝利。而所謂“西至鹽水,往往有亭”,也可能已抵達渠犂。據《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前99年),渠犂“使使來獻”,可知至少屯田渠犂確有其事。傳文改“鹽水”爲“鹽澤”,似乎亭障僅列至羅布淖爾之東,有乖史遷原意,至少也是不夠確切的。⑰

［54］ 輪臺,北道綠洲國,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侖頭。“輪臺”[liuən－də]、“侖頭”[liuən－do]與下文所見“樓蘭”當爲同名異譯。

［55］ 渠犂,北道綠洲國。“渠犂”[gia－lyei],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Tochari 同源。

［56］ “使者校尉”,《史記·大宛列傳》略作“使者”,本傳“渠犂條”略作“校尉”(《漢書·鄭吉傳》同)。案:“使者校尉”應卽下文所見“西域都護”之前身。本傳稱初置使者校尉於“輪臺、渠犂”,與《史記·大宛列傳》僅稱“侖頭”者不同。前者有時衹提渠犂,不及輪臺,《漢書·鄭吉傳》更明言“初置校尉,屯田渠黎”。這些差異出現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使者校尉初置於侖頭(輪臺),後又移往渠犂。屯田渠犂,或許在天漢二年(前99年)以後。是年,渠犂國遣使朝漢。可能以此爲契機,漢廷將使者校尉自輪臺移置渠犂,而司馬遷已不及記。應該指出的是,屯田渠犂

後,輪臺的屯田並未撤消,故傳文稱:"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至於本傳"渠犂條"和《漢書·鄭吉傳》單提渠犂是因爲兩處僅僅是敘述渠犂的情況,沒有必要涉及輪臺。"領護",顔注:"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一說這是概括了武帝直至昭帝時的情況。⑱案:此說似有未安。

[57] "給使外國者",顔注:"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58]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59]。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60]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61]是歲,神爵三年也。[62]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63]。都護之起,自吉置矣。[64]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65]於是徙屯田[66],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田[67],屯田校尉始屬都護。[68]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69]都護治烏壘[70]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71],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72]

[58] "遣衛司馬"云云:據《漢書·鄭吉傳》,"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59] "及破姑師"云云:"未盡殄"的姑師人於元封三年

(前108年)北遷後,首先分裂爲車師和山北六國(蒲類前後國、東西且彌國和卑陸前後國),其中車師在神爵二年(前60年)之後再分爲前後王國。此前,史籍不見車師前後王的的記載。車師之分前後,固然是漢人有意分而治之,其實已肇端於匈奴、西漢分立兜莫、軍宿爲王之時。在某種意義上,漢人不過承認現實而已。⑲

[60]　據《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據《漢書·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案:日逐王詣京師不應遲於二年十月。又,匈奴日逐王置僮僕都尉於焉耆、尉犁、危須間,管領西域。日逐降漢,車師勢孤,遂破。《漢書·鄭吉傳》載,宣帝嘉吉功效,"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⑳,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擊破車師兜訾城",既可能在鄭吉發渠犁、龜茲諸國兵迎日逐王至河曲之前,也可能在鄭吉自京師返回西域之後。總之,因日逐降漢,車師失去依恃,降漢勢在必然,祇是"擊破"云云似乎表明車師也不是不戰而降的。以日逐降漢爲契機,西漢與車師乃至整個西域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61]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安遠繆侯鄭吉,以校尉光祿大夫將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車師,侯,坐法削戶三百,定

七百九十戶。神爵三年(前59年)四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62] "三年",應按"本紀"作"二年"。

[63] "都護",顔注:"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鄭吉於地節二年以侍郎屯田渠犂,始建"都護[西域使者校尉]"之號,然直至是年冬破車師、還衛司馬後,始得都護北道,故亦被稱爲"[都]護鄯善以西使者校尉"。西域都護秩比二千石。府治在烏壘國王治烏壘城。據同表,其屬官有"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

[64] 《漢書·鄭吉傳》:"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案:神爵二年(前60年)秋,鄭吉以使者校尉迎降,時吉之本職爲騎都尉、光祿大夫。翌年,封安遠侯,於是立幕府,治烏壘,并護南北兩道。又,鄭吉任都護多年,其去職年代不詳,上限爲甘露元年(前53年),下限爲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21]

[65] "匈奴益弱":西域爲西漢控制,則僮僕都尉無立足之地,匈奴因失西域,其勢遂弱。

[66] 屯田:西漢在西域屯田始自武帝太初末、天漢初,屯田的地區最早爲輪臺和渠犂。征和中,桑弘羊建議擴大輪臺屯田,使與渠犂的屯田連成一片,但未被武帝採納。昭帝用桑氏前議,命賴丹屯田輪臺以東,因賴丹被殺,亦未能實現。宣帝時,鄭吉屯田渠犂,以渠犂爲基地,與匈奴反復爭奪車師。破車師後,漢又屯田車師北胥鞬。前此,鄭吉曾遣吏士田車師交河城,因匈奴遣騎兵爭奪,不敵而罷。至元帝時,始置戊己校尉,重開交河城附近的屯田。昭帝時,還因鄯善國王之請屯田伊循,先遣司馬,後置

都尉主其事。爲控制烏孫,宣帝甘露中亦曾屯田烏孫王治赤谷城。成帝河平元年(前 28 年)則有徙己校屯姑墨事。西漢經營西域,必須駐軍、遣使,故屯田積粟必不可少。本傳(下)所載武帝征和四年(前 89 年)詔有一段叙說經營西域供應之難,可作西域屯田之背景讀。而屯田之所在,如伊循、車師前後國、輪臺、渠犂,多當道之要衝,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西域都護設置之後,在西域的各級官吏、士卒的部分食糧亦可由屯田區供給。當然,屯田不可能解決西域經營的所有供應問題。而宣帝時,鄭吉上書願增益車師田者,公卿以爲道遠煩費,議罷車師屯田,知屯田本身,尤其在開闢之初,消耗亦頗可觀。㉒

[67] "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田":漢徙渠犂屯田於北胥鞬在神爵三年(前 61 年)。宣帝本始年間(前 73 - 70 年),匈奴屯田車師可能就在這一帶。日逐王降漢之後,匈奴衰弱,不得近西域,於是漢將屯田北徙,以鞏固對車師北部的控制。又,"胥鞬"與"莎車"亦得視爲同名異譯。蓋車師本係塞人之一支,而塞人並非單一部族組成。雖然"車師"係 Gasiani 之音譯,車師國人當以 Gasiani 爲主,但車師國內很可能還有其他塞人部族。"胥鞬"[sia - kian]或"莎車"既可視爲 Sakā 或 Sacarauli 之音譯,則車師國內有塞人部族 Sacarauli 亦未可知。"胥鞬"或因"莎車"(Sacarauli)人所居而得名。漢人田於胥鞬北部,故稱"披莎車之地"。一般認爲此處"莎車"必"車師"之誤;似有未安。蓋"披車師之地",可以說毫無意義;而車師國有"莎車之地"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㉓

[68]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應在神爵三年(前 61 年)鄭吉立府施政之後。然地節年間,漢已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屯田

渠犂和車師,當時有三校尉屯田。鄭吉既於地節二年(前 68 年)建都護之號,則屯田校尉在屬都護之前,很可能由司馬熹統率。司馬熹所任校尉可視作戊己校尉之前身。爲屯田車師而設置的戊己校尉是否也屬都護,史無明文,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69] "都護"至"擊之"一段,是說都護之職責。"督察"云云,顯然是强調都護所督察者不僅僅是歸屬西漢的塔里木盆地諸國,也包括葱嶺以西、天山以北諸國在内。葱嶺以西以康居爲例,天山以北以烏孫爲例,則至多暗示以上有關都護職責的提法形成於都護設置之初。要之,不妨認爲,玉門、陽關之西,一切西域國家,均在都護督察之列。前引《漢書・鄭吉傳》所謂"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也應該這樣來理解。當然,客觀上都護能夠"安輯之"或"擊之"的主要是葱嶺以東諸國。屬都護諸國,據本傳,可知元帝時凡四十有八:鄯善、且末、精絶、扜彌、于闐、皮山、莎車(以上昆侖山前諸國)、婼羌、小宛、戎盧、渠勒、西夜、子合、蒲犂、依耐、無雷、烏秅(以上昆侖山谷諸國)、疏勒、溫宿、姑墨、龜兹、烏壘、渠犂、危須、焉耆(以上天山山前諸國)、蒲類、蒲類後國、車師前國、車師後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郁立師、狐胡、山國、卑陸、卑陸後國、劫國、單桓、東且彌、西且彌、烏貪訾離、烏孫、尉頭(以上天山山谷諸國)、捐毒、休循、桃槐(以上葱嶺山谷諸國)、大宛(以上葱嶺以西諸國)。㉔

[70] 烏壘,北道綠洲國。"烏壘"[a – liuəi],可能與塞種部落名 Asii 同源。

[71] "二千七百三十八里"(里數 3):自烏壘城經渠犂赴陽關的行程。傳文(下):烏壘"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72] 烏壘之所以與都護同治,原因之一便是"與渠犂田官

相近”。西漢自武帝太初、天漢間開始經營的輪臺、渠犂屯田在控制西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烏壘去渠犂330里,故稱“相近”;當時以烏壘、渠犂這兩個故國爲中心,形成了葱嶺以東最大的農耕區。這雖然是漢政府所經營,但對西域諸國的經濟發展也應該有一些影響。至於所謂“於西域爲中”,不過大體而言。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73],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74]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75]地以處之。

[73] “戊己校尉”,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既有丞比六百石,校尉應爲比二千石。置校尉主要是爲了屯田車師前王庭卽交河城。而兩漢屯田車師,始自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時車師未分前後國,但審度情勢,可知所屯應卽後來成爲前王庭的交河城。元康二年(前64年),因匈奴遣騎來爭,漢罷車師屯田,並將車師國民徙至渠犂,交河城一帶遂爲匈奴所佔。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西域都護鄭吉擊降車師,徙部分渠犂屯田至博格多山以北的北胥鞬,但未聞屯田交河城,可見交河城屯田恢復於戊己校尉設置之時,卽元帝初元元年。戊己校尉本爲屯田而設,其前身卽屯田校尉;因此,“戊己”一號必與屯田有關。之所以改“屯田”爲“戊己”,顯然意在厭勝,校尉以屯田攘匈奴、安西域,故名“戊己”。㉕案:《漢書·王莽傳中》載天鳳三年五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毁而北行。遣大司

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遊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由此可見"戊己"很可能是"以土填水"之意。

[74] "東蒲類王"云云,説明直至元帝時,蒲類地區仍爲匈奴所控制,茲力支其人當爲匈奴在蒲類澤以東的統帥。

[75] 烏貪訾離,本係車師後王國地名,因茲力支人衆所居成爲國名。"烏貪訾離"[a – thəm – tzie – liai],可能與 Ottorocarae 同源。後者見載於托勒密《地理志》㉖(VI,16),係 Serica 地區部落之一。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76]道里[77]遠近翔實矣。

[76] 户數:本傳詳載諸國戶口情況而無墾田細數或領土面積,亦卽重視人戶遠過於田土,這和漢縣鄉設置不以地域廣狹而以人戶多寡爲準是一致的。㉗屬都護諸國除貢獻方物外,均有服勞役和兵役的義務。漢廷有事西域時,諸國承擔責任之大小或者與其戶、口、勝兵多寡有關。

[77] 道里:本傳的里數主要有以下四種:1 長安里數:自西域各國王治赴西漢都城長安的行程。2 烏壘里數:自西域各國王治(或其屬國首府)赴西漢西域都護治所的行程。3 陽關里數:自大月氏、康居屬國的首府以及若干重要地點(如縣度、烏壘)赴陽關的行程。4 區間里數:西域各國王治及重要地點之間的行程。長安里數、烏壘里數、陽關里數一般說來是由相關的區間里數累計而成。應該指出的是,同一區間里數,往往因資料來源不同而

不同。具體而言,有的因路途經由不同而不同,有的是實測所得,有的祇是按日行百里換算成的馬行天數,諸如此類。爲全面反映西漢與西域諸國以及西域諸國間的交通情況,傳文編者儘量利用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里數資料,從而有意、無意地保留了若干客觀上無法協調的資料。這就是在今天看來,這些里數記錄充滿矛盾、撲朔迷離的根本原因。不用說,由於當時條件的局限導致的測算錯誤,也增加了讀解這些里數的困難。有關的里數記載如此詳盡,顯然是爲了說明漢廷與西域各國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聯繫,這正是對西域各國實行有效控制的前提。至於突出諸國王治去長安的距離,無非是爲了表現西域諸國對漢廷的嚮往。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78]。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79]。去陽關千八百里[80],去長安六千三百里[81],辟在西南,不當孔道[82]。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83]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84]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85]、劍、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86]

[78] 婼羌,羌之一種,之所以冠以"婼"字,當與Asii之前身卽西遷允姓之戎有關。允姓之戎都姓,"婼"[njiak]與"都"音同。婼羌大概是羌人與允姓之戎混血而成。㉘此條所載婼羌國王治可能在今楚拉克阿幹河流域。㉙

[79] "去胡來"[khia - ha - lə],得視爲塞種部落之一Tochari之對譯。蓋婼羌國臣民爲婼羌人,王族爲Tochari人。婼羌

可能是 Asii 與羌人的混血種,但其中靠近陽關的一枝,曾受 Tochari 人統治,故其王“號去胡來王”。顔注“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不過是在漢譯時賦予的字面意義。據傳文,小宛國“東與婼羌接”。戎盧國“南與婼羌”接。渠勒國“西與婼羌”接。于闐國“南與婼羌接”。難兜國“南與婼羌”接。婼羌國既是一個“戶四百五十”的小國,西與且末、小宛接尚有可能,同時又與戎盧、渠勒、于闐、難兜相接,就無法理解了。因此,不能不認爲婼羌種分佈的地域甚廣,而傳文“婼羌條”所載僅僅是“王號去胡來王”的一支。又,《漢書·趙充國傳》:“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婼”,果指婼羌,則酒泉候所將不僅僅是去胡來王一枝。

[80] “千八百里”(里數 4.1):自婼羌國去胡來王王治經鄯善國王治赴陽關的行程;亦即去胡來王王治去鄯善國王治二日行程(2×100 里),與鄯善國王治去陽關 1,600 里之和。

[81] “六千三百里”(里數 4.2):自婼羌國去胡來王王治經鄯善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去胡來王王治去鄯善國王治 200 里,與鄯善國王治去長安 6,100 里之和。

[82] “孔道”,大道,指交通要道。[30] 傳文稱:“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故先列婼羌,繼述鄯善。然而婼羌去陽關、去長安反較鄯善去陽關、去長安各遠 200 里,知自婼羌赴陽關、長安乃經由鄯善國王治,蓋此國“不當孔道”。

[83] 且末,南道綠洲國。“且末”[tzia(gia)-muat],可以認爲得名於進入塔里木盆地的 Comari 或 Comedie 人。約前 177/176 年,大月氏西遷,將塞種(卽 Sakā)人逐出伊犂河、楚河流域,

一部份塞種南下葱嶺。托勒密《地理志》(VI,13)稱索格底亞那以東、帕米爾以西、錫爾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地區爲 Sacara,並載活動其間的小部落名有 Caratae、Comari、Comedie、Massagetae、Grynaci、Byltae 等。由此可知,塞種除可大別爲 Asii 等四部外,又可再細分爲若干小部落,這些小部落亦各有名號。可能在到達葱嶺地區以後,這些塞種部落又逐步東向滲入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不少小國。

[84] 婼羌國以畜牧爲主。"仰穀",見注 97。

[85] 服刀,卽佩刀。顔注引刘德曰:"服刀,拍髀也。"

[86] 《漢書·韋玄成傳》:"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婼羌"去陽關最近,"鬲婼羌",指中斷匈奴與西域的聯繫。

鄯善國,本名樓蘭[87],王治扜泥城[88],去陽關千六百里[89],去長安六千一百里[90]。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91]、左右且渠[92]、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93],至山國[94]千三百六十五里[95],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96]。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97]。國出玉,多葭葦[98]、檉柳[98]、胡桐[100]、白草[101]。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102]能作兵,與婼羌同。

[87] 樓蘭,羅布淖爾西南的綠洲國,首見《史記·大宛列

傳》。“樓蘭”[lo – lan],得視爲 Sacarauli(卽 Sakā[K]rauli 或 Sakā Krorai[mna])之對譯,可能是進入塔里木盆地東端的 Sacarauli 人所建。[31]

[88] 扜泥城,最可能的位置在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Quarklik)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32]“扜泥”[a – nyei],一說卽佉盧文書所見 Khuhani 之音譯,意爲“京都”。[33]

[89] “千六百里”(里數 5.1):自扜泥城沿阿爾金山北麓赴陽關的行程。

[90] “六千一百里”(里數 5.2):自扜泥城經陽關赴長安的行程。

[91] 鄯善國的“擊車師都尉”、“擊車師君”,性質類似龜茲國的“擊車師都尉”,焉耆國的“擊車師君”,以及莎車國的“備西夜君”等。按理諸國均屬漢,不應相互攻擊,卽使事實上有摩擦,亦不應公然爲此設官置吏。因而,這些名號很可能是諸國自設於歸漢之前,而歸漢後,漢未予深究,纔得以保留。

[92] 且渠,官號,亦見於匈奴(見《漢書·匈奴傳上》)。

[93] “千七百八十五里”(里數 5.3):自扜泥城北上經尉犂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傳文:尉犂國“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94] 山國,北道綠洲國。一說應從《水經注·河水二》作“墨山國”。[34]“墨山”[mət – shean]得視爲 Massagetae 之略譯。Massagetae 最早見載於希羅多德《歷史》(I,153,201)[35]

[95] “千三百六十五里”(里數 5.4):自扜泥城北上赴山國王治的行程。傳文:山國“東南與鄯善、且末接”。

[96] “千八百九十里”(里數 5.5):自扜泥城經山國王治

赴車師前國王治的行程。

[97] “寄田仰穀旁國”,顔注:“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果然鄯善國有人“寄於它國種田”,則似乎並非完全不知田作。又,前引傳文稱婼羌國仰鄯善穀,也説明這一點。鄯善國在仰穀旁國的同時,其穀亦爲婼羌所仰。

[98] 葭葦,蘆葦之屬。

[99] 檉柳,一般認爲卽紅柳(Tamarix ramosissima),沙漠中特産,高不過1.7米,紅莖綠葉,枝葉茂密。

[100] 胡桐,一般認爲卽胡楊(Populus diversifolia)。

[101] 白草,一般認爲應卽白英(Solanium dulcamara),指common bittersweet,或木本茄屬植物(woody nightshade),或蔓生的白蘞屬(creeper Ampelopsis serianaefolia)。一説專指禾本科Pennisetum flaccidum Griseb。㉟

[102] 鄯善國亦以畜牧業爲主,和婼羌國一樣。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103]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104]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105]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106]還,封破奴爲浞野侯[107],恢爲浩侯[108]。於是漢列亭鄣[109]至玉門矣。[110]

［103］ "武帝"以下數句,《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

［104］ "樓蘭、姑師當道"云云:這應該是元朔三年(前126年)、特别是元鼎二年(前115年)以降的情況。這説明西漢通西域最初多經由樓蘭。具體而言,乃自陽關、循阿爾金山北麓西行至羅布泊西南樓蘭國王治後,或循昆侖山北麓繼續西行,往赴南道諸國,或自樓蘭國王治北上當時位於羅布泊西北的姑師,復自姑師沿孔雀河西行,往赴北道諸國。這主要是因爲天山東端爲匈奴控制,使者難以通行。

［105］ 屬國:據《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106］ 漢破樓蘭、姑師在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趙破奴打擊的目標是姑師,然而其先遣王恢先至樓蘭,可知漢兵是循阿爾金山北麓,抵達樓蘭國王治扜泥城後,再北上進攻姑師的。自姑師沿孔雀河西進可赴北道諸國,姑師擊破,始能"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107］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從票侯趙破奴,以司馬再從票騎將軍擊匈奴,得兩王子騎將,侯,二千戶。［元狩］二年(前121年)五月丙戌封,九年,元鼎五年(前112年),坐酎金免。元封三年(前108年),以匈奴河㊲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五年,太初二年(前103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爲虜所獲,軍沒。"《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

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㊳,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㊴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

[108]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浩侯王恢,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侯。[元封四年(前107年)]正月甲申封,一月,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

[109] 亭鄣:“亭”指驛站,“鄣”指土木工事。

[110] “列亭鄣至玉門”,《史記·大宛列傳》作“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111]。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112]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113]

[111] 從元封三年(前108年)起,樓蘭自完全臣服於匈奴轉變爲兩屬於漢和匈奴。又,這裏沒有提到姑師,這很可能是姑師在其王被俘後,餘衆越過庫魯克塔克山北投匈奴了。這以後的姑師,史稱“車師”。㊵

［112］ “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云云，事在太初三年（前102年）冬，時李廣利親率大軍沿南道還。蓋據《漢書·匈奴傳上》：太初三年秋，匈奴“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至於任文捕得樓蘭王、且“將詣闕”，或已是太初四年。

［113］ 樓蘭王對武帝所說的一席話，概括地道出了漢匈兩大勢力爭奪之下西域小國的處境。“兩屬”既不可避免，又很難維持。

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114]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115]，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116]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117]，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118]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119]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114］ 質子：樓蘭、大宛、康居、莎車、烏孫等國均曾遣子爲質。質子或侍子的作用有三。其一，當人質。如烏孫小昆彌末振

將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其二,培植親漢勢力。樓蘭王死,匈奴先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故該王親匈奴。這個例子從反面清楚地說明西漢令諸國納質的作用。其三,質子或侍子是"致殊俗"(《史記·大宛列傳》)的象徵。

[115] "侍子":西域諸國王遣子爲質於漢,質子入侍漢宮,又稱侍子。

[116] "後王又死"云云,生動地說明了匈奴與西漢爭奪樓蘭的外交手腕。征和初(前92年),匈奴於焉耆、危須、尉犂間置僮僕都尉,加强了對西域諸國的控制。樓蘭地處交通要衝,亦匈奴所必爭之地。終因匈奴質子先入,樓蘭復親匈奴而疏漢。漢繩樓蘭質子以漢法,不能不說是失策。

[117] 白龍堆,指今羅布泊東北雅丹羣。姑師北遷後,羅布泊西北亦歸樓蘭國,故此處稱樓蘭國"當白龍堆"。

[118] "負水儋糧"云云,說明鄯善早在國號"樓蘭"時已有農業。不僅如此,據《史記·大宛列傳》,可知最遲在張騫首次西使之時,樓蘭國已"邑有城郭"。也許正因爲如此,"隨畜牧逐水草"的鄯善國得稱爲城郭之國。

[119] 樓蘭的位置愈重要,作爲當道國,負擔也就愈沉重;不僅有勞役,還有兵役,如本傳載:漢於征和三年(前90年),再發樓蘭國兵擊車師。在這種形勢下,匈奴反間易入,樓蘭倒向匈奴,而有遮殺漢使之事。《漢書·傅介子傳》稱,"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41]甚逆天理"。知樓蘭不僅殺死西去的漢使者,也殺死東來的西域諸國使者,起到了阻斷漢與西域諸國交通的作用,這顯然是西漢所無法容忍

的。㊷

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屛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120]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 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121]封介子爲義陽侯[122]。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123],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124]外,祖[125]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126],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127]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128]

[120] 傅介子計謀得逞是由於樓蘭王貪漢財物,結合張騫西使大宛、烏孫的經歷,可見漢文化對西域影響之一斑。

[121] 《漢書·傅介子傳》載:"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兹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兹'。介子至龜兹,復

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兹,龜兹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兹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兹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兹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黄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 遂持王首還詣闕。"既稱介子刺殺樓蘭王嘗歸後,"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知前王遣一子質漢,卽尉屠耆;一子質匈奴,卽嘗歸,兩者係兄弟。嘗歸立後,其後妻稱"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尉屠耆歸國時亦自稱"身在漢久",可見所謂"尉屠耆降漢,具言狀",所言主要是嘗歸卽位以前的事情,而傳文"樓蘭國最在東垂"至"數遮殺漢使"一節所述,既是嘗歸以前,又是嘗歸以來的情況。又,龜兹王易得,而樓蘭王嘗歸"不親"介子,本不易得,霍光偏令介子先刺樓蘭王,顯然是因爲當時樓蘭的重要性超過龜兹。至於漢刺殺匈奴所立嘗歸,扶植親漢的尉屠耆,遣將屯田伊循,都是爲了消除導致樓蘭翻覆的因素。果然,樓蘭卽鄯善國從此附漢。

[122]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載:"義陽侯傅介子,以平樂廄監使誅樓蘭王,斬首,侯,七百五十九户。七月乙巳

封。"《漢書・傅介子傳》載昭帝詔曰:"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安歸"應卽"嘗歸",兩者必有一誤。

[123] "更名其國爲鄯善",其用意顯然在於使樓蘭國從此背匈奴向漢,改惡從善。但是"鄯善"一名祇能是一個音義兼顧的譯稱。換言之,"鄯善"本質上是一個樓蘭人能夠接受的名稱的漢語音譯,漢人不過是利用漢字字義賦予"向善"之意而已,類似的例子如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一說"鄯善"[zjian - zjian]或與 Cherchen or Charchen 同源。㊸

[124] 橫門,據《三輔黄圖》卷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125] "祖",顏注:"爲設祖道之禮也。"又,《漢書・景十三王傳》顏注:"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

[126] 伊循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新疆婼羌縣東米蘭附近。"伊循"[iei - ziuən],得視爲塞種部落名 Asii 之對譯。

[127] "其地肥美"云云,似乎也説明鄯善國人"隨畜牧逐水草"應是習俗使然,並非完全是由於"地沙鹵"的緣故。

[128] 伊循都尉既屯田積穀,可見除鎮撫鄯善外,亦有供應漢使者的作用。《漢書・馮奉世傳》載,宣帝時,"奉世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當時接待奉世的是都尉宋將。可知伊循都尉的作用。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129]。自且末

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産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129] "七百二十里"(里數5.6):自扜泥城西赴且末國王治的行程。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130],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131]。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132],北接尉犂[133],南至小宛[134]可三日行[135]。有蒲陶[136]諸果。西通精絕[137]二千里[138]。

[130] 且末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且末縣西南(Lalulik Tati 廢址)。案:此說尚難定論。蓋且末縣北80公里大沙漠中、阿牙克(Ayak)河古道旁,另有一座形制相當完整的古城遺址。不排除漢且末國王治位於這座古城的可能性。[44]

[131] "六千八百二十里"(里數6.1):自且末城經鄯善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且末城去鄯善國王治720里,與鄯善國王治去長安6,100里之和。

[132] "二千二百五十八里"(里數6.2):自且末城經尉犂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傳文:且末國"北接尉犂"。案:這"二千二百五十八里"也可能是自且末城經渠犂赴烏壘城的行程。傳文:渠犂"東南與且末"接。

[133] 尉犂,卽前文所見"尉黎"。

[134] 小宛,其原名當與大宛同。既有“大宛”這一譯名在前,又因“大宛”之“大”被誤以爲大小之“大”,且略稱爲“宛”,故冠以“小”字;換言之,小宛之得名和大宛一樣,亦與 Tochari 有關。

[135] “三日行”(里數 6.3):自且末城南赴小宛國王治的行程。“可三日行”約爲 300 里。

[136] 蒲陶,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37] “精絕”[tzieng - dziuat],與“鄯善”當爲同名異譯。精絕國或者也是 Sacarauli 人所建。

[138] “二千里”(里數 6.4):按理應爲自且末城赴精絕國王治的行程,然而這一里數並非實測所得,乃是精絕國王治去長安 8,820 里,與且末城去長安 6,820 里之差。由於前者以經由北道測得的扜彌去長安里數爲基數。因此,這“二千里”不足爲據。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139],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140]。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141],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139] 扜零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安得悅遺址。“扜零”[a - lyeng]與“扜泥”當爲同名異譯。

[140] “七千二百一十里”(里數 7.1):自扜零城經且末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扜零城去且末國王治三日行程(300 里),與且末國王治去長安 6,820 里之和。“七千二百一十里”應

爲"七千一百二十里"之訛。

[141] "二千五百五十八里"(里數 7.2):自扜零城經且末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扜零城去且末國王治 300 里,與且末國王治去烏壘城 2,258 里之和。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142],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143]。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144],南至戎盧國[145]四日行[146],地阸陿,西通扜彌[147]四百六十里[148]。

[142] 精絕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尼雅(Niya)遺址、民豐縣北沙漠中。

[143] "八千八百二十里"(里數 8.1):按理應爲自精絕城經且末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精絕城去且末國王治 2,000 里,與且末國王治去長安 6,820 里之和。其實,由於前面所說的原因,這"八千八百二十里"是扜彌國王治去長安 9,280 里與扜彌國王治去精絕城 460 里之差。

[144] "二千七百二十三里"(里數 8.2):自精絕城北上經渠犂赴烏壘城的行程。傳文:"南與精絕接。"

[145] 戎盧,南道綠洲國。"戎盧"[njiuəm - la]與"樓蘭"當爲同名異譯。

[146] "四日行"(里數 8.3):自精絕城南赴戎盧國王治的行程。

[147]　扜彌,南道綠洲國,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扜罙"。"扜彌"[a(kio) – miai],與"且末"得視爲同名異譯。

[148]　"四百六十里"(里數8.4):自精絕城西赴扜彌國王治的行程。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149],去長安八千三百里[150]。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151],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152]接,辟南不當道。

[149]　卑品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尼雅河流域、民豐縣附近。"卑品"[pie – phiəm]或爲Bhīma(大自在天)之音譯。

[150]　"八千三百里"(里數9.1):這可能是自卑品城經婼羌國去胡來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卑品城去去胡來王王治二十日行程(2,000里),與去胡來王王治去長安6,300里之和。傳文:戎盧國"南與婼羌(接)"。知戎盧國之南亦有婼羌,經此婼羌東行,可抵去胡來王王治。

[151]　"二千八百五十八里"(里數9.2):自卑品城經小宛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卑品城去小宛國王治三日行程(300里),與小宛國王治去烏壘城2,558里之和。

[152]　"渠勒"[gia – lek],可視爲Tochari的對譯。

扜彌國,王治扜彌城[153],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154]。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

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155],南與渠勒、東北與龜兹[156]、西北與姑墨[157]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158]。今名寧彌[159]。

[153] 扜彌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 Dandān-Uiliq 遺址,策勒縣城北偏東約 90 公里。

[154] "九千二百八十里"(里數 10.1):按理應爲自扜彌城經精絕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扜彌城去精絕國王治 460 里,與精絕國王治去長安 8,820 里之和。其實,這"九千二百八十里"是于闐國王治去長安 9,670 里與于闐國王治去扜彌城 390 里之差。㊺

[155] "三千五百五十三里"(里數 10.2):自扜彌城經由姑墨國王治,也可能是經由龜兹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傳文:扜彌國"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接"。

[156] 龜兹,北道綠洲國。"龜兹",可以認爲是塞種部落名之一 Gasiani 之對譯。

[157] 姑墨,北道綠洲國。"姑墨"[tzia(gia) - mət]與"且末"不妨視作同名異譯。

[158] "三百九十里"(10.3):自扜彌城西赴于闐國王治的行程。

[159] "今名寧彌"。"今"指班固寫作本傳的時期。"寧彌"一名,應是東漢人所起。又,《後漢書·西域傳》既稱"拘彌國居寧彌城",知"寧彌"又是拘彌即扜彌國王治之名。據傳文,建

武九年(33年),莎車王賢攻破拘彌國,殺其王,而立其兄康之子爲拘彌王。之後,拘彌國長期處於動蕩之中,直至章帝卽位之後,才因歸漢而得安寧。更名"寧彌",或者爲此。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160],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161]。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162],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160] 鞬都城,故址應在今 Uzun-Tati 遺址。㊻"鞬都"[kian-ta],應卽 Hindhu 之對譯,或者由於該國是自印度北上的 Tochari 人所建。

[161] "九千九百五十里"(里數 11.1):這可能是自鞬都城經戎盧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鞬都城去戎盧國王治十六日半行程(1,650里),與戎盧國王治去長安 8,300 里之和。傳文:渠勒國"東與戎盧"接。

[162] "三千八百五十二里"(里數 11.2):自鞬都城經扜彌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鞬都城去扜彌國王治三日行程(300里),與扜彌國王治去烏壘城 3,553 里之和。傳文:渠勒國"北與扜彌接"。案:扜彌國王治去烏壘城"三千五百五十三里(里數 10.2)應爲"三千五百五十二里"之訛。

于闐國,王治西城[163],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164]。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165]，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166]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167]多玉石[168]。西通皮山[169]三百八十里[170]。

[163] 西城，位於今和闐附近，最可能在 Yotkan。㊼"西"疑爲"于闐"二字之奪訛。

[164] "九千六百七十里"（里數 12.1）：自西城經姑墨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西城去姑墨國王治十五日行程（1,500 里），與姑墨國王治去長安 8,150 里之和。兩者之和較 9,670 里尚短 20 里，或者因爲西城去姑墨國王治原來測定爲 1,520 里，後來被約略折合爲"十五日"行程。傳文：于闐國"北與姑墨接"。

[165] "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里數 12.2）：自西城經扜彌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西城去扜彌國王治 390 里，與扜彌國王治去烏壘城 3,552 里之和。"三千九百四十七里"或爲"三千九百四十二里"之訛。

[166] "西海"，此處指鹹海和裏海。

[167] "河原出焉"：指于闐河，時以爲河水"兩原"之一。

[168] "多玉石"，于闐玉以質地優良著稱。㊽

[169] 皮山，南道綠洲國。"皮山"[biai - shean]，即 Massagetae 之略譯。

[170] "三百八十里"（里數 12.3）：自西城赴皮山國王治的行程。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171],去長安萬五十里[172]。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173],西南至烏秅[174]國千三百四十里[175],南與天篤[176]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177],西南當罽賓[178]、烏弋山離[179]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180]。

[171] 皮山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皮山縣(固瑪,Guma)附近。

[172] "萬五十里"(里數 13.1):自皮山城經于闐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皮山城去于闐國王治 380 里,與于闐國王治去長安 9,670 里之和。

[173] "四千二百九十二里"(13.2):自皮山城經于闐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皮山城去于闐國王治三日半行程(350 里),與于闐國王治去烏壘城 3,942 里之和。案:此處據皮山城去烏壘城里數可推得的皮山城去于闐國王治之行程與里數 12.3 不符,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174] "烏秅"[a-teak],可視爲 Asii 之對譯。

[175] "千三百四十里"(里數 13.3):自皮山城赴烏秅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 14.2 可推得的皮山城去烏秅國王治的里數不符,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176] 天篤,指今印度流域爲中心的地區。"天篤"[thyen-tuək],一般認爲係 Thindu 之對譯。

[177] "千四百五十里"(里數 13.4):自皮山城赴姑墨國

王治的行程。

[178] 罽賓,指喀布爾河中下游即乾陀羅地區,包括 Puṣkalāvatī、Taxila 等地。"罽賓"[kiat - pien],Kabul 古稱 Kophen 之音譯。㊾

[179] 烏弋山離,西域國名。約前 130 年左右大月氏人的第二次西遷,迫使一部分塞種自索格底亞那和 Tuhārestān(吐火羅斯坦),侵入帕提亞帝國,佔領了 Drangiana 和 Arachosia 兩郡之地,前者則因而被稱爲 Sakāstān(塞斯坦)。這部分塞種雖一度遭到 Mithridates 二世(前 124/123 - 前 87 年在位)的鎮壓,但在這位帕提亞皇帝去世後不久,便宣告獨立。本傳所載烏弋山離國正是這個以塞斯坦爲中心的塞種王國。"烏弋山離"[a - jiək - shean - liai]乃 Alexandria 之音譯,指 Alexandria Prophthasia。㊿

[180] "三百八十里"(里數 13.5):自皮山城赴莎車國王治的行程。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181],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182]。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183],北與子合[184]、蒲犂[185],西與難兜[186]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187]。出小步馬[188],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189],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190],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191]。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181］ 烏秅城，故址可能在今 Hunza。[51]

［182］ “九千九百五十里”（里數 14.1）：自烏秅城經蒲犂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烏秅城去蒲犂國王治四日行程（400 里），與蒲犂國王治去長安 9,550 里之和。

［183］ “四千八百九十二里”（里數 14.2）：自烏秅城經皮山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烏秅城去皮山國王治六日行程（600 里），與皮山國王治去烏壘城 4,292 里之和。

［184］ “子合”［tziə – həp］，一般認爲得名於 čukupa 或 čukuban，亦即藏文文獻所見 ču-go-ban 或 ču-go-pan。

［185］ 蒲犂，南道綠洲國。“蒲犂”［bua – lyei］，或與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載 Byltae 爲同名異譯。Byltae 原來可能是 Massagetae 的部落。

［186］ 難兜，南道綠洲國。“難兜”［nan – to］，與烏孫始祖難兜靡同名，其人也許和烏孫有某種淵源。

［187］ “接手飲”，顔注：“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猨之爲。”

［188］ “小步馬”，顔注：“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卽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

［189］ 縣度，位於 Darel 至 Gilgit 之間印度河上游河谷。

［190］ “五千八百八十八里”（里數 14.3）：自縣度經烏秅城赴陽關的行程。

［191］ “五千二十里”（里數 14.4）：自縣度經烏秅城赴烏壘城的行程。案：據里數 14.3 和里數 14.4 可推得不同的縣度去烏秅城里數，這可能說明計測烏秅城去長安、去烏壘城的基準點不同。

西夜國[191],王號子合王[192],治呼犍谷[193],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194]。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195],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196]、無雷[197]國皆西夜類也。[198]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199]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191] 西夜,南道綠洲國。"西夜"[shien－jyak],與"塞"[sək]得視爲同名異譯,故"西夜"亦得爲種族名。

[192] "王號子合王",也許意味着西夜國王族是子合人。子合人既王西夜,兩者應有某種程度的融合。

[193] 呼犍谷,似應求諸葉城(Karghalik)之西 Asgan-sal 河谷,更確切地說應在葉爾羌河與 Asgan-sal 河匯合地點以上 Kosrāb 附近的河谷。㉜"呼犍"[xa－kian],可能得名於希羅多德(IV,23)所傳 Argippaei。

[194] "萬二百五十里"(里數 15.1):自呼犍谷經莎車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呼犍谷去莎車國王治三日行程(300里),與莎車國王治去長安 9,950 里之和。

[195] "五千四十六里"(里數 15.2):自呼犍谷經莎車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呼犍谷去莎車國王治 300 里,與莎車國王治去烏壘城 4,746 里之和。

[196] 依耐,南道綠洲國。"依耐"[iəi－nə],或與托勒密《地理志》(VI,16)所載 Serica 地區小部落 Annibi 爲同名異譯。

［197］ 無雷，南道綠洲國。“無雷”［miua－luəi］，或與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載 Byltae 爲同名異譯。

［198］ “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既係塞種，則蒲犂、依耐等亦得視爲塞種。

［199］ “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胡”指匈奴，很可能是歐羅巴種。[53]西夜既爲塞種，則不應稱“與胡異”，稱異者或其人已與羌氐混血之故，即所謂“類羌氐”。又，本傳稱氐羌爲“行國”，與《史記·大宛列傳》所用“行國”的概念已有所不同。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僅大月氏等騎馬遊牧部族纔被稱爲“行國”，此處則指一般遊牧部落。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200]，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201]。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202]，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203]，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204]，南與西夜子合[205]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206]。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207]

［200］ 蒲犂谷，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塔什庫爾幹。

［201］ “九千五百五十里”（里數 16.1）：自蒲犂谷經疏勒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蒲犂谷去疏勒國王治二日行程（200 里），與疏勒國王治去長安 9,350 里之和。

［202］ “五千三百九十六里”（里數 16.2）：自蒲犂谷經西夜國子合王所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蒲犂谷去子合王所治三日

半行程(350 里),與子合王所治去烏壘城 5,046 里之和。

[203] "五百四十里"(16.3):自蒲犂谷赴莎車國王治的行程。

[204] "五百五十里"(里數 16.4):自蒲犂谷赴莎車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 16.1 可推得的蒲犂谷去疏勒國王治之行程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205] "西夜子合",參照"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應讀如"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206] "五百四十里"(里數 16.5):自蒲犂谷赴無雷國王治的行程。

[207] "種俗與子合同"。傳文既稱"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則蒲犂與依耐、無雷一樣,種俗與子合相同,而與"西夜"或"塞"亦有關。"蒲犂"與"無雷"且可以視爲同名異譯。"子合"雖可視爲 čukupa 或 čukuban 之對譯,但並不能因此指"種俗與子合同"的蒲犂國和無雷國人都是藏族。蓋"蒲犂"、"無雷"又得和"蒲類"視爲同名異譯,而蒲類作为車師之一部,應該是塞種。傳文且明載"西夜國,王號子合王"。這說明在傳文描述的時代,王治呼犍谷的子合國曾被西夜人所控制。"西夜"既可視爲 Sakā 之對譯,則子合之"種俗"當受 Sakā 之影響。儘管西夜之 Sakā 可能與車師有異,但似在當時人心目中,並無太大差別,故被認爲"種俗"相同。傳文既稱蒲犂"寄田莎車",又稱蒲犂國"種俗與子合同",則子合的經濟情況亦可推知。

依耐國,王治[208]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209]。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七百三十里[210],至莎車五百四十里[211],至無雷五百四十里[212],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213],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214]。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208] "王治"下有奪文。[54]依耐國王治,當在大帕米爾(Great Pamir)。[55]

[209] "萬一百五十里"(里數17.1):自依耐國王治經無雷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依耐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二日行程(200里),與無雷國王治去長安9,950里之和。

[210] "二千七百三十里"(里數17.2):自依耐國王治經無雷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

[211] "五百四十里"(里數17.3):自依耐國王治赴莎車國王治的行程。

[212] "五百四十里"(里數17.4):自依耐國王治赴無雷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17.1和里數17.2可推得的依耐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之行程各不相同,說明三者所據資料各不相同。

[213] "六百五十里"(里數17.5):自依耐國王治赴疏勒國王治的行程。

[214] "俗相與同","俗"字前疑奪一"種"字。傳文既稱"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則依耐與蒲犂一樣,應與子合種俗相同,而與"西夜"或"塞"亦有關。

無雷國,王治盧城[215],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

里[216]。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217],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218],南與烏秅、北與捐毒[219]、西與大月氏接[220]。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221]

[215] 盧城,當在在小帕米爾(Litter Pamir),具體而言在形成 Murg-āb 上游、東北流向的 Ak-su 河以及形成 Āb-i-panja 上游、西流的 Ak-su 河這兩河的河谷。㊻"盧城"係"無雷"兩字之奪訛。㊼

[216] "九千九百五十里"(里數 18.1):自盧城經蒲犂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盧城去蒲犂國王治四日行程(400 里),與蒲犂國王治去長安 9,550 里之和。

[217] "二千四百六十五里"(里數 18.2):自盧城經疏勒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

[218] "五百四十里"(里數 18.3):自盧城赴蒲犂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 18.1 可推得的盧城去蒲犂國王治之行程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219] 捐毒,帕米爾地區的綠洲國。"捐毒"[jiuan - dəuk],一般認爲源自 Hindhu,故該國應是自印度北上的塞人所建。

[220] "西與大月氏接",無雷當與役屬大月氏的貴霜翎侯治地相接。

[221] "俗與子合同","俗"字前疑奪一"種"字。傳文既稱"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則無雷與蒲犂一樣,應與

子合種俗相同，而與"西夜"或"塞"亦有關。亦可見"衣服類烏孫"不僅僅由於兩者生活、生産方式相同的緣故。

難兜國，王治[222]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223]。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224]，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225]，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226]，南與婼羌、北與休循[227]、西與大月氏接[228]。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222]　"王治"下有奪文。⑱難兜國王治，故址可能在今Gilgit。⑲

[223]　"萬一百五十里"(19.1)：自難兜國王治經無雷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難兜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二日行程(200里)，與無雷國王治去長安9,950里之和。

[224]　"二千八百五十里"(里數19.2)：自難兜國王治經無雷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

[225]　"三百四十里"(里數19.3)：自難兜國王治赴無雷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根據里數19.1和里數19.2可推得的難兜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的行程各不相同，說明三者所據資料各不相同。

[226]　"三百三十里"(里數19.4)：自難兜國王治赴罽賓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可能有誤。

[227]　休循，帕米爾地區的綠洲國。"休循"[xiu - ziuən]，

可能得名於塞種部落之一的 Gasiani。

[228] “西與大月氏接”,難兜既在今 Gilgit 河下游,應與役屬大月氏的雙靡翖侯治地相接。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229],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230]。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231],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232],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233],西北與大月氏[234]、西南與烏弋山離接。[235]

[229] 循鮮城,可能在 Taxila。“循鮮”[ziuən - sian]、與“鄯善”、“精絕”等亦得視爲同名異譯。

[230] “萬二千二百里”(里數 20.1):自循鮮城經烏秅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循鮮城去烏秅國王治 2,250 里,與烏秅國王治去長安 9,950 里之和。

[231] “六千八百四十里”(里數 20.2):自循鮮城經烏秅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循鮮城去烏秅國王治十九日半行程(1,950 里),與烏秅國王治去烏壘城 4,892 里之和。“六千八百四十里”應爲“六千八百四十二里”之奪訛。

[232] “二千二百五十里”(里數 20.3):自循鮮城赴烏秅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 20.2 可推得的循鮮城去烏秅國王治的行程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233] “九日行”(里數 20.4):應爲自循鮮城赴難兜國王治的行程。案:“九日行”約 900 里,與里數 19.4 不符,似乎說明

兩者所據資料不同;然而本里數可能有誤;而如前述,里數 19.4 也可能有誤。

[234] “西北與大月氏[接]”,罽賓與大月氏大致以興都庫什山爲界。

[235] “西南與烏弋山離接”,烏弋山離的統治中心在 Arachosia 和 Drangiana,罽賓與該國相接,衹有當罽賓領有 Paropamisadae 時纔有可能。⑳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236],而塞[237]王南君罽賓。[238]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239]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240]

[236] “大月氏西君大夏”:前 130 年左右,匈奴支持烏孫進攻大月氏,迫使後者放棄伊犁河、楚河領域,西遷阿姆河領域,征服領土主要在河南的大夏國。㉑

[237] “塞”[sək],一般認爲是西史所見 Sakā 的對譯。Sakā 是波斯人對錫爾河以北遊牧部族的泛稱,並不是指一個單一人種的部族。本傳所謂“塞種”,應卽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 521 – 前 486 年在位)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所見 Sakā,主要包括四個部落或部族: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公元前七世紀末葉,Asi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當時的希臘詩人 Aristeas 在記述其中亞旅行見聞的長詩《獨目人》中稱之爲 Issedones(希羅多德《歷史》,[IV,13]),Isse[dones]不妨認爲是 Asii 之異譯;這似乎表明 Asii 等部已組成一個聯盟,而

以 Asii 爲宗主。遲至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伊犂河、楚河流域的 Asii 等部西向擴張至錫爾河,逐去原居該河右岸的 Massagetae 人。此後,他們被波斯人稱爲 Sakā。㊷

[238] "塞王南君罽賓",本傳所謂罽賓國乃自伊犂河、楚河領域西遷的塞種所建,建國年代不能確知,但不會早於前 129 年。"塞王",指塞種之首領。

[239] "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乃塞種自錫爾河北岸南下的結果。這是前大月氏兩次西遷引起的連鎖反應。又,《廣弘明集·辨惑篇》載有梁荀濟《論佛教表》所引本傳佚文:"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案:這段文字似可插入"罽賓條",作"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分散,往往爲數國"。"允姓之戎",始見《左傳》,其可以追溯的居地在涇水上游,前七世紀二三十年代經由河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允姓"[jiuən - sieng]不妨視作 Asii 之漢譯。至於所謂"世居敦煌",乃基於敦煌卽古瓜州這一誤解,不足信據。㊸

[240] "自疏勒以西北"云云,乃敘說塞種"分散"的結果。其實,細考本傳所載國名和地名,不難發現有許多與塞種四部卽 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有關;因此,不妨認爲葱嶺地區的塞人在前 177/176 年以後,逐步東向滲入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不少塞種小國,不獨疏勒以西北爲然。㊹

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241]、雜草奇木,檀[242]、櫰[243]、梓[244]、竹、漆[245]。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

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246]。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247],刺文繡,好治食[248]。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249]。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250]。出封牛[251]、水牛、象、大狗[252]、沐猴、孔爵、珠璣、珊瑚[253]、虎魄[254]、璧流離[255]。它畜與諸國同。

[241]　目宿,即"苜蓿",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242]　檀(wingceltis),落葉喬木。

[243]　櫰(locust),即槐,落葉喬木。

[244]　梓(catalpa),落葉喬木。

[245]　漆(lac tree),落葉喬木。

[246]　"生菜",可能指新鮮蔬菜,罽賓國氣候"溫和",冬季亦不乏供應。

[247]　罽,指毛織物。《漢書·高帝紀》顏注:"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

[248]　"好治食",一說應據荀悅《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一二)作"好酒食"。⑥⑤

[249]　"市列","市"前應奪"有"字。⑥⑥

[250]　"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顏注引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

[251]　封牛,犎牛(humped cattle)。顏注:"封牛,項上隆起者也。"

[252]　大狗,顏注引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鞉以呼之"。

[253] "珊瑚",一說源自古伊朗語(ā)sanga。⑥⑦

[254] "虎魄",一說源自古伊朗語 kahrupāī。⑥⑧

[255] 璧流離,卽吠流離(梵語 vaiḍūrya),亦卽璆琳,皆指青金石(Lapis lazuli)。

自武帝始通罽賓[256],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257]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258]。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259]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260]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

[256] "武帝始通罽賓",或在張騫西使烏孫之後,蓋張騫使烏孫時遣副使所使諸國中,似乎並不包括罽賓。當然,另一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發現因而"始通罽賓"者,便是張騫遣往身毒的副使。

[257] "烏頭勞"[a－do－lo],可與塞王 Azilises 勘同。⑥⑨

[258] 事當在宣、元時,具體年代不詳。

[259] 最遲到元帝時,罽賓國的王統發生了一次變動,這是漢使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發動的政變引起的。"容屈"[jiong－khiuət]爲 Τωνακη(意爲"希臘的")之對譯,"陰末赴"卽錢幣所見希臘王 Hermaeus,可能是在塞人之前統治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的希臘貴族的後裔。"攻罽賓"云云,似也說明陰末赴

屬於塞人治下罽賓國以外的勢力。至於文忠參與顛覆罽賓的塞人政權,是因爲塞王烏頭勞父子屢次剽殺漢使之故,而從傳文"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來看,文忠的行爲至少在事後是得到漢廷肯定和支援的。而以陰末赴殺害漢使爲契機,西漢對西域政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所謂"絕域不錄"者,據本傳,不僅罽賓,還包括康居、大月氐、安息、烏弋山離等國。不言而喻,這與武帝以來的西域政策是大異其趣的。

[260] "鎖琅當",一説"鎖"字衍。⑩顏注:"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

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261],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262]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263],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264]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265]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

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266]，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267]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268]，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269]。

［261］ "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事在河平四年（前25年）。㉑

［262］ "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對於遠國，主要原因是爲了"致殊俗"，以示"威德徧於四海"（《史記·大宛列傳》）。"壤比而爲寇"，不是主要考慮的因素，說辭而已。

［263］ "悔過來"，"來"字下當有"順"字。㉒

［264］ 罽賓奉獻旨在"通貨市買"，漢朝正是利用這一點，維持外國來朝的局面。

［265］ "刀斗"，亦作"刁斗"，《漢書·李廣傳》顏注引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

［266］ "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以及下文"三池、盤石阪"，皆位於皮山之西、縣度之東，具體位置不詳。

［267］ "二千餘里"（里數20.5）：自皮山國王治經烏秅國

王治赴縣度的行程。

[268] "分九州,制五服",顔注:"九州,冀、兗、豫、青、徐、荊、楊、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

[269] 成帝時,罽賓與西漢絕而復通似乎是單方面的:西漢不復遣使罽賓,僅罽賓使"數年而壹至"。從杜欽之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元帝後期以降,西漢的西域經營僅僅滿足於保全城郭諸國,無復遠圖了。

烏弋山離國,王[270]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271]。不屬都護。戶口勝兵[272],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273],東與罽賓、北與撲挑[274]、西與犂靬[275]、條支[276]接。

[270] "王"字下似奪"治"字以及王治名。㉓烏弋山離國王治可能在 Alexandria Prophthasia。㉔

[271] "萬二千二百里"(里數 21.1):應爲自烏弋山離國經罽賓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案:傳文稱罽賓"西南與烏弋山離接"。烏弋山離既在罽賓西南,去長安里數不應與罽賓相同,知此里數有誤。

[272] "戶口勝兵","勝"字下應闕"多"字。

[273] "六十日行"(里數 21.2):應爲自烏弋山離國王治經罽賓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案:罽賓國王治去烏壘城 6,840 里,已逾"六十日行",知此行程有誤。

[274] 撲挑,指巴克特里亞。"撲挑"[phok - dyô]乃

Bāχtri 之對譯。

[275] "犂靬",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又,《漢書·地理志》載張掖郡有"驪靬"縣;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有"犛靬",顔注:"犛靬即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案:"犛靬",即本傳所見"犂靬"。至於"驪靬",視爲"犂靬"等之異譯固無不可。驪靬縣果因黎軒得名,則應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有關。埃及亞歷山大城以商業發達著稱,商人足蹟遍及各地,其中若干到達河西,終於歸化,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然,西漢置縣名"驪靬",也可能僅僅是爲了招徠遠人,誇示朝廷"威德徧於四海",未必真有犂靬人歸附。"大秦"指羅馬帝國,與黎軒或犂靬不能混爲一談。[75]

[276] "條支",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條枝",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條枝"[diəu - tjie],乃該國王治名[An]tiochi[a]的縮譯。

行可百餘日[277],乃至條支。國臨西海[278],暑溼,田稻[279]。有大鳥[280],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281]。善眩[282]。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283]、西王母[284],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277] "可百餘日"(里數21.3):自烏弋山離國王治經安息國王治赴條枝國王治的行程。"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並不是說從烏弋山離可直達條枝。以下傳文又云:"自玉門、陽關出

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應爲"西")得安息";既然至烏弋山離南道已極,可見這"百餘日"乃指從烏弋山離的都城北行至安息,再西向抵達條枝所需要的時日。

[278] "西海",此處指地中海。

[279] "田稻",並非傳文描述時代條枝卽叙利亞地區的實際情況,衹是承襲《史記·大宛列傳》。[76]

[280] 大鳥,鴕鳥。

[281] "以爲外國",顔注:"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77]

[282]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載:"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顔注:"眩,讀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78]

[283] 弱水,古稱不能勝舟之水爲"弱水"。但此處所謂"弱水"其實可能是"若水"之訛。"若水"之所以被置於西方絕遠之處,可能和某些遷自西方的部族的古老記憶有關。[79]

[284] 西王母,一説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卽 Cybele,而與前 14 至前 12 世紀存在於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80]

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宫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285]、師子、犀牛。俗重妄殺。[286]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

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287]

[285] 桃拔，可能是長頸鹿。顔注引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黄有頓耏，尾端茸毛大如斗。"[81]一說"符拔"乃 βούβαλις 之對譯。[82]

[286] "俗重妄殺"：這很可能是對該國佛教信仰的描述。[83]

[287] "南道極矣"，漢使沿南道西行抵皮山，自皮山西南行至烏秅，復自烏秅經縣度抵罽賓，自罽賓西行六十餘日則可至烏弋山離王治。此即所謂"罽賓烏弋山離道"。漢使如欲更向西走，須自烏弋山離國王治北行至安息，復自安息西行。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288]，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289]。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290]。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291]，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292]旁行爲書記。[293]

[288] "番兜"[phiuan - to]，其實可能是 Parθava 或 Parthia 之對譯。

[289] "萬一千六百里"（里數 22.1）：應指自安息國都城

經大月氏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案:傳文:大月氏國"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安息國既在大月氏國之西,去長安里數不應與大月氏國相同,知此里數有誤。"萬一千六百里"或爲"萬六千五百里"之訛。

[290] 大馬爵,顔注引《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案:大馬爵,應卽前文所見"大鳥"。

[291] 嬀水,卽阿姆河。"嬀"[kiua]乃 Vakhshu 或 Wakshu 之對譯。

[292] "書革","書"當依《史記·大宛列傳》作"畫"。[84]

[293] "旁行",横行。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294] 東界去王都數千里[295],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296]及犂靬眩人[297]獻於漢,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294]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武帝時首次出使安息的漢使應卽張騫使烏孫時所遣副使。張騫使烏孫在武帝元鼎初,故所遣副使抵達安息的時間應爲前 116 或 115 年。漢使抵達之日,正值 Mithridates 二世征討入侵塞人臨近奏功之時,大軍雲集東界,恰好迎接漢使入境。

[295] "數千里"(22.2):此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

[296] "大鳥卵",《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顔注:"鳥卵如

汲水之鼈。"安息使者獻於漢的"大鳥卵",原産條枝。

[297] 《史記·大宛列傳》稱條枝"國善眩",本傳亦有類似說法。然而,兩傳又稱安息使者所獻眩人爲"黎軒善眩人"或"犂靬眩人"。因此,條枝、黎軒兩國很可能均"善眩"。考慮到本傳有關條枝國善眩的記載襲自《史記·大宛列傳》,而後者的依據僅僅是張騫的傳聞,則僅黎軒一國善眩也未可知。

大月氏國,治[298]監氏城[299],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300]。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301]。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302],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303],南與罽賓接[304]。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305]出一封橐駝[306]。

[298] "治"字前似應有"王"字。

[299] "監氏城",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國都城"藍市城"。傳文旣稱"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又稱大月氏"都嬀水北爲王庭",等於說是大月氏國初都於嬀水之北,後遷都水南,以大夏都城爲都城。本傳取消了大夏的專條,同時又不再提及"其都曰藍市城",均可說明這一點;蓋藍市城卽監氏城。大月氏作爲一個騎馬遊牧部族,自伊犂河、楚河流域的草原地帶遷入阿姆河流域的農耕區,起初没有都城,後來走向定居,以所征服的大夏國的都城爲自己的都城,是符合一般規律的。"藍市"[lam - zhiə]和"監氏"[keam - zjie]可能都是 Bactra 的别稱 Alexandria 的略譯。

［300］ “萬一千六百里”（里數 23.1）：自監氏城經捐毒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監氏城去捐毒國王治十七日半行程（1,750 里），與捐毒國王治去長安 9,860 里之和。“萬一千六百里”或爲“萬一千六百十里”之奪訛。

［301］ 本傳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月氏人口總數並無太大的差別。所謂“勝兵十萬”，乃指“口四十萬”中能控弦者有十萬人；不能認爲《史記》描述的時代大月氏總人口數僅一二十萬，而到了本傳描述的時代，大月氏國的總人口數一躍而爲五十萬。而《史記》的“控弦者可一二十萬”不過是估計數，本傳的“勝兵十萬”應爲較精確的數字。

［302］ “四千七百四十里”（里數 23.2）：自監氏城經休循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監氏城去休循國王治 1,620 里，與休循國王治去烏壘城 3,121 里之和。“四千七百四十里”應爲“四千七百四十一里”之奪訛，而監氏城去休循國王治“千六百一十里”（里數 30.5）應爲“千六百二十里”之訛。

［303］ “四十九日行”（里數 23.3）：自監氏城西赴安息國王治的行程。

［304］ “南與罽賓接”，本傳的罽賓既指興都庫什山以南，Kabul 河中下游地區，故兩國大致以興都庫什山爲界。

［305］ 《史記·大宛列傳》稱：大月氏“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本傳則在說“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的同時，又說：“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這說明到本傳描述的時代，本來是行國的大月氏已經變成和安息國一樣的土著了。此處所謂大月氏是業已征服了大夏的大月氏，不

再是一個行國。

[306] "一封橐駝",顔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果如顔注,則一封橐駝即封牛。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307]。本居敦煌、祁連間[308],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309],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310],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311]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312]羌,號小月氏。[313]

[307] "故彊,輕匈奴":《漢書・匈奴傳上》:"當是時,東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故彊","彊"字前應據《史記・大宛列傳》補"時"字。

[308] "敦煌、祁連間":敦煌,此處是山名,指今祁連山。祁連,山名,指今天山。㊽

[309] 《漢書・匈奴傳上》:"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冒頓既立,……西擊走月氏,……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這是冒頓單于第一次擊破月氏。時在前三世紀末。《漢書・匈奴傳上》又載:冒頓單于遺漢書曰:"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㊾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這是冒頓單于第二次破月氏,時在前177/176年。月氏經此打擊,其大衆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冒頓單于,前209年至174年在位。

[310]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據《漢書·匈奴傳下》,元帝即位之初,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使匈奴"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殺月氏"下奪"王"字,可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補。[87]老上單于,前174年至前161年在位。

[311] "故彊",至"都嬀水北爲王庭"一段,乍讀似乎月氏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應在老上單于時。然《史記·大宛列傳》"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一段,叙事至"以其頭爲飲器"句時,文勢頓挫,以下始言及月氏放棄故地遠走嬀水流域事。可見《史記·大宛列傳》僅將月氏遠走嬀水北籠統地歸因於匈奴,未嘗說其事發生在老上單于時。班固於此失察,將"居敦煌、祁連閒"一句提前,又删去"及爲匈奴所敗"一句,以照應下文關於"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的記述,以致令人誤解月氏遠去嬀水北是由於其王爲老上所殺,且陷於自相矛盾。其實,大月氏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直接原因固然是爲烏孫昆莫的擊破,但根本原因在於前此爲老上重創。再說,昆莫之攻大月氏,本係匈奴所指遣。因此,《史記·大宛列傳》"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一句,儘管籠統,還是道出了事情本質的一面。種種證據表明月氏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大夏地應在軍臣單于在位時(前161－前126年),《史記·大宛列傳》的記述與這一結論並

無牴牾之處。因此,不能不認爲本傳有關記述乃承襲《史記·大宛列傳》且有失原意。這主要是因爲本傳編者將張騫的報告和張騫以後所得的情報不加區別地穿插在一起,從而抹煞了張騫所獲若干資料的時間性。月氏西臣大夏,設王庭於媯水北,時在前130年左右。

[312] 小月氏所保"南山"主要指西域南山。亦卽包括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

[313] "大月氏本行國也"直至"號小月氏"一段是追述大月氏國前史,其中"都媯水北爲王庭"一句,顯然說的"治監氏城"之前的情況,不能認爲本傳此處自相矛盾,也不能認爲"監氏城"就是媯水北的王庭。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314]。有五翖侯[315]:一曰休密[316]翖侯,治和墨城[317],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318],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319];二曰雙靡[320]翖侯,治雙靡城[321],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322],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323];三曰貴霜翖侯[324],治護澡[325]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326],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327];四曰肸頓[328]翖侯,治薄茅[329]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330],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331];五曰高附[332]翖侯,治高附城[333],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334],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335]。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336]

［314］ “共稟漢使者”,表明這些大月氏扶立的由原大夏國人擔任的“五翖侯”有一定的外交自主權。雖然獨立的大夏國早已不復存在,但在漢人心目中,大夏一直佔有很突出的地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稱:博望侯張騫“以校尉數從大將軍擊匈奴,知道、水,及前使絕國大夏,侯”,《漢書·敘傳》也說“博望杖節,收功大夏”,均無隻字提及大月氏。而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漢通西南夷旨在“地接以前通大夏”;又稱,李廣利初征大宛不利,武帝擔心的首先是“大夏之屬漸輕漢”,諸如此類。大夏既是張騫西使親臨的絕遠之地,通大夏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成了通西域的象徵。何況大夏不僅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說,“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且“民多,可百餘萬”;據《漢書·西南夷列傳》,張騫還“盛言”其“慕中國”,漢人對大夏不勝向往也就可以理解了。事實上,正是由於經營西南夷通大夏未能成功,纔有元封年間的樓蘭、姑師之役和太初年間的大宛之役。

［315］ 翖侯,塞種或與塞種有關部族(諸如康居、烏孫等)常見的官職名稱。大夏國五翖侯治地均在吐火羅斯坦東部山區。“翖侯”,一說吐火羅語 yapoy 之對譯。[88]

［316］ “休密”[xiu - miet],爲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載 Sacara 地區小部落 Komedae 之對譯。

［317］ 和墨城,位於今 Wakhan 谷地 Sarik-Čaupan 一帶。[89]“和墨”[huai - mək],爲 Komedae 之對譯。

［318］ “二千八百四十一里”(里數 24.1):自和墨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和墨城去大月氏國王治一日行程(100 里),與大月氏國王治去烏壘城 4,741 里之和。“二千八

百四十一里”,應爲“四千八百四十一里”之訛。

[319] “七千八百二里”(里數 24.2):自和墨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陽關的行程。“七千八百二里”應爲“七千八十二里”之訛。

[320] “雙靡”[sheong - miai],乃 Śyāmāka 之對譯。

[321] 雙靡城,位於今 Chitral 和 Mastuj 之間。

[322] “三千七百四十一里”(里數 24.3):自雙彌城經和墨城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雙彌城去和墨城七日行程(700 里),與和墨城去烏壘城 4,841 里之和。“三千七百四十一里”應爲“五千五百四十一里”之訛。

[323] “七千七百八十二里”(里數 24.4):自雙彌城經和墨城赴陽關的行程;亦卽雙彌城去和墨城 700 里,與和墨城去陽關 7,082 里之和。

[324] “貴霜”[kiuət - shiang],乃 Gasiani 卽 Kushān 之對譯。

[325] 護澡城,位於今 Wakhan 西部、Āb-i Panja 河左岸。“護澡”[hak - tzô],亦爲 Gasiani 卽 Kushān 之對譯。

[326] “五千九百四十里”(里數 24.5):自護澡城經雙彌城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護澡城去雙彌城二日行程(200 里),與雙彌城去烏壘城 5,541 里之和。“五千九百四十里”應爲“五千七百四十一里”之奪訛。

[327]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里數 24.6):自護澡城經雙彌城赴陽關的行程;亦卽護澡城去雙彌城 200 里,與雙彌城去陽關 7,782 里之和。

[328] “肸頓”[piet(bet) - tuən],乃 Badakhshān 之對譯。

［329］ 薄茅城，位於 Badakhshān。案："薄茅"乃"薄第"之訛，"薄第"[bak - dyei]，乃 Badakhshān 之對譯。

［330］ "五千九百六十二里"(里數 24.7)：自薄茅城經護澡城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薄茅城去護澡城二日行程(200 里)，與護澡城去烏壘城 5,741 里之和。"五千九百六十二里"應爲"五千九百四十一里"之訛。

［331］ "八千二百二里"(里數 24.8)：自薄茅城經護澡城赴陽關的行程；亦即薄茅城去護澡城 200 里，與護澡城去陽關 7,982 里之和。"八千二百二里"應爲"八千一百八十二里"之奪訛。

［332］ "高附"[kô - bio]，乃 Yamgān 或 Hamakān 之對譯。

［333］ 高附城，位於今 Kokcha 河流域。

［334］ "六千四十一里"(里數 24.9)：自高附城經薄茅城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高附城去薄茅城十一日行程(1,100 里)，與薄茅城去烏壘城 5,941 里之和。"六千四十一里"應爲"七千四十一里"之和。

［335］ "九千二百八十三里"(24.10)：自高附城經薄茅城赴陽關的行程；亦即高附城去薄茅城 1,100 里，與薄茅城去陽關 8,182 里之和。"九千二百八十三里"應爲"九千二百八十二里"之訛。現存資料表明，大夏五翖侯治所去烏壘、陽關里數的計測有共同的基準點。由於若干資料已有訛誤，特予校正。據校正後的五翖侯治所去烏壘、陽關里數可推得相同的烏壘城去陽關里數：2,241 里。這一里數與里數 3 不符，因爲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336］ 大月氏征服大夏後，曾根據大夏並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的特點，在大夏扶植五翖侯，通過這些翖侯控制原屬

大夏的一些地區。遊牧部族進入農耕區後,往往利用當地土著進行統治,這種方式屢見於匈奴、嚈噠、突厥等。⑨⁰所謂"皆屬大月氏",大概指按時進貢方物、表示臣服。張騫西使到達大月氏時,雖然大夏作爲一個獨立國家已不復存在,但《史記·大宛列傳》仍爲"大夏"設有專條。這可能是因爲當時大月氏尚未遷都水南,原大夏國王治仍爲大夏人的活動中心,甚或置有親大月氏的大夏國人的傀儡政權。而到了本傳描述的時代,大月氏已遷都水南,直接統治藍市城及其周圍地區,祇有原"大夏地"之東部假手若干傀儡政權控制,因此班固取消了"大夏條",附有關事情於大月氏條之後。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337]。到卑闐城[338]。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339]。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340],至王夏所居蕃内[341]九千一百四里[342]。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343]。與大月氏同俗。[344]東羈事匈奴。[345]

[337] 樂越匿地,疑有衍字,同傳另處僅稱"越匿地"。"越匿"[jiuat - niək]與"竄匿"或爲同名異譯。

[338] 卑闐城,位於錫爾河北岸、Turkestan Kara-tau 之南。一說傳文應有奪誤,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内9,104里,以及去長安、都護里數皆據卑闐城言之。⑨¹"卑闐"[pie - dyen],可能與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載 Byltae 爲同名異譯,Byltae 原來可能是 Massagetae 之部

落名。康居雖是 Sacarauli 所建,但其王治卑闐城可能因 Byltae 而得名,蓋錫爾河北岸原是 Massagetae 之故土。

[339]　"萬二千三百里"(里數 25.1):似爲自卑闐城經烏孫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卑闐城去烏孫國王治三十四日行程(3,400 里),與烏孫國王治去長安 8,900 里之和。傳文:烏孫國"西北與康居"接。

[340]　"馬行七日"(里數 25.2):應爲自卑闐城赴越匿地的行程。

[341]　蕃內,應在 Turkestan 西北千餘里處。顔注:"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冬治"、"夏所居"云云,說明當時的康居人有冬夏兩個居地,這是典型的遊牧生活方式。"蕃內"[piuan - nuət],或因有 Pialae 人居住而得名。托勒密《地理志》(VI,16)載 Serica 北部有 Pialae 人。

[342]　"九千一百四里"(里數 25.3):應爲自卑闐城赴蕃內的行程。"九千一百四里"或爲"一千一百四里"之訛。

[343]　"五千五百五十里"(里數 25.4):可能是自卑闐城經龜兹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卑闐城去龜兹國王治五十二日行程(5,200 里),與龜兹國王治去烏壘城 350 里之和。案:"五千五百五十里"可能是"五千五百五十一里"之奪訛,蓋龜兹國王治去烏壘城"三百五十里"(里數 38.2)或爲"三百五十一里"之訛。

[344]　"與大月氏同俗",不過是承襲《史記·大宛列傳》的記載。蓋本傳描述的時代,大月氏已經與安息和大宛同俗,也成爲土著了。

[345]　"東羈事匈奴",《史記·大宛列傳》作"南羈事月

氏,東羈事匈奴"。蓋張騫首次西使抵達大月氏時,康居尚是一個小國,控弦不過"八九萬人";而且當時"控弦一二十萬"的大月氏尚設王庭在嬀水以北,康居役屬之,應在情理之中。可是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大月氏已遷都嬀水以南,去康居較前爲遠,而且康居的實力已較前大爲增强,勝兵已達"十二萬人",當然不再受大月氏役使了。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346],而郅支單于[347]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348]、副校尉陳湯[349]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350]。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351]

[346] 呼韓邪單于,前 58 年至前 31 年在位。

[347] 郅支單于,前 56 年至前 36 年在位。

[348] 甘延壽爲西漢第六任西域,任期自建昭三年至竟寧元年(前 36 年至前 33 年)。

[349] 據"百官公卿表",西域都護的副貳稱"副校尉"(《漢書·陳湯傳》則稱之爲"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漢書·陳湯傳》載:初元二年(前 47 年),"[張]勃舉湯。……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義成侯甘延壽,以使西域騎都尉討郅支單于,斬王以下千五百級,侯,四百户。……竟寧元年(前 33 年)四月戊辰封,九年薨。"

[350]　據《漢書·陳湯傳》,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92]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93]、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前36年),湯與延壽出西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94],西取安息,南排月氏[95]、山離烏弋[96],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於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97]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

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漢書·匈奴傳下》則載："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阸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堅昆⑱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兩傳所述可互相補充。

[351]　《漢書·元帝紀》載：建昭三年（前36年）"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352]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353]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354]，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355]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356]。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

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357]

[352] 康居此次遣子侍漢年代不詳,可能在郭舜任都護之時。或繫其事於元延二年(前11年);[99]不確。

[353] 郭舜,第十三任西域都護,自永始二年至元延元年(前15年至前12年)。《漢書·傅常甘陳段傳》贊:"郭舜以廉平著。"

[354] "及其稱臣妾":當指呼韓邪之歸順。

[355] "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這則記載有助於瞭解遊牧部族之間經商的情況。特别是康居與匈奴、烏孫三者"內相輸遺"。這也説明,就康居而言,貢獻和遣子入侍,目的全在賈市。據《漢書·陳湯傳》,"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云云,湯言雖不驗,亦事出有因。

[356] "單于有自下之意",顔注:"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太卑,而欲改志也。"

[357] "新通",指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可知康居與漢絕而不通已久。康居通漢,旨在"賈市",這也可能與康居領有Sogdiana有關,蓋Sogdiana人素以善商賈著稱。至於漢廷沒有完全採納郭舜的建議,是因爲自武帝以來"致遠人"一直是西漢經營西域的一個重要目的。不過,所謂"終羈縻而未絕",大概衹是接待康居"使者",很少遣使康居了。值得注意的是,都護郭舜就康居"遣子侍漢"而發的一番議論,與前文杜欽之言如出一轍,都是竭力主張"絕域不錄"。另外,據《漢書·段會宗傳》,會宗再任都

護期間(前21—前18年),"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此事不明究竟,錄以備考。

其[358]康居西北可二千里[359],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360]云。

[358] "其",當爲"自"字,形近致訛。
[359] "二千里"(里數26),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
[360] "北海",指鹹海或裏海。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361]王,治蘇䪥城[362],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363],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364];二曰附墨[365]王,治附墨城[366],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367],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368],三曰窳匿[369]王,治窳匿城[370],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371],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372];四曰罽[373]王,治罽城[374],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375],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376];五曰奧鞬[377]王,治奧鞬城[378],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379],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380]。凡五王,屬康居。[381]

［361］ "蘇䪥"［sa－xat］，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蘇薤"。兩者爲同名異譯，得視爲 Soghd 之對譯。

［362］ 蘇䪥城，故址當在 Kesh。⑩

［363］ "五千七百七十六里"（里數 27.1）：自蘇䪥城赴烏壘城的行程。

［364］ "八千二十五里"（里數 27.2）：自蘇䪥城赴陽關的行程。"八千二十五里"或爲"八千三十五里"之訛。

［365］ "附墨"［bio－mək］，名義待考。

［366］ 附墨城，故址當在 Kashania。

［367］ "五千七百六十七里"（里數 27.3）：自附墨城赴烏壘城的行程。"五千七百六十七里"或爲"五千七百六十六里"之訛。

［368］ "八千二十五里"（里數 27.4）：自附墨城赴陽關的行程。

［369］ "窳匿"［jia－niək］，或爲 Čaš 之對譯。

［370］ 窳匿城，故址當在 Tashkend。

［371］ "五千二百六十六里"（里數 27.5）：自窳匿城赴烏壘城的行程。

［372］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里數 27.6）：自窳匿城赴陽關的行程。

［373］ "罽"［kiat］，爲［Numij］kath 之略譯。

［374］ 罽城，故址當在 Bukhara。

［375］ "六千二百九十六里"（里數 27.7）：自罽城赴烏壘城的行程。

［376］ "八千五百五十五里"（里數 27.8）：自罽城赴陽關

的行程。

[377] "奧鞬"[uk - kian],Kharghānkath 之對譯。

[378] 奧鞬城,故址當在 Kharghānkath。

[379] "六千九百六里"(里數 27.9):自奧鞬城赴烏壘城的行程。"六千九百六里":應爲"六千九十六里"之訛。

[380] "八千三百五十五里"(里數 27.10):自奧鞬城赴陽關的行程。案:現存資料表明,康居五小王治所去烏壘、陽關里數的計測有共同的基準點,很可能自五小王治所赴烏壘、陽關經由蒲犂、西夜和莎車。由於若干資料已有訛誤,特予校正。據校正後的五小王治所去烏壘、去陽關里數可推得相同的烏壘城去陽關里數:2,259 里。

[381] 康居五小王治地均在索格底亞那,說明在傳文描述的時代,索格底亞那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382],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383]。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384],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385],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386]。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387]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

[382] 貴山城,位於今 Khojend 一帶。"貴山"[giuət - shean],得名於 Gasiani。

[383] "萬二千五百五十里"(里數 28.1):應爲自貴山城經休循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案:此里數有誤。大宛在康居、大月氏之東,去長安里數不應反較後兩者爲大。

[384] "四千三十一里"(里數 28.2):自貴山城經休循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貴山城去休循國王治九日行程(900里),與休循國王治去烏壘城 3,121 里之和。"四千三十一里"應爲"四千二十一里"之訛。

[385] "千五百一十里"(里數 28.3):自貴山城赴卑闐城的行程。

[386] "六百九十里"(里數 28.4):應爲自貴山城赴大月氏國王治的行程。案:這一里數並非實測所得,衹是休循國王治去大月氏國王治 1,610 里與休循國王治去貴山城 920 里之差;由於 1,610 里並非自休循國王治經由貴山城赴大月氏國王治的行程,這"六百九十里"不足爲據。又,如前所述,休循國王治去大月氏國王治"千六百一十里"應爲"千六百二十里"之訛,因而休循國王治去貴山城"九百二十里"應爲"九百三十里"之訛。

[387] 大宛卽今費爾幹那盆地。時大月氏東部領土包括 Badakhshān 和 Wakhan 等地,故大宛和大月氏兩國似應以 Karategin 爲接觸點。

宛别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388]

[388] "馬汗血":大宛的汗血馬又稱貳師馬,亦卽下文所謂"天馬",詳見"《史記·大宛列傳》要注"。

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389],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謟,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390]旁,極望焉。

[389] 《漢書・武帝紀》載:太初元年(前104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

[390] "離宮館","館"字前似應據《史記・大宛列傳》補"別"字。班固《西都賦》"離宮別觀,三十六所"。(《文選》卷一)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頿。[391]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392]。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不用

爲幣。

[391] 這則關於西域人種、語言的記載和《史記·大宛列傳》幾乎完全一樣。這是本傳抄襲《史記·大宛列傳》的結果。質言之,不能僅僅因爲本傳没有對大宛以東諸國的人種、語言作出類似的概括,便得出當時大宛東西西域諸國的人種、語言不同的結論。

[392]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顔注:"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漢書·馮奉世傳》載奉世曾出使大宛諸國。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393] 及呼韓邪單于朝漢[394],後咸尊漢矣。

[393] "自烏孫以西"至"必市乃得所欲"一段襲自《史記·大宛列傳》。《漢書·馮奉世傳》稱"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可以參看。

[394] 《漢書·宣帝紀》載:黄龍元年(前49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

桃槐[395]國,王[396]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397]。戶

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395] “桃槐”[dô-huəi],得視爲 Tochari 之對譯。

[396] “王”字下似奪“治”字以及王治名。[101]由於别無其他判據,此國王治位置難以確指。根據它在傳文出現的次序以及與休循、捐毒去長安里數之比較,似應在休循、捐毒之西。

[397] “萬一千八十里”(里數 29)。里數可能表示自桃槐國王治經休循國或捐毒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休循國,王治鳥飛谷[398],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399]。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400],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401],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402],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403]。民俗衣服類烏孫[404],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398] 鳥飛谷,一般認爲在 Alai 高原東部。一說在 Dschipptik 或其附近;[102]一說在 Kizilsu 河上游的 Sari-tash。[103]“鳥飛谷”,名義待考。

[399] “萬二百一十里”(里數 30.1):自鳥飛谷經捐毒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鳥飛谷去捐毒國王治 260 里,與捐毒國王治去長安 9,860 里之和。案:“萬二百一十里”應爲“萬一百一十里”之訛,捐毒國王治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應爲“九千八百五十里”之訛。

[400] “三千一百二十一里”(里數 30.2):自烏飛谷經捐毒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烏飛谷去捐毒國王治 260 里,與捐毒國王治去烏壘城 2,861 里之和。

[401] “二百六十里”(里數 30.3):自烏飛谷赴捐毒國王治的行程。

[402] “九百二十里”(30.4):自烏飛谷赴大宛國王治的行程。案:如前所述,“九百二十里”應爲“九百三十里”之訛。又,這一里數與據里數 28.2 可推得的烏飛谷去大宛國王治的里數(900 里)不盡相符,是因爲後者不過略數。

[403] “千六百一十里”(里數 30.5):自烏飛谷赴大月氏國王治的行程。案:如前所述,“千六百一十里”應爲“千六百二十里”之訛。

[404] “民俗衣服類烏孫”:這似乎說明烏孫之習俗、衣服有類塞種。蓋烏孫國所在本塞地。大月氏逐走塞王,居其地。後烏孫擊破大月氏,復居其地,故烏孫人中有塞種、大月氏種。此所以烏孫的習俗、衣服受塞種影響以致有類塞種。更何況,“烏孫”與塞種諸部之一的 Asii 不妨視爲同名異譯,烏孫和 Asii 本來可能是同源異流的關係。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405],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406]。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407]。至疏勒[408]。南與葱領屬,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409],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

種也。[410]

[405] 衍敦谷,位於 Kizilsu 河之發源地 Irkeštam,該處乃自 Ferghāna 經由 Osh、Terek 山口往赴 Kashgar,以及自 Balkh 登 Alai 高原、越 Taum Murum 山口往赴 Kashgar 兩道交會之樞要。[104]"衍敦"[jian - tuən],可以認爲與"捐毒"是同名異譯。

[406] "九千八百六十里"(里數 31.1):自衍敦谷經疏勒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衍敦谷去疏勒國王治五日行程(500 里),與疏勒國王治去長安 9,350 里之和。案:傳文"至疏勒"下奪衍敦谷至疏勒國王治里數,然據此可知自疏勒有道可通捐毒。又,如前所述,"九千八百六十里"應爲"九千八百五十里"之訛。

[407] "二千八百六十一里"(里數 31.2):自衍敦谷經尉頭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衍敦谷去尉頭國王治十四日半行程(1,450 里),與尉頭國王治去烏壘城 1,411 里之和。

[408] "至疏勒","疏勒"下奪里數。

[409] "千三十里"(里數 31.3):自衍敦谷赴大宛國王治的行程。

[410] 傳文雖稱休循國"本故塞種"、捐毒國"本塞種",但未必兩國人種之族源或族屬完全相同,蓋"塞種"並非單一部落構成。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411],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412]。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

君[413]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414],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415],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416]。有鐵山,出青玉。

[411] 莎車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莎車縣(葉爾羌)附近。

[412] "九千九百五十里"(里數 32.1):自莎車城經疏勒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莎車城去疏勒國王治六日行程(600 里),與疏勒國王治去長安 9,350 里之和。

[413] "備西夜君",參看注 91 關於"擊車師君"的注釋。

[414]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里數 32.2):自莎車城赴烏壘城的行程,可能經由皮山國王治。

[415] "五百六十里"(32.3):自莎車城赴疏勒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 32.1 可推得的莎車城去疏勒國王治里數不符,是因爲後者不過略數。

[416] "七百四十里"(里數 32.4):自莎車城赴蒲犂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里數 16.3 不同,未知孰是? 但據蒲犂、莎車去烏壘里數推算,本里數誤差較小。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幷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衞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

莎車王[417]。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418]

[417]　萬年係翁歸靡與解憂次子，莎車國人請立爲莎車王，意在同時取悦於西漢和烏孫，不料結果適得其反。莎車小國，這種遭遇自有其必然性。萬年"初立"便因故被殺，送萬年赴莎車的漢使尚未及回國，也一并被殺；可知萬年之立，不過年餘，或在地節末年（前67/66年）。

[418]　《漢書·馮奉世傳》："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⑩，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⑩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⑩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呼屠徵揚言北道諸國皆屬匈奴，不過虚張聲勢。當時龜兹已經附漢，都護等又均在北道，呼屠徵所能聯絡者，不過南道數國而已，既得不到匈奴支援，便不堪奉世一擊。莎車從此附漢。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419]，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420]。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

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421]，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422]。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423]

[419] 疏勒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喀什附近。

[420] “九千三百五十里”（里數 33.1）：自疏勒城經姑墨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疏勒城去姑墨國王治十二日行程（1,200 里），與姑墨國王治去長安 8,150 里之和。

[421] “二千二百一十里”（里數 33.2）：自疏勒城經姑墨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疏勒城去姑墨國王治 1,200 里，與姑墨國王治去烏壘城 1,021 里之和。“二千二百一十里”應爲“二千二百二十一里”之奪訛。

[422] “五百六十里”（里數 33.3）：自疏勒城赴莎車國王治的行程。

[423] 傳文既稱“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此處又稱疏勒“西當大月氏”，知抵大月氏亦可由北道。

尉頭國[424]，王治尉頭谷[425]，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426]。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427]，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428]，徑道馬行二日[429]。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

孫。[430]

[424] “尉頭”[iuət－do],得視爲 Assi 或 Gasiani 之略譯。

[425] 尉頭谷,故址可能在今巴楚東北 Tumshuq(脫庫孜薩來)古城附近。[108]

[426] “八千六百五十里”(里數 34.1):自尉頭谷經溫宿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尉頭谷去溫宿國王治 300 里,與溫宿國王治去長安 8,350 里之和。

[427] “千四百一十一里”(里數 34.2):自尉頭谷經姑墨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尉頭谷去姑墨國王治四日行程(400 里),與姑墨國王治去烏壘城 1,021 里之和。“千四百一十一里”應爲“千四百二十一里”之奪訛。

[428] “千三百一十四里”(里數 34.3):自尉頭谷赴捐毒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 31.2 可推得的尉頭谷赴捐毒國王治里數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429] “馬行二日”(34.4):自尉頭谷取“徑道”赴捐毒國王治的行程。

[430] 據本傳,“衣服類烏孫”之國有休循、捐毒、無雷和尉頭。傳文既明載休循、捐毒兩者是塞種,又載無雷爲“西夜類”,亦屬塞種。則尉頭國衣服類烏孫似乎不僅僅是生活、生產方式相似的緣故。

① 說見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岩南堂,1968 年,pp. 30－35。

② 匈奴和西域關係,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72–298。

③ 關於烏孫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31–143。

④ 關於傳文所見里數的考證,詳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pp. 135–180。

⑤ 有關西域諸國族名、地名的詮釋,大多是作爲關於塞種淵源和遷徙假說的組成部分提出來的,詳見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109–134。

⑥ 有關批判見岑仲勉《黄河變遷史》,人民出版社,1957 年,pp. 32–71,以及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3 年,pp. 111–115。

⑦ 參看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439–476。

⑧ 關於大月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52–69。

⑨ 關於安息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74–178。

⑩ 此名首見於阿赫美尼德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頓銘文。銘文見 R. G. 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an, Connecticut, 1982.

⑪ 關於大宛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70–95。

⑫ 關於康居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96–117。

⑬ 關於奄蔡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18–130。

⑭ 漯陰,縣名,屬濟北郡,治今山東齊河東北。

⑮ 有關河西四郡的設置,詳見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年,pp. 157–171。

⑯ 說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五。

⑰ 說本陳夢家"漢武邊塞考略",載《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年,pp. 205–219。

⑱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⑲ 參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31 – 133。

⑳ 兜訾城,車師國城名,其名義、地望待考。

㉑ 關於西域都護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pp. 233 – 257。

㉒ 參看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pp. 155 – 161。

㉓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10 – 215。又,"北胥鞬",《通典·邊防七·西戎總序》作"比胥鞬"[piei – sia – kian]。若《通典》所載不誤,則該地名不妨視作 Massagatae 的音譯。車師國有 Massagatae 人也是完全可能的。

㉔ 黃文弼"漢西域諸國之分佈及種族問題",載《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pp. 22 – 36。

㉕ 關於戊己校尉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1 所引書,pp. 258 – 270。

㉖ E. L. Stevensen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㉗ 參看王毓銓"'民數'與漢代封建政權","中國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pp. 61 – 80。

㉘ 關於"婼羌"之淵源,參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 年,pp. 53 – 76。

㉙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1983,pp. 81 – 90;該文指婼羌國王治在阿克楚克賽。案:傳文所載西域諸國地望,詳見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198 – 253。

㉚ 同注 16。

㉛ 參看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477 – 485。

㉜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28 – 241。孟凡人"論鄯善國都的方位",《亞洲文明》第 2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pp. 94 – 115。

㉝ 榎一雄"樓蘭の位置を示す二つのカロシユテイ – 文書につい

て",載《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昭 40,pp. 107 – 125。

㉞ 同注 16。

㉟ 王以鑄漢譯本,商務印書舘,1985 年。

㊱ 潘富俊《唐詩植物圖鑒》,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pp. 78 – 79。

㊲ 匈奴河,今蒙古國拜達里格河。

㊳ 匈河水,即《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所見"匈奴河"。

㊴ 浚稽,山名,在匈奴境内,今蒙古國南部。

㊵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15 – 217。

㊶ 顔注:"節及印,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

㊷ 《漢書・蘇武傳》:"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僅殺漢使一款,樓蘭王罪已當誅。

㊸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 (1962), p. 109.

㊹ 同注 31。

㊺ 長澤和俊"古代西域南道考",載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pp. 57 – 77。

㊻ 同注 31。

㊼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 I, Oxford, 1907, pp. 185 – 235; 孟凡人"于闐國都城方位考",載《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pp. 449 – 476。

㊽ 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120 – 125。

㊾ 關於罽賓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44 – 167。

㊿ 關於烏弋山離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68 – 181。

51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pp. 217－251。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pp. 129－137。

52 松田壽男注51所引文。

53 參看余太山注2所引書,pp. 242－271。

54 同注16。

55 松田壽男注51所引文。

56 松田壽男注51所引文。

57 同注16。

58 說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五。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上)以爲可據《太平御覽·四夷一八·西戎六》(卷七九七)補"難兜城"三字。

59 榎一雄"難兜國に就いての考",《加藤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集說》,東京,富山房,1941年,pp. 179－199。

60 《後漢書·西域傳》載,"高附"即Paropamisadae歸屬不定,但確曾一度歸罽賓。

61 關於大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pp. 24－51。

62 關於塞種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pp. 1－23。

63 詳見余太山注28所引書,pp. 53－76。

64 詳見余太山注2所引書,pp. 210－215。

65 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上)。

66 同注16。

67 J. Chmielewski, "Two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in *Rocznik Orientailistyczny* 24/2 (1961), pp. 65－86.

68 參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pp. 351－353;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5 年,pp. 524 - 527;章鴻釗注 48 所引書,pp. 60 - 65。

⑲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54 - 159。

⑳ 同注 16。

㉑ 據《資治通鑒·漢紀》(卷三〇)。

㉒ 據《後漢書·西域傳》李注引杜欽語。

㉓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 - A. D.* 23, Leiden: 1979, p. 112, note 253.

㉔ 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68 - 171。

㉕ 關於犂靬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82 - 209。

㉖ 勞費爾注 68 所引書,pp. 197 - 199。

㉗ 關於條支諸問題,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82 - 209。

㉘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150 - 152, 222 - 223.

㉙ 參看余太山注 28 所引書,pp. 29 - 52。

㉚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學"56 ~ 3(1986),pp. 61 - 93。

㉛ 參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注 73 所引書,pp. 114 - 115,note 262。

㉜ E. Chavannes, "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in *T'oung Pao* 7 (1906), pp. 210 - 269, esp. 232.

㉝ 同注 18。

㉞ 說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五。《太平御覽·四夷一三·西戎二》(卷七九三)引本傳"書"亦作"畫"。

㉟ 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53 - 56。

㊱ 呼揭,遊牧部族,時遊牧於今阿爾泰山南麓。說見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零'、'西丁零'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長野中澤印刷,1957 年,pp. 57 - 71。

⑧⑦ 同注 16。

⑧⑧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 – 39, esp. 28.

⑧⑨ 關於五翖侯治地的位置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30 – 32。

⑨⓪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pp. 129 – 142。

⑨① 同注 18。

⑨② 都賴水,一般認爲應卽今塔拉斯(Talas)河。

⑨③ 闔蘇,應卽本傳所見奄蔡。"闔蘇"[hap – sa]與"奄蔡"[iam – tziat]均得視爲 Asii 之對譯。

⑨④ 伊列,國名。"伊列",或得名於 Ili 河,應在烏孫之北,佔有伊犂河下游,蓋郅支欲令康居降服烏孫,始能北擊伊列。

⑨⑤ 月氏,應卽本傳所見大月氏。

⑨⑥ 山離烏弋,卽本傳所見烏弋山離,當乙正。

⑨⑦ 闐池,今伊塞克湖,烏孫領土西抵此湖。

⑨⑧ 堅昆,遊牧部落,一般認爲當時遊牧於匈奴西北,今葉尼塞河上游。

⑨⑨ 見《資治通鑒·漢紀》(卷三二)。

⑩⓪ 康居五小王位置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01 – 102,106 – 108。

⑩① 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注 73 所引書,p. 138, note 353。

⑩②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pp. 97 – 227, esp. 122 – 129。

⑩③ 松田壽男注 51 所引文。

⑩④ 詳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86 – 88。

⑩⑤ 伊脩城,應卽本傳所見伊循城。

⑩⑥ 司馬意,應卽本傳所見司馬熹。

⑩⑦ 參看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495 – 507。

⑩⑧ 榮新江"所謂'Tumshuqese'文書中的'gyāźdi'","内陸アジア言語研究"VII(1991),pp. 1－12。



三　《漢書·西域傳下》要注

烏孫國,大昆彌[431]治赤谷城[432],去長安八千九百里[433]。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434]、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435],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436]。地莽平。多雨,寒。山[437]多松、樠[438]。不田作種樹[439],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440]。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441]。本塞地[442]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443]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444]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445]

[431]　昆彌,烏孫最高首領的稱號,應即下文所見"昆莫"(首見《史記·大宛列傳》)。甘露元年(前53年),西漢將烏孫分而治之,昆彌始有大小之分。

[432] 赤谷城,大昆彌所治,在伊塞克湖東南、納倫河上游。"赤谷",意爲"暘谷"。[109]

[433] "八千九百里"(里數 35.1):自赤谷城經姑墨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赤谷城去姑墨國王治七日半行程(750 里),與姑墨國王治去長安 8,150 里之和。

[434] 大祿,烏孫職官名。

[435] "千七百二十一里"(里數 35.2):自赤谷城經姑墨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赤谷城去姑墨國王治七日行程(700 里),與姑墨國王治去烏壘城 1,021 里之和。案:據里數 35.1 與里數 35.2 可推得的赤谷城去姑墨國王治里數不同,很可能是因爲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其實是"八千八百五十里"之略。

[436] "五千里"(里數 35.3):自赤谷城赴蕃内的行程。

[437] "山",指今天山。

[438] 樠,顔注:"木名,其心似松"。或以爲榆樹(elm)之一種。[110]

[439] "樹",顔注:"植也。"

[440] "朝會",《漢書·匈奴列傳》:"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時烏孫役屬匈奴,故必須按時朝會。

[441] "南與城郭諸國相接",一說"相"字衍。[111]據本傳,北接烏孫的城郭諸國有姑墨、溫宿、龜茲、焉耆和捐毒。

[442] 塞地,在伊犂河、楚河流域。

[443] 大月氏爲匈奴所破,西徙塞地,逐走塞王,時在前 177/176 年,知塞種佔有伊犂河、楚河流域直至此年。

[444] 佔領塞地即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又由於被

烏孫擊破而西徙,西徙的大月氏人征服了大夏。此處"大夏"應指佔領巴克特里亞的 Asii,Tochari 等部。大月氏這次西徙時在前130年左右。

[445] "烏孫民"云云,顔注:"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獮猴者,本其種也。"案:顔氏所遇自述族源的"胡人"或者恰好是烏孫之裔,以致顔氏將當時"青眼、赤須"的胡人均指爲烏孫種。"烏孫"一名旣不妨視爲 Asii 之對譯,結合其登上歷史舞臺的時間、地點,它和 Asii 或奄蔡是同源異流關係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果然,則烏孫與《史記·大宛列傳》所傳宛西之國在體貌特徵上也應該没有太大的差别。傳文將烏孫、大月氏和在它們之前佔有塞地的塞種區别開來,無非説明三者因分道揚鑣,已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446]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447]。武帝卽位[448],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449],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

[446] "共在敦煌間":一説"敦煌"後奪"祁連"二字。[112]

[447]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載:"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

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有關問題,參看"《史記·大宛列傳》要注"。

[448] "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應作"武帝即令騫齎金幣往";"位"字衍。[113]

[449] "昆莫見騫如單于禮",顔注:"昆莫自比於單于。"

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450]彊,善將,將衆萬餘騎别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451]。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乃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别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452],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

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453]。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乃益重漢[454]。

[450] “中子大祿”，昆莫中子官居大祿，史逕以官號稱之。

[451] “有子曰岑陬”：“岑陬”亦烏孫職官名。太子之子官居岑陬，史逕以官號稱之。

[452] “故地”，指烏孫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前的居地，亦即“敦煌、祁連間”。

[453]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稱：“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454] 烏孫立國伊犂河、楚河流域後，雖如《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所說，在軍臣單于死後，“不肯復朝事匈奴”，但因地近匈奴，仍受匈奴羈縻，這應該是張騫又一次不得要領的根本原因。當然，其他因素諸如國分、王老、遠漢等也起一定作用，尤其因爲“遠漢”，不知漢之大小，使烏孫大臣“皆不欲徙”。直至烏孫使者隨張騫抵達長安，親睹漢之富强，歸報其國，其國纔“益重漢”，重漢則畏胡之心稍減。這是烏孫走上與漢結盟道路的開始。

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455]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

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456]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457]。

[455] 據《漢書·匈奴傳上》,“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⑭、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由此可知“以翁主妻烏孫王”在楊信使匈奴之前。據《漢書·武帝紀》,元封四年(前107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說之”,所遣之使卽楊信,故江都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不會遲於元封四年秋。

[456] 這無疑是一次較大規模的漢文化輸人。《後漢書·耿恭傳》載:“……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人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又,《宋書·樂志一》:“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均可與此參看。

[457] 匈奴尚左(每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故昆莫以其女爲左夫人。⑮當然,烏孫與匈奴同俗,本身也可能尚左。

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458]居常

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黄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459]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460]

[458]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云云:典型的遊牧部族飲食起居。

[459] "間歲",顔注:"謂每隔一歲而往也。"

[460] 漢與烏孫聯姻並不表明武帝希望的針對匈奴的聯盟已經確立。《史記·大宛列傳》載,李廣利征大宛時,武帝"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漢軍所擊者爲大宛,烏孫尚且如此,遑論匈奴。不妨認爲,元封三、四年(前108/107年)以降,烏孫在漢與匈奴,乃至漢與西域强國之間,一直"持兩端"。李廣利初征大宛失敗,武帝不顧罷擊宛軍,據同傳,原因之一是"宛小國而不能下",則"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而據《漢書·傅介子傳》所載,可知直至昭帝元鳳(前80－前75年)中,匈奴和烏孫尚使命往來。通過聯姻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是一個緩慢的進程。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461]。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462]。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

［461］ "昆莫"云云，顔注："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案：顔說未諦。"昆莫"與"昆彌"應爲同名異譯。

［462］ 昆莫獵驕靡死，軍須靡代立，可能在元封六年（前105年），而軍須靡尚江都公主還在"代立"之前。同傳既稱江都公主在妻獵驕靡後，"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細君之死則在元封六年或太初元年（前104年），這應該便是岑陬尚解憂之年。又，武帝命細君從烏孫俗妻岑陬，細君死，即以解憂妻岑陬，均表明武帝結好烏孫之意甚堅。

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463]

［463］ 萬年爲莎車王、弟史爲龜茲王，可見烏孫對於鄰國影響之一斑。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464]、惡師[465]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466]昆彌願

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467]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468]。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469]還,封惠爲長羅侯[470]。是歲,本始三年也[471]。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472]。

[464] 車延,地望不詳。"車延"[kia－jian],得視爲 Gasiani 的對譯。

[465] 惡師,地望不詳。一說當在今烏蘇一帶。[116]"惡師"[iei－ziuən],得視爲 Asii 的對譯。

[466] 《漢書·常惠傳》載:"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本始二年(前 72 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

[467] 據下引《漢書·匈奴傳上》可知,取車延、惡師地,以及使使烏孫、欲得漢公主,諸事均在"昭帝崩"之前。

[468] 《漢書·匈奴傳上》:"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

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前72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117]；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118]；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119]：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120]，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驘橐駞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121]乘弱攻其北，烏桓[122]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469] "遣校尉常惠"以下，《漢書·常惠傳》作："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123]，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驘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

[470]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長羅壯侯常惠，以

校尉光祿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三萬九千級,侯,二千八百五十戶。本始四年四月癸巳封,二十四年薨。"案:戰事結束於三年(前71年),常惠受封於四年。前引紀、傳皆作"三年"不過是順筆敘及而已。"長羅",地名,屬陳留郡(治今開封東南)。

[471]《漢書·宣帝紀》載: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國使者上書,言昆彌願發國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又載,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戊辰,五將軍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皆自殺。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準此,五將軍之兵發調於本始二年秋,翌年正月於長安啓程,至五月戰事已經結束。本始三年一役標誌著烏孫從此不再"持兩端",而漢自武帝以來實行的對烏孫政策終於收效。而對於匈奴來說,烏孫之叛離,是它經營西域以來所遭受到的最大挫折。本始三年之敗,幾乎使它一蹶不振,後來呼韓邪之事漢已肇端於此。

[472]《漢書·常惠傳》:"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124]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則載惠以本始四年(前70年)四月封侯,而賜烏孫貴人又在封侯之後,很可能也是

四年。[125]

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驘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473]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474]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475]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476]中,學烏孫言。[477]天子自臨平樂觀[478],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479],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480],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481]。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482]。天子從之,徵還少主[483]。

[473] 元康二年(前64年)蕭望之自少府遷左馮翊,非大鴻臚。[126]

[474] "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懸泉漢簡的研究表明

這位使者爲長羅侯常惠。[127]

[475] “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主”字前似應有“公”字。

[476] 上林,指上林苑,秦置,武帝收爲宮苑。故址在今陝西西安西。

[477] “學烏孫言”云云,當時西漢政府似設有專門機構教習外國和外族語言。

[478] 平樂觀,在上林苑中。《漢書·武帝紀》:元封六年(前105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479] 大角抵,角鬬、競技之類。《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内皆觀。”顏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又引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

[480] “本約”:據本傳,岑陬且死,其胡婦子泥靡尚小,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

[481] 從蕭望之的議論來看,對武帝以來聯姻烏孫的政策,漢臣頗有不以爲然者。漢與烏孫聯姻以來,烏孫“持兩端、難約結”雖係事實,然如前述,這是烏孫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得不如此。祇要西漢在對匈奴戰爭中未佔優勢,烏孫就不可能倒向西漢一邊。公主在烏孫“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應該也是事實,但也不能因此全盤否定聯姻烏孫在漢戰勝匈奴以及經營西域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本始初公主與昆彌一同上書一事便足以說明這一點。

[482] 《漢書·蕭望之傳》載:“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内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

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由此可知"送少主"事在神爵二年(前 60 年),是年翁歸靡死;而可繫於元康二年(前 64 年)者爲翁歸靡請婚一事。

[483] 這則記載,說明西漢與烏孫關係自元康至神爵年間發生了重大轉折。武帝遣張騫使烏孫時,打算妻以公主,結爲昆弟。後烏孫以馬千匹爲聘,也是願得漢公主,結爲昆弟。這意味著雙方試圖建立的是一種平等的關係。由於漢以細君妻昆莫,復從烏孫國俗,使昆莫之孫妻公主,這種關係終於確立。漢和烏孫的這種關係並不妨礙烏孫和匈奴建立類似的關係。事實上,很可能由於漢以公主妻昆莫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烏孫作爲匈奴屬國的地位。漢與烏孫這種關係確立的基礎是烏孫在漢和匈奴之間保持不偏不倚。這也許符合烏孫本身的利益,但並非漢聯姻烏孫的本意,蕭望之斥之爲"持兩端,難約結"者爲此。烏孫這種"持兩端"的政策,也引起匈奴的不滿,於是有擊烏孫、欲得公主之舉,本始三年(前 71 年)之役終於爆發。如果說本始三年之役的結果是烏孫與匈奴的關係在實際上徹底破裂,那末元康二年(前 64 年)翁歸靡提出結婚重親,叛絕匈奴,得到宣帝同意,就意味著正式宣告烏孫與漢結盟。當然,翁貴靡爲元貴靡求尚漢公

主,亦是爲其子卽位尋求外援。至此,武帝聯姻烏孫的目的完全達到。但是,由於本始三年以後,匈奴勢力日衰,已不再構成對漢的威脅,烏孫又不可能修復昔日同匈奴的關係,重溫"持兩端"的舊夢,西漢和烏孫的關係也從元康、甚至本始年間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質言之,西漢通過聯姻這種方式追求、維持與烏孫結盟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終於以烏孫不立元貴靡爲契機,漢不再以公主妻烏孫。後烏孫雖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亦不復與結婚。根本原因是形勢發生了變化。至於元康二年宣帝一度允烏孫之請,原因不過是"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後來有了藉口,自然也就不再堅持。據《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崇儒術,一貫反對開邊興利,而宣帝"不甚從儒術"。故蕭望之反對結親烏孫的議論未必盡合宣帝之意,宣帝作出"徵還少主"的決定,與其說是擔心"繇役將興",不如說是考慮到沒有必要繼續與烏孫"結婚重親"的緣故。

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484],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485]。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486]。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主上書,翁還,坐死。副

使季都别將醫藥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487]。

[484] 此侍子究竟是烏孫國還是其他西域國家的侍子,不得而知;烏孫此時是否已遣子入侍,也不清楚。如果魏、任所送爲烏孫待子,則烏孫遣子入侍不得遲於神爵末、五鳳初。烏孫在神爵末、五鳳初尚未屬都護,果於此時遣子入侍,則其動機或與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相仿佛。

[485] 事當在五鳳中(前57－前54年)。⑫⑧

[486] "采繒",下應奪匹數。⑫⑨

[487] 這則記載十分重要,它表明西漢與烏孫的關係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時在宣帝五鳳年間(前57—54年)。狂王復尚解憂,形式上漢與烏孫的聯姻依舊存在,但這時解憂的使命已不再是"與烏孫共滅胡",而是爲漢控制烏孫了。狂王泥靡是軍須靡與匈奴女之子,故狂王之立,不合漢意。狂王旣暴惡失衆,公主遂與漢使謀誅之。這是西漢首次干涉烏孫内政,祇是尚未明目張膽。於魏、任所爲,漢廷其實並不反對;兩人被斬,是因爲誅殺狂王未能成功,當然也是爲了暫掩烏孫耳目。遣張遵醫治狂王,賜以金帛,無非表面文章。而張翁、季都之獲罪,則在於未能領會朝廷真實意圖,兩人可以說是西漢對烏孫政策轉變時的犧牲品。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488]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

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489],穿卑鞮侯井[490]以西,欲通渠[491]轉穀,積居廬倉[492]以討之[493]。

[488] "北山",指今天山。

[489] "行表",《漢書·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顏注:"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也]。"

[490] 卑鞮侯井,顏注引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卑鞮"[pie - tie],或卽得名於蒲類或卑陸人。

[491] "通渠",開鑿運河。據懸泉漢簡,時有"穿渠校尉"專司其事。[130]

[492] 居廬倉,位於白龍堆之東、白龍堆與三隴沙之間。[131]"居廬",一說乃"居盧訾"之略,後者見諸羅布淖爾所出漢簡。[132]

[493] 據《漢書·宣帝紀》、《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前60年)六月自酒泉太守爲破羌將軍,二年五月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則烏就屠襲殺狂王,以及討烏就屠事在甘露元年。[133]

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494]。"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

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495]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496]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497]屯赤谷,因爲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498]

[494] "小號",小昆彌之號。

[495] "錦車",《漢紀·孝宣皇帝紀》(卷一八)作"軺車"⑬⑭。

[496] 事在甘露元年(前53年)。這是西漢公開干涉烏孫內政的開始。由於利用了烏孫國內的矛盾,又以武力相威脅,軟硬兼施,終於將烏孫分而治之。大小昆彌"皆賜印綬",説明烏孫從此成了漢的屬國。

[497]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載辛慶忌"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⑬⑮戰,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辛慶忌或爲三校之一。

[498] 賜印綬之後,緊接著便屯田積穀,這顯然是爲了長期控制烏孫。事在甘露元年(前53年)或二年。《漢書·匈奴傳下》載:郅支單于"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幷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

揭⑬⑥,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郅支"遣使見小昆彌",主要由於烏就屠母家是匈奴,其事約在黄龍元年(前49年)。烏就屠既已投漢,且見郅支勢窮,遂"欲攻之"。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499]孫男女三人俱來京師。是歲,甘露三年[500]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499] "烏"字衍。⑬⑦

[500]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前51年)"冬,烏孫公主來歸"。解憂歸漢,漢與烏孫形式上的聯盟也不復存在。"天子閔而迎之",正值解憂使命完成之時。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501],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都護韓宣[502]奏,烏孫大吏、大禄、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503],招還亡畔,安定之[504]。

[501] 星靡之立,當在甘露三年(前51年)。

[502] 韓宣,西漢第二任西域都護,任期自元帝初元元年至初元四年(前48年至45年)。

[503] 段會宗,西漢第七任西域都護,任期自竟寧元年至成帝建始三年(前33年至30年)。據《漢書·段會宗傳》,段會宗於"竟寧中,以杜陵⑬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拜爲沛郡⑬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雁門⑭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由此可見,段會宗曾再任都護,應是第十一任都護,任期自陽朔四年至鴻嘉三年(前21年至18年)。《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陽朔三年項下有載:"護西域騎都尉韓立子淵爲執金吾。"這似乎表明陽朔三年時西域都護爲韓立,乃第十任都護,任期自陽朔元年至陽朔四年(前24年至21年)。

[504] 解憂歸漢既爲甘露三年(前51年)冬,則元貴靡之死、星靡之立可能均在同一年。星靡因是元貴靡之子,故漢竭力扶助之,既遣馮夫人鎮撫,又賜屬官印綬,韓宣罷免之奏不許,會宗且爲之招還亡叛。星靡怯弱,爲漢進一步控制烏孫大開方便之門。

星靡死[505],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506]日貳亡,阻康居。[507]漢徙己校屯姑墨[508],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褒[509]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

[505] 星靡之死,一說在竟寧元年(前 33 年)[141],一說在成帝建始初(前 32 年)。[142]前文既稱段會宗任都護後曾爲星靡招還亡叛,而會宗首任都護始於元帝竟寧元年,迄于成帝建始三年,故兩說均可通。

[506] 《漢書·段會宗傳》載"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知此處"使者"指段會宗。會宗首任西域都護既更盡於建始三年(前 30 年),知安日之立在是年之後,而拊離被殺年代之上限爲建始三年會宗更盡之後。

[507] 《漢書·陳湯傳》載:"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此處圍困段會宗的烏孫兵可能是日貳所率領。同傳稱,湯料敵以爲必可以無憂,"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建始四年(前 29 年)三月甲申,右將軍王商爲丞相"。又載:河平四年(前 25 年)"四月壬寅,丞相商免"。此傳既稱會宗上書,丞相商等議數日未決,知烏孫兵圍會宗一事發生在前 29—25 年之間。在這段時間内,烏孫大昆彌爲雌栗靡,小昆彌爲安日。雌栗靡與漢並無矛盾,圍會宗者不可能是雌栗靡。

安日本會宗所立,據《漢書·段會宗傳》,會宗再任都護時,因德會宗,曾往謁於龜茲,故圍會宗者似亦不可能是安日。當時與漢爲敵的最可能是日貳。日貳很可能不滿會宗立安日,而發兵圍會宗,見事不成,亡阻康居。當然也可能奔康居在先,借康居兵圍會宗。衹因圍攻數日而解,故不見載於本傳和“段會宗傳”,而在“陳湯傳”刻劃陳湯時敘及。後者稱日貳所圍困的會宗爲“西域都護”,猶如本傳稱元康二年(前64年)的蕭望之爲“大鴻臚”一樣,有欠確切。

[508] “徙己校屯姑墨”,顏注:“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文獻與出土簡牘既見“己校”、“戊校”,說明至遲在成帝卽位後,戊己校尉麾下分置戊校尉和己校尉。己校雖一度徙姑墨;戊己校尉駐所仍在交河城。[143]又,己校之徙,事在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屯”指屯田。[144]

[509] 廉褒,西漢第八任西域都護,任期自建始三年至河平二年(前30年-前27年)。《漢書·傅常甘陳段傳》贊:“廉褒以恩信稱”。

後安日爲降民所殺[510],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511],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512]。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513]。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514]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

日子安犂靡[515]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卽斬其太子番丘[516]。還,賜爵關内侯。[517]是歲,元延二年也。

[510] 安日之死,當在鴻嘉四年或永始元年(前17/16年),末振將之立當在永始元年或二年。蓋據《漢書·段會宗傳》,"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禄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⑭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會宗更盡於鴻嘉三年(前18年),其後"歲餘"應爲鴻嘉四年或永始元年,而會宗金城太守任期不明。

[511] "無使入牧",顔注:"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案:"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可能是界定"分地",亦卽界定牧地。《漢書·匈奴傳上》"逐水草遷徒,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而烏孫"與匈奴同俗"。⑭

[512] "和翁歸靡時",顔注:"勝於翁歸靡時也"。

[513] 據《漢書·段會宗傳》,事在立末振將之明年,剌殺雌栗靡以及段會宗立伊秩靡爲大昆彌當在永始二年或三年(前15/14年)。

[514] 這是段會宗第二次出使西域,時都護爲郭舜。

[515] 《漢書·段會宗傳》作"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此傳稱末振將"病死",與本傳載末振將爲難栖所殺者不同,當以本傳爲是。末振將死、安犂靡代爲小昆彌當在元延初(前12年)。又,會宗旣誅番丘在"元延中",則末振將死

於元延二年(前11年)前。

[516] 誅番丘事,詳見《漢書·段會宗傳》:"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147]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卽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烏犂靡",當卽本傳所見"安犂靡。這則記載生動地描述了淪爲西漢屬國的烏孫的處境。

[517] 《漢書·段會宗傳》載:"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卽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518]。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519]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兼并兩昆彌[520]。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521]

[518] "堅守都尉",一說此官因論功行賞而特置。[148]

[519] "金印紫綬",公侯所佩,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

墨綬。[149]

［520］《漢書·匈奴傳下》載:"至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烏孫庶子卑援疐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此處所謂"烏孫庶子卑援疐"可能便是本傳所載"北附康居"的末振將弟卑爰疐。漢令匈奴單于還其質子,並非回護卑爰疐,而是擔心單于與之相勾結;何況在西漢看來,匈奴、烏孫皆臣屬於漢,單于自不應受卑爰疐質子。《漢書·息夫躬傳》載:"……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居彊煌之地[150],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由此可知,當時卑爰疐不僅已與兩昆彌鼎足而三,而且其勢已淩駕兩昆彌,不可不防。

［521］《漢書·段會宗傳》:元延中,"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知會宗誅番丘後又一次使西域,事當在元延四年(前9年)孫建爲都護更盡之前。而孫建爲都護於"元延中";以三歲一更計,應爲元延元年至四年。孫建爲西漢第十四任西域都護,《漢書·傅常甘陳段傳》贊:"孫建用威重顯。"

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522]。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523]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524]

[522]　《漢書·哀帝紀》："[元壽]二年(前1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

[523]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哀帝元壽二年(前1年)，護軍都尉孫建爲執金吾，三月後遷右將軍，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爲左將軍。《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又載孫建於元始五年閏六月"以强弩將軍，有折衝之威"，封成武侯。西漢旣無以將軍出任都護者，孫建很可能並未復任。換言之，襲殺卑爰疐者雖爲孫建，但孫建當時並非都護，傳文不過以昔日官職稱呼之。[151]

[524]　大昆彌入朝是宣帝甘露以來西漢與烏孫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旨在得漢承認，以便兼幷兩昆彌。故卑爰疐得漢封後，必定加緊侵陵兩昆彌，漢終於命孫建襲殺之。又，漢分立兩昆彌，本意在分而治之。兩昆彌分立之後，矛盾不斷，漢不得不一再干涉，調停其間，因此或屯田赤谷，或徙己校姑墨，或發戊己校尉兵，或賂贈以金幣，賜予印綬；僅段會宗便四次出使烏孫，故傳文稱，"漢用憂勞"。據《漢書·王莽傳中》，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

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首任小昆彌烏就屠,是翁歸靡與匈奴女之子,傳文所謂"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者指此。滿昌奏稱大小昆彌有君臣之分,自烏就屠以後諸小昆彌一直是承認這一點的。這也許是大昆彌之名均以"靡"字結尾,而小昆彌之名不以"靡"字結尾的原因。唯一的例外是安日之子安犂靡,但此名衍"靡"字的可能性極大。否則,便是安日之子卽小昆彌位後,不甘心"小號",僭稱"安犂靡"。果然,則王莽序小昆彌使於大昆彌使之上,不僅是王莽之權變,也是當時形勢使然。又,王莽因當時"匈奴諸邊並侵"而"欲得烏孫心",似乎莽新與烏孫的關係與武帝時代西漢與烏孫關係頗爲相似。然而王莽採取的辦法竟是尊小昆彌而貶大昆彌,殊不知烏孫人心附小昆彌的原因之一,應是小昆彌爲"胡婦子",得仗其母家之勢。

姑墨國,王治南城[525],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526]。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527],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528],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黄[529]。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530]。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531]王,并其國。

[525] 南城,其故址可能在今阿克蘇附近。[159]案:"南"字可能是"姑墨"兩字毀壞而成。姑墨國王治可能是姑墨城。

［526］ "八千一百五十里"（里數 36.1）：自南城經龜兹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南城去龜兹國王治 670 里，與龜兹國王治去長安 7,480 里之和。

［527］ "一千二十一里"（里數 36.2）：自南城經龜兹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南城去龜兹國王治 670 里，與龜兹國王治去烏壘城 350 里之和。案：標點本作"二千二十一里"，未安。龜兹國王治去烏壘"三百五十里"應爲"三百五十一里"之奪訛。

［528］ "馬行十五日"（里數 36.3）：自南城赴于闐國王治的行程。

［529］ 雌黃，礦物名，即 auripigmentum。

［530］ "六百七十里"（里數 36.4）：自南城赴龜兹國王治的行程。

［531］ 溫宿，北道綠洲國。"溫宿"［uən－siəuk］得視爲 Asii 之對譯。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532]，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533]。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534]，西至尉頭三百里[535]，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536]。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537]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538]。

［532］ 溫宿城，一般認爲位於今烏什一帶。

［533］ "八千三百五十里"（里數 37.1）：自溫宿城經姑墨

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溫宿城去姑墨國王治二日行程(200里),與姑墨國王治去長安8,150里之和。

[534] "二千三百八十里"(里數37.2):應爲自溫宿城經姑墨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案:此里數有誤。溫宿在尉頭之北,去烏壘里數不應大於尉頭近七百里。

[535] "三百里"(里數37.3):自溫宿城西赴尉頭國王治的行程。

[536] "六百一十里"(里數37.4):自溫宿城赴烏孫國王治的行程。

[537] 溫宿國"土地物類"既同鄯善,此國亦以畜牧業爲主。

[538] "二百七十里"(里數37.5):自溫宿城東赴姑墨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與據里數37.1可推得的溫宿城去姑墨國王治的里數不同,説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龜茲國,王治延城[539],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540]。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541]、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542]。

[539] 延城,一般認爲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延城",《冊府元龜·外臣部·國邑二》(卷九五八)引作"居延城"。"龜茲"[khiuə - tziə]、"居延"[kia - jian],均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⑬

[540] "七千四百八十里"(38.1):自延城經渠犂赴長安的行程。

[541] "杅彌"即前文所見"扜彌"。

[542] "三百五十里"(38.2):自延城赴烏壘城的行程。如前所述,"三百五十里"應爲"三百五十一里"之奪訛。

烏壘[543],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544]。其南三百三十里[545]至渠犂[546]。

[543] 烏壘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輪臺縣東北小野雲溝附近。

[544] 《漢書·鄭吉傳》稱吉"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烏壘之"城都尉"應爲漢官。

[545] "三百三十里"(里數39):自烏壘赴渠犂的行程。

[546] 渠犂城,故址大致在今庫爾勒西、孔雀河之東,一說在今查爾赤即庫爾楚。⑭

渠犂,城都尉[547]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

有河,至龜兹五百八十里[548]。

[547] "城都尉",可能是由漢官任命的。

[548] "五百八十里"(里數40.1):自渠犂赴龜兹國王治的行程。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549]。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550],海内虚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551]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552]:"故輪臺東捷枝[553]、渠犂皆故國[554],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555]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556]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557]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558]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湊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559]

[549] 《漢書·鄭吉傳》載:"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

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550] "三十二年",自元光二年(前133年)誘單于絕和親爲用兵之始,至太初三年(前102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155]

[551]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載:"征和三年(前90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

[552] "奏言",事在征和四年(前89年);時丞相爲田千秋、御史大夫爲商丘成。[156]

[553] 捷枝,綠洲國名,具體位置不詳。一說捷枝應卽《水經注·河水》所見"積梨",位於今庫車城東北。[157]"捷枝"[dziap-tjie],不妨視爲Gasiani的對譯。

[554] 捷枝與渠犂在此皆被稱爲"故國",表明後者作爲綠洲國至少在武帝末曾失去獨立。

[555] 桑弘羊稱捷枝、渠犂"有漑田五千頃以上",且建議"益通溝渠"、"益墾漑田",說明當時西域的灌漑工程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158]

[556] "其旁國"云云,顔注:"言以錐刀及黃金彩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這是當時這一帶商品經濟不發達的表現。一說"錐刀"應作"錢刀"。[159]

[557] "騎置"顔注:"卽今之驛馬也。"《漢書·文帝紀》顔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558] "累重",顔注:"謂妻子家屬也。"

[559] 漢於太初、天漢年間已分別屯田輪臺、渠犂(屯田渠犂可能遲至太初太始年間),但兩地僅各有田卒數百人,規模不大,不能滿足日益頻繁的東西交通的需要,因而有征和中桑弘羊的建議。這建議,亦卽武帝詔所謂"遠田輪臺",其實指的是田輪

臺以東,旨在擴大屯田的規模,使輪臺至渠犂間"溉田五千頃"均得到開墾。至於"稍築列亭,連城而西",應指自渠犂列亭至輪臺。⑯桑氏此奏,因當時武帝正欲改變政策,未被採納。⑯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560],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561],前開陵侯[562]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563],彊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564]。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565]下,馳言"秦人[566],我匄若馬"';又漢使久留不還[567],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568],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569]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570]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571]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

山[572]，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573]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574]；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575]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576]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577]。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578]。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㷭火乏，失亦上集不得[579]，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580]。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581]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582]。"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583]。

[560]　"益民賦三十"，顔注："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561]　"千餘里"（里數 40.2）：自車師前國王治赴輪臺的行程。

[562]　"開陵侯"，顔注引晉灼曰："匈奴介和王來降者。"《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開陵侯成娩，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563] “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顔注:“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564] 西漢經營西域,必須駐軍、遣使,故屯田積粟必不可少。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詔這一段叙説經營西域供應之難,可作西域屯田之背景讀。

[565] “城”,指長城。

[566] “秦人”,顔注:“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

[567] “漢使久留不還”,指蘇武等漢使爲匈奴拘留,事見《漢書·李廣蘇建傳》。

[568] “參以蓍龜”,顔注:“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

[569] “郡屬國都尉”,郡守及郡、屬國之都尉。[162]

[570] “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顔注引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 謂匈奴破不久也。”一説“匈奴”前應有“曰”字。[163]

[571] 鬴山,山名,當在五原塞外、匈奴境内。[164]

[572] 《漢書·匈奴傳上》載:“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説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573] 《漢書·武帝紀》載:征和三年(前90年),“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574] “埋羊牛”,匈奴巫術。顔注:“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

[575] “失一狼,走千羊”,狼喻將帥,羊喻士卒,失一狼,千羊不能自存。[165]

[576] 《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征和四年(前89年)淮陽太守田廣明爲大鴻臚。[166]

[577] "五伯",卽五霸。顏注:"五霸尚恥不爲,況今大漢也。""弗能爲",《資治通鑒·漢紀》(卷二二)作"五伯所弗爲也"。

[578] "問以所聞"後,《資治通鑒·漢紀》(卷二二)有"豈得行其計乎"六字。[167]

[579] "今邊塞未正"以下數句,顏注:"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㷭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一說"言上軍簿時皆不能得其闌出之數,非謂守㷭火之卒奔亡"。[168]"上集"卽"上計",而"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169]

[580] "若捕生口虜,乃知之",顏注:"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生口虜",虜之生得者。[170]

[581] "馬復",顏注:"因養馬以免繇賦也。"

[582] "計對",顏注:"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583] 《漢書·食貨志上》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兹。廣利責龜兹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兹何以得受杅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584]。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585],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586]。龜兹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587]

[584] 貳師將軍擊大宛還軍時親率大軍走南道,還可能分兵走北道。廣利旣抵扜彌,得聞賴丹爲質事,乃遣使責龜兹,而“將賴丹入至京師”,應爲太初四年(前101年)春。

[585] “賴丹爲校尉將軍”:一説賴丹亦三校尉之一。⑰

[586] 賴丹“田輪臺”,時在始元(前86－80年)中。旣稱“用桑弘羊前議”,“田輪臺”應指田輪臺以東,蓋如傳文所言,“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而田卒應有千五百人。其使命不僅僅是維持輪臺、渠犂原有的屯田。因賴丹被殺,這一計劃又未實施。原扜彌太子賴丹是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使者校尉,《漢書·傅介子傳》稱之爲“使者”,可知賴丹的官號其實是“使者校尉”,被稱爲“將軍”,則可能是因爲他歸漢時曾拜爲“將軍”。

[587] 據《漢書·傅介子傳》,“龜兹、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昭令責樓蘭、龜兹國。……介子至龜兹,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兹,龜兹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這則記載表明,直至元鳳(前80－前75年)中,龜兹依然“持兩端”,卽同傳所謂“數反覆”。而所謂龜兹“嘗殺漢使者”,無疑是指扜彌太子賴丹。賴丹雖扜彌人,但旣爲漢所遣,無異漢使者。凡殺漢使者,漢必加誅,故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不誅,無

所懲艾。"僅因當時霍光急於征服樓蘭,無暇懲艾龜茲王,該王纔得以不死。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588]。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589]。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590]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591]

[588] "便宜發諸國兵",顔注:"以便宜擅發兵也。"

[589] 據《漢書·常惠傳》,本始四年(前70年),宣帝"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

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案:龜茲,北道大國;龜茲不附,北道不通,又難以聯絡烏孫;何況賴丹被殺在前,漢師出有名,龜茲王除降服外别無選擇。姑翼被斬,賴丹事件纔算了結。或以爲斬姑翼還京已是地節元年(前69年)[172]。

[590] "元康元年(前65年),遂來朝賀",此事不見本紀。

[591] 龜茲王因妻烏孫公主之女而親漢,可以說是漢聯姻烏孫的副産品,或非始料所及。其實,當時出現絳賓這樣的人物並非偶然。降至本始年間,漢文化早已滲入西域、特别是葱嶺以東各國。烏孫與漢聯姻,吸收漢文化自然便捷,龜茲旣是烏孫緊鄰,又是西漢與烏孫交往必由之途,深受影響亦不待言。絳賓"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愛其夫人"便有嚮往漢文化的因素在内,而"樂漢衣服制度"亦非始自元康元年之朝賀。龜茲旣附漢,據《漢書・鄭吉傳》,吉迎降日逐時,曾發龜茲國兵。漢文化的先進性則是西域諸國向往中原王朝的根本原因。

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592]。

[592] "六百五十里"(里數40.3):自渠犁赴尉犁國王治的行程。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593]，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594]。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595]，南與鄯善、且末接。

[593] 尉犂城，故址可能位於夏渴蘭旦古城，今庫爾勒南約6公里處。[173]

[594] "六千七百五十里"（里數41.1）：自尉犂城經鹽澤西北今樓蘭遺址一帶赴長安的行程。

[595] "三百里"（里數41.2）：自尉犂城赴烏壘城的行程。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596]，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597]。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598]。至焉耆百里[599]。

[596] 危須城，故址可能位於曲惠古城。危須在山國之西，故應位於焉耆之東。[174]

[597] "七千二百九十里"（里數42.1）：可能是自危須城經山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598] "五百里"（里數42.2）：自危須城經焉耆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危須城去焉耆國王治100里，與焉耆國王治去烏壘城400里之和。

[599] "百里"（里數42.3）：自危須城赴焉耆國王治的行

程。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600],去長安七千三百里[601]。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602]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603],南至尉犂百里[604],北與烏孫接。近海[605]水多魚。

[600]　員渠城,一般認爲故址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即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員渠”[hiuən - gia],得視爲 Asii 的對譯。

[601]　“七千三百里”(里數 43.1):自員渠城經山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員渠城去山國王治 160 里,與山國王治去長安 7,170 里之和。“七千三百里”應爲“七千三百三十里”之奪訛。

[602]　“歸義車師君”:西漢歷來不能容忍屬國之間納質受降,最根本的原因是擔心彼此勾結,不利於漢。故此歸義君也應置於歸漢之前,歸漢之後由於已名不副實,作爲陳蹟,即使起作用,也衹能是不利於兩國勾結,既不足爲虞,大概漢也就不妨聽其自然了。

[603]　“四百里”(里數 43.2):自員渠城經尉犂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員渠城去尉犂國王治 100 里,與尉犂國王治去烏壘城 300 里之和。

[604] “百里”(里數43.3):自員渠城赴尉犂國王治的行程。

[605] “海”指博斯騰湖。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606],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607]。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608]、南與且彌[609]、西與烏孫接。

[606] 于婁谷,應位於瑪納斯附近,以Khorgoss河與烏孫爲界。“于婁”[hiua-lo]則爲“烏[貪訾]離”之略譯。

[607] “萬三百三十里”(里數44):可能表示自于婁谷經單桓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傳文:烏貪訾離國“東與單桓”接。

[608] 單桓國,天山以北綠洲國。“單桓”[tan-huan],得視爲Tochari之對譯。

[609] 與烏貪訾離國接之且彌,應即西且彌國。“且彌”[tzia-miai],與“且末”、“姑墨”等不妨視爲同名異譯,均係進入塔里木盆地的Comari或Comedie人所建。

卑陸國[610],王治天山[611]東乾當國[612],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613]。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614]。

[610] 卑陸國,天山以北綠洲國。卑陸與蒲類等屬於本傳所謂“山北六國”,分自姑師。“卑陸”[pie－liuk],可能得名於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載 Byltae。

[611] 本傳所謂“天山”,一說指自焉耆北之博羅圖山蜿蜒至博克達山以東的山脈,[175]一說專指 Qara-usen 山或 Döss-Mengen-ola。[176]

[612] “乾當國”,應爲“乾當谷”之訛。乾當谷,位置待考。“乾當”[gian－tang],與捐毒國王治“衍敦”[jian－tuən]、渠勒國王治“鞬都”[kian－ta]爲同名異譯。

[613] “八千六百八十里”(里數 45.1):可能是自乾當谷經車師前國赴長安的行程。

[614] “千二百八十七里”(里數 45.2):自乾當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乾當谷去車師前國王治二日行程(2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烏壘城 1,087 里之和。案:據里數 45.1 和里數 45.2 可推得的乾當谷去車師前國王治里數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615],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616]。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617]、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615] 番渠類谷,位置待考。一說應在阜康一帶。[177]“番渠類”疑衍“渠”字;“番類”[phiuan－liuət]與“蒲類”、“卑陸”爲同

名異譯。

[616] "八千七百一十里"(里數 46):表示自番渠類谷經卑陸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17] 郁立師國,天山以北綠洲國。"郁立師"[iuət - liəp - shiei],或者與托勒密(VI,12)所載索格底亞那的 Aristenses 同出一源。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618],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619]。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618] 內咄谷,一說應在三臺附近之河谷。[178]"內咄"[nuət - tuət]與烏孫始祖難兜靡同名,得名當和 Asii 有關。

[619] "八千八百三十里"(里數 47):可能表示自內咄谷經卑陸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620],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621]。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622]

[620] 單桓城,一般認爲故址在呼圖壁或昌吉一帶。

[621] "八千八百七十里"(里數 48):可能表示自單桓城經劫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22］ 據《史記·匈奴列傳》，武帝元狩二年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此處所謂“祁連山”應指今天山。《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載同一年武帝詔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塗王”。[179]由此可見“單桓”是天山以北的一個小國，去病所得“單于單桓王”，應是匈奴封於單桓國的小王，而所謂“小月氏”應爲大月氏西走時留在天山東端的餘衆。此“單桓”與傳文所見“單桓”地理位置是否相同，不得而知。

蒲類國[623]，王治天山西疏榆谷[624]，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625]。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626]。

［623］ 蒲類國，天山東端的綠洲國，屬於本傳所謂“山北六國”，分自姑師。“蒲類”[bua－liuət]，與“卑陸”等爲同名異譯，可能均得名於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載 Byltae。

［624］ 疏榆谷，一般認爲故址位於巴里坤淖爾附近。“疏榆”[shia－jiuo]與本傳所見“西夜”得視爲同名異譯。

［625］ “八千三百六十里”（里數 49.1）：可能是自疏榆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26］ “千三百八十七里”（里數 49.2）：自疏榆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疏榆谷去車師前國王治三日行程

(3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烏壘城 1,087 里之和。案:據里數 49.1 和里數 49.2 可推得的疏榆谷去車師前國王治里數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蒲類後國,王[627]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628]。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629]

[627] "王"下奪"治"字以及王治名。⑱⁰較之去長安里數,蒲類後國王治應在前國之西北 270 里,可能在大石頭綠洲一帶。⑱¹

[628] "八千六百三十里"(里數 50):表示自蒲類後國王治經蒲類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29] 蒲類國及蒲類後國位於今巴里坤湖附近,該湖或因而得名"蒲類澤"。這一帶自前 177/176 年冒頓單于逐走月氏後一直在匈奴控制之下,一度爲西邊渾邪王的領地。爲了打擊匈奴,早在武帝元狩二年,西漢勢力已進入這一地區。最晚到前 71 年,巴里坤地區成立了蒲類國,可能不久又分爲前後國。又,蒲類前後國和東西且彌國、卑陸前後國一樣,都是託庇於匈奴的小國。宣帝本始年間,漢又遣蒲類將軍趙充國擊匈奴於蒲類澤,雖獲勝,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但亦未能駐守。嗣後,直至漢屯田車師前王庭時,據本傳,始有"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餘人降都護"。大約蒲類國和蒲類後國從此屬漢。⑱²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630]，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631]。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632]。

[630] 于大谷，一般認爲故址可能在今瑪納斯南郊山谷。案："于大谷"可能是"大于谷"之誤，"大于"[dat - hiua]，得視爲Tochari之對譯。

[631] "八千六百七十里"(里數51.1)：自于大谷經東且彌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32] "千四百八十七里"(里數51.2)：自于大谷經東且彌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于大谷去東且彌國王治一日行程(100里)，與東且彌國王治去烏壘城1,487里之和。案："千四百八十七里"應爲"千五百八十七里"之訛。又，據里數50.1和里數51.2可推得的于大谷去東且彌國王治里數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633]，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634]。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635]。

[633] 兌虛谷，故址可能位於今烏魯木齊南郊水西溝一帶。"兌虛"[duat - khia]，得視爲Tochari之對譯。

[634] “八千二百五十里”(里數 52.1):自兊虚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35] “千五百八十七里”(里數 52.2):自兊虚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兊虚谷去車師前國王治四日行程(4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烏壘城 1,087 里之和。案:“千五百八十七里”應爲“千四百八十七里“之訛。又,據里數 52.1 和里數 52.2 可推得的兊虚谷去車師前國王治里數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劫國[636],王治天山東丹渠谷[637],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638]。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639]。

[636] 劫國,天山北綠洲國。“劫”[kiap],或者也是 Sakā 之略譯。

[637] 丹渠谷,一說故址可能在今烏魯木齊西南。[183]“丹渠”[tan－gia],得視爲 Tochari 之對譯。

[638] “八千五百七十里”(里數 53.1):自丹渠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39] “千四百八十七里”(里數 53.2):自丹渠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卽丹渠谷去車師前國王治四日行程(4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烏壘城 1,087 里之和。案:據里數 53.1 和里數 53.2 可推得的丹渠谷去車師前國王治的里數不同,

然而或許據後者可推得者是估計數,據前者可推得者較近實際。

狐胡國[640],王治車師柳谷[641],去長安八千二百里[642]。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643],至焉耆七百七十里[644]。

[640] 狐胡國,天山東端綠洲國。"狐胡"[ha - ha]與子合國王治王治"呼犍"[xa - kian]可能是同名異譯,得名於希羅多德《歷史》(IV,23)所傳 Argippaei。

[641] 車師柳谷之位置大致在雅爾湖之西、托克遜東北,自吐魯番往赴烏魯木齊的交通道,亦即《西州圖經殘卷》所見白水澗道上。[184] "車師柳"[kia - shiei - liəu],得視爲 Gasiani 之全譯。或者王治所在柳樹成蔭,故採用"柳"字。

[642] "八千二百里"(里數 54.1):自車師柳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車師柳谷去車師前國王治半日行程(5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長安 8,150 里之和。

[643] "千一百四十七里"(里數 54.2):自車師柳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案:據里數 54.1 和里數 54.2 可推得的車師柳谷去車師前國王治的里數不同,然而或許據前者可推得者是估計數,據後者可推得者(60 里)較近實際。

[644] "七百七十里"(里數 54.3):自車師柳谷赴焉耆國王治的行程。

山國,王[645]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646]。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647],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648],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649],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650]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651]

[645] "王"字下缺"治"以及王治名(可能是"墨山城")。⑱案:山國王治,可能位於自樓蘭遺址往赴交河城的要衝 Kizil-sangir 或 Singer。

[646] "七千一百七十里"(里數 55.1):自山國王治經由羅布泊西北今樓蘭遺址一帶赴長安的行程。

[647] "二百四十里"(里數 55.2):自山國王治赴尉犂國王治的行程。

[648] "百六十里"(里數 55.3):自山國王治赴焉耆國王治的行程。

[649] "二百六十里"(里數 55.4):自山國王治赴危須國王治的行程。案:這一里數與據里數 42.1 可推得者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650] "山",指庫魯克塔克山。

[651] 由此可知焉耆和危須兩國均知田作。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652]。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653]。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

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654],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655]。

[652] 交河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Yār-Khoto,亦作雅爾和圖或招哈和屯)。“交河”一名,據傳文“河水分流”云云,知是漢人的稱呼,該城或另有土名。車師所在地扼守著連接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自公元前177/176年冒頓單于逐走月氏以來,一直是匈奴在西域的重要據點。武帝開展西域經營後,西漢與匈奴曾在車師及其附近反復較量,宣帝地節、元康間,又曾屯田交河城,並在神爵二年(前60年)佔領車師後,徙部分渠犂屯田至博格多山以北的北胥鞬,並將車師國分爲車師前後國,以便控制。這一切都表明西漢對車師一地的重視;而車師前後國也逐步成爲西漢在西域的重要據點。元帝初元元年西漢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廷,而從此渠犂屯田不復見諸記載,很可能是廢止了。這清楚說明在西漢通西域路線上,交河城的位置是何等重要。西漢在西域屯田之處,均爲交通樞紐,無一例外。

[653] “八千一百五十里”(里數56.1):自交河城經焉耆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交河城去焉耆國王治八日半行程(850里),與焉耆國王治去長安7,300里之和。案:交河城去焉耆國王治應爲835里,焉耆國王治去長安應爲7,330里,此處分別作850里和7,300里均是估計數。

[654] “千八百七里”(里數56.2):自交河城經焉耆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千八百七里”應爲“千八十七里”之訛。

[655] “八百三十五里”(里數56.3):自交河城赴焉耆國

王治的行程。案:本里數與據里數 56.2 可推得的交河城去焉耆國王治的里數不同,說明兩者所據資料不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656],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657]。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658]。

[656] 務塗谷,一般認爲無妨位置於吉木薩爾南郊之河谷。一說即後世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蓋"務塗"[miuo - da]即"浮屠"或"浮圖",爲 Buddha 之音譯。[186]西漢甚至更早時期,車師國人於佛教已有模糊的認識,以"浮圖"命名其王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657] "八千九百五十里"(里數 57.1):可能是自務塗谷經郁立師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

[658] "千二百三十七里"(里數 57.2):自務塗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亦即務塗谷去車師前國王治五日行程(5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烏壘城 1,087 里之和。"千二百三十七里"應爲"千五百八十七里"之訛。

車師都尉[659]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659] "都尉",應該是車師後國的都尉,並非漢人所置。

“都尉”本西域諸國職官之一。

車師後城長[660]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661]

[660] “後城長”,應指車師後國的城長。

[661] 傳文既列車師都尉國和車師後城長國於車師後國之後,按照傳文的體例,二國均可能在車師後國之西,而後城長國又在都尉國之西。西域諸國既有“城長”和“都尉”,兩國亦可能分自車師。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662],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663],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664]

[662] “始擊車師”,車師之前身姑師於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被漢軍擊破、其王被俘虜後,餘衆越過庫魯克塔克山投靠匈奴。史籍將此後佔有博格多山南北的姑師記作“車師”。[187]“車師”與“姑師”實爲同名異譯。爲了打通西域北道,全面實現斷匈奴右臂的戰略,西漢與匈奴曾反復爭奪車師。天漢二年(前99年)之役是西漢第一次攻擊位於博格多山南北的車師,故傳文稱

“始擊車師”。這次攻擊的主要是配合漢軍在天山東端對匈奴的進攻。蓋同年漢遣李廣利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由於匈奴回援及時,漢軍無功而回。

[663] “四年”,當作“三年”。《漢書·武帝紀》載: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這一次擊車師的目的和首次相同,也是配合漢軍在天山東端對匈奴的進攻。車師投降,或出乎漢意料之外。

[664] 據《漢書·匈奴傳上》,“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强,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乃遣闓陵侯[188]將兵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可知漢得車師後,並未駐守,漢軍退走後,車師之地當復歸匈奴。[189]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665]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666]

[665] “車師復通於漢”,本始二年(前72年)事。

[666] 自昭帝元鳳年間樓蘭附漢以來,車師對匈奴更爲重要,勢在必爭。烏貴立爲王,無疑是得到匈奴支持的。而由於烏

貴的親匈奴立場,漢實際上又失車師。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667]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668]。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669]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670]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671]

[667] "免刑罪人",免去罪人刑罰,使之屯田。

[668] 從下文關於渠犂田士有"千五百人"以及"凡三校尉屯田"之類記載來看,地節中屯田的規模與"桑弘羊前議"相同。因此,所謂"田渠犂"其實是田渠犂以西,開墾自渠犂西至輪臺的溉田。至於武帝太初、天漢間開始的輪臺、渠犂的小規模屯田,是否一直繼續到宣帝地節初,則不得而知。

[669] 石城,具體位置不詳。

[670] 小金附國,故址可能在今東大龍溝遺址,在吉木薩爾之南。⑲"金附"[kiəm-bio],可能是 Hippophagi 的對譯。托勒密《地理志》載,"Imaus 山外側的斯基泰"地區有一種 Scythian Hippophagi 人(VI,15)。

[671] "收秋畢"以下地節三年(前 67 年)事。⑲由於車師

王烏貴降漢,漢又得車師。

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犂。[672]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673]。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車師[674]。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675]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676]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677],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678]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犂[679],凡三校尉屯田。[680]

[672] 《漢書·匈奴傳上》稱:"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

以實之。"按之同傳有關記載,"其明年"應爲地節三年(前 67 年),但"西域城郭共擊匈奴"云云其實是地節二至三年間發生之事。"得其王及人衆",其實是得其王妻子,王烏貴已奔烏孫。"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應爲地節四年之事,因而,"匈奴傳上"可補充"西域傳"者爲:地節三年,匈奴立兜莫爲車師王,東遷其餘民,鄭吉遂於翌年遣吏士"以實之"。[192]

[673] "安西國",指安鄯善以西南道諸國。《漢書·鄭吉傳》載:"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193]

[674] 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以及鄭吉田車師,均爲地節四年(前 66 年)之事,其餘則不妨認爲是地節三年秋以後之事。漢田事師,說明漢已決心佔有車師。

[675] "車師城",應即交河城。[194]交河城附近的屯田,直至元帝時纔恢復。

[676] "圍城數日乃解",應即《漢書·匈奴傳上》所載:"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中提到左右奥鞬與左大將再擊漢田車師城者,結合本傳以及《漢書·馮奉世傳》有關奉世定莎車之亂的記述,可以考知時在元康元年。

[677] "千餘里"(里數 58):自車師前國王治赴渠犂的行程。

[678] "公卿",指魏相等人。[195]魏相諫屯田車師事見下引《漢書·魏相傳》。

[679] "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以下至吉"歸渠犂",若結合前引《漢書·匈奴傳上》"後二歲"的記載,可知乃元康元年(前

65年)至二年之事。鄭吉上書在元年,本傳既稱元康二年烏孫大昆彌翁歸靡因惠上書,則長羅侯揚威車師之年爲二年。是年,漢罷車師屯田。

[680] 當時屯田事很可能由校尉司馬熹負責,司馬熹本人卽"三校尉"之一,其他二校尉聽命於司馬熹。司馬熹所任校尉可以看作元帝所置戊己校尉的前身,而另外二校尉應卽戊校尉和己校尉之前身。三校尉屯田的制度並非始自宣帝。據本傳,武帝末年,桑弘羊已有"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之議。此後,昭帝"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旣用弘羊前議,輪臺屯田亦當有三校尉,另外二校尉聽命於賴丹。宣帝地節年間,遣侍郎鄭吉和校尉司馬熹出屯西域,先田渠犂,後田車師,"凡三校尉屯田"。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置戊己校尉時,屯田吏士的數目應該和"三校尉屯田"時相同,亦有三校尉之設。案:《漢書·百官公卿表》顔注以爲校尉"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似未諦。又,本傳敘陳良等叛殺刀護事,稱"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此二千餘人乃總括所有人數,若單就屯卒而言,當在千五百人左右,亦三校尉之數。似乎直至西漢末,這一建制未變。[196]

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681]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

王烏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682]。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683]

[681] “西道”，當匈奴右地。《漢書・匈奴傳上》載：“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682] 扶立軍宿，令居渠犂，恰似地節三年（前67年）匈奴扶立兜莫，東遷其衆，都是力不從心的緣故。其實，復得“車師故地”的匈奴亦已力竭。此時漢匈雙方的形勢，據《漢書・魏相傳》載：“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所謂“有善意”，正是衰弱的表現。匈奴如此，漢亦困難重重，用魏相的話來說，“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於動兵”。這便是漢罷車師屯田的原因。

[683] 元康二年（前64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⑲⑦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684]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685]，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拄置[686]，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

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687],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688],人匈奴[689]。

[684] 五船,地名,地望不詳。

[685] 結合敦煌馬圈灣漢簡,可知王莽天鳳四年(公元17年),戊己校尉郭欽曾由"新道"至車師,復西南向擊焉耆。[198]這"新道"便是西漢平帝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所闢。所謂"省道里半"應指省自敦煌至前王廷的里程,徐普闢"新道"之前交河城已成爲北道重要樞紐自不待言。

[686] "以道當爲拄置",顏注:"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資治通鑒·漢紀》(卷三五)作"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

[687] "前王",指兜莫。

[688] 高昌壁,一般認爲故址當在今高昌古城。由此可知最晚到平帝卽位,戊己校尉的治所從交河壁遷至高昌壁。"高昌"[kô - thjiang]是 Gasiani 的對譯。

[689] 事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徐普欲開新道,姑句不以爲便,無非因爲新道一旦開闢,送往迎來,徭役增加,不堪負擔。由此可見,西漢的統治至少在這時的車師是頗不得人心的。與下文的唐兜事件一樣,姑句事件也是西漢在西域的統治趨於瓦解的信號。

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690],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691]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内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692]王萌待西域惡都奴[693]界上逢受[694]。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695]

[690] 赤水羌,羌之一枝,既與婼羌爲鄰,可能在今青海西部。

[691] 但欽,西漢第十八任西域都護,任期自元始元年至莽新始建國五年(公元 1 年至 13 年)。自宣帝至王莽時,西域都護凡一十八人;韓宣以下,但欽之前,均三歲一更,復任者僅段會宗一人。

[692] "中郎",應據下引《漢書・匈奴傳下》作"中郎將"。

[693] 惡都奴,《漢書・匈奴傳下》顔注引服虔曰:"西域之谷名也。""惡都奴"[a-ta-na],很可能就是《後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吾盧"[iei-nga-la]。

[694] "逢受",顔注:"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也。"

[695] 姑句、唐兜之降匈奴,《漢書・匈奴傳下》有載:"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

于曰:'西域内屬,不當得受⑲,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這是僅有的關於西漢與去胡來王所統婼羌關係的具體記載。事於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⑳。唐兜事件是西漢在西域統治趨於瓦解的蹟象之一。

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696],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697]。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

［696］“甄豐爲右伯”:《漢書·王莽傳中》載: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陜,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知甄豐未能成行。

［697］埒婁城,地望不詳。“埒婁”[liat－lo],當與“輪臺”爲同名異譯。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698]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699]陳良屯桓且谷[700]備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701]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702]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卽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爇。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止留戊己校尉城[703],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704]

[698] 《漢書·匈奴傳下》載:"明年(公元10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産,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五威將剛過,太伯復出,車師後王應接不暇,似乎其時徐普欲開之新道終於開通,且自高昌伸向山北諸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及導譯等,也就是姑句以爲不便處。但欽以殺立威,不僅不能阻止西域人降匈奴,且適足以加速漢在西域統治的崩潰。狐蘭支既"舉國"降匈奴,匈奴"與共寇擊"的車師,除後城長國外,主要應該是車師前國。大約後部從此屬匈奴,而由於不久戊己校尉刀護被殺,其史陳良、終帶脅略二千餘人入匈奴,前部亦危如累卵。

[699] 史,戊己校尉之屬官,秩祿應爲六百石。

[700] 桓且谷,地在車師後部。"桓且"[huan – tzia],不妨視爲Asii之對譯。

[701] "司馬丞韓玄":韓玄可能是丞兼攝司馬。[201]

[702] "要死",顔注引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

[703] "戊己校尉城",一説其時戊己校尉府治不在交河城。[22]案:姑句馳出高昌壁,未必其時高昌之地有壁無城。

[704] 《漢書·匈奴傳下》:"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203];留

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據《漢書·王莽傳中》載，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

後三歲，單于死[705]，弟烏絫單于咸立，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706]。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絶。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707]

[705] “單于”，指烏珠留若鞮單于，死於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

[706] 《漢書·匈奴傳下》載：天鳳元年（公元14年），“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黄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

[707] 據《漢書·王莽傳中》，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

天鳳三年，乃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708]將戊

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兹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709]莽封欽爲劋胡子。李崇收餘士,還保龜兹[710]。數年莽死[711],崇遂沒,西域因絕。[712]

[708] 第十九任都護李崇,任期自天鳳三年至地皇四年(公元16年至23年)。而自始建國五年但欽被殺至天鳳三年李崇出西域之前,西域很可能沒有都護。

[709] 據近年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所出簡牘的研究,可知王駿的正式官銜當爲"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王駿於天鳳三年(公元16年)十二月經過玉門千秋隧,翌年正月抵達大煎都候障,亦於此置幕府,調集軍隊,籌積糧秣。王駿所率兵,皆自河西各郡徵調,並分三批到達敦煌大煎都候官,凡七千餘人。漢軍分兩路進兵,一路由王駿、李崇自將,約二千兵,自大煎都候障西出,經鄯善至尉犂,會莎車、龜兹、尉犂等西域諸國兵,共七千餘人,於天鳳四年六月進擊焉耆。初戰頗有斬獲,曾向朝廷請賞,但旋即中伏敗績,又上書請罪,並求救兵。王駿被殺,全軍覆沒後,李崇退守龜兹,上書請罪。另一路,據《漢書·王莽傳中》,"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率兵五千,經"新道",亦即經由車師、西南向擊焉耆,於襲殺其老幼後,退守車師。焉耆乃與匈奴連兵,攻車師,何封、郭欽等孤軍作戰,備歷艱辛,終因"糧食乎

盡,吏士饑餧",無法堅守,退入塞内。[204]西漢與焉耆等三國關係至此斷絶。

[710]　李崇能保龜兹,與宣帝本始以降,龜兹與漢過從甚密,深受漢文化影響不無關係。又,《漢書·地理志下》載上郡有"龜兹縣"。顔注:"龜兹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鑒於龜兹與西漢的親密關係,師古之言或者不爲無據,僑寄或歸化之龜兹人當不在少數。

[711]　"莽死",時在地皇四年(公元23年)。

[712]　《漢書·王莽傳中》:"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别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絶。"

最凡國五十[713],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714]、千長、都尉、且渠、當戶[715]、將、相至侯、王,[716]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717]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絶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718]

[713]　"國五十",指屬都護者。[205]若干遠國,如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等,其職官不佩漢印綬,不在此數。

[714]　百長:西域諸國之百長未見具體記載。

[715]　當戶:這一職官名稱亦見於匈奴(《漢書·匈奴傳

上》)。

[716] 本傳所見屬都護西域諸國的官號大多是原有的。[206]若干(如都尉)可能衹是原有官號的漢語意譯。有些官職可以認爲是在歸漢後設置的,如"擊胡侯"、"卻胡侯"、"卻胡都尉"、"擊胡都尉"、"擊胡君"等,"胡"指匈奴無疑。又有所謂"輔國侯"者,"國"指該侯所在國,不可能指漢。

[717] 西漢在西域以夷制夷的主要表現爲授予諸國王侯以下印綬,通過他們控制西域。授予印綬最早見於烏孫大小昆彌,事在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烏孫大小昆彌皆賜印綬,是烏孫成爲漢之屬國的一項重要標誌。元帝初元年間(前48－前44年),又授烏孫大吏、大祿、大監金印紫綬,目的在"尊輔"漢所立大昆彌。大約此後不久,屬都護的西域諸國王侯以下開始佩漢之印綬。西域諸國貴漢財物,亦重漢印綬。在漢授予印綬之前,諸國盜取漢使印綬之事時有發生。《漢書·傅介子傳》載樓蘭王安歸曾殺略漢使,盜取節印;《漢書·常惠傳》亦載烏孫人盜惠印綬節事。由此不難想見,被授印綬者必引以爲榮,而印綬之予奪遂成爲重要的賞罰手段。本傳載烏孫翖侯難栖殺末振將,漢以爲合於討賊,拜"堅守都尉",而大祿等則因雌栗靡見殺事,奪金印紫綬,更予銅墨,是賞罰之例。這對於鞏固西漢在西域的統治無疑是有作用的。當然,諸國王侯以下一旦被授印綬,便處於西域都護監護之下,客觀上亦有助於各國本身的安定。

[718] 全傳可分爲五大段。自第一國婼羌至第二十國大月氏(大夏)爲第一段,自第二十一國康居至第二十九國尉頭爲第二段,自第三十國烏孫至第三十八國焉耆爲第三段,自第三十九國烏貪訾離至第四十八國劫國爲第四段,第四十九國狐胡至第

五十四國車師後城長國爲第五段。其實,第一段與第二段祇是一段。蓋據《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北則康居",故大月氏後徑接康居並不違例。第二段與第三段之間也沒有間隙,因爲尉頭之北便是烏孫。第三段本應與第五段相接,中間插入第四段亦即天山以北諸國,可能是爲了將有關車師的事情移至傳末,以便結束全文。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719]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719]　"隔絕南羌、月氏":《漢書·地理志下》"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案:本傳"月氏"當按此作"匈奴"。《漢書·趙充國傳》載趙充國之言曰:"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知匈奴與羌聯合,亦漢之患。又,《漢書·韋玄成傳》載王舜、劉歆之議曰:"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由此可見,所謂"南羌"應即"婼羌",而今祁連山一帶確有婼羌。漢設河西諸郡,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隔絕匈奴與這一帶婼羌的聯繫。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720],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721]、瑇瑁則建珠崖七

郡[722]，感枸[723]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724]，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725]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726]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727]，營千門萬戶之宮[728]，立神明、通天之臺[729]，興造甲乙之帳[73]，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731]，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732]，作巴俞[733]都盧[734]、海中碭極[735]、漫衍魚龍[736]、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737]，筦鹽鐵[738]，鑄白金，造皮幣[739]，算至車船[740]，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741]，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742]，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743]、杜欽[744]、揚雄[745]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746]，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720］　“五世”，指高惠文景武五帝。

［721］　“故能睹犀布”：“能”字之後，《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一五）有“積羣貨”三字。又，“布”字應爲“象”字之訛，蓋犀、

象、瑇瑁皆南粵所産。[207]

[722] “建珠崖七郡”:《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前111年),“遂定越地,以爲南海(治今廣州)、蒼梧(治今廣西梧州)、鬱林(治今廣西桂平西)、合浦(治今廣西浦北西南)、交阯(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平治天省)、珠厓(治今瓊山西南)、儋耳(治今海南儋州西北)郡”。“七郡”當作“九郡”。

[723] 枸,一般認爲指蔞葉(Piper betle)。[208]

[724] “開牂柯、越巂”,據《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前111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治今甘肅西和西南)、牂柯(治今貴州黄平、貴定間)、越巂(治今四川西昌東南)、沈黎(治今四川漢源東北)、文山(治今四川茂縣北)郡”。

[725] 蒲梢、龍文、魚目、汗血,顔注引孟康曰:“四駿馬名也。”案:《史記·樂書》“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又,《爾雅·釋畜》:“一目白瞯。二目白鱼。”郭注:“似魚目也。”又,《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前101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顔注引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顔注:“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蹏堅利。”

[726]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正是“威德徧於四海”的標誌。

[727] “穿昆明池”,據《漢書·武帝紀》,事在元狩三年(前120年)。

[728] “千門萬戶之宮”,指建章宮。據《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前104年)“二月,起建章宮”。顏注:“在未央宮西。”

[729] “神明通天之臺”:據《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前109年)夏“作甘泉通天臺”。顏注引《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又,《漢書·郊祀志下》(卷二五下):“立神明臺。”顏注引《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

[730] “甲乙之帳”,顏注:“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漢書·東方朔傳》(卷六五)“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731] 黼依,一種屏風。顏注:“依,讀曰扆。扆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爲斧形。”“黼依”,《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一五)作“黼黻”。

[732]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

[733] 巴俞,樂舞名。“巴”、“俞”,原係蜀之地名,其人善歌舞。《漢書·禮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顏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趫捷善鬭,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巴州,俞卽今之渝州,各其本地。”

[734] 都盧,緣竿之技。“都盧”,原係南海國名,其國人體輕善緣。

［735］“海中碭極”,樂名。

［736］“漫衍魚龍”,雜戲名,可能是一種怪獸舞。顔注:“漫衍者,卽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黄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

［737］“榷酒酤”,據《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前98年),“初榷酒酤”。顔注:“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又引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又引韋昭曰:“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

［738］“筦鹽鐵”,《漢書·食貨志下》: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斡天下鹽鐵”。

［739］“鑄白金,造皮幣”,《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顔注引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錫爲白金。”

［740］“算至車船”,《漢書·武帝紀》:“[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初算商車。”顔注引李奇曰:“始税商賈車船,令出算。”

［741］“凶年”,《漢書·食貨志下》:“是時(元鼎二年,前115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

［742］《漢書·武帝紀》載:天漢二年(前99年),“泰山、琅邪羣盜徐敎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

杖斧分部逐捕"。

[743] 淮南之論,《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744] "杜欽之論":見本傳(上)。

[745] "揚雄之論":《漢書·匈奴傳下》載建平四年(前3年)揚雄上書,有云:"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

[746] "西戎即序",顔注:"《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西域[747]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748]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749],得之不爲益,棄[750]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751]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752]。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753],太宗之卻走馬[754],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747] "西域",此處與傳首所謂"西域"内涵相同,亦即匈奴盛時所能控制的範圍,主要位於葱嶺以東,天山以南。

［748］　“能”,《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一五)作“徒能”。

［749］　“道里又遠”,《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一五)作“道里尤遠”。

［750］　“棄”,《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一五)作“失”。

［751］　“聖上”,指東漢光武帝。

［752］　“辭而未許”,見《後漢書·西域傳》。

［753］　“周公之讓白雉”:據《韓詩外傳》卷五,“比朞三年,果有越裳氏[109]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黄髮曰:“久矣! 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 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754］　“太宗之卻走馬”:據《漢書·賈捐之傳》,“至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

[109] 烏孫與塞種部落 Asii 同源,Asii 可溯源於允姓之戎,而允姓之戎出自少昊。史稱少昊氏居窮桑,“窮桑”與“嵎夷”爲同名異譯。《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僞孔傳》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嵎夷”,《玉

篇·土部》(卷二)作“堣夷”,注曰:“日所出。”由此可見,“嵎夷”乃音譯,“暘谷”乃義譯。“窮桑”或“嵎夷”的原意均與東方日出之地有關。又,《釋名·釋采帛》(卷四):“赤,赫也,太陽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訓》:“赤奮若之歲。”高注:“赤,陽色。”又,《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卷二):“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鋭上,顔赤色,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詳見余太山注28所引書,pp. 53-76。

⑩ 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注 73 所引書,p. 144,note 383。

⑪ 同注 16。

⑫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 1970 年,pp. 1-55。

⑬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劉敞説。

⑭ 濊貉,族名,東夷之一種,分佈於今吉林、遼東等地。

⑮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⑯ 説見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p. 83.

⑰ 西河,郡名,治今内蒙古準噶爾旗西南。

⑱ 雲中,郡名,治今内蒙古托克托東北。

⑲ 五原,郡名,治今内蒙古包頭西北。

⑳ 蒲類澤,今巴里坤淖爾。

㉑ 丁令,部族名,在匈奴之北。

㉒ 烏桓,部族名,在匈奴之東。

㉓ 居次,《漢書·匈奴傳下》顔注引李奇曰:“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

㉔ 顔注:“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

㉕ 同注 115。

(126) 同注 115。

(127) 參見張德芳"《長羅侯費用簿》及長羅侯與烏孫關係考略",載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pp. 230–256。

(128) 同注 115。

(129) 同注 16。

(130) 同注 127。

(131) K. Enoki,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ṣhhī Inscrip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22 (1963), pp. 125–171, esp. 146.

(132) 見黄文弼"羅布淖爾漢簡考釋",《黄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pp. 375–408, esp. 384–387。

(133) 同注 115。

(134) 軺車,使者之車。

(135) "歙侯",卽本傳所見"翖侯"。

(136) 烏揭,應卽《漢書·匈奴傳上》所載冒頓單于遺漢書中提及的"呼揭"。

(137) 同注 16。

(138) 杜陵,宣帝陵墓,今陝西西安東南。

(139) 沛郡,治今安徽濉溪西北。

(140) 雁門,郡名,治今山西右玉南。

(141)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周壽昌說。

(142) 同注 115。

(143) 有關戊己校尉之建制學界頗有爭議,20 世紀 90 年代初出土的懸泉漢簡內容頗有涉及戊己校尉者,然尚不足以澄清問題。

(144) 參看見余太山注 21 所引書,pp. 258–270。

⑭ "兄",應爲"弟"字之訛。

⑭ 參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pp. 82－86,關於"地分"的論述。

⑭ 墊婁,應爲烏孫國内地名,不知具體位置。

⑭ 同注 115。

⑭ 同注 115。

⑮ "彊煌之地",地望不詳。顔注引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

⑮ 參看張維華"西漢都護通考",載《漢史論集》,齊魯書社,1980 年,pp. 245－308。

⑮ E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pao*, 1905, pp. 519－571. 關於姑墨地望諸説,見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 年,pp. 74－82。

⑮ 《後漢書·班超傳》李注:"龜兹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亦可爲證。此外,河西亦有地名"居延",同樣可能得名於 Gasiani;河西爲其人故地,後又成爲同源之月氏人居地,自不足爲怪。

⑮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8 年,p. 19。

⑮ 同注 115。

⑮ 同注 115。

⑮ 同注 115。

⑮ 關於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的水利,參看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 年,pp. 143－147。

⑮ 見徐松注 115 所引書(卷下),以及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吳人傑説。

⑯ 同注 17。

⑯ 田餘慶"論輪臺詔","歷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pp. 3－20。

⑯ 同注 115。

⑯³ 同注 16。

⑯⁴ 同注 115。

⑯⁵ 同注 115。

⑯⁶ 同注 115。

⑯⁷ 參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注 73 所引書, p. 172, note 564。

⑯⁸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說。

⑯⁹ 同注 115。

⑰⁰ 同注 115。

⑰¹ 同注 115。

⑰² 同注 115。

⑰³ 陳戈"焉耆尉犁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 年第 2 期, pp. 22–31。

⑰⁴ 陳戈注 173 所引文。

⑰⁵ 同注 115。

⑰⁶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970 年, pp. 45–49。

⑰⁷ 松田壽男注 176 所引書, pp. 116–117。

⑰⁸ 松田壽男注 176 所引書, p. 116。

⑰⁹ "涉鈞耆,濟居延",顏注引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今案:詔書之文稱"濟居延",知前引《史記·匈奴列傳》"過居延"乃指越過居延水。一般認爲居延水即今額濟納河。又,"揚武乎觻得",顏注:"此觻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蓋西漢張掖郡有觻得縣。

⑱⁰ 參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注 73 所引書, p. 181, note 607。

⑱¹ 松田壽男注 176 所引書, p. 117。

⑱② 參看余太山注2所引書,pp. 218-219,280-282。

⑱③ 松田壽男注176所引書,p. 114。

⑱④ 松田壽男注176所引書,pp. 77-84。

⑱⑤ 同注16。

⑱⑥ 見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pp. 491-493。

⑱⑦ 余太山注2所引書,pp. 215-217。

⑱⑧ "闓陵侯",應卽本傳所見"開陵侯"。

⑱⑨ 同注115。

⑲⓪ 薛宗正"務塗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pp. 75-84。

⑲① 參見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pp. 15-17。

⑲② 同注191。

⑲③ 同注115。

⑲④ 參看劉光華注22所引書,pp. 78-80。

⑲⑤ 同注115。

⑲⑥ 同注151。

⑲⑦ 同注115。

⑲⑧ 吳礽驤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pp. 339-345。

⑲⑨ 顔注:"旣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⑳⓪ 《資治通鑒·漢紀》(卷三五)之繫年。

⑳① 同注115。

⑳② 同注115。

⑳③ "烏桓都將軍",似卽"烏賁都尉"。"烏桓"誤。

⑳④ 同注198。

㉕ 《後漢書·西域傳》:"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

㉖ 同注151。

㉗ 同注16。

㉘ 稽含《南方草木狀》卷上:"蒟醬,蓽茇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爲食,故謂之醬焉。交阯、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㉙ 越裳氏,國名,相傳在南海。



四 《後漢書·西域傳》要注

武帝時,西域内屬,有三十六國。[1]漢爲置使者校尉[2]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3]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4]屯田於車師前王庭。[5]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6]王莽篡位,貶易侯王,[7]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8]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9]會匈奴衰弱[10],莎車[11]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12]、精絕[13]、戎盧[14]、且末[15]爲鄯善[16]所幷。渠勒[17]、皮山[18]爲于窴[19]所統,悉有其地。郁立[20]、單桓[21]、孤胡[22]、烏貪訾離[23]爲車師[24]所滅。後其國並復立。[25]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26]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27],置宜禾都尉[28]以屯田,遂通西域。[29]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30]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31]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32]及明帝崩,焉耆[33]、龜兹[34]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35]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36]建初元年春,酒泉太

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37]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38]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39]時軍司馬班超[40]留于窴,綏集諸國。[41]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42]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43]三年,班超遂定西域。[44]因以超爲都護[45],居龜兹[46]。復置戊己校尉[47],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48],又置戊部候[49],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50]。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51]其條支[52]、安息[53]諸國至于海[54]瀕四萬里外[55],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56]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57]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58]於是遠國蒙奇[59]、兜勒[60]皆來歸服,遣使貢獻。[61]

[1] "西域内屬,有三十六國":西域"内屬"始自太初年間李廣利伐大宛。《漢書·西域傳上》稱:"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三十六國"是泛指,並不是說當時西域綠洲諸國不多不少爲數三十又六。

[2] 使者校尉,首見《漢書·西域傳》。據載,李廣利伐宛之後,"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此時所置使者校尉便是後來宣帝所置西域都護的前身。

[3] "都護",全稱"使西域都護使者校尉"。宣帝神爵二年

(前60年)置,爲西漢在西域的最高長官。①

[4] "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時在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所置校尉似有三員:戊己校尉、戊校尉和己校尉;戊、己二校尉是戊己校尉的部屬。②

[5] 車師前王庭,指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故址位於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車師前國爲西域北道綠洲國

[6] "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此句本《漢書·西域傳上》"其後稍分至五十餘"。西域諸國分裂似非始自"哀平閒",如姑師之分裂爲車師前、後國和"山北六國"可能始自宣帝時代,而一些綠洲國之分裂亦非"自相分割",而是漢有意造成。"五十五國"乃指《漢書·西域傳》所載諸國。③

[7] 據《漢書·王莽傳中》,"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西域後卒以此皆畔"。

[8] 《漢書·王莽傳中》: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十一月,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又載:天鳳三年(16年)莽"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别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剝胡子,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9]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10] "匈奴衰弱",指公元48年(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分裂爲南北兩部,南部附漢。而據《後漢書·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52 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可見當時匈奴衰弱之情狀。

[11] 莎車,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2] 小宛,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3] 精絕,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 戎盧,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5] 且末,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6] 鄯善,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7] 渠勒,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8] 皮山,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9] 于窴,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于窴",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于闐"。

[20] 郁立,西域北道綠洲國,"郁立"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郁立師"之略譯。

[21] 單桓,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2] 孤胡,西域北道綠洲國;"孤胡"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狐胡"之異譯。

[23] 烏貪訾離,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4] 車師,指車師後國,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5] 莎車和鄯善、于闐、車師這些綠洲大國相繼或同時稱霸現像的出現是西域的地緣政治因素決定的。自西漢以降,這種現像反復出現。由於東漢的西域經營遠不如西漢積極,東漢和西

域的關係時斷時續,史稱"三絶三通"。每當東漢和西域關係斷絶時,這種大國稱霸現像便會死灰復燃。而當這種關係恢復和加強時,稱霸現像便消失,卽傳文所謂"其國並復立"。[4]

[26]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八年(65年),"北匈奴寇西河諸郡"。[5]

[27] 《後漢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73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伊吾"卽伊吾盧,在今哈密附近。由此可知"取伊吾盧地"係班超之功。而竇固遣班超擊伊吾,主要因爲該地在當時已是東西交通樞紐之一,赴西域可自玉門關西北向抵伊吾後西走。"伊吾盧"[iei-nga-la],可能得名於塞種部落Asii(Asiani)。關於"塞種",參看"《漢書·西域傳》要注"。

[28] 宜禾都尉,其職能類似於武帝太初間(前104-101年)於輪臺或渠犁所置使者校尉、昭帝元鳳間(前80-75年)於鄯善所置伊循都尉、宣帝地節間(前69-66年)於渠犁或車師所置屯田校尉,均在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又,宜禾都尉治敦煌廣志縣昆侖障。[6]

[29]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六年(73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7],騎都尉來苗出平城[8],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彤並無功而還。"[9]案:東漢於是年首開西域經營,其實是對匈奴作戰的需要,屯田伊吾,不過是副產品。竇固、耿忠天山之戰,可以與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祁連山之戰類比,霍去病所擊祁連山應卽竇固等所至天山。

[30] 據《後漢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73年),竇憲遣班超使西域,至于闐。時"于窴王廣得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至,而"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案:于闐遣子侍漢當始於此時。

[31]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74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案:"西域諸國"中應包括于闐。

[32]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74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案:此處所謂"白山",指天山東端。漢軍既屯田伊吾,下一個目標自然是車師。"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既可解除來自北面的匈奴對伊吾的威脅,又可打開通向車師的道路。又,此時所置其實是戊校尉和己校尉。《後漢書·耿恭傳》"以恭爲戊己校尉",北宋劉攽所見本作"以恭爲戊校尉";而"關寵爲戊己校尉",一本無"戊"字。結合耿、關任校尉前的官職考慮,可知當時所置僅戊、己二校尉。西漢武帝以降三校尉屯田之制至此一變。又,《後漢書·班勇傳》載班勇之言有"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所謂"副校尉"應爲都護之副貳。

[33] 焉耆,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4] 龜兹,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5]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八年(75年)六月己未,"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宫前殿"。而據《後漢書·班超傳》"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則焉耆等之叛似在"中國大喪"之後。案:據《後漢書·明帝紀》,明帝崩於八月。因此,本傳以及《後漢書·班超傳》均不確。又,陳睦任都護自永平十七年至永平十八年。

[36] 《後漢書·耿恭傳》:"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10]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76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11]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

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案:據《後漢書·鄭興傳》,"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知耿恭等被圍攻時,漢曾發兵相救。"耿恭傳"稱"救兵不至",很可能是得悉明帝去世後中途撤回。據《後漢書·馬廖傳》,廖於明帝崩後,"受遺詔典掌門禁",可知至少馬廖在明帝去世後趕回京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又據《後漢書·明帝紀》,"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在十八年(75年)六月,而明帝崩於同年八月。

[37] 《後漢書·章帝紀》載:永平十八年(75年)十一月,"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又載,建初元年(76年)正月,"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知建初元年正月擊破車師者爲酒泉太守段彭。既然《後漢書·耿恭傳》稱章帝從司徒鮑昱之議,遣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令敦煌、酒泉太守往擊車師,則前引"耿恭傳"所見"秦彭"或係"段彭"之誤。當然,《後漢書·秦彭傳》稱彭於"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又不載其擊破車師事,並不能完全排除秦彭曾任酒泉太守、破車師後遷山陽太守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亦無妨認爲並無段彭其人,《後漢書·章帝紀》及本傳所見"段彭",其實均係"秦彭"之誤。

[38] 據《後漢書·楊終列傳》,建初元年(76年)楊終疏稱:"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考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又載:"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

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楊終乃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掌。魯文公毁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據云:"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39]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二年(77 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廬屯兵"。伊吾於是復歸匈奴。

[40] 班超(32－102 年),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事蹟見《後漢書·班超傳》。

[41] 《後漢書·章帝紀》且載:建初三年(78 年)"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又,《後漢書·班超傳》:"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⑫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鈆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爲

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⑬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案:由此可見章帝雖可楊終之奏,罷屯田,卻爲班超之疏所動,議發兵西域。《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五年(80 年)"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所指卽破番辰事。超疏所謂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主要是因爲得到匈奴的支持,或者說受匈奴控制。時因章帝罷都護,西域諸國,尤其是北道車師等國均附匈奴。超疏"莫不向化"云云,誇飾而已。超疏稱拘彌諸國"復願歸附",說明他自信能得到葱嶺以西及南道諸國的支援,但實際情況遠比他設想的複雜。莎車之降、番辰之叛都表明諸國對漢心存疑懼,信心不足。番辰之叛雖然很快就被平定,但莎車問題卻遲遲不得解決。拜白霸王無非是以武力扶立親漢傀儡,所謂"以夷狄攻夷狄"。班超對形勢的這番估計也未免過於樂觀,龜茲降漢事實上已是和帝永元初了。

[42]　據《後漢書·和帝紀》,事在永元元年(89 年)"夏六月"。

[43]　據《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二年(90 年)"[夏五月]

己未,遣副校尉閻磐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伊吾於是復歸漢,漢依舊屯田伊吾。

[44] 《後漢書·和帝紀》載永元三年(91 年)冬十月詔:“北狄破滅,名王乃降,西域諸國,納質内附,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

[45] 《後漢書·和帝紀》載:永元三年(91 年)“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又據《後漢書·班超傳》,“明年(永元三年),龜兹、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案:同傳又載,永元十二年(100 年),班超上疏請歸,於“十四年(102 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自永平十六年(73)西使至永元十四年東歸,在西域凡三十一年。

[46] 《後漢書·班超傳》:依班超建初三年(78 年)之奏,東漢“拜白霸爲龜兹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兹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兹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陳睦之後,繼任都護者依次爲班超、任尚和段禧。據《後漢書·班超傳》以及《後漢書·梁慬傳》等,可知三都護府治均在龜兹國它乾城。這是因爲龜兹自東漢之初一直附匈奴,成爲東漢經營西域的最大障礙,必須鎮壓之。據《後漢書·班超傳》,班超在章帝建初三年疏中甚至說:“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和帝永元三年(91 年),班超平定龜兹,始置都護府於龜兹國它乾城,以鎮撫這個西域南北道最大的綠洲國家。由此亦可見,西漢時都護府之所以能夠置於烏壘,與當時龜兹親漢有直接關係。又,它乾城,具體位置不詳。

[47] “戊己校尉”,應衍“己”字,時僅置“戊校尉”一人。

蓋僅“領兵五百人”,下文又說“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14]

［48］ 高昌壁,首見《漢書·西域傳》。

［49］ “戊部候”:若前文“戊己校尉”不誤,則可能是“戊己部候”的略稱,爲戊己校尉的派出機構。[15]

［50］ “五百里”(里數1):自高昌壁赴車師後部候城的行程。案:本傳稱:“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蒲]城五百里”。知“後部候城”去金蒲城不遠,或者便是金蒲城。既然高昌壁在柳中西北,故永元三年(91年)所置頗類永平十七年(74年)所置。又,本傳有洛陽里數、柳中里數和區間里數。其中各有很大一部份來自《漢書·西域傳》,或從《漢書·西域傳》提供的里數推得,並非東漢時測得。[16]

［51］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94年)七月,“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52］ 條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指塞琉古朝敍利亞王國。本傳指曾爲塞琉古朝敍利亞王國統治的敍利亞地區。[17]

［53］ 安息,帕提亞朝波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54］ “海”,指條枝、安息所瀕臨之海,亦即下文甘英所臨“西海”,應即地中海。

［55］ “四萬里外”,指長安直至地中海以遠地區的里程。

［56］ “西海”,地中海。

［57］ 《山經》,指《山海經》。

［58］ 隨著焉耆等三國於永元六年(94年)降服,東漢的西域經營臻於極盛。不僅西漢時內附諸國納質歸屬,而且條枝、安息乃至四萬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重譯貢獻。班超正是在這種

形勢下派遣甘英西使的。所謂"窮臨西海而還",乃指甘英抵達條枝所臨地中海而還。甘英出使應該是從龜茲(時西域都護府所在)出發的。他大概自龜茲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復經大宛、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櫝城。此後歷阿蠻、斯賓、于羅而抵條枝。歸時,如傳文所說,"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再取道木鹿和吐火羅斯坦東還。

[59] "蒙奇"[mong - gia],應爲 Margiana 對譯。⑱ Margiana 是安息的邊緣省份,自公元一世紀中葉以降,因帕提亞王權衰落,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或因此有遣使東漢之舉。本傳以"蒙奇"爲國名,而稱其首府爲"木鹿"(Mōuru)。

[60] "兜勒"[to - lək],應爲 Thuhāra 之對譯。兜勒爲 Tukhāra 之異譯。⑲ Tukhāra 卽大夏,當時屬貴霜,但可能有一定的自主權,故遣使東漢。

[61] 據《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100 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這兩國"歸服"雖然是東漢影響日益擴大的結果,但和甘英西使也不無關係。按之時間,這兩國使者很可能是和甘英一起東來的。

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62] 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63]、段禧[64]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弃西域。[65] 北匈奴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66] 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

擊走其前王。[67]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68]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69],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70]、陽關[71],以絕其患。[72]

[62] 《後漢書·安帝紀》載:殤帝延平元年(106年)九月,"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擊破之"。《後漢書·梁慬傳》載:"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案:延平元年西域之叛,咎在任尚,即《後漢書·班勇傳》所謂"牧養失宜"。諸國怨尚,攻之於疏勒,說明起事之際,任尚正與長史同在疏勒。諸國攻任尚,龜茲並未參預,這顯然是由於其王白霸親漢,它乾城且有漢軍駐守的緣故。然而這並不表明龜茲國人並不怨漢。龜茲國吏人因堅決反對漢軍入其都城,白霸不聽,遂"并叛其王"。任尚"牧養失宜",首當其衝的很可能就是龜茲人。因此,龜茲等雖被梁慬平定,漢在西域的統治基礎畢竟大爲動搖。安帝罷都護的一個重要

原因,據《後漢書·梁慬傳》,便是西域"數有背叛"。而由於迎還慬、禧、博等,龜茲以及溫宿、姑墨等自然復附匈奴。

[63] 據《後漢書·班超傳》,"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知任尚爲都護始自永元十四年(102年)。而據前注所引《後漢書·安帝紀》以及《後漢書·梁慬傳》的有關記載,可知任尚任都護至殤帝延平元年(106年)九月之後。

[64] 段禧,任尚之後爲都護者,接任應在延平元年(106年)九月之後。兩者交接可能在永初元年(107年),但更可能永初元年被攻圍者僅段禧一人(任尚不過附筆提及)。

[65] 《後漢書·安帝紀》載:永初元年(107年)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後漢書·西羌傳》載:"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儌遮,或覆其廬落。"這應該是放棄西域的重要原因。《後漢書·班勇傳》則載:"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又載班勇之言曰:"曾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後漢書·梁慬傳》載慬等雖定龜茲,"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案:這次與西域斷絕交通,主要原因是都護任尚不得人心,引起諸國叛亂。另一原因便是東漢徵發羌人西征,羌人不服,沿途逃散,釀成禍亂。徵發羌人在永初元年夏;而安帝

於是年六月罷都護。

［66］ 諸國既受匈奴盤剝，一旦索班招抚，便相继来降。

［67］ 傳文既稱降索班者爲前王，不及後王，又稱北匈奴率車師後部王擊走前王，似表明後王不僅未降索班，且隨匈奴與漢爲敵。但是，傳文另一處載：永寧元年(120 年)，後王軍就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按之《後漢書・安帝紀》，改元永寧在元初七年(120 年)四月，後王之叛在三月，當卽前王降索班“數月”之後；所殺“敦煌行事”，據李注，應卽索班。可見軍就“反畔”與“攻沒班等”爲同一事件，而稱之爲“反畔”，表明前此後王屬漢。質言之，索班屯伊吾後，來降者不僅前王，亦有後王。後王既降，漢依和帝制度，置司馬鎮撫之。傳文衹說前王來降，可能是因爲後王旋卽反叛的緣故。

［68］ 《後漢書・班勇傳》載：“元初六年(119 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

［69］ “副校尉”全稱應爲“都護西域副校尉”。東漢一代，僅殤帝延平元年(106 年)和安帝元初六年(119 年)曾設副校尉。前一次在設置的翌年卽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便與都護一起廢止，事見《後漢書・梁慬傳》。後一次是在東漢放棄西域的情況下設置的。據本傳，當時不置都護，所置副校尉“居敦煌”，部“營兵三百人”。可能由於北匈奴屢次入寇河西，不久也就廢止了。

［70］ 玉門，卽玉門關，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

［71］ 陽關，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南。

[72] 《後漢書·班勇傳》載:“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弃西域。勇上議曰:……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竇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於是朝廷“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73],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74]之閒,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75]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76],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77],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78]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79]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80]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81]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82]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

蕃臣,[83]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則諸國從矣。[84]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内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85]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86]帝納之,乃以班勇[87]爲西域長史,[88]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89]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90]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91]於是龜茲、疏勒[92]、于窴、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93]、葱領[94]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95]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窴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96],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疏慢矣。[97]班固記諸國風土人[98]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99]

［73］ 袁宏《後漢紀·孝安皇帝紀下》（卷一七）有載："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云云。

［74］ "蒲類、秦海之閒"：蒲類，西域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據李注，"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案："秦海"似應指大秦所臨之海，即今地中海，蓋本傳首載大秦國事情。大秦國最在西端，而蒲類最在東端（巴里坤淖爾附近），所謂"蒲類、秦海之閒"其實是"西域"之代名詞。敦煌太守稱呼衍王展轉其間，乃極言其勢力之盛，爲害西域之烈。

［75］ 屬國，據《後漢書·百官五》，"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今以"句，袁宏《後漢紀·孝安皇帝紀下》（卷一七）作："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

［76］ 昆侖塞，在今甘肅安西縣南。

［77］ 柳中，故址在今新疆鄯善縣西南魯克沁。

［78］ 《後漢書·順帝紀》："［漢安］二年（143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這是見諸記載的鄯善國最後一次朝漢。

［79］ 李注："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

［80］ 李注："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又引揚雄之言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81］ 李注："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軺車一筭，商賈車二

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筭。"

[82] 《漢書・韋玄成傳》:"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又,《漢書・匈奴傳上》亦稱:"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案:由此可見漢事西域有隔絕羌和匈奴之用意在。

[83] 李注:"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

[84] 《後漢書・班勇傳》載班勇之言有曰:"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⑳,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可以參看。

[85] 李注:"《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

[86] 東漢一朝的西域經營,總的說來是消極、被動的,其目的主要是制匈奴,保全河西。稍受挫折,便放棄西域,經營亦無遠計,這均與目的本身消極有關。陳氏所言,可以爲證。

[87] 班勇,班超之子。史稱頗有父風,然細讀其元初六年(119 年)上議,於漢武"開通西域"的目的,也衹能看到"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而已。據《後漢書・班勇傳》,他所強調的僅僅是:"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弃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所言與陳忠如出一轍,要在"安邊"而已。他也提到"宣威布德",但無非是"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這與武帝"廣地

萬里"、"威德徧於四海"的氣概自不可同日而語。

[88] 據《後漢書·班超傳》,章帝建初八年(83 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當時未置都護,此舉實肇長史理西域事情之端。又據同傳,和帝永元三年(91 年),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時未置副校尉,長史之職略如都護副貳。任尚繼班超爲西域都護時,據《後漢書·梁慬傳》,長史爲趙博,與騎都尉段禧共同輔佐任尚。而在段禧繼任尚爲都護時,以梁慬爲西域副校尉,原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安帝於永初元年(107 年)罷都護後,東漢再也沒有設都護和副校尉,而在經營西域時,以長史行都護之職,至靈帝時連任不絕。其姓名見諸史籍者,安帝時有索班、班勇,桓帝時有趙評、王敬,靈帝時有張晏。長史駐地不一,班超、徐幹駐疏勒,索班駐伊吾,班勇駐柳中,趙評、王敬駐于闐;餘不詳。西域長史秩祿未見明確記載,可能是六百石。長史地位若相當於郡丞,自當稟命於敦煌太守,所領西域各國因而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敦煌太守的轄地。東漢敦煌太守直接插手西域,大概是在安帝罷都護之後。這顯然與西域長官降格爲長史有直接關係。

[89] 這也就是說接受了張璫所陳中策。《後漢書·班勇傳》載:"延光二年(123 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21]。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所謂"鄯善歸附",應指元初六年(119 年)降索班事。

[90] 三絕三通,第一階段自光武帝建武五年(29 年)至明

帝永平十五年(72 年)。最初,東漢企圖假手莎車控制西域,與匈奴對抗。莎車王賢卽位後,役使、侵陵諸國,諸國遣使東漢,請都護。光武帝因中原甫定,不允所請,於是諸國皆附匈奴。明帝永平八年(65 年)以降,北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以至城門晝閉。十五年,明帝命竇固、耿秉出屯涼州,準備北伐。第二階段自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至十八年。東漢因討北匈奴而開始經營西域,旨在斷匈奴右臂。第三階段自章帝建初元年(76 年)至和帝永元元年(89 年)。建初元年,東漢罷都護,以後棄西域十餘年。其原因在於明帝末年西域諸國叛漢,與北匈奴呼應;而建初初,“大旱穀貴”(《後漢書·楊終傳》),也使東漢無力繼續西域經營。但是,在這一階段,班超在西域的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東漢放棄西域這種大氣候下,班超賴以成功者,除了他個人的才能外,正如《資治通鑒·漢紀》(卷四八)胡注所說,主要是因爲“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而北匈奴對西域諸國一貫剝削過重,也使諸國樂於事漢。第四階段自永元二年(90 年)至殤帝延平元年(106 年)。這段時間東漢重開西域經營。由於大敗北匈奴,以及前一階段班超的成功,東漢的西域經營至此臻於極盛,東西交通亦頗頻繁興旺。第五階段自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至延光元年(122 年)。這次與西域斷絕,主要是由於繼班超之後任西域都護的任尚不得人心,引起諸國叛亂。另一原因是東漢徵發羌人西征,羌人不服,沿途逃散,釀成禍亂。據《後漢書·西羌傳》,徵發羌人在永初元年夏,而安帝於是年六月罷都護。東漢放棄西域後,北匈奴復收屬西域諸國,共爲邊寇十餘年。在此期間,敦煌太守曹宗曾上遣行長史索班屯伊吾,招撫諸國,試圖減輕北匈奴的侵害,但數月之後,索班便被北匈奴攻沒。曹宗請求出兵擊匈

奴,也許因羌亂尚未完全平定,鄧太后不許,但置西域副校尉於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此後,因北匈奴連續入侵河西,議者請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第六階段自延光二年至東漢末。這一階段又可再分爲三期。延光二年(123 年)至順帝永建末(132 年)爲第一期。在此期間,東漢又努力開展西域經營。雖然結果未能恢復與葱嶺以西的關係,但塔里木盆地周圍諸國大多重新歸漢。這八年以出屯柳中始,恢復伊吾屯田終,是東漢經營西域的第二個高峰期。自陽嘉元年(132 年)至桓帝元嘉元年(151 年)爲第二期。在此期間,東漢尚能維持對西域的控制,但諸國相互侵陵,東漢的權威已每況愈下。元嘉二年,西域長史王敬被殺,可以認爲是東漢對西域的統治趨於崩潰的標誌。雖然靈帝建寧三年(170 年)涼州刺史尚能發焉耆、龜兹、車師前後部兵攻疏勒,熹平四年(175 年),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尚能發兵輔立拘彌侍子爲王,似乎東漢對西域的控制至少延續至靈帝後期,但這兩次出兵毋寧說是東漢爲控制西域所作的最後努力。因爲建寧三年之後,疏勒王接連被害,漢廷無力禁止;儘管立拘彌侍子爲王,卻未能問罪於殺死拘彌前王的于闐國王;都能說明這一點。

[91] 《後漢書·順帝紀》載:永建二年(127 年)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犁、危須三國,破之;並遣子貢獻"。

[92] 疏勒,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93] 烏孫,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據《後漢書·耿恭傳》,永平十七年(74 年),以恭爲戊己校尉,"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

帛,迎其侍子"。此爲烏孫與東漢交往之始。耿恭至部若在永平十七年冬,則烏孫入侍或在十八年。《後漢書·班超傳》載:建初五年(80年),"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兹。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83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烏孫遂遣子入侍,"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這可能是烏孫第二次遣子侍東漢。班超既稱烏孫爲"大國",知當時該國還有一定的實力,衹是控弦者不過十萬,比《漢書·西域傳》所載大爲減少。又,烏孫雖蒙錦帛之賜,亦遣子入侍,卻未聞出兵助超擊龜兹,而東漢也似乎從未考慮聯結烏孫對抗匈奴。故烏孫與東漢的交往至安帝即位而中止。唯《後漢書·種暠傳》載,桓帝時,暠爲度遼將軍,烏孫曾向暠表示"服從"。

[94] 葱領,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葱嶺"。

[95] 《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131年)"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復置伊吾司馬一人"。伊吾從此屬漢。

[96] "降首",李注:"首猶服也"。

[97] 阿羅多攻"屯營"(即下文所見且固城),亡奔匈奴;漢未能懲革,復立爲後王,朝廷威信由此喪盡。阿羅多事件是東漢西域經營走向崩潰的標誌之一。

[98] "人",原文應爲"民",唐人避諱改。

[99] 據《後漢書·班梁列傳》,班勇於順帝永建二年(127年)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焉耆,因"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由此可見,班勇在西域的活動截止於永建二年,也就是說,這一年

應該是"班勇所記"、亦即本傳所記西域事情年代之下限。但是,本傳所傳有年代可稽諸事中顯然有許多遲於永建二年者,例如:有順帝永建六年事、桓帝元嘉二年(152年)事、永興元年(153年)事等等,紀年最遲者則爲靈帝熹平四年(175年)事。這就是說,本傳的資料來源並非如編者所言,僅僅依據"班勇所記"。另外,班勇係班超之子,自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至順帝永建二年任西域長史。在他的任期内,東漢的西域經營再次出現了興旺的局面。因此,班勇有很豐富的閱歷,"班勇所記"必定包含著不少班勇本人的見聞。但是,班勇在西域前後不過四年,且如傳文所説,永建二年之後,"烏孫、葱領已西遂絶"。故"班勇所記"不可能全部是班勇任西域長史時期的見聞;尤其是葱嶺以西部分,無疑含有其父班超時代積累的資料,包括班超遣使甘英西使所得。㉒

西域内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100],南北千餘里[101],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領。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102]南北有大山[103],中央有河[104]。其南山東出金城[105],與漢南山[106]屬焉。其河有兩源[107]:一出葱領東流,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領河合,東注蒲昌海[108]。蒲昌海一名鹽澤[109],去玉門三百餘里。[110]

[100] "六千餘里"(里數2.1):玉門、陽關與葱嶺間的大致距離。

[101] "千餘里"(里數2.2):南山與北山間的大致距離。

［102］　和《漢書·西域傳》一樣，本傳有關"西域"這一概念的定義和内涵也是不相符合的。實際上，本傳所載"西域"的範圍還超過了《漢書·西域傳》所載。具體而言，將意大利半島和地中海東岸、北岸和南岸也包括在内了。這是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描述的"西域"中範圍最大的，以後各史"西域傳"實際描述的範圍再也沒有越出此傳。

［103］　南北有大山，南山指喀喇昆侖、昆侖和阿爾金山。北山指天山。

［104］　河，指塔里木河。

［105］　金城，縣名，治今甘肅蘭州西北。

［106］　漢南山，今祁連山。

［107］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者爲葱嶺河（今葉爾羌河），一出于闐南山者，爲于闐河（今和闐河），兩者合流後，注羅布泊。

［108］　蒲昌海，首見《漢書·西域傳》，卽下文所見"鹽澤"。

［109］　鹽澤，首見《漢書·西域傳》。

［110］　"三百餘里"（里數 2.3）：鹽澤與玉門、陽關之間的大致距離。里數本《漢書·西域傳》。"玉門"下應奪"陽關"二字。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111]北通伊吾千餘里[112]，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113]，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114]城五百里[115]。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

吾,以制西域焉。[116]

[111]“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云云,文字似有奪脫。蓋自敦煌北通伊吾既不可能出陽關,也不可能涉鄯善境,鄯善東界並沒有直逼玉門關。因此,不無理由認爲“陽關涉鄯善”五字乃涉次段首句而衍。

[112] “千餘里”(里數3.1):自敦煌西出玉門赴伊吾的行程。

[113] “千二百里”(里數3.2):自伊吾西赴高昌壁的行程。

[114] “金滿”,應據《後漢書·耿恭傳》作“金蒲”。“金蒲”[kiəm-pha]與《漢書·西域傳》所見“金附”[kiəm-bio]應爲同名異譯。可能位於今吉木薩爾之南東大龍溝遺址。

[115] “五百里”(里數3.3):自高昌壁赴金滿城的行程。結合里數1考慮,金滿城應即“後部候城”。

[116]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車師前王遣子入侍奉獻,請都護,因都護不出,不得已附匈奴。此前,後王已屬匈奴。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漢擊破車師前後國。十八年,北匈奴殺後王,車師復歸匈奴。章帝建初元年(76年),漢軍攻交河城,車師復降。因罷戊己校尉,車師復附匈奴。至和帝永元二年(90年),竇憲破北匈奴,車師前後王始遣子奉貢入侍。三年,復置戊己校尉,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八年,後王擊前王。九年,漢討後王。後王奔北匈奴,漢軍追斬之,另立後王。安帝於永初元年(107年)罷都護,車師又降匈奴。元初六年(119年),索班屯伊吾,招撫諸國,車師前後王來降。永寧

元年(120 年)後王叛,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此後,匈奴數與車師寇鈔河西。至延光二年(123 年),漢發龜茲等國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前部始復開通。延光四年又發邊騎及車師前部等國兵破後王。永建元年(126 年)北單于侵後部,漢軍馳救之。單于退走。陽嘉三年(134 年),後部司馬率後王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漢軍救之,不勝。秋,呼衍王復攻破後部。永和二年(137 年),敦煌太守誅呼衍王,車師又歸漢。桓帝永興元年(153 年),有阿羅多事件(見本傳)。此後車師附漢。靈帝建寧三年(170 年),涼州刺史曾發車師前後部兵擊疏勒。又,爲打擊北匈奴,明帝重開西域經營,於永平十六年(73 年)遣竇固等出擊北匈奴,置宜禾都尉於伊吾以屯田。明帝去世,因罷西域都護,亦於建初二年罷伊吾屯田,伊吾復歸匈奴。和帝永元元年(89 年),竇憲破匈奴,因遣副校尉閻槃於翌年擊破伊吾,漢依舊屯田伊吾。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東漢罷都護,同時罷伊吾、柳中屯田。北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元初六年(119 年)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然數月之後,北匈奴又殺死索班,便再次佔領伊吾。順帝永建六年,漢又令屯田伊吾,且置伊吾司馬。儘管北匈奴此後曾犯伊吾,但對伊吾的控制權未嘗易手。

自鄯善踰葱領出西諸國,有兩道。[117] 傍南山北,陂河[118]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月氏[119]、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領,出大宛[120]、康居[121]、奄

蔡[122]焉。[123]

[117] “自鄯善踰葱領出西諸國”一段無疑是抄襲《漢書·西域傳》關於南北兩道的記載,不僅“傍南山北”以下兩傳文字幾乎完全相同,而且末尾均衍“耆”字。㉓衹是首句文義不通,可據《漢書·西域傳》校改爲“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自鄯善……”。

[118] “陂河”,卽《漢書·西域傳》所謂“波河”。

[119] 大月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指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遊牧部族,後西遷至阿姆河流域。本傳所謂“大月氏”乃指貴霜國。

[120] 大宛,位於今費爾幹那盆地,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在東漢初曾一度役屬於莎車,與東漢的交往見諸記載者僅《後漢書·順帝紀》所載一次:“[永建]五年,……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然而其特産汗血馬卻時見傳入。

[121] 康居,錫爾河北岸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據《後漢書·班超傳》,建初三年(78年),班超曾率其兵攻姑墨;同年上疏請兵時且曾提到康居“願歸附”。八年,《後漢書·班固傳》載固上議有曰:“康居、月氏,自遠而至”,似指三年康居願歸附事。然據“班超傳”,超於元和元年(84年)攻疏勒時,康居遣精兵相救之,超令月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乃罷兵。元和三年,原疏勒王忠向康居王借兵,與班超對抗。康居與東漢之離合,似乎均以一時之利害而轉移。

[122] 奄蔡,鹹海和裏海以北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本傳所謂“奄蔡”乃指已被阿蘭征服了的奄蔡。

[123] 與《漢書·西域傳》相比,本傳所述通西域路線增加了一條伊吾道。一般認爲,此道始闢於東漢。據《後漢書·竇固傳》,固等出兵時,其部屬“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所循路線與霍去病正同。然明帝永平十七年(74 年),竇固等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後漢書·明帝紀》),説明這一次進軍路線已是所謂伊吾道了。蓋昆侖塞應處在從敦煌赴伊吾的交通線上。不妨認爲,伊吾道開闢,與伊吾屯田有關。

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絶三千餘里[124]至拘彌[125]。

[124] “三千餘里”(里數 4):自鄯善國王治經且末、精絶國王治赴拘彌國王治的大致行程。蓋據《漢書·西域傳》,鄯善國王治去且末國王治 720 里,且末國王治去精絶國王治 2,000 里,精絶國王治去扜彌(拘彌)國王治 460 里,合計 3,180 里。由此可見,本里數乃承襲《漢書·西域傳》,並非東漢時實測所得。

[125] 拘彌,西域南道綠洲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扜彌”或“扞彌”。“拘彌”[kiok－miai]與“扜彌”或“扞彌”爲同名異譯。

拘彌國居寧彌城[126],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127],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128]。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

[126]　寧彌城，位置與《漢書·西域傳》所載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同，可能位於今 Dandān-Uiliq 遺址。據傳文，建武九年（33年），莎車王賢攻破拘彌國，殺其王，而立其兄康之子爲拘彌王。之後，拘彌國長期處於動蕩之中，直至章帝即位之後，才因歸漢而得安寧，"扜彌"或因此更名爲"寧彌"。

[127]　"四千九百里"（里數5.1）：自拘彌國王治經鄯善國王治赴柳中的大致行程。蓋據《漢書·西域傳》，扜彌（拘彌）國王治去鄯善國王治3,180里，鄯善國王治去車師前國王治1,890里，知自拘彌國王治赴車師前國王治5,070里，既然柳中在車師前國王治之東80里，自拘彌國王治經鄯善國王治往赴應爲4,990里。"四千九百里"或爲"四千九百九十里"之奪訛。

[128]　"萬二千八百里"（里數5.2）：自拘彌國王治經鄯善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亦即拘彌國王治去鄯善國王治3,180里，鄯善國王治去長安6,100里（以上據《漢書·西域傳》），與長安去洛陽約1,000里之和。"萬二千八百里"應爲"萬二百八十里"之訛。

順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129]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130]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窴，破之，斬首數百級[131]，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132]、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

王。時人衆裁有千口。[133] 其國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134]。

[129] 據《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四年(129年),"拘彌國遣使貢獻"。案:來獻者應係放前子所遣,爲取悦於漢。

[130] 《後漢書·順帝紀》載,永建六年(131年)于闐王兩次遣侍子貢獻。這可能是放前不肯"歸拘彌國",自陳其狀。然終不免遭臣槃討伐。

[131] 此句《後漢書·天文志中》作:"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窴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文字、内容略有出入。

[132] "戊己校尉":一説此處傳文衍"己"字。㉔案:此説疑非是,東漢靈帝時有戊己校尉毋庸置疑。,

[133] 安國此舉,旨在爲父復讎,所恃者宋亮不能出兵。漢雖發兵立拘彌王,畢竟未討安國。

[134] "三百九十里"(里數5.3):自拘彌國王治赴于闐國王治的行程。本里數襲自《漢書·西域傳》。

于窴國居西城[135],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136],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137]。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138]

[135] 西城,于闐國王治,首見《漢書·西域傳》。

[136] "五千三百里"(里數6.1):自西城經拘彌國王治赴

柳中的行程;亦卽西城去拘彌國王治390里,與拘彌國王治去柳中4,990里之和。"五千三百里"應爲"五千三百八十里"之奪訛。

[137] "萬一千七百里"(里數6.2):自西城經皮山、莎車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蓋據《漢書·西域傳》,西城去皮山國王治380里,皮山國王治去莎車國王治380里,知自西城經皮山國王治赴莎車國王治760里。此里數與莎車國王治去洛陽10,950里之和則爲西城去洛陽里數。"萬一千七百里"應爲"萬一千七百十里"之奪訛。

[138] 傳文所載于闐國戶、口、勝兵數分別是《漢書·西域傳》所載于闐國戶、口、勝兵數的9.69、4.30和12.5倍。但前者包括了于闐國所役使的周鄰小國的戶、口和勝兵數,不能視爲于闐國人口的實際增長數。

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幷于窴,徙其王俞林爲驪歸[139]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領以東,唯此二國爲大。[140]

[139] 驪歸,名義待考。

[140] 于闐、鄯善都是乘莎車衰落之機強盛起來的。前文旣稱渠勒、皮山等爲于闐所幷,小宛、精絕等國爲鄯善所幷,則諸小國似乎不僅役屬之,且一度被兼幷。

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141]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142]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説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説，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143]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144]

[141] 《後漢書・順帝紀》載：永建六年（131 年）秋九月"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獻"。又載：十二月壬申"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142］　“馬達”,本傳“車師條”作“司馬達”,未知孰是。趙評之子告于闐王於馬達,說明其時敦煌太守管理西域事情。

［143］　《後漢書·桓帝紀》:“［元嘉］二年(152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竇國所殺”。

［144］　桓帝元嘉以後,東漢日益衰落;宋亮不討于闐,可以認爲是力不從心。又,馬達令王敬“隱覈其事”云云,表明西域長史受敦煌太守節制。東漢時西域長史駐地不一,蓋因時勢而異。趙、王駐于闐,具體原因不得而知,也許是臨時的。

自于竇經皮山,至西夜[145]、子合[146]、德若[147]焉。

［145］　西夜,種族名,首見《漢書·西域傳》。

［146］　子合,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7］　德若,南道綠洲國,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烏秅”。“德若”［tək - njiak］與“烏秅”爲同名異譯。

西夜國一名漂沙[148],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149]。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150],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卽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151]

［148］　“漂沙”［phiô - shea］當是Massagetae之對譯。故本傳所載西夜,其實是漂沙國。蓋希羅多德《歷史》(I, 153, 201)曾稱Massagetae爲Sacae。Massagetae雖有Sacae之稱,但不同於

大流士貝希斯登銘文所見 Sakā，當然不能排除兩者人種、語言相近，並有共同起源的可能性。有關漂沙地望的資料僅去洛陽里數一項，很難據以判定其位置。按去長安距離計算，漂沙應在子合之西 3,000 餘里。

［149］“萬四千四百里”（里數 7）：可能表示自西夜國王治經莎車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

［150］白草，此處應指“獨白草”。獨白草藥效見《本草綱目·草之六》卷一七下。

［151］傳文以《漢書》爲誤；其實不盡然。《漢書·西域傳》所謂“西夜子合”，似乎可以有二種解釋：既可能是一支西夜人領有以呼犍谷爲中心的子合土地，也可能是說呼犍谷的西夜人爲子合人統治。果如後者，該傳所謂“王號子合王”，猶如同傳稱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而本傳載子合國王治名稱、戶、口、勝兵數與《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夜子合國相符，故其實祇是子合一國，或者說是子合一地的西夜人的情況。

子合國居呼鞬谷[152]。去疏勒千里[153]。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152］呼鞬谷，位置與《漢書·西域傳》所載呼鞬谷同，在今葉城（Karghalik）之西 Asgan-sal 河谷。

［153］“千里”（里數 8）：自呼鞬谷經蒲犂國王治赴疏勒國王治的行程。據《漢書·西域傳》可以考知，自呼鞬谷去蒲犂國王治 700 里，自蒲犂國王治去疏勒國王治 200 里，兩者之和爲 900 里；“千里”者，約略而言。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154],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155],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154] "三千五百三十里"(里數9.1):自德若國王治東赴柳中的行程。

[155] "萬二千一百五十里"(里數9.2):自德若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案:德若果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烏秅,則自德若赴柳中、洛陽當經由蒲犂或皮山,而里數9.2與據《漢書・西域傳》烏秅去長安里數可推得的去洛陽里數不同,說明前者爲東漢實測所得。

自皮山西南經烏秅[156],涉懸度[157],歷罽賓[158],六十餘日[159]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160]

[156] 烏秅,首見《漢書・西域傳》,應卽本傳所見"德若"。這可能是由於資料來源不同,一國被誤爲兩國。

[157] 懸度,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縣度"。

[158] 罽賓,位於喀布爾河中下游,首見《漢書・西域傳》。

[159] "六十餘日"(里數10.1):自皮山國王治經烏秅、罽賓國王治赴烏弋山離國王治的行程。案:《漢書・西域傳》稱,自烏弋山離國王治去烏壘城"六十日行",非是。據本傳,可知"六

十日行"應爲自烏弋山離國王治赴皮山國王治的行程。

[160] 烏弋山離國,位於 Alexandria Prophthasia,首見《漢書·西域傳》。本傳所謂"排持"應從《魏略·西戎傳》作"排特","持"、"特"形似致誤。"排特"[buəi - dək]便是 Prophthasia 之略譯。

復西南馬行百餘日[161]至條支。

[161] "西南馬行百餘日"(里數 10.2):烏弋山離經由安息至條支的里程。案:本里數承襲《漢書·西域傳》。"自皮山西南經烏秅"至"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一段,不過是《漢書·西域傳》:"皮山國……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以及"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西]得安息"這兩段文字的縮略而已,不能認爲到了班超或班勇時代就可以從烏弋山離直達條枝了。"西南馬行",乃指從位於裏海東南隅的安息都城赴條枝,先要西南行,經 Eabatana 抵 Ctesiphon。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162]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163]。大雀其卵如甕。[164]

［162］ 此處所描述的"條枝國城"似即原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都城安條克(Antiochia)的外港 Seleucia。該城既"臨西海"，則"海水曲環"云云或爲甘英"臨海欲度"之際所親見。㉕

［163］ 大雀，指鴕鳥。

［164］ 甘英既是明確見載抵達條枝的東漢使者，這一則可能傳自甘英。

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165]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166]

［165］ "六十餘日"(里數 10.3)：自條支至安息都城的行程。案："轉北而東"云云，不過是承上"西南馬行"而言，理解不可執著。

［166］ "後役屬條支"云云，衹能讀作"條枝役屬於安息"，"役屬"一詞的用法和《史記·大宛列傳》相同。而同傳別處並非如此；例如："大秦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案：這是本傳在條枝問題上抄襲"前書"的證據。"置大將"云云可能是傳文編者根據《史記·大宛列傳》載條枝國"往往有小君長"想像出來的。因爲這和前文"後役屬條支"句相牴牾，既然安息置將監領條枝，則可見條枝已爲安息所并，不再是受安息役屬了。事實上，條枝即敘利亞王國早已亡於羅馬，因此不可能直至班超或班勇時代還受安息役使或監領。安息入侵已成爲羅馬屬地的敘利亞地區凡二次：一次在前 51 年(宣帝甘露三年)，曾圍攻安條克城；一次在前 40 年(元帝永光四年)，一度佔領安條克城，但爲時不長，僅年餘，似乎也談不上置將監領。㉖

安息國居和櫝城[167],去洛陽二萬五千里[168]。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169],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170]。

[167] 和櫝,安息早期都城。"和櫝"[huai - dok]係 Hecatompylos 之略譯。

[168] "二萬五千里"(里數 11.1):可能是自當時安息國都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

[169] 木鹿,位於今 Merv 一帶。"木鹿"[mu - lok],一般認爲是 Mōuru 的對譯。

[170] "二萬里"(里數 11.2):自木鹿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

章帝章和元年[171],遣使獻師子、符拔[172]。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173],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174]十三年,安息王滿屈[175]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176]。

[171] 據《後漢書·和帝紀》,章和二年(88年),"安息國

遣使獻師子、扶拔”。案:與本傳所載“元年”有異,然而本傳也許是錯的。蓋《後漢書・章帝紀》載,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證以《後漢書・班超傳》,“章帝紀”此條可信;知元年獻師子、符拔者爲月氏,並非安息。㉗

[172] 符拔,《後漢書・和帝紀》作“扶拔”,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桃拔”。

[173] 大秦,指羅馬帝國本土,今意大利半島。㉘

[174] “海中”以下,《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引作:“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聞之乃止。”案:大秦是東漢人十分嚮往的地方,但“使大秦”的甘英衹是西域都護的屬吏,並非朝廷所遣,可見東漢的西域經營遠不如西漢積極。

[175] 滿屈,一般認爲卽帕提亞王 Pacorus 二世(78 - 115/116 年在位)。

[176]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101 年)“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案:時稱條支卽敍利亞地區爲“安息西界”,故“條支大鳥”得稱爲“安息雀”。大鳥,卽鴕鳥。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177]至阿蠻國[178]。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179]至斯賓國[180]。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181]九百六十里[182],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183]

[177] “三千四百里”(里數 12.1):自安息國王治赴阿蠻的行程。

[178] “阿蠻”[a－mean],爲 Ecbatana 的對譯。

[179] “三千六百里”(里數 12.2):自阿蠻赴斯賓的行程。

[180] “斯賓”[sie－pien],爲 Ctesiphon 的對譯。

[181] “于羅”[hiua－la],可能是 Hatra 的對譯。“西南”,“南”或係“北”之誤。

[182] “九百六十里”(里數 12.3):自斯賓赴于羅的行程。

[183] “海西”,指大秦國,因該國位於大海(地中海)之西。案:這一段有可能傳自甘英,所述自安息都城和櫝城(Hekotompylos),經阿蠻(Ecbatana)、斯賓(Ctesiphon)、于羅(Hatra)抵條枝的路程很可能正是甘英所親歷。雖然早在章帝章和二年(88 年),據《後漢書·和帝紀》,安息國已經遣使來獻,但每一段路程均標以漢里,表明有關記載更可能傳自漢使,而甘英正是已知唯一走完全程的東漢使者。

大秦國一名犂鞬[184],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185]。皆髡頭而衣文繡[186],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184] “犂鞬”[lyei－kian],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爲同名異譯。《史記·大宛列傳》的“黎軒”指托勒密朝埃及

王國。本傳之"犂鞬"客觀上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蓋黎軒卽托勒密埃及王國距漢遙遠,直至前30年(成帝建始三年)淪爲羅馬行省時,還沒有來得及爲漢人瞭解,僅知其大致位置而已,而當漢人有可能進一步瞭解西方世界時,黎軒已經不復存在,而大秦之名卻如雷貫耳;原黎軒國既成了大秦國的一部分,來華的原黎軒國人又可能自稱大秦人,於是很自然地把黎軒和大秦這兩個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詞合而爲一了,終於有了本傳所見"大秦國一名犂鞬"的說法。

[185]　"多種樹蠶桑":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大秦卽羅馬帝國尚未植桑養蠶。本傳有關記載是當時中國人美化大秦、想當然所致,不足爲據。㉙

[186]　"衣文繡"或"胡服"皆籠統之言。"髡頭"似與當時羅馬人習俗不合。㉚

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187]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188]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卽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189]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190]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191]

[187]　"城中有五宮",以及下文"其王日遊一宮"云云,與

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根據五方思想等編造出來的。㉛

[188] “水精爲柱”之類,可見時人極理想化之能事。

[189] “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云云,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根據堯舜禹“以五音聽治”之類傳說編造出來的。㉜

[190] “其王無有常人”云云,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按堯舜禹的禪讓政治美化大秦的産物。㉝案:其說或是,但“生放其故王”云云似乎不是業已獨尊儒術的中國人所能想像,有待進一步研究。

[191] “大秦”,似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蓋“秦”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稱之爲“秦”,是因爲在中亞人看來,羅馬帝國“有類中國”;著一“大”字,是因爲羅馬帝國是當時西方第一大國。至於人民“長大”云云,不過是當時中國人根據“大秦”這一名稱想像出來的,也有美化的成份在内。㉞

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192]、明月珠[193]、駭鷄犀[194]、珊瑚、虎魄[195]、琉璃[196]、琅玕[197]、朱丹[198]、青碧[199]。刺金縷繡[200]、織成[201]、金縷罽[202]、雜色綾。作黄金塗[203]、火浣布[204]。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205],野蠶繭[206]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207]。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192] 夜光璧,一說即金剛石。㉟

［193］ 明月珠，發光的珠寶。一說應卽金剛石。[36]一說多爲鯨睛。[37]

［194］ 《抱朴子内篇·登涉》（卷一七）："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卽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赤理"，本傳李注引作"白理"。[38]

［195］ 虎魄，首見《漢書·西域傳》。《後漢書·王符傳》李注："《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罽賓及大秦國。"

［196］ 琉璃，可大別爲天然與人工合成二類，天然琉璃一說卽璧流離。[39]

［197］ 琅玕，一說卽 balas ruby。[40]

［198］ 朱丹，一說卽朱砂。[41]

［199］ 青碧，孔雀石之類。[42]

［200］ 刺金縷繡，以及下文金縷罽，都是金線交織而成的織品。[43]

［201］ 織成，一種名貴織物。[44]

［202］ 罽，首見《漢書·西域傳》。

［203］ 黃金塗，一說是塗金的布。[45]

［204］ 火浣布，一般認爲其原料是石棉。[46]

［205］ 水羊毳，一說指貽貝織物。[47]

［206］ 野蠶繭，大秦國有野蠶絲，亦見於 Pliny（公元 23 – 79 年）《博物志》（XI, 26）的記載。[48]

［207］ 蘇合：《梁書·海南諸國傳》載，中天竺國出蘇合，乃

“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可與本傳參看。“蘇合”,原語不詳。㊾

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208]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209]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210]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211]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212]

[208] 天竺,指印度。“天竺”[thyen - tiuk]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見“身毒”、《漢書·西域傳》所見“天篤”均爲同名異譯。

[209] 據拜占廷史家 Procopius(公元 500 - 565 年)《哥特戰爭》(IV, 17)記載,有“幾位來自印度(居住區)的僧侶到達這裏,獲悉 Justinianus 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羅馬人此後不再從波斯人手中購買絲綢,便前來拜見皇帝,許諾說他們可設法弄到絲綢,使羅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被迫從他們那裏購買絲貨”云云,可與本傳“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之類記述參看。㊿

[210] “大秦王安敦”,一般認爲應即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第五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161 - 180 年在位)。

［211］　《後漢書·桓帝紀》載：延熹九年（166 年）九月"大秦國王遣使奉獻"。知大秦卽羅馬帝國與東漢首次通使直至延熹九年纔實現。這說明和帝永元六年（94 年）以後"重譯貢獻"的"海瀕四萬里外"諸國來使中不包括大秦的使者。傳文泛稱"海瀕四萬里外"，沒有提到大秦，其實已經暗示了這一點。但應該指出的是，很可能正是這些來自大秦屬土的貢獻者傳達了有關的資訊，纔促使班超下決心派甘英出使大秦的。甘英西使的主要成果是豐富了漢人關於西方世界的見聞。

［212］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永寧元年（120 年），撣國[51]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這些記載都表明當時漢人對大秦不勝嚮望之情。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213]、流沙[214]，近西王母[215]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216]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217]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218]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219]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220]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213］　弱水，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弱水"可能是"若

水"之訛。"若水"之所以被置於西方絕遠之處,且隨中國人有關西方知識的擴充而西向漸行漸遠,可能和某些遷自西方的部族的古老記憶有關。

[214] 《禹貢·雍州》:"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一般認爲所述"弱水"指山丹河、額濟納河,"流沙"指騰格里沙漠。本傳"流沙"因"弱水"而提及,不能確指。

[215] 西王母,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

[216] "《漢書》"云云:原以爲條支近日所入,在本傳中則以爲大秦近日所入,是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了解的範圍不斷擴大的結果。案:本節採自《魏略·西戎傳》,《魏略》應即傳文所謂"今書"。

[217] "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二句:這是承襲《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條的有關記載,原意衹是說沒有漢使前往條枝時經由烏弋山離,並不是說從未有漢使前往條枝。[52]

[218] 羅馬、安息均有驛傳,設 Serai 供隊商止宿,但並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一說這些描述大致以漢土制度爲藍本且加以理想化,不可全信。[53]

[219] 結合《魏略·西戎傳》所載,自安息赴大秦的海道與陸道,可概括如下:陸道自安息和櫝,經阿蠻,抵斯賓,然後渡底格里斯河(經于羅)或幼發拉底斯河而上,至安谷城,復北行至驢分,西向跨越 Hellespont 海峽,經巴爾幹等(所謂"海北")地區,到達意大利半島。海道分爲南北:北道至安谷城後,截地中海而西,直達羅馬。南道從于羅渡幼發拉底斯河,至汜復,或從思陶經旦蘭至汜復,復自汜復經賢督、積石抵澤散(亦作烏遲散丹,即埃及

亞歷山大),然後西北向乘船過地中海,亦至羅馬。南道以汜復爲樞紐。

[220] “飛橋”,指從 Propontis 西向越過架設在 Helespont 海峽上的橋,可至意大利半島。

大月氏國[221],居藍氏城[222],西接安息,四十九日[223]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224],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225]。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

[221] “大月氏國”卽貴霜帝國與東漢關係在《後漢書》中有以下記載:1“班超傳”載,建初三年(78 年),班超上疏稱月氏“願歸附”。元和元年(84 年),班超攻疏勒,康居遣兵相救,超以錦帛遺月氏王,月氏王乃勸康居王罷兵。2“章帝紀”載:章和元年(87 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按之《後漢書·班超傳》,“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知章和元年月氏除貢獻外,尚有求婚之事。而從“超拒,還其使”來看,月氏使者似乎並未詣闕。又,月氏果曾“助漢擊車師”,應在建初元年(76 年)。[54]3“班超傳”載,“永元二年(90 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

賂龜兹。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案:此處稱副王謝遁歸後,月氏"歲奉貢獻",不見載於本紀等,未能落實。

[222]　"藍氏城"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國都藍市城,亦卽《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均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 Bactra 的另一個名稱 Alexandria 之略譯。"藍氏"[lam - zjie]亦得視爲 Alexandria 的縮譯。

[223]　"四十九日行"(里數 13.1):本資料承襲《漢書・西域傳》。案:果如《漢書》與《後漢書》所載,兩書描述時期安息國王治不在一地,則"四十九日行"不符合東漢時的情況。

[224]　"六千五百三十七里"(里數 13.2):自藍氏城經無雷、蒲犂和莎車諸國王治赴柳中的行程。傳文:"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

[225]　"萬六千三百七十里"(里數 13.3):自藍氏城經難兜、無雷、蒲犂、莎車諸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亦卽藍氏城去難兜國王治四十日行程(4,000 里),難兜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 340 里,無雷國王治去蒲犂國王治 540 里,蒲犂國王治去莎車國王治 540 里(以上三者據《漢書・西域傳》),以及莎車國王治去洛陽 10,950 里之和。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226],分其國爲休密[227]、雙靡[228]、貴霜[229]、肸頓[230]、都密[231],凡五部翖侯。[232]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233]攻滅四翖侯,

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234]侵安息[235],取高附地[236]。又滅濮達[237]、罽賓[238],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239],子閻膏珍[240]代爲王。復滅天竺,[241]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242]

[226] 月氏原居於今祁連山以北直至天山、阿爾泰山以東地區,約前177/176年,受匈奴打擊,放棄上述故地,大部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史稱"大月氏"。約前130年,匈奴支持烏孫進攻大月氏,大月氏再次西遷至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原立國該處的大夏。㊺

[227] 休密,首見《漢書·西域傳》。

[228] 雙靡,首見《漢書·西域傳》。

[229] 貴霜,首見《漢書·西域傳》。

[230] "肹頓",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肸頓"之訛。

[231] 都密,位於Surkhan河注入阿姆河口不遠處。蓋"都密"[ta-miet]無妨視爲Tirmidh之對譯(《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見呾蜜)。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初,或者設王庭於該處,後移都嬀水之南,於該處另置翖侯。本傳既以爲高附不在五翖侯數内,便以都密補足之。

[232] "凡五部翖侯":一些學者堅持貴霜王朝係大月氏人所建,強調本傳這則記載,認爲傳文明言貴霜等五翖侯係大月氏人所置。㊻另一些學者主張貴霜王朝係大夏人所建,強調《漢書·西域傳》有關大夏的記載,認爲其中"有五翖侯"一句,衹能讀作

“[大夏]有五翖侯”,不能讀作“[大月氏]有五翖侯”;否則,末句“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便成疣贅。[57]質言之,《漢書·西域傳》所載表明五翖侯應爲大夏人,本傳晚出,不可信從。案:《漢書·西域傳》“有五翖侯”一句,顯然應該讀作“大夏有五翖侯”。至於本傳有關記載所採原始資料,據傳首序語,可知“皆安帝末班勇所記”。班氏父子鎮守西域多年,與包括貴霜在內的西域各國有十分頻繁的接觸,且時值貴霜王朝盛期,很難想像班勇對其淵源缺乏正確瞭解,也不應輕易否定。[58]事實上,衹要仔細推敲便能發現本傳和《漢書·西域傳》的有關記載其實是一致的。本傳不過是說五翖侯分治的局面是大月氏入侵後形成的,並沒有說這五翖侯都是大月氏人。遊牧部族往往在佔領區扶植傀儡政權,通過這些傀儡進行統治。大月氏採取的也是這種統治方式。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西使時,瞭解到大夏“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五翖侯固然未必是原來的“小長”,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若干設於原“小長”的城邑、起用原“小長”後裔或親族的可能性。即使大月氏征服大夏後,另立五個翖侯,也完全有可能起用親大月氏的大夏人。大月氏人顯然是利用大夏國“小長”林立的局面因地制宜地進行統治的。“翖侯”一號,雖見於後世突厥語族(葉護),但指大月氏人爲突厥語族尚無確證,而大夏人遷自河西,完全有可能同使用該稱號的其他部族接觸。也許張騫所謂“小長”就是“翖侯”的義譯,而大月氏扶植五翖侯不過是因地制宜而已。

[233] 丘就卻,應卽印度 Kushāṇa 錢幣、銘文所見 Kujula Kadphises。“丘就卻”[khiuə - dziuk - kniak]可視爲 Kaju[la] Ka[dphises]之對譯。丘就卻事業開始的時間上限在公元 25 年左

右。[59]

[234] 丘就卻在攻滅四翎侯、統一吐火羅斯坦東部地區後自立爲王,表明他已開始和昔日的宗主大月氏分庭抗禮,不復以臣屬自居了。案:包括貴霜翎侯在内的五翎侯既是大夏國人,由貴霜翎侯建立的貴霜王朝也就應該以大夏國人爲主。

[235] "侵安息","安息"指印度帕提亞人(Indo – Parthians)的領土。

[236] "取高附地",佔領喀布爾河上游地區,指丘就卻從Gondophares 或其繼承者手中奪取 Paropamisadae。"高附"[kô – bio],Kabul 河古稱 Kophen 之音譯。

[237] "濮達"[pok – dat],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撲挑",兩者均係 Bāχtri 之對譯,指 Bactria 地區。[60]這裏指原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中心地區,爲大月氏王直接統治者。顯然,丘就卻是在攻滅四翎侯,又佔有高附,擁有雄厚的實力後纔發動對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進攻的。傳文既稱貴霜王朝爲"大月氏國",自然祇能稱控制 Bactra 周圍地區的原大月氏爲"濮達"了。

[238] 滅罽賓,乃指貴霜人佔領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Gandhāra 和 Taxila)。丘就卻所滅應即盤踞該地的 Gondophares 王朝殘餘勢力。

[239] 根據現有資料,不妨認爲丘就卻生於公元前 5 年左右,公元 15 年左右即貴霜翎侯之位。他一度與希臘王 Hermaeus 結盟,時在公元 19 年以前。取得 Hermaeus 的支援後,他攻滅四翎侯,自號貴霜王。嗣後,直至公元 50 年左右即 Gondophares 去世之後,丘就卻奪取了高附地。接著,他推翻了昔日宗主大月氏,一統吐火羅斯坦,並在公元 60 年左右佔領 Gandhāra,78 年以前

佔領 Taxila,貴霜王朝於是成立。丘就卻去世於公元 80 年左右。

[240] 閻膏珍,一般認爲應即印度 Kushāṇa 錢幣、銘文所見 Vima Kadphises。如按傳文,丘就卻之子應爲 Vima Kadphises。但根據對新發現的臘跋闥柯(Rabatak)銘文的研究,Kujula Kadphises(丘就卻)之子其實是 Vima Tak[to],亦卽錢銘所見 Sorer Megas(無名王)。Vima Tak[to]之子纔是 Vima Kadphises。[61]既然傳文所記閻膏珍應爲 Vima Tak[to],則 Vima Kadphises 事蹟本傳未及記載。案:"閻膏珍"[jiam – kə – tiən]雖可與 Vima Tak[to]勘同,但不如與 Vima Kadphises 勘同更爲貼切,故傳文也可能誤祖孫關係爲父子關係。[62]

[241] "復滅天竺",應指閻膏珍卽 Vima Tak[to]滅亡一度佔領印度河流域某些地區的希臘人王國。

[242] "月氏自此之後"云云:貴霜翖侯原來役屬於大月氏,其治地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大月氏國的一部份,故不妨將貴霜取代大月氏看作大月氏國内部的政權交替。東漢以後各朝的中國人依然稱之爲"大月氏國"或者爲此。而貴霜翖侯在"攻滅四翖侯"時,很可能一直打著"大月氏"的旗號。傳文所謂"本其故號"者,乃本貴霜之故號也。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243]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内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244]《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245]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246]。

［243］ 高附國,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五翕侯之一的高附翕侯同名,但不在一地。本傳所謂高附國位於 Paropamisadae 卽喀布爾河上游地區。

［244］ 高附卽喀布爾河上游地區,這一時期的歷史由於資料缺乏已不得其詳。錢幣學方面的證據表明,最後一位一統喀布爾河全流域的希臘王是 Antialcidos,已知他的末年不能早於前 129 年。[63]此後,高附卽喀布爾河上游流域有可能落入東伊朗的塞人政權卽 Vonones 及其繼承者的勢力範圍。[64]再後,Amyntas 和 Hermaeus 父子可能在 Azes 一世之後塞人統治相對削弱的時期恢復了希臘人對 Paropamisdae 的控制。至遲在公元 19 年,來自東伊朗的安息人 Gondophares 佔領了 Paropamisadae。[65]

［245］ 《漢書・西域傳》其實不誤,誤在本傳,原因是兩者譯名相同。

［246］ 根據 Takht-i-Bāhī 銘文,Gondophares 至少在位二十六年。一般認爲他在公元 50 年左右去世。[66]他的繼任者們統治西北次大陸爲時很短,而且很可能僅僅是名義上的。[67]因此,丘就卻很可能是在 Gondophares 去世後不久便發動"侵安息"戰爭的,結果是從後者的繼承人手中奪取了 Paropamisdae。[68]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247]。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248]。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249],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250],皆身毒之地。[251]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

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252]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253]、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254]、諸香、石蜜[255]、胡椒、薑、黑鹽。

[247] "數千里"(里數14):此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

[248] 大水,指印度河。

[249] "浮圖道",指佛教,"浮圖"即 Buddha 之漢譯。

[250] 磐起國,位於今緬甸。"磐起"[buan - khiə](《魏略·西戎傳》作"盤越"[buan - hiuat]),應爲 Pyū(Prū、Prome)之對譯。

[251] "天竺"即"身毒"雖然主要包括印度河流域,但傳文既稱其地"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磐起在今緬甸,則此名另有廣義的用法。

[252] "皆屬月氏":結合前文,知這裏描述的是閻膏珍即位後的形勢。似乎貴霜勢力曾佔有今緬甸的部份地區。

[253] 瑇瑁,一說指鷹嘴龜(Chelonia imbricata)之殼。[69]

[254] 毾㲪,一種毛織物。李注引《埤蒼》曰:"毛席也。"又引《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毾㲪"可能是中古波斯語 tāpetān 的對譯。[70]

[255] 石蜜應即冰糖。《南方草木狀》卷上:"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71]

和帝時,數遣使貢獻,[256]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257]

[256] "數遣使貢獻",不見《後漢書》本紀。

[257]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二年(159年)十二月"天竺國來獻";延熹四年"冬十月,天竺國來獻"。案:身毒既因"西域反畔"而遣使斷絕,知身毒與東漢往來經由西域南北道。桓帝以後則取道南海。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258]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259]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260]

[258] 《後漢書・楚王英傳》李注引袁宏《後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案:此所謂明帝感夢求

法。傳文雖冠以"世傳"兩字,不無可疑處,但亦難斷爲向壁虛構,至少說明當時東漢君臣對於佛教已有所瞭解。⑫

[259] 《後漢書·楚王英列傳》:"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⑬

[260] 《後漢書·桓帝紀》論曰:前史稱桓帝紀"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東離國[261],居沙奇城[262],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263],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264]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265],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266]

[261] "東離",應從《魏略·西戎傳》作"車離"[kia - li-ai],卽南印度古國 Chola。⑭

[262] "沙奇"[shea - gia],應卽 Kāñchi。⑮

[263] "三千餘里"(里數15):自東離國王治赴天竺國王治的行程。

[264] "列城",應據《魏略·西戎傳》改爲"别城"。

[265] "八尺","八"字前應據《魏略·西戎傳》補"一丈"二字。

[266] 全傳可分爲四大段。第一國拘彌至第十三國東離爲第一大段。第十四國粟弋至第十六國奄蔡爲第二段,第十七國莎車至第十九國焉耆爲第三段,第二十國蒲類至第二十四國車師

後國爲第四段。第一段是經由南道前往的各國,後三段是經由北道前往的各國。決定各國先後次序的原則與《漢書·西域傳》同,具體做法則略有變通。分爲四道敍述則已開《魏書·西域傳》之先例。

粟弋國[267],屬康居。[268]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267] 粟弋國,一般認爲指索格底亞那,今澤拉夫善河流域。"粟弋"[siok - jiək]爲 Sugda 之對譯。《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傳》所見"儌侲"或其異譯。

[268] "屬康居",粟弋屬康居最早可追溯至張騫首次西使之際。⑯

嚴國[269],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269] 嚴國,一說該國位於伏爾加河支流 Kama 河流域。"嚴"[ngiam],卽 Kama 之對譯。⑰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270],居地城[271],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272]

[270] "阿蘭聊",一說應卽《魏略·西戎傳》所見"阿蘭"與"柳[國]"之奪訛。"阿蘭"[a - lan]爲 Alan 之對譯,"柳"

[liəu]爲伏爾加河古稱 Rha 之對譯。阿蘭人之居地在高加索山脈以北,東至裏海之北,西至黑海之東北。⑱

[271] 地城,名義及地望待考。

[272] 奄蔡與康居均爲行國,逐水草遷徙,民俗衣服應該相同。不僅如此,奄蔡改名很可能是被阿蘭(Alans)征服的結果。因此,民俗與康居相同的其實可能是包括奄蔡在內的阿蘭族。

莎車國西經蒲犂[273]、無雷[274]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275]

[273] 蒲犂,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74] 無雷,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75] "萬九百五十里"(里數 16):自莎車國王治經疏勒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亦卽莎車國王治去疏勒國王治 600 里(據《漢書·西域傳》里數推得),與疏勒國王治去洛陽 10350 里之和。傳文:"莎車東北至疏勒。"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276]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

[276] 由此可見漢王朝要求西域諸國納質或送侍子的作用。這種舉措的主要目的是扶植親漢政權,客觀上則有利於中原

和西域的文化交流。

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277]

[277] 由於親東漢的莎車政權的存在,匈奴未能控制整個西域,這是和西漢初形勢不同之處。光武帝立康爲"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說明光武帝企圖假手莎車控制西域。

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278]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279]葱領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280]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兹諸國,諸國愁懼。[281]

［278］ 賢殺拘彌、西夜二王，無非是爲了安置乃兄二子。然這是莎車擾亂西域之始。賢於十四年(38 年)來朝，漢美其通西域，置殺二王罪勿問，並默認其代康自立，賢於是儼然葱嶺以東諸國宗主。

［279］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四年(38 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

［280］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七年(41 年)“莎車國遣使貢獻”。

［281］ 莎車是最早“請都護”的西域國家，而從這一次遣使前後莎車的行爲來看，所謂“請都護”很可能衹是賢放出的試探性氣球。一旦斷定東漢無意經營西域，賢便可放手進行稱霸西域的活動。光武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隨卽追奪一節，不過起了催化其野心的作用。又，莎車王賢之所以能一度横行西域，除了東漢棄西域不顧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匈奴亦已衰弱。據《後漢書・南匈奴傳》，至公元 46 年(建武二十二年)前後，匈奴更是“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終於在 48 年分裂爲南北兩部。這自然是莎車擴張勢力的大好時機。至於本傳所見賢遣子不居徵爲質匈奴一事，應發生在建武之末，亦卽同傳所載龜兹國人殺莎車所立龜兹王，歸附匈奴，匈奴與龜兹共攻莎車之際。其時，賢已成強弩之末，故不久便被于闐王廣德所殺，國亦被并。要之，賢自代立爲莎車王，至永平五年(62 年)去世，擾亂西域垂三十年。“詐稱大都護”雖衹能蒙蔽諸國於一時，“漢大將軍印綬”卻無疑助長了賢的氣焰。

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282]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283],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284]而賢益橫。

[282] 《後漢書·光武帝紀》所載與本傳略同,祇是"車師前王"作"車師王","十八國"作"十六國"。西漢時車師國分前後,東漢時也是如此。本傳此處僅提"前王",未及"後王",很可能來朝的"十六國"或"十八國"中並無後王。若後王來獻,傳文應稱"車師前王",如《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二年(90年)條所載。又,車師前王等遣子入侍,乃因莎車強盛,欲兼并諸國。都護不出,前王不得已依附匈奴。而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來朝諸國中既不見後王,似可說明在此之前,後王已歸屬匈奴。案:東漢在與北匈奴爭奪伊吾、蒲類地區的同時,也將勢力深入車師,祇有

控制車師及其附近地區,纔有可能進一步控制北道。鄯善等附匈奴,其實是不堪莎車之侵迫。

[283] 據《梁書・西北諸戎傳》,莎車王賢所殺龜兹王名弘。

[284] 《後漢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73 年),"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班超知道,這必定是有匈奴使者到來,而鄯善王"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於是"會其吏士三十六人",乘夜斬匈奴"使及從士"。"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案:鄯善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 年)朝漢,至此與漢隔絕近三十年,漢使乍到,自不免狐疑。班超斬匈奴使者,乃堅其向漢之心。

嬀塞王[285]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兹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兹爲烏壘國[286],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嬀塞王。數歲,龜兹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287]爲龜兹王,龜兹由是屬匈奴。

[285] 嬀塞王,當係嬀水(Oxus)即阿姆河流域塞人之稱王者。

[286] 烏壘,原係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87] 龜兹貴人取名"身毒",似可見當地接受印度文化影響之一斑。

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竇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竇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288]、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

[288] 姑墨,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莎車將君得在于竇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60 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竇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289]

[289] 當時東漢勢力不及西域,匈奴勢力亦已削弱,故綠洲諸國之間爭奪勢力範圍的鬭爭不斷。

于窴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兹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窴。于窴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内于窴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290]

[290] 匈奴率龜兹諸國攻莎車,無非是利用諸國對莎車稱霸之不滿,以假手龜兹控制西域。莎車既不能南北兩綫作戰,只能與廣德和,以女妻之。廣德與賢結盟乃權宜之計,一旦且運内應,便破莎車。

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兹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窴,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發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也。[291]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

漢。[292]事已具“班超傳”。

[291] 匈奴發焉耆、尉黎、龜兹等國兵圍于窴,《資治通鑒·漢紀》(卷四五)繫於明帝永平四年(61年),傳文作章帝元和三年(86年),似誤。

[292]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87年),“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後漢書·班超傳》:“明年(章和元年),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兹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293],去洛陽萬三百里[294]。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295]

[293] “五千里”(里數17.1):應爲自疏勒國王治經尉頭等國王治赴柳中的行程。傳文:疏勒“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兹至焉耆”。案:若自疏勒赴柳中取北道,則本里數有誤。

[294] “萬三百里”(里數17.2):自疏勒國王治經姑墨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長安去洛陽約千里,而據《漢書·西域傳》,

疏勒去長安9,350里,兩者之和爲10,350里。"萬三百里"應爲"萬三百五十里"之訛。

[295] 傳文所載疏勒國的戶數是《漢書·西域傳》所載疏勒國戶數的13.9倍,勝兵數爲15倍。前者包括了役屬疏勒的小國。

明帝永平十六年,龜兹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兹左侯[296]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297]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298]

[296] "左侯",一說當是"左將"或"左候"之訛。[79]

[297] 《後漢書·班超傳》載:"時龜兹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兹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80]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兹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兹結怨。"又載:永平十八年(75年),焉耆等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兹、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

其都尉黎弇曰:'漢使弃我,我必復爲龜兹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案:龜兹自西漢以來便是綠洲諸國中的大國,戶口勝兵遠多於其餘各國,故有力量侵陵旁國,既依託於匈奴,更爲所欲爲,立兜題爲疏勒王,等於以疏勒爲屬國。而在班超看來,西域諸國皆屬於漢,龜兹的行爲是不可容忍的。然當時班超勢孤力單,不能懲罰龜兹,乃命田慮劫縛兜題,所恃者無非兜題非疏勒種,疏勒國人必不用命而已。又,正如尉犂、危須等追隨焉耆反漢,龜兹則有姑墨、溫宿、尉頭等跟從,蓋綠洲大國不屬漢時往往各有其勢力範圍。然據同傳所載班超疏"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知姑墨等不過脅從。

[298] 《後漢書·班超傳》載:元和元年(84 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81]。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又載:元和三年(86 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82],密與龜兹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後漢書·章帝紀》載:元和三年"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

按之建初三年疏,康居亦屬"願歸附"的西域諸國,這裏卻扮演了支持疏勒與漢爲敵的角色,疏勒王忠更是班超所立,居然也貪利反漢。這些都說明班超上疏有意誇飾,或者是爲了堅定朝廷經營西域的決心。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産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稾城侯。後莎車連畔于窴,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窴爲敵國焉。[299]

[299] 月氏即貴霜雖於公元90年被班超擊退,但並未放棄向葱嶺以東擴張其勢力範圍的企圖。安帝元初(114-120年)中,正是東漢放棄西域的年代,貴霜在這時出兵扶立親貴霜的疏勒傀儡,可謂乘虛而入。由此可見,月氏王"親愛"臣磐,用心甚深。疏勒國人因"畏憚月氏"而迎立臣磐爲王,似乎也表明當時貴霜對葱嶺以東頗有影響。

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300]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301]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

牛。[302]至靈帝建寧元年(168 年),疏勒王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303]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304],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305]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300] 《後漢書·順帝紀》:永建二年(127 年)三月"疏勒國遣使奉獻"。案:順帝之初,東漢雖著意經營西域,然長史班勇屯於柳中,於南北道西端畢竟有鞭長莫及之感,故拜臣磐爲"漢大都尉",試圖假手疏勒維持秩序。

[301] 據《後漢書·順帝紀》,時在五年(130 年)正月,。

[302] 《後漢書·順帝紀》載:陽嘉二年(133 年)六月"疏勒國獻師子、封牛"。

[303] 傳文所載與傳世《曹全碑》有異:"戊司馬曹寬",碑文作"戊部司馬曹全";傳文稱臣磐爲其季父和得所殺,碑文則稱和德"弑父篡位"。傳文稱漢軍攻城不下,無功而返,碑文則稱"和德面縛歸死"。或以爲當從碑文。83然而,無論這次戰役的結果如何,臣磐之死的損失已無法挽回。

[304] 楨中城,當在疏勒國,具體位置無考。"楨中"[tieng-tiuəm],與"鄯善"、"精絕"等得視爲同名異譯。

[305] 討疏勒由涼州刺史而不是由敦煌太守調兵遣將,說明當時西域直屬涼州統轄。班勇之後,屢見敦煌太守獨力處理西域事務。如:順帝永建四年(129 年),敦煌太守徐由討于闐;順帝

陽嘉四年(135年),令敦煌太守發兵掩擊北匈奴呼衍王、救車師六國等等。而長史已無異於太守部屬,敦煌太守事實上已成爲西域的最高行政長官。東漢末年,州刺史權力日益增大,太守形同刺史的部屬,掌管西域事務的不再是敦煌太守而成了涼州刺史。[84]又,《曹全碑》稱疏勒王"面縛歸死",乃緣飾之詞。

東北經尉頭[306]、溫宿[307]、姑墨、龜茲至焉耆。

[306] 尉頭,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07] 溫宿,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308],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309],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310]。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311]其國四面有大山[312],與龜茲相連,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313]周匝其城三十餘里。

[308] "南河",疑爲"員渠"之奪訛。"員渠",首見《漢書·西域傳》,時爲焉耆國王治。

[309] "八百里"(里數18.1):自南河城赴柳中的行程。

[310] "八千二百里"(里數18.2):本里數以襲自《漢書·西域傳》的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卽員渠城去長安7,330里,與長安去洛陽約千里之和。"八千二百里"應爲"八千三百三十里"之奪訛。這也表明"南河城"應卽員渠城。

［311］　傳文所載焉耆國戶、口、勝兵數分別是《漢書·西域傳》所載焉耆國戶、口、勝兵數的3.75、1.62和3.33倍。但前者包括了該國所役使的周鄰小國的戶、口和勝兵數，不能視爲人口的實際增長數。

［312］　"四面有大山"是對焉耆盆地形勢的描述。

［313］　"海水曲入"云云，指博斯騰湖及其四周水系。

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314]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爲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315]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於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316]

［314］　李注："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

［315］　《後漢書·班超傳》："［永元］六年（94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

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案:超所立元孟,"先嘗質京師",超進兵時,又密遣使以廣動静告超;總之是以親漢面貌出現者。由此不難想見,超扶立的尉犂、危須和山國國王亦元孟一類人物,被取代的故王則均爲親匈奴者。

[316] 《後漢書·班勇傳》:"[永建]二年(127 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班超父子經營西域,最後平定的都是焉耆、危須、尉犂三國。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317],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318],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319]。戶八百餘,口

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駞、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317] 疏榆谷,蒲類前國王治,首見《漢書·西域傳》。

[318] "千二百九十里"(里數 19.1):自疏榆谷赴柳中的行程。

[319] "萬四百九十里"(里數 19.2):自疏榆谷經柳中、車師前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亦即疏榆谷去柳中 1,290 里,柳中去車師前國王治 8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洛陽 9,120 里之和。

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惡[320]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321]

[320] 阿惡地,具體位置不詳。"阿惡"[a – ak]與"孤胡"[kua – ha]可能是同名異譯。

[321] 本節所述蒲類大國與蒲類前後國可能並無繼承關係,被徙後其地當在匈奴右部、車師後部之北 9,000 餘里。

移支[322]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髪[323],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322] 移支,車師人之一枝,可能在今巴里坤湖一帶。“移支”[jiai – tjie],與“車師”應爲同名異譯。

[323] “被髮”:一說移支既係車師之一枝,傳文僅載移支人“被髮”,似說明其餘車師部落皆不“被髮”。案:此說未必然。另說所謂“被髮”其實很可能意指“辮髮”。⑮

東且彌國[324],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325],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326]。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324] 東且彌國,首見《漢書·西域傳》。但本傳所傳東且彌國,與《漢書·西域傳》所傳東且彌國似乎不在一處,應在博格達山之北。⑯

[325] “八百里”(里數20.1):自東且彌國王治赴柳中的行程。

[326] “九千二百五十里”(里數20.2):本里數以襲自《漢書·西域傳》的東且彌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即東且彌國王治去長安8,250里,與長安去洛陽約1,000里之和。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327],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328],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329]。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327］ 交河城，車師前國王治，首見《漢書·西域傳》。

［328］ “八十里”（里數 21.1）：自交河城赴柳中的行程。

［329］ “九千一百二十里”（里數 21.2）：本里數可能以襲自《漢書·西域傳》的交河城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卽交河城去長安 8,150 里，與長安去洛陽約 1,000 里之和。果然，“九千一百二十里”應爲“九千一百五十里”之訛；不過，按之里數 19.2，其訛由來已久。

後王居務塗谷[330]，去長史所居五百里[331]，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332]。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333]

［330］ 務塗谷，車師後國王治，首見《漢書·西域傳》。

［331］ “五百里”（里數 22.1）：自務塗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柳中的行程；亦卽務塗谷去車師前國王治 5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柳中 80 里之和。“五百里”應爲“五百八十里”之奪訛。值得注意的是本傳所載前後國王治之間的距離爲 500 里，較《漢書·西域傳》所載 800 里更接近實際。

［332］ “九千六百二十里”（里數 22.2）：自務塗谷經車師前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亦卽務塗谷去車師前國王治 500 里，與車師前國王治去洛陽 9,120 里之和。

［333］ 傳文所載車師後國戶、口、勝兵數分別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車師後國戶、口、勝兵數的 6.72、3.14 和 1.59 倍。但前者包括了該國所役使的周鄰小國的戶、口和勝兵數，不能視爲

該國人口的實際增長數。

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334],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

[334] 東且彌、卑陸、蒲類屬於《漢書·西域傳》所謂"山北六國",分自姑師。故與"移支"合稱爲"車師六國"。

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内屬。[335]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336]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337]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338]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339]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340]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341]

[335] 《後漢書·竇固傳》載:永平十六年(73 年)"復出玉

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後漢書・耿秉傳》載："十七年(74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余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後漢書・耿恭傳》載："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87]，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案：車師已於十七年夏被擊降，似不應於同年冬復擊之，故《後漢書・耿恭傳》所謂"十七年夏"不過是下詔的時間，張、恭、固、秉擊車師實在是年冬。《後漢書・耿恭傳》稱漢軍欲攻後王，而"士卒寒苦"，可證這次軍事行動在冬季。前節引《後漢書・明帝紀》繫此事於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正與《後漢書・耿恭傳》合。又，《後漢書・耿恭傳》稱"前王卽後王之子"，則似乎表明當時前部已爲後部所并。果然，其事當發生在建武二十一年(45年)之後，後部之所以能兼并前部，蓋有匈奴支援。

［336］《後漢書·耿恭傳》載：永平十八年（75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疏勒城[88]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89]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337］《後漢書·和帝紀》載：永元二年（90年）五月"車師前後王並遣子入侍"。這是車師前後王遣子入侍或爲質最早的記載，但很可能在明帝時就開始了。

［338］《後漢書·和帝紀》載：永元八年（96年）七月，"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

［339］《後漢書·和帝紀》載：永元九年（97年）三月，"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

［340］《後漢書·安帝紀》載：永寧元年（120年）三月"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

［341］《後漢書·班勇傳》載："四年（125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

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342]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343]，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344]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345]掩擊北虜於勒山[346]，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347]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348]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349]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

[342] 《後漢書·班勇傳》載："永建元年(126 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稱農奇爲"後部故王"，該王既爲漢所立，則軍就可能是安帝罷都護後爲匈奴所立，這似乎可以說明何故降索班後

旋卽反叛。又,班勇所斬東且彌王亦匈奴所立,其人非車師種。而據本傳,車師凡六國,這六國應由西漢時的車師八國分合而成。車師前後部旣已降服,其餘四國勢必隨之附漢。又,匈奴失車師,勢在必爭,故班勇乘勝進擊呼衍王,以攻爲守,確保車師平安。至於所謂“金且谷”,似卽《漢書·西域傳》所見“桓且谷”(今地不詳)。班勇使曹俊馳救,與西漢時戊己校尉刀護“遣史陳良屯桓且谷”以備匈奴,形勢仿佛。該谷當匈奴進入後部之通道。

[343] 閶吾陸谷,具體位置不詳。

[344] 《後漢書·順帝紀》載,陽嘉三年(134 年)“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獲其季母”。

[345] 敦煌太守發兵救後部,是因爲當時沒有西域都護。此敦煌太守理西域事情之始。

[346] 勒山,當在車師後部附近,地望不詳。

[347] 四年秋呼衍王破車師是匈奴最後一次佔有車師。永和二年(137 年),敦煌太守誅呼衍王,車師又歸漢。

[348] 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漢軍與呼衍王戰於蒲類海東,蒲類海應卽今巴里坤湖。這是見諸記載的東漢與北匈奴最後一次爭奪伊吾、蒲類地區。

[349] 據原立於巴里坤東松樹塘嶺的《裴岑碑》:“惟漢永和二年(137 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邊竟乂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知裴岑曾大敗北匈奴於伊吾北,誅殺一呼衍王,維護了伊吾地區的安定。

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350]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351],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别屬役之,食其稅。[352]帳者,猶中國之户數也。[353]

[350] 戊部侯所居爲車師後部候城,可能就是金蒲城。

[351] 且固城,具體位置不詳,可能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北胥鞬"同在一處,西漢以來一直是屯田之地。"且固"[tzia (gia)-ka],與"胥鞬"[sia-kian]得視爲同名異譯。

[352] 蔡邕《太尉橋公廟碑》:"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捲,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91]案:碑文所載與此傳不同,揆情度理,應從本傳。

[353] 阿羅多事件之後,車師附漢。《後漢書·趙典傳》提及"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可知直至東漢之末車師一直遣子入侍。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354],班超奮封侯之志,[355]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356],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357],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産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358],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359]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360]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361],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362],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363],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364]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365]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366]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

蝸角之論,[367]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368]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354] 張騫事蹟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355] 《後漢書·班超列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356] "龜綬",李注:"龜謂印文也。"又引《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

[357] 東漢在西域屯田,始於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是年,漢軍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翌年,東漢攻破車師,又分置戊、己校尉於後部金蒲城和前部柳中城,管理兩處的屯田。《後漢書·楊終傳》載終建初元年(76 年)上疏有言:"自永平以來,……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結怨邊城。"可知永平十六年後,東漢曾屯田樓蘭。關於樓蘭屯田,《水經注·河水二》有載:"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横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

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案：文中提到的王霸，《後漢書》卷二〇有傳，知所述屯田事不能早於東漢；[92]但未必指永平年間的屯田，蓋其間焉耆、龜茲均未服從，索勱未必能徵其人服役。因此，上述記載很可能是和帝時事。

［358］ "梯山"兩句：《漢書・西域傳上》："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359］ "至於"云云，意爲二漢方志有關佛教的記載僅僅停留在表面。其實，如果對照《法顯傳》和《洛陽伽藍記》之類記載，不難發現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西域佛教的記載亦甚粗疏，不獨兩漢。北魏時扜彌國事佛則未見記載；高昌國有佛教信仰，亦不刊見於各史"西域傳"。諸如此類，不一一列舉。

［360］ "善法導達"，意指勸人爲善、誘導人覺悟。[93]

［361］ "其國"二句，李注："《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362］ "靈聖"二句：李注引《本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可爲父

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卽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这這是說印度是佛教聖賢誕生之地。

[363]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李注引《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364]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李注引《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弃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365] "詳其"數句,李注:"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

[366] "好大不經,奇譎無已",李注:"《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幷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

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367] "雖鄒衍"二句,李注:"《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368] 李注:"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贊曰:逿[369]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虚。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370]

[369] 李注:"逿,遠也。"

[370] 李注:"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233-257。

② 參看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258-270。

③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八八。

④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pp. 495-507。

⑤ "西河"當是"河西"之誤。

⑥ 同注3。

⑦ 居延,縣名,治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

⑧ 平城,縣名,治今山西大同東北。

⑨ 《後漢書·竇固傳》:十六年,"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

⑩ 《後漢書·耿秉傳》:"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

⑪ 李注:"《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訾降。"

⑫ 谷吉,事蹟見《漢書·陳湯傳》。

⑬ 義從,此處指羌人、小月氏人之武裝。

⑭ 同注3。

⑮ 同注3。

⑯ 傳文所見里數的考證,詳見余太山注4所引書,pp. 135-180。

⑰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p. 182-209。

⑱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p. 1627。

⑲ 王國維"西胡考",載《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84年,pp. 613-614。

⑳ 尤還可能是西漢時尉屠耆的後裔。尉屠耆曾娶漢宮女爲夫人,班勇或因此稱其子孫爲"漢人外孫"。蓋未聞東漢曾與鄯善聯姻。

㉑ "三綬"或爲"王綬"之訛。

㉒ 參看長澤和俊"甘英の西使について",載《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國書刊行會,1979年,pp. 398-414。

㉓ 參看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西域傳》和本傳的校勘記。

㉔ 劉攽《東漢書刊誤》。

㉕ 參看宮崎市定"條枝と大秦と西海","史林"24-1(1939年),pp. 55-86。

㉖ G.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Princeton, 1961, pp. 143 – 162.

㉗ 參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 92。

㉘ 同注 17。

㉙ 詳見余太山"《後漢書》、《魏略》有關大秦國桑蠶絲的記載","西域研究"2004 年第 2 期,pp. 。(待刊)

㉚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48, 113.

㉛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pp. 237 – 302,esp. 271 – 281。

㉜ 詳見白鳥庫吉注 31 所引文,esp. 268 – 271。

㉝ 詳見白鳥庫吉注 31 所引文,esp. 265 – 268。

㉞ 同注 17。

㉟ 章鴻釗《石雅・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102 – 103。

㊱ 見章鴻釗注 35 所引書,pp. 102 – 103。

㊲ 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pp. 510 – 514。

㊳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注 30 所引書,p. 202。

㊴ 章鴻釗注 35 所引書,pp. 1 – 26。

㊵ 章鴻釗注 35 所引書,pp. 27 – 34。

㊶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reprinted 1939), p. 41;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注 30 所引書, p. 49。

㊷ 章鴻釗注 35 所引書,pp. 359 – 362。

㊸ F. Hirth 注 41 所引書,pp. 253 – 254。

㊹ 參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pp.

30－31。

㊺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注 30 所引書,p. 215。

㊻ 說詳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pp. 328－331;謝弗注 37 所引書,pp. 435－436;章鴻釗注 35 所引書, pp. 206－207。

㊼ 說詳謝弗注 37 所引書,pp. 440－441。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說法可參看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注 31 所引書, pp. 125－203,esp. 178－180。

㊽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譯文見裕爾、考迪埃《東域紀程録叢》,張緒山漢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pp. 165－166。

㊾ 有關考說見勞費爾注 46 所引書,pp. 282－285,謝弗注 37 所引書, p. 360,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注 30 所引書,p. 204。

㊿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War of the Goths*, Cambridge, London, 1957. 譯文見注 48 所引書,p. 171。

51 撣國,一般認爲在今緬甸東北境。

52 余太山注 17 所引書,pp. 169－171,187－188。

53 白鳥庫吉注 31 所引文,esp. 280－282。

54 參看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pp. 73－94。

55 參看余太山注 17 所引書,pp. 53－61。

56 例如 O. Maenchen-Helfen,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lin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V, 1945, pp. 71－81,認爲,《後漢書》雖晚出,但可靠程度未必低於《漢書》,前者曾糾正後者關於高附翖侯記載的錯誤,便可見一斑。

57 說見桑原隲藏"張騫の遠征",《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 1944 年,pp. 1－117。案:《漢書·西域傳》載:"康居有小王五:一

曰蘇䪥王,治蘇䪥城,……二曰附墨王,……三曰窳匿王,……四曰罽王,……五曰奧鞬王,……。凡五王,屬康居。"文例相同,知桑原氏說未安。

㊳ 例如:桑原隲藏注 57 所引文以爲《後漢書》在節略《漢書》時無意識地變更了原意,且舉《漢紀》"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翕侯"云云爲證。案:《後漢書》編者並沒有誤會《漢書》,桑原氏說未安。

㊴ 參看余太山注 54 所引文。以下有關貴霜諸事均請參看此文。

㊵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lio", *T' oung Pao* 6 (1905), pp. 519 – 571.

㊶ N. Sims-Williams & J. N.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1995/1996, pp. 76 – 142.

㊷ 余太山"新發現的臘跋闥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 年第 3/4 合期,pp. 43 – 47。

㊸ H. 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Calcutta 1953, pp. 438 – 439.

㊹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pp. 331 – 332.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p. 154 – 155, 則以爲 Antialcidas 是由 Hermaeus 之父 Amyntas 直接繼承的。

㊺ F. W. Thomas, "Sakastana, Where dwelt the Sakas Named by Darius and Herodotu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6, pp. 181 – 200; J. Marshall, Taxila, Cambridge, 1951, pp. 58 – 60.

㊻ 據 Philostratos 記載,在 Tyana 的 Appollonius 時代(公元一世紀中葉),Taxila 的統治者是 Phraotes。E. Herzfeld, "Sakastan", *Archaeologische Mitteilugen aus Iran*, IV (1932), pp. 1 – 116, 以爲

Phraotes 應指 Gondophares,因爲 Gondophares 佉盧文錢銘中王號的一部份是 apratihata。案:據 Takht-i-Bāhī 銘文推斷,Gondophares 在公元 45 年在位。

⑰ 參看 J. Marshall 注 65 所引書, p. 64;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 Cambridge, 1951, p. 580。兩者均以爲 Gondophares 的繼任者僅 Pacores 一人。

⑱ J. Marshall 注 65 所引書, p. 66,指出:在 Begrām 和喀布爾河谷的其他遺址發現了大量 Gondophares 的錢幣,但是沒有發現他的繼承者 Pacores 的錢幣,則表明 Gondophares 死後,安息人在 Paropamisadae 的統治隨之結束。

⑲ 參看謝弗注 37 所引書,pp. 463–464。

⑳ 參見勞費爾注 46 所引書,p. 321。

㉑ 說詳勞費爾注 46 所引書,pp. 201–203;謝弗注 37 所引書,pp. 326–327。

㉒ 參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華書局,1983 年,pp. 15–21。

㉓ 詳見湯用彤注 72 所引書,pp. 37–39,等。

㉔ 參看余太山注 54 所引文。

㉕ 同注 74。

㉖ 參看余太山注 17 所引書,pp. 98–101。

㉗ 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注 31 所引書,pp. 303–402,esp. 305。

㉘ 白鳥庫吉注 77 所引文,esp. 367–368。

㉙ 同注 3。

⑳ 檗稟城,具體位置不詳。

㉛ 烏卽城,具體位置不詳。

㉜ "損中",應卽本傳及《魏略·西戎傳》所見"楨中",形近致訛,具體

位置不詳。

⑧③ 馬雍“東漢《曹全碑》中有關西域的重要史料”,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41 - 45。

⑧④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載注 83 所引書,pp. 46 - 59。

⑧⑤ 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364 - 381。

⑧⑥ 余太山注 4 所引書,pp. 198 - 253。

⑧⑦ 李注:“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也,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按李注,城在今新疆鄯善縣附近。

⑧⑧ 《後漢書·耿恭傳》所見“疏勒城”,一說在唐庭州之西南。見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 年,pp. 346 - 347。

⑧⑨ 李注引《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

⑨⓪ 枯梧河,地望不詳。

⑨① 《蔡中郎集》卷五。

⑨② 參看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pp. 168 - 169。

⑨③ 同注 3。



五 《魏略·西戎傳》要注

…………[1]

燉煌[2]西域之南山[3]中,從婼羌[4]西至葱領[5]數千里,有月氏餘種[6]、葱茈羌[7]、白馬[8]、黄牛羌[9],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10]傳聞黄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11]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于今有二十。[12]道從燉煌玉門關[13]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領,經縣度[14],入大月氏[15],爲南道。[16]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17],回三隴沙[18]北頭,經居盧倉[19],從沙西井[20]轉西北,過龍堆[21],到故樓蘭[22],轉西詣龜兹[23],至葱領,爲中道。[24]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横坑[25],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26]北,到車師[27]界戊己校尉[28]所治高昌[29],轉西與中道合龜兹,爲新道。[30]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説。[31]南道西行,且志國[32]、小宛國[33]、精絕國[34]、樓蘭國皆并屬鄯善[35]也。戎盧國[36]、扜彌國[37]、渠勒國[38]、皮山國[39]皆并屬于

賓[40]。罽賓國[41]、大夏國[42]、高附國[43]、天竺國[44],皆并屬大月氏。[45]

［1］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謂"西域"均係廣義的"西域",亦卽敦煌以西的廣大地區。但按照這一概念編纂"西域傳"的除《漢書》和《後漢書》外,僅《魏書》、《南史》和《北史》三史,其餘各史的"西域傳",包括後來的《舊唐書》和《新唐書》,均將西域事情并入"西戎傳"了。其中,《隋書》和《新唐書》雖有"西域傳"之名,描述的範圍其實與"西戎傳"相同。這種編纂法最早見諸本傳。這與其說是各史編者觀念不同所致,不如說是由於編者爲編纂方便採取的權宜之計。質言之,前後漢以及北魏時期有關西戎與西域兩者的材料較多,必須分開記述。其餘各史編者或者由於掌握的有關西戎與西域的材料較少,故可合并記述。這裏僅錄注傳文有關西域的部份。

［2］ 燉煌,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敦煌"。本傳指曹魏時期的敦煌郡,治今敦煌西。

［3］ "西域之南山",相對"漢南山"而言,指阿爾金、昆侖和喀喇昆侖山。

［4］ 婼羌,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5］ 葱領,首見《漢書·西域傳》。

［6］ "月氏餘種",月氏離開"敦煌、祁連"間的故地西遷時留下的"小衆",亦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謂"小月氏"之一部份。一般以爲這些"小衆"的居地在今祁連山。案:此說不確。小月氏的居地可能包括今祁連山直至西域南山一帶。《史記·大宛列傳》所謂"保南山羌"也應該包括西域南山之羌人,亦卽本傳所

說葱茈羌、白馬羌、黄牛羌之類。標點本作"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黄牛羌",似未安。《後漢書·竇融傳》載:"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羌虜、小月氏",標點本作"羌虜小月氏",顯然也是將小月氏視爲羌虜之一種。其實,《後漢書》屢見"羌胡"連稱之例("竇融傳"外,如"孔奮傳"等),小月氏乃"胡"之一種,"羌"似非"胡"之限定詞。李注:"小月氏,西域胡國名",亦可爲證。要之,羌胡有别,而"小月氏"往往被稱爲"胡"。《後漢書·董卓傳》李注引《獻帝紀》稱牛輔帳下有"支胡赤兒",亦以"月支"爲"胡"之例。

[7] 葱茈羌,羌之一種,具體居地無考。

[8] 白馬羌,羌之一種,主要分佈在今四川綿陽北部和甘肅武都南部。①

[9] 黄牛羌,羌之一種,當在白馬羌之北,具體居地無考。

[10] 這一段説,在傳文描述的時代,敦煌以西,自婼羌,沿西域之南山,直至葱嶺,數千里之間分佈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羌、黄牛羌等,各部北與南道諸國相接。除塞種之外,羌人是西域的另一個大族羣。和塞種一樣,被冠以"羌"名者,在人種上不可能是單一的。

[11] "時有三十六[國]"云云,本《漢書·西域傳》。

[12] "于今有二十[國]",指曹魏時代西域綠洲大國稱霸的形勢。僅存"二十[國]"是大國兼并鄰近小國的結果。但本傳的文字似乎說這樣的形勢始自東漢初。殊不知曹魏時代西域綠洲大國稱霸是東漢末的變動造成的。建武初西域確曾一度出現類似的形勢,而由於東漢的西域經營,這種形勢已經消失。本傳

編者於此未予深究,逕將曹魏時代西域綠洲大國的稱霸現象溯源於建武初,顯然非是。案:標點本作"于今有二十道",未安。

[13] 玉門關,首見《漢書·西域傳》,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玉門"。

[14] 縣度,首見《漢書·西域傳》。

[15] 大月氏,本傳所謂"大月氏"並非自伊犂河、楚河流域西遷之大月氏,乃指貴霜帝國。貴霜國事情詳見"《後漢書·西域傳》要注"。

[16] 據《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南道乃出玉門關或陽關,傍南山北西行至鄯善國都扜泥城,復自扜泥城西行赴且末以西諸國;本傳卻說在出玉門關後,"經婼羌轉西"。又據《漢書·西域傳》,婼羌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鄯善國"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知當時赴鄯善不經過婼羌;且同傳明載婼羌國"不當孔道"。因此,本傳的敘述說明曹魏時南道的取向與兩漢時有所不同。另一種可能便是婼羌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因爲《漢書·西域傳》所說"不當孔道"的婼羌國不過是西域婼羌族之一支,其王稱"去胡來王"。[2]這一支其實在西漢末已經消亡,或者其餘衆聚居之處在曹魏時正當自玉門關往赴鄯善之道。[3]

[17] 都護井,一說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卑鞮候井"。[4]"卑鞮"或係土名。

[18] 三隴沙,《太平御覽·地三九》(卷七四)引《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千里,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

[19] 居盧倉,首見《漢書·西域傳》。

[20] 沙西井,具體位置不詳。

[21] 龍堆,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白龍堆"。

[22] 樓蘭,首見《漢書・西域傳》。樓蘭係西域南道東端綠洲國,後改名鄯善。其王治位於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此處所謂"故樓蘭"位於今羅布泊西北樓蘭古城遺址,亦即《水經注》所見"樓蘭城"。蓋據《水經注・河水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墩田士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於泑澤"。禪者,取代、轉讓之意。樓蘭國既改名鄯善,城乃禪國名得稱"樓蘭城"。[5]

[23] 龜兹,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4] 本傳所謂"中道",早在西漢武帝時已經開闢,但在《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中均沒有作爲一條通西域的路線記載。傳文強調從玉門關到"故樓蘭"一段路線,表明曹魏時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的重要性超過前代,這顯然是因爲該處成了西域長史的治所。[6]

[25] 橫坑,具體位置不詳。

[26] 五船,具體位置不詳。一說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吾",[7]似有未安。"五船"[nga - zjiuan],其名可能得自塞種之一部 Gasiani,與"車師"爲同名異譯。

[27] 車師,指車師前國,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8] 戊己校尉,西域職官名稱,詳見"《漢書・西域傳》要注"。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三年(222 年)二月,鄯善等三國來朝,"詔曰:'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

戊己校尉"。由此可知曹魏曾置戊己校尉,時在黄初三年二月之後。據本傳,可知曹魏戊己校尉所治爲車師界高昌。曹魏首任戊己校尉爲張恭。據《三國志·魏書·張恭傳》,敦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恭行長史事。恭"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黄華、張掖張進各據郡叛,執就。恭卽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黄初(二)[三]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又據同傳,繼張恭爲戊己校尉者爲其子張就。張就任戊己校尉至少到明帝青龍四年(236年)。《晉書·地理志上》"涼州條"稱,曹魏時,"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知曹魏所置戊己校尉稟命於涼州刺史,如東漢後期故事。除戊己校尉外,曹魏似乎還在西域設有西域長史,長史治樓蘭。

[29] 高昌,其前身當卽《漢書·西域傳》所見"高昌壁",故址當位於今高昌古城。

[30] 新道,一般認爲便是《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北道"。這固然不錯,但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的"北道"並不完全等於"新道"。"北道"其實包括了本傳所載"中道"和"新道"兩者。"新道"之"新"僅在於銜接玉門關與"北道"的一段路線。在《漢書·西域傳》的編者看來,徐普雖有新闢,與"北道"幹線無涉,故傳文序仍稱"出西域有兩道"。本傳編者不明此理,才有"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之說。

[31] 曹魏的西域經營規模雖不能與漢代相比,但這一時期西域和中原的經濟交往是比較頻繁的。《三國志·魏書·崔林傳》稱文帝時,西域諸國商賈屢屢冒充使者來魏。《三國志·

魏書·蘇則傳》稱:破酒泉、張掖後,"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三國志·魏書·倉慈傳》稱,慈爲敦煌太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當時西域商賈有兩類,一類以洛陽爲目的地,直接與宮廷貿易;另一類以敦煌爲目的地,在敦煌銷售貨物後便返回。⑧

[32] "且志",應爲《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南道綠洲國"且末"之訛。

[33] 小宛,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4] 精絕,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5]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黄初三年(222 年)"二月,鄯善……遣使奉獻"。《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也提到鄯善朝魏。

[36] 戎盧,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7] 扞彌,西域南道綠洲國,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扜冞"、《漢書·西域傳》所見"扜彌"或"杅彌"、《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拘彌"。其王治位於今 Dandān-Uiliq 遺址,策勒縣城北偏東約 90 公里。

[38] 渠勒,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9] 皮山,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40] 于寘,西域南道綠洲國,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于寘"、《漢書·西域傳》所見"于闐"。其王治應位於今和闐附近,最可能在 Yotkan。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黄初三年(222 年)"二月,……于闐王各遣使奉獻"。⑨《三國志·魏書·烏

丸鮮卑東夷傳》也提到于闐朝魏。

[41] 罽賓,首見《漢書·西域傳》,原指由南下塞人建立的政權,大致位於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本傳所謂"罽賓"則指乾陁羅地區。

[42] 大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原指自阿姆河以北南下的吐火羅人建立的政權。這一政權統治的地區因而被稱爲吐火羅斯坦。本傳所謂"大夏"指吐火羅斯坦。

[43] 高附,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44] 天竺,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身毒"、《漢書·西域傳》所見"天篤",《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天竺",均指以印度河流域爲中心的南亞次大陸。

[45] 關於大月氏(卽貴霜)與曹魏的關係,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三年(229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也提到朝魏西域諸國有月氏。又,所謂罽賓國等四國屬大月氏,表明在傳文描述的時代,吐火羅斯坦、喀布爾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均役屬貴霜帝國。又,貴霜人和大月氏人同出一源,"月氏"和"貴霜"客觀上是同名異譯,故授予波調的"大月氏王"與"大貴霜王"無異。

臨兒國[46],《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47]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48],母云莫邪[49]。浮屠身服色黄,[50]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51]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52]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

步。[53]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54]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55]曰復立[56]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57]、桑門[58]、伯聞、疏問、白疏閒[59]、比丘[60]、晨門[61],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62]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46]　"臨兒"[liəm – njie],一說卽佛誕生地 Lumbini。⑩一說當指釋迦牟尼故鄉迦毘羅城(Kapilavastu),遺址位於今尼泊爾、印度邊境地區(今印度北方邦巴斯底縣之庇普拉瓦⑪)。Kapilavastu 原意爲"黃頭居處"。惠苑《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下:"謂上古有黃頭仙人,依此處修道,故因名耳。"⑫

[47]　"浮屠",Buddha 之漢譯。

[48]　"屑頭邪"(Śuddhodana),後通譯作"淨飯王"或"白淨王",亦音譯作"首圖馱那",相傳迦毗羅衛國國王。

[49]　"莫邪"(māyā),意爲"幻",後通譯作"摩耶"。

[50]　"身服色黃",袈裟色黃,故云。

[51]　"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一本作"髮如青絲,爪如銅"。⑬

[52]　"左脅",《太平御覽·四夷一八·西戎六》(卷七九七)引《魏略》作"右脅"。案:作"右脅"是。

[53]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

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可以參看。

[54] "沙律(Śāriputra)",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後通譯作"舍利弗"或"鶖露子"。⑭

[55] 此事各書所記均有差異,不僅受經者姓名不一致,而且受經地點也不一致。若據《辯正論》:"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經》",則受經於月氏國。⑮

[56] "復立",Buddha 之漢譯。"復立",一本作"復豆"。⑯

[57] "臨蒲塞":"臨"字乃"伊"字之訛,"伊蒲塞"應爲 upāsaka 之漢譯。

[58] "桑門",Śramaṇa 之漢譯。

[59] "伯聞、疏問、白疏閒",三者迄無令人信服之詮釋。

[60] "比丘",bhikṣu 之漢譯。

[61] "晨門",應卽"桑門",本傳誤一爲二。

[62] 除本傳外,有關老子出關之類記載也見於《世說新語·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法琳《辯正論》卷五、《太平御覽·四夷部、人事部》、《史記正義》卷一三〇(大宛列傳)等。

車離國[63]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64]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65]城,有別城數十[66]。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南西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67]

[63] 車離,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載"東離"。"東離",應從本傳作"車離"[kia - liai]。車離國乃指南印度古國 Chola。

[64] "禮維特"[lyei - jiuəi - dək]和"沛隸"[phat - lat],可能分別是 Drāvia 和 Palār 的對譯。

[65] "沙奇"[shea - gia],是 Kāñchi 的對譯。一說"沙奇"卽 Śāketa。⑰

[66] "別城數十"後,應據《後漢書·西域傳》補"皆稱王"三字。

[67] 月氏役稅之,說明當時貴霜勢力已伸向南印度。

盤越國[68],一名漢越王,[69]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70]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

[68] 盤越,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載"磐起"。"磐起"[buan - khiə]、"盤越"[buan - hiuat]均爲 Pyū(Prū、Prome)之對譯。

[69] "漢越",疑爲"滇越"之誤。滇越,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70] "益部",卽益州,治今雲南晉寧東。

中道西行尉梨國[71]、危須國[72]、山王國[73]皆并屬

焉耆[74],姑墨國[75]、溫宿國[76]、尉頭國[77]皆并屬龜茲也,[78]楨中國[79]、莎車國[80]、竭石國[81]、渠莎國[82]、西夜國[83]、依耐國[84]、滿犂國[85]、億若國[86]、榆令國[87]、捐毒國[88]、休脩國[89]、琴國[90]皆并屬疏勒。[91]自是以西,大宛[92]、安息[93]、條支[94]、烏弋[95]。烏弋一名排特[96],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97]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98]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99]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100]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

[71] 尉梨,西域北道綠洲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尉犂”。

[72] 危須,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據《晉書·宣帝紀》,齊王芳正始元年(240年)正月,“危須諸國……皆遣使來獻”。

[73] 山王國,西域北道綠洲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山國”。

[74] 焉耆,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焉耆與曹魏關係,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元年(227年)十月丙寅,“焉耆王遣子入侍”。又據《晉書·宣帝紀》,齊王芳正始元年(240年)正月,“焉耆……皆遣使來獻”。

[75] 姑墨,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76] 溫宿,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77] 尉頭,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78] 龜茲國與曹魏關係,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黄初三年(222 年)"二月,……龜茲……各遣使奉獻"。又,《三國志·魏書·崔林傳》載:崔林任大鴻臚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閒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所述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或卽"文帝紀"所載黄初三年龜茲王遣使奉獻事。由此亦可見,至少在魏初,諸國朝魏確實頻繁;"本紀"不載,也許不是疏漏,而是恐來者不過疏屬賈胡的緣故。龜茲王遣子入侍,雖受厚賞,但"文帝紀"祇稱"奉獻",不提入侍,顯然是懷疑"所遣或非真的"。又,《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也提到龜茲朝魏。

[79] 楨中國,應卽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疏勒國之楨中城;楨中國既"屬疏勒",或在疏勒城附近。"楨中"[tieng - tiuəm],與"鄯善"、"精絕"等亦得視爲同名異譯。

[80] 莎車,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81] 竭石國,一說其王治位於今 Tashkurghan。[17]案:"竭石",應卽《水經注·河水二》所見迦舍羅逝國,"竭石"[keai - sjya]與"迦舍"[keai - sjya]爲同名異譯,均得視爲塞種部落 Gasiani 一名之漢譯。

[82] "渠沙"[gia - shea],亦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按之《魏書·西域傳》"渠莎國,居故莎車城"的記載,不能排除本傳誤一國爲二國之可能性。蓋莎車國本塞種部落所建,參與者既有

Sacarauli，又有 Gasiani。[18]

［83］ 西夜，種族名，首見《漢書・西域傳》。本傳似指《後漢書・西域傳》之漂沙國。其王治位置不詳。

［84］ 依耐，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85］ "滿犂"，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蒲犂"之訛。蒲犂，西域南道綠洲國。也就是說應卽本傳所見竭石，傳文誤一國爲二國。

［86］ "億若"［iək－njiak］，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烏秅、亦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德若"。[19]

［87］ "榆令"［jiuo－lieng］，不見前史，很可能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尉頭"［iuət－do］、"尉犂"［iuət－lyei］爲同名異譯，均得視爲 Gasiani 之略譯。榆令國具體位置不詳。

［88］ 捐毒，帕米爾地區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89］ 休脩，帕米爾地區綠洲國，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休循"。

［90］ 琴國，不見前史，具體位置不詳，旣"屬疏勒"，當近葱嶺，可能亦塞種所建。"琴"［giəm］，得視爲 Sakā 之略譯。

［91］ 疏勒，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疎勒朝魏。案：朝魏西域諸國，明確見諸記載的祇有八個，卽：鄯善、龜兹、于闐、焉耆、危須、大月氏、康居和大宛；加上《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的烏孫、疏勒和車師，也不過十一個。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危須外，其餘十國都是當時西域的"大國"。在本傳描述的時代，這十個西域"大國"中鄯善、于闐、大月氏、焉耆、龜兹、疏勒、車師［後國］等七國：均係西域的霸主，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如果本傳

所載不誤,則朝魏的鄯善等十國,其實代表了當時大部分西域。由於東漢末的混亂,曹魏代漢後一時又無力深入,西域又一次出現類似西漢末、東漢初鄯善等國兼并、役使其鄰近諸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情況。《三國志》等所載朝魏的主要是這些有力兼并、役使諸小國的大國,正可視作東漢初的形勢在曹魏時重現的證據。

[92] 大宛,位於近費爾幹那地區,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大宛與曹魏關係,據《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元帝咸熙二年(265 年)閏十月"庚辰,……大宛獻名馬"。

[93] 安息,指帕提亞朝波斯王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94] 條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本傳主要指曾爲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統治的地區。

[95] "烏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弋山離"之略稱。

[96] "一名排特",《後漢書·西域傳》作"時改名排(持)[特]",而本傳義長。蓋"排特"[buəi - dək]便是 Prophthasia 之略譯,無所謂"改名"。

[97] "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傳世文獻中未見類似記載,不知本傳作者何所指而云然。

[98] "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三句:安息建國之初,經常受到條枝卽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的威脅,直至 Mithridates 一世卽位後纔日益強盛起來。換言之,條枝確曾一度強於安息,前世所傳並非盡謬。條枝役屬安息是張騫時代的事。張騫以後六十餘年,條枝便亡於羅馬,自然也就談不上役屬安息了。因此,所謂"今更役屬之",應該是張騫時代所獲得的消息,不能看作魚豢時

代的實況。本傳所載西域事情多屬東漢時代者,有關條枝、黎軒和大秦的部份亦然,故有不少被范曄採入《後漢書·西域傳》,但似乎還有東漢以前者,如上引三句便是。又,前引《後漢書·西域傳》"後役屬條支"句,著一"後"字,顯然是受此處"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兩句的影響。至於條枝"號爲安息西界",無疑始於役屬安息之時。應該指出,旣然是"號爲"西界,就不能認爲是真正的西界,更不能據此求條枝於安息西部疆界之內。故此處"西界"簡直可讀作"西蕃",它表達了張騫時代條枝與安息關係的實質,卽條枝役屬安息,安息以條枝爲蕃國。後來,條枝雖亡於羅馬,但中亞特別是安息人很可能依舊沿用"安息西界"來稱呼故條枝國之地。故本傳中的"安息西界",可以說是條枝的代名詞。

[99] 《漢書·西域傳》稱:"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

[100] 《漢書·西域傳》稱:"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後漢書·西域傳》:"《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近日所入"處以及弱水之西移,說明漢人有關西方地理視野的不斷擴大。

大秦國一號犂靬[101],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102]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103]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104]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105]。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106]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107]凡有大都三。[108]卻

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109]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110],渡一河,[111]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112]。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113]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114]、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115]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116]跳十二丸巧妙。[117]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118]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119]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120]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121]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122],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123]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124]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125]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126]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127],曰驢分王[128],曰且蘭王[129],曰賢督王[130],曰汜復王[131],曰于羅王[132],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

[101] "犂靬",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靬"、《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鞬",均係[A]lexan[dria](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縮譯。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見"黎軒"和"犂靬"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後漢書·西域傳》和本傳中的"犂鞬"和"犂靬"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20]

[102] "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乃指羅馬帝國本土位於安息、條枝(Syria)的西方,亦卽"大海"卽地中海的西部。

[103] "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至"無風或三歲"數句,指從叙利亞的 Antiochia 城,乘船橫截地中海西航,可至大秦卽羅馬帝國本土——意大利半島。案:所謂"安息界安谷城"應爲"安息西界安谷城"。如前所述,"安息西界"在本傳中用作"條枝"的代名詞。又,"安谷"[an-kok]一名,無疑是 Antiochia 的縮譯。前文"條枝"也是 Antiochia 的縮譯。《後漢書·西域傳》載甘英抵條枝,臨海欲渡,聞"安息西界"船人之言:"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與本傳載安谷城赴大秦日程,如出一轍,知"安谷"、"條枝"同在一地。

[104] "其國在海西"二句,指羅馬帝國本土在地中海西部,故亦稱爲"海西"國。

[105] "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河指意大利半島上的 Tiber 河;海指意大利半島以西的第勒尼安海。

[106] "海西有遲散城",應讀作"海西國有遲散城"。"遲散"與下文"烏丹"、"烏遲散"均係"烏遲散丹"之奪誤。下文"復

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句,元郝經《續後漢書》卷八十注所引作"經烏丹遲散城",可見四字本連寫,原應作"烏遲散丹",乃涉上"烏丹城"、"遲散城"而致誤,可乙正。"烏遲散丹"[a－diei－san－tan]卽 Alexandria 的全譯。"從國下直北至烏[遲散]丹城",是指從大秦國的最南端,北行可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107] "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四句涉下文衍。

[108] "凡有大都三"句,疑上有奪文。"大都三"或指羅馬帝國的三個最大的都會:意大利的羅馬、叙利亞的安條克和埃及的亞歷山大。

[109] "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二句,指從叙利亞的 Antiochia 取陸道北行,可至"海北"卽地中海北部:小亞、巴爾幹等地,更西行可達"海西"卽大秦本土。

[110] "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丹]城"句,復、經二字衍;乃指自 Antiochia 沿地中海海岸南行,可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111] "渡一河",河指尼羅河。"周迴繞海",指亞歷山大城位於尼羅河三角洲上,突出於海中。

[112] "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指從叙利亞的 Antiochia取海道抵亞歷山大,共需六日。"國"指大秦屬國,卽下文所謂"别枝封小國",此處指"澤散國"。前文明載自安谷城至大秦,速則二月,遲或三歲,非六日可到,故知"國"非指大秦國。

[113] "國有小城邑"二句,說明所謂大秦國乃指羅馬帝國全境,而不是帝國的局部。

[114] "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一說這些植物,皆中國本土之靈草神木,尤其是槐、梓、竹、梧桐,未必當時大秦國

實有,傳文強調大秦國有這些植物,可能是當時中國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㉑

[115] "桑蠶",《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16] 《史記索隱》卷一二三引本傳作:"犂靬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犂靳"當爲"犂靬"之訛。

[117] "俗多奇幻"云云,此卽《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大秦"幻人"。眩人或幻人應來自黎軒卽埃及的亞歷山大城。㉒

[118] "其國無常主"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19] "其俗"云云,可知時人認爲羅馬帝國"有類中國",纔稱之爲大秦的。蓋"秦"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漢書·匈奴傳上》:"衞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顔注:"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王先謙《漢書補注》引顧炎武云:"顔說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又,《漢書·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顔注:"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又,《史記·大宛列傳》:貳師"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漢書·李廣利傳》"秦人"作"漢人"。皆可爲證。果然,"大秦"應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漢人似乎不太可能用前朝的國號來指稱西域的一個大國。

[120] "常欲通使於中國"云云,詳"《後漢書·西域傳》要注"。

[121] "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指從安息經條枝取陸道北行,可至"海北"卽地中海北部,更西行可達大秦本土。

[122]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後漢書·西域傳》有類

似描述。

［123］ “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一段可據《後漢書·西域傳》的有關文字釐定爲“從安息陸道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

［124］ “王有五宮”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25］ “王出行”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26］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及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一說“水晶作宮柱”亦誇飾所致。㉓

［127］ “澤散”［deak－san］,可視作 Alexandria 之縮譯,亦指埃及的 Alexandria。

［128］ “驢分”［lia－piuən］,乃 Propontis 之略譯。

［129］ “且蘭”乃“旦蘭”［dan－lan］之訛,“旦蘭”乃 Palmyra 之古名 Tadmor 或 Tadmora 之對譯。

［130］ “賢督”［hyen－sjiuk］,乃耶魯撒冷(Jerusalem)的古稱 Hierosōlyma 之對譯。

［131］ “汜復”［ziə－biuk］,Damascus 的對譯。

［132］ “于羅”［hiua－la］,Hatra 的對譯。

國出細絺[133]。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134]。此國六畜皆出水[135],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136]作。織成[137]、氍毹[138]、毾㲪[139]、罽帳[140]之屬皆好,其色

又鮮于海東諸國[141]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142]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143],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緑,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144]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陽嘉三年時,疎勒王臣槃[145]獻海西[146]青石、金帶各一。[147]又今《西域舊圖》[148]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卽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149]、白馬、朱髦[150]、駭雞犀[151]、瑇瑁[152]、玄熊[153]、赤螭[154]、辟毒鼠[155]、大貝[156]、車渠[157]、瑪瑙[158]、南金[159]、翠爵[160]、羽翮、象牙[161]、符采玉[162]、明月珠[163]、夜光珠[164]、真白珠、虎珀[165]、珊瑚、赤白黑緑黄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166]、璆琳[167]、琅玕[168]、水精[169]、玫瑰[170]、雄黄[171]、雌黄[172]、碧[173]、五色玉、黄白黑緑紫紅絳紺金黄縹留黄十種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174]、金縷繡[175]、雜色綾、金塗布[176]、緋持布[177]、發陸布[178]、緋持渠布[179]、火浣布[180]、阿羅得布[181]、巴則布[182]、度代布[183]、溫宿布[184]、五色桃布[185]、絳地[186]金織帳、五色斗帳[187]、一微木[188]、二蘇合[189]、狄提[190]、迷迷[191]、兜納[192]、白附子[193]、薰陸[194]、鬱金[195]、芸膠[196]、薰草木十二種香[197]。

[133] 絺,細葛布。㉔

［134］　水羊毳，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35］　"六畜皆出水"，或疑文字有訛，一說"水"字下應有"中"字。[25]案：六畜皆出自水中也許是由水羊聯想所致。

［136］　野繭絲，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37］　織成，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38］　氍毹，指毛毯。"氍毹"的語源尚未能確定。[26]

［139］　毾㲪，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140］　罽帳，指毛織帳篷。罽，首見《漢書·西域傳》。

［141］　海東諸國，指地中海東岸條枝、安息諸國。

［142］　"安息"二字下應據《後漢書·西域傳》補"天竺"二字。

［143］　次玉石，玉石之次者。

［144］　伊吾，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吾盧"。

［145］　疎勒王臣槃，事蹟見《後漢書·西域傳》。

［146］　海西，指大秦國。

［147］　《北堂書鈔》卷一二九引《魏略》作"疏勒王獻大秦赤石帶"。

［148］　《西域舊圖》，不見載《隋書·經籍志》，佚失已久。

［149］　神龜，指龜或龜甲。一說大秦國產神龜的記錄未必真實，是大秦被當時中國人理想化的結果。[28]

［150］　《魏書·西域傳》"大秦條"作"白馬朱鬣"。一說"朱鬣"亦應與"白馬"連讀，意指有朱鬣之白馬。[29]

［151］　駭雞犀，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52］　瑇瑁，一說卽鷹嘴龜(Chelonia imbricata)之殼。[30]

［153］　玄熊卽黑熊。

[154] 赤螭,一說可能是某類爬蟲。[31]一說螭爲龍之一種,乃漢人想像中的靈物,大秦不可能出產自不待言,本傳稱大秦多赤螭是當時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32]

[155] 辟毒鼠,一說可能指白鼬或黄鼠狼,亦卽《新唐書·西域傳上》所見貞觀十六年(642年)罽賓國所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卽愈"。[33]

[156] 大貝,一說指大海貝、海螺或蛤。[34]

[157] 車渠,學名爲 Tridacna gigas。[35]車渠原産地爲印度,佛家視爲七寶之一。此處視爲大秦特産,可能有誤。

[158] 瑪瑙,玉髓之一種。[36]《藝文類聚》卷八四引曹丕"馬瑙勒賦序":"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159] "南金",昔以此指稱南方產銅。《詩·魯頌·泮水》:"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毛傳:"南謂荊揚也。"鄭箋:"荊揚之州,貢金三品。"孔疏:"金卽銅也。"此處或借指大秦所産精銅。

[160] "翠爵",一說應與下文"羽翮"聯讀。"翠爵羽翮",非翠鳥之羽毛,乃指如翡翠一類的珍寶。[37]

[161] 《後漢書·西域傳》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38]

[162] 符采玉,玉之有横文者。《文選》卷四載左思"蜀都賦":"符采彪炳。"注:"符采,玉之横文也。"

[163] 明月珠,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64] 夜光珠,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夜光璧"。

[165] 虎珀,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虎魄"。

[166] 琉璃,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67] 璆琳,一說卽流離,亦卽璧流離。[39]

[168] 琅玕,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69] 水精,卽石英(crystal)。[40]

[170] 玫瑰,應卽雲母。[41]

[171] 雄黄,realgar。[42]

[172] 雌黄,auripigmentum。[43]

[173] 碧,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青碧"。

[174] "首下毾㲪",可能指毛織圍巾之類。

[175] 金縷繡,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刺金縷繡"。下文"金織帳"亦同類織品。

[176] 金塗布,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黄金塗"。

[177] 緋持布,烏弋山離所産。"緋持",應作"排特";本傳:"烏弋,一名排特。"

[178] 發陸布,Propontis 所産。"發陸"[piuat – liuk],似卽 Propontis 之對譯。Propontis 在本傳中又稱作"驢分"。譯稱不同,蓋資料來源有異。

[179] 緋持渠布,亦指烏弋山離所産。"排特渠"[buəi – dək – gia],可能是 Prophthasia 較爲完整的譯稱,被誤爲二種。

[180] 火浣布,亦見《後漢書·西域傳》。《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景初三年(239 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裴注:"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181] 阿羅得布,埃及亞歷山大城所産。"阿羅得"[a-lai-

tək],卽 Alexandria 之略譯。Alexandria 指埃及亞歷山大城,是當時大秦卽羅馬帝國的三大都會之一。此城在本傳中又被記作"澤散"、"遲散"、"烏丹"或"烏遲散"。

[182] 巴則布,Damascus 所産。"巴則"[pea - tsiək],卽 Damascus 之略譯。在本傳中 Damascus 又被稱作"汜復"。

[183] 度代布,Tadmora 所産。"度代"[dak - dək],卽 Palmyra 的古名 Tadmor 或 Tadmora 之對譯。在本傳中 Tadmora 又被稱作"且蘭"。《太平御覽·布帛七》(卷八二〇)引作"鹿代"。

[184] 溫宿布,Antiochia 所産。此處"溫宿",顯然不可能是本傳所載西域中道的綠洲小國溫宿。"溫宿布"或當從一本作"溫色布"。[44]"溫色"[uən - shiək],似乎可以看作 Antiochia 之略譯。在本傳中 Antiochia 又被稱作"安谷",亦卽《史記·大宛列傳》所傳條支國都城所在,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屬羅馬,是當時大秦國三大都會之一。

[185] 桃布,無考。《太平御覽·布帛七》(卷八二〇)作"枕布",或是。

[186] "絳地",《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景初二年十二月魏帝報倭女王詔書有曰:"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絳地交龍錦",裴注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案:"絳地"似指質地或底子爲絳色。[45]

[187] 斗帳,形如覆斗,故稱。

[188] 微木,無考。

[189] 蘇合,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190］ 狄提，香料名，具體所指不明。《禮記・王制》："西方曰狄鞮。""狄提"或即"狄鞮"，藉指來自西域之香料。《玉臺新詠》卷一載張衡《同聲歌》："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191］ "迷迷"，《太平御覽・香二》（卷九八二）作"迷送"，引《廣志》曰："迷送出西海中。"性狀見同卷所引魏文帝《迷送賦》和陳班《迷送香賦》。"迷送"一作"迷迭"。㊻一般認爲應作"迷迭"，指 Rosmarinus officinalis，唇形科植物，主要產於地中海。春夏開淺藍色或白色小花，葉芳香，針形。

［192］ 兜納，《廣志》云"出西海剽國諸山"［《本草綱目・草之三》（卷一四）引自李珣《海藥本草》］。案："兜納"似即《太平御覽・香二》（卷九八二）所見"艾納"，形似而訛。蓋同卷引《廣志》"艾納出剽國"；又引《樂府歌》與迷送連稱："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氍毹五味香，迷送艾納及都梁。"

［193］ 白附子，一說是一種麻風樹（Iatropha janipha）的塊莖。㊼

［194］ 熏陸，即乳香（Boswellia thurifera）。

［195］ 鬱金，據《梁書・海南諸國傳》，"鬱金獨出罽賓國（Kashmir），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裹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佗國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四亦有類似記載。大秦、波斯所産，性狀果如所述，或爲百合科鬱金香（Tulipa. gesneriana）。

［196］ 芸膠，應即芸香（Ruta graveolens），《說文解字》一篇下"艸部"（卷二）："芸，草也；似苜蓿"。《太平御覽・香二》（卷九八二）引《廣志》曰"芸膠有安息膠，有黑膠"。

［197］ "十二種香"，"二"字疑衍，蓋香凡十種。

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198]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199]、永昌[200]，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201]

[198] 交趾七郡，即交州七郡：南海（治今廣東廣州）、蒼梧（治今廣西梧州）、鬱林（治今桂平市西）、合浦（治今廣西浦北西南）、交趾（治今河內西北）、九真（治今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平治天省廣治河與甘露河河流處）。

[199] 益州，郡名，治今雲南晉寧東。

[200] 永昌，郡名，治今雲南保山東北。

[201] "自葱領西，此國最大"云云，說明傳文所載大秦國乃指以羅馬爲中心的羅馬帝國全土，非其屬土。

澤散王屬大秦，[202]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203]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204]，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205]從思陶國[206]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

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207],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復、斯賓[208]、阿蠻[209]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西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210]賢督王屬大秦,[211]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212]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213]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214],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215]斯羅國屬安息[216],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217]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218],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219]、屬繇國[220]、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202] 澤散王屬大秦:澤散卽埃及的亞歷山大,屬大秦始自前30年。

[203] 驢分王屬大秦:前190年,小亞歸羅馬,驢分卽Propontis地區屬大秦當自此時始。

[204] "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指從Propontis西向越過架設在Helespont海峽上的橋,可至意大利半島。橋長"二百三十里",恐係傳聞之誤。

[205] 且蘭王屬大秦:旦蘭(且蘭)卽Palmyra,屬大秦可能早在一世紀初。羅馬帝國於公元17年頒佈的法令中已有關於這座城市稅收的內容。

[206] "思陶"[sə - du],應卽Sittake的對譯。

[207] 積石,指阿拉比亞北部、Hamad以西的重要交通樞

細 Petra, Petra(希臘語 Πέτρα)。Πέτρα 意爲巖石,"積石"是其義譯。

[208]　"斯賓"[sie - pien],爲 Ctesiphon 的對譯。

[209]　"阿蠻"[a - mean],爲 Ecbatana 的對譯。

[210]　大秦、海西東各有一山,指意大利半島的亞平寧山脈和地中海東岸的黎巴嫩山脈,兩山皆南北走向。

[211]　賢督王屬大秦:賢督屬大秦始於前 63 年。公元 70 年羅馬鎮壓巴勒斯坦猶太人叛亂時,曾毀滅該城。後來,羅馬於該處重建新城,名 Aelia Capitalina。

[212]　汜復王屬大秦:汜復屬大秦始自前 64 年。

[213]　于羅屬大秦,于羅(卽 Hatra)何時屬羅馬,未見記載;衹知道 Trajan(98 - 117 年在位)在其末年曾圍攻 Hatra,未克。198 年,Septimius Severus(193 - 211 年在位)亦曾圍攻該城,同樣徒勞無功。可見 Hatra 是安息與羅馬的必爭之地,也就是說不能排除該地一度屬羅馬的可能性,本傳或可補西史之不足。

[214]　河,指幼發拉底斯河,于羅在該河左岸。

[215]　"從于羅東北又渡河"二句,指從于羅(Hatra)或斯羅(Seleucia)渡底格里斯河均可通往安息。

[216]　斯羅國屬安息:本傳又載"于羅屬大秦";"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知在本傳所描述的時代,安息與羅馬勢力範圍的分界線在斯羅與于羅之間。

[217]　"大秦西有海水"以下或係傳聞,無從深究。

[218]　西王母,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卽 Cybele。

[219]　"堅沙"[kyen - shea],似乎可以視作"貴霜"之異

譯。

[220] “屬繇”[zjiuok - jio],似乎可以視作 Sugda 之對譯,Sugda 曾是貴霜之屬地。本傳並列大夏、月氏、堅沙三者,雖無視時代差,然亦曲折地反映出大夏亡於月氏,月氏又亡於貴霜(堅沙)這一歷史過程。

北新道[221]西行,至東且彌國[222]、西且彌國[223]、單桓國[224]、畢陸國[225]、蒲陸國[226]、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227]。王治于賴城[228],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229]轉西北則烏孫[230]、康居[231],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232]在康居北,又有柳國[233],又有巖國[234],又有奄蔡國[235]一名阿蘭[236],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237],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221] 北新道,應爲“新道”之延伸。具體而言,取“新道”至高昌、交河城後,復自交河城抵車師後王廷;從後王廷西行,可赴天山以北諸國。

[222] 東且彌國,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23] 西且彌國,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24] 單桓國,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225] “畢陸”[piet - liuk],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北道綠洲國“卑陸”。

[226] “蒲陸”[bua - liuk]),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

“蒲類”。

［227］ 車師後部,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車師朝魏,或許便是車師後部。

［228］ “于賴”[hiua－lan],或爲“于婁”之異譯,于婁谷原爲烏貪訾離國王治。在本傳描述的年代,烏貪訾離國已并屬車師後國,或後王移都于婁谷,且築城該處。于婁谷,一說應位於瑪納斯附近,以 Khorgoss 河與烏孫爲界。[48]

［229］ 曹魏賜車師後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亦東漢故伎,蓋當時車師國稱雄北新道,且扼守交通要衝。這與東漢時光武帝賜莎車王賢“漢大將軍印綬”,順帝拜疏勒王臣磐爲“漢大都尉”的情況頗爲類似。

［230］ 烏孫,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其王治位於今伊塞克湖東南、納倫河上游。《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烏孫朝魏。

［231］ 康居,錫爾河北岸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元帝咸熙二年(265 年)閏十月“庚辰,康居……獻名馬”。《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康居朝魏。

［232］ “烏伊別”,一說應卽《晉書·西戎傳》所見“伊列”,“烏”字涉上文“西北則烏孫”句而衍,“別”、“列”形近致訛。“伊列”[iei－liat]乃 Ili 之對譯。果然,則最早見諸《漢書·傅常甘陳段傳》。據載:“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而據《晉書·西戎傳》,伊列

與康居國鄰接。果然,伊列國應在伊犂河流域,或在本傳描述的年代遷至康居國之北。

[233] 柳國,一說在伏爾加河流域。“柳”[liəu],伏爾加河古稱 Rha 之對譯。㊾

[234] 巖國,一說位於伏爾加河支流 Kama 河流域。“巖”[ngeam],卽 Kama(伏爾加河支流)之對譯。㊿

[235] 奄蔡國,鹹海、裏海北部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236] “阿蘭”[a－lan],西史 Alan 之對譯,卽傳文所謂“奄蔡國一名阿蘭”。(51)

[237] 此處“大澤”可能指黑海。蓋本傳所描述的奄蔡西與大秦卽羅馬帝國相接。也就是說,不妨認爲,當時奄蔡人的活動中心已自鹹海、裏海之北遷至黑海之北。

呼得國[238]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239]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240]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241]。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東]去匈奴[242]單于庭安習水[243]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244]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245]似其種別也。有匈奴北有渾窳國[246],有屈射國[247],有丁令國,有隔昆國[248],有新梨國[249],明北海[250]之南自復有丁令,非

此烏孫之西丁令也。[251] 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252] 短人國[253] 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238] 呼得,一說應卽《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呼揭",該國在阿爾泰山南麓。[52]

[239] 堅昆,應卽下文之"隔昆"(Kirghiz),時遊牧於葉尼塞河上游。其實應在康居東北。

[240] 丁令,匈奴以北、貝加爾湖一帶的遊牧部族。

[241] "白昆子、青昆子皮":《太平御覽·獸二四》(卷九一二)引《魏略》作"丁靈國出青獋子、白獋子皮"。一說獋子卽鼲鼠。[53]

[242] 匈奴,遊牧部族。自冒頓單于(前 209 – 174 年)在位時開始强盛,一統北方草原,役屬西域諸國,並不斷南侵,一度成爲中原王朝最嚴重的邊患。在本傳描述的年代,匈奴業已衰落。

[243] 安習水,指今鄂爾渾(Orkhon)河。"安習"當爲"安侯"之訛。"安侯水",首見《漢書·匈奴傳》。[54]

[244] 車師六國,首見《後漢書·西域傳》。指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

[245] "北丁令在烏孫西"一句中的"北"字,應從《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改爲"此"字,蓋形似致訛。

[246] 渾窳,卽《史記·匈奴列傳》所見渾庾;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247] 屈射,首見《史記·匈奴列傳》;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248] 隔昆,卽《史記·匈奴列傳》所見鬲昆;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

[249] 新梨,卽《史記·匈奴列傳》所見薪犂;原遊牧於匈奴之北,曾爲冒頓單于征服。應該指出的是"匈奴北有渾窳國"云云,乃摘自《史記·匈奴列傳》,而所列呼得、堅昆、丁令三者位置不外是參考《漢書·陳湯傳》的結果。未必是公元三世紀的情況。

[250] 北海,指貝加爾湖。

[251] "西丁令",應卽位於蒙古高原的匈奴之北的"北丁令",本傳誤一種爲二種。[55]

[252] 馬脛國,《山海經·海内經》:"有釘靈之國,其民從厀已下有毛,馬蹏,善走。"這可能是因爲其人善走,聯想所致。一說乃附會希臘神話半人半馬的 Centaur 人所致。[56]

[253] 短人國,位置不詳。一說短人或小人應卽《山海經·海外南經》所見周饒國、同書"大荒南經"和"大荒東經"所見焦僥國("菌人")和靖人。"周饒"、"焦僥","菌人"、"靖人"和"侏儒"均爲同名異譯。有關短人與鶴的傳說亦見諸斯特拉波的《地理志》[57](I, 2 – 35; XV, 1 – 57)和普利尼《博物志》[58](VII, 26),可能經由歐亞草原傳入。[59]又,《史記索隱》卷一二三引《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衞助之。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又,《太平御覽·四夷一

七》(卷七九六)引《突厥本末記》:"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其傍無它種類相侵。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可以參看。

魚豢[254]議曰:俗以爲瞀廷之魚[255]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256]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氾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257],《大易》[258]、《太玄》[259]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260],又無彭祖[261]之年,無緣托景風[262]以迅遊,載騕褭[263]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264],而飛思乎八荒[265]耳。

[254]　魚豢,三國時魏人。撰《魏略》五十卷。書佚,有清人王仁俊輯本一卷。

[255]　瞀廷之魚,指游泳於淺水中的魚類。"瞀廷"亦作"渟瀅"或"濎瀅",極小的死水。

[256]　浮游之物,指生命短促的昆蟲。

[257]　"鄒衍之所推出":指鄒衍的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衍,齊人,善辯,以談天文、推論宇宙演變著稱。《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258]　《大易》,指《易經》。

[259]　《太玄》,西漢揚雄撰。《易經》、《太玄經》均以六十

四卦測度天下事。

[260] 《淮南子·俶真訓》:"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高誘注:"涔,潦水也。"

[261] 彭祖,傳說中人,享年八百。事蹟見劉向《列仙傳》。

[262] 景風,指南風。

[263] 騕褭,指駿馬。

[264] 三辰,指日、月、星。

[265] 八荒,指八方荒遠之處。

① 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p. 98。

② 參看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1983 年,pp. 81 -90。

③ 黃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載《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年,pp. 431 -458,以爲路線未變,"經婼羌轉西",不過是說道路經過婼羌國北境。

④ 見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1984 年,pp. 819 -834,esp. 829。

⑤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28 -241。

⑥ 參看黃烈注 3 所引文,以及孟凡人《樓蘭新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 年,pp. 115 -125。

⑦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 年,pp. 118 -121。

⑧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

社,1990 年,pp. 46－59。

⑨ 《梁書・諸夷傳》稱:"魏文帝時,[于闐]王山習獻名馬"。今案:其事或在黃初三年。

⑩ 說見沙畹"魏略西戎傳箋注",馮承鈞漢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编》,商務印書館,1962 年,pp. 41－57,esp. 46(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

⑪ 說見方廣錩"迦毗羅衛何處是",載"法音"1983 年第 6 期,pp. 75－76。

⑫ 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四)。案:以下有關臨兒國的注釋,多採方廣錩"《浮屠經》考","國際漢學"第 1 期,商務印書館,1995 年,pp. 247－256。

⑬ 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三〇),中華書局影印本,1982 年,p. 706。

⑭ 本傳此則有各種異文傳世,見内田吟風"魏略天竺臨兒傳遺文集錄考證",《惠谷先生古稀記念:淨土の教思想と文化》,京都,佛教大學,1972 年,pp. 1013－1022。有關考證除見内田吟風此文外,見藤田豐八"佛教傳來に關する魏略の本文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1943 年,pp. 389－406。

⑮ 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中華書局,1983 年,pp. 34－36。

⑯ 同注 13。

⑰ Thomas, F. W., "Sandanes, Nahapāna, Caṣṭana and Kanniṣka: Tung-li, P'an-ch'i and Chinese Turkestan", *New Indian Antiquary* 7 (1944), pp. 79－100.

⑱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pp. 97－227, esp. 129－164。

⑲ 參看余太山注 5 所引書,pp. 210－215。

⑳ 白鳥庫吉"條支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pp. 205-236,esp. 209-210。

㉑ 有關大秦國地理的詳細考證,請參看余太山注4所引書,pp. 193-196。

㉒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注20所引書,pp. 237-302,esp. 288-289。

㉓ 參看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150-152, 222-223。

㉔ 詳見白鳥庫吉注22所引文,esp. 285。

㉕ 有關大秦物產,請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pp. 284-312。

㉖ 盧弼注13所引書,p. 709。

㉗ 有關討論可參看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毹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年,pp. 611-627;馬雍"新疆佉盧文書中之Kośava卽氍毹考——兼論'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pp. 112-115。以及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23所引書,p. 214。

㉘ 詳見白鳥庫吉注22所引文,esp. 287。

㉙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23所引書,p. 202。

㉚ 參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463-464。

㉛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23所引書,p. 203。

㉜ 詳見白鳥庫吉注22所引文,esp. 288。

㉝ 見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23所引書,p. 203。

㉞ 見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23所引書,p. 202。

㉟ 參看謝弗注30所引書,p. 522。

㊱ 參看章鴻釗《石雅·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p. 35-

41,謝弗注 30 所引書,pp. 496 – 497。

㊲ 参看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 23 所引書,p. 212。

㊳ 參看謝弗注 30 所引書,pp. 514 – 516。

㊴ 章鴻釗注 36 所引書,pp. 1 – 26。

㊵ 参看謝弗注 30 所引書,pp. 463 – 464。章鴻釗注 36 所引書,pp. 42 – 48。

㊶ 章鴻釗注 36 所引書,pp. 51 – 57。

㊷ 参看謝弗注 30 所引書,p. 478。章鴻釗注 36 所引書,pp. 218 – 220。

㊸ 参看謝弗注 30 所引書,pp. 463 – 464。章鴻釗注 36 所引書,pp. 218 – 220。

㊹ 盧弼注 13 所引書,p. 710。

㊺ 参看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p. 253 – 254;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注 22 所引書,p. 216。

㊻ 同注 44。

㊼ 謝弗注 30 所引書,p. 409。

㊽ 見松田壽男注 7 所引書,pp. 111 – 112。

㊾ 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注 20 所引書,pp. 303 – 402,esp. 367 – 368。

㊿ 同注 49。

(51) 余太山注 5 所引書,pp. 118 – 130。

(52) 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令''西丁令'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中澤印刷,1957 年,pp. 57 – 71。

(53) 盧弼注 13 所引書,p. 712。

(54)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p. 25。

(55) 護雅夫注 52 所引文,pp. 57 – 71。

㊺ 見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人文雜誌叢刊"1986年第4期,pp. 137－150。

㊼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㊽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㊾ 見孫培良注56所引文。



六 《晉書·西戎傳》[1] 要注

［1］《晉書·四夷傳》稱有晉一代"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其中"西戎傳"收入吐谷渾、焉耆、龜兹、大宛、康居、大秦，凡六國，屬於"西域"範疇者僅五國。這是由西晉王朝和西域的關係的基本情況決定的。西晉與西域往來最密切的時期是武帝太康年間，而自泰始中至太康初有一個較長的間隔，約十年左右，太康以後則完全中斷。蓋從泰始六年（270 年）起河西鮮卑便不斷起兵反晉，一度攻陷涼州，河西連年戰亂，直至咸寧五年（279 年）年底始告平息，與西域交通纔得以恢復；而太康之後不久就是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西晉王朝從此走向崩潰。《晉書·武帝紀》載泰始六年詔有云："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祕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綴集以爲常。"這表明有關西域諸國的朝貢記錄，卽使有遺漏也不會太多。朝晉的西域諸國中，屬於塔里木盆地綠洲國家的有焉耆、車師前國、鄯善和龜兹，凡四國。如果加上見諸尼雅所出晉簡的疏勒和于闐："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兹疏勒//于寘王寫下詔書到☐"（No. 684//678）①，則共有六國②，和朝貢曹魏的大致相同。鄯善、焉耆、龜兹、疏勒、于闐等國在曹魏時都是西域南北道的霸主，常兼并或役

使其鄰近小國。曹魏的記錄中衹見這些綠洲大國,幾乎不見其他小國來朝,也許是這些大國稱霸的結果。綠洲大國在這樣的情況下朝西晉,當然不能看作西晉經營西域成功的表現,恰恰相反,應該是西晉無力控制西域的表現。西晉賜封鄯善、焉耆、龜兹、疏勒、于闐王爲"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王",和曹魏賜封車師後王"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性質相同。這種賜封,其初衷或在假手這些大國控制西域,然其實際意義,就西晉王朝而言,多半在於粉飾太平;就鄯善等國而言,在於可以打著中原王朝的旗號,役使其鄰近小國,且與其他綠洲大國抗衡。這正是鄯善、龜兹、焉耆等國王遣子入侍的政治目的。不用說,諸綠洲大國和西晉保持聯繫亦有經濟利益方面的種種考慮。至於康居、大宛等國朝西晉,和它們朝魏一樣,恐怕主要是爲了貿易。大宛王藍庾受晉之封,則也和大月氏王波調受魏之封一樣,與其說是當時中原王朝影響遠及葱嶺之西,不如說是兩漢經營西域餘威尚在的緣故。西晉也和曹魏一樣,在西域置有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前者治所在高昌,後者治所在樓蘭。後者在傳文中沒有提到,似乎是不應該有的疏忽。

…………[2]

[2] 和《魏略·西戎傳》一樣,本傳也將西域和西戎事情合并。這裏僅錄注傳文有關西域的部份。

焉耆國[3],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4],其地南至尉

犂[5],北與烏孫[6]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7]其俗丈夫翦髮[8],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9],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

[3] 焉耆,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晉代焉耆國王治位置應與前代相同,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

[4] "八千二百里"(里數1):本里數以襲自《漢書·西域傳》的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卽員渠城去長安7,330里,與長安去洛陽約千里之和。"八千二百里"應爲"八千三百三十里"之奪訛。由此似可推定西晉時焉耆國王治與兩漢時並無不同。

[5] 尉犂,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尉犂是焉耆屬國。

[6] 烏孫,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7] "四面有大山"云云,是對焉耆盆地形勢的描述。《後漢書·班超傳》在記述超伐焉耆王廣時有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可以參看。

[8] 翦髮,焉耆以及下文龜茲翦髮之俗,一般認爲是伊朗之風。焉耆、龜茲等翦髮之人,若非本身有伊朗人之血統,便是受其影響。

[9] "好貨利",《魏書·西域傳》稱:萬度歸破焉耆國"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正是"好貨利"的注腳。

武帝太康中,其王龍[10]安遣子入侍。[11]安夫人獪胡[12]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13]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14]王白[15]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16]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

[10] 龍,焉耆大姓。③

[11] 據《晉書·武帝紀》,太康六年(285年)冬十月,"焉耆遣子入侍"。案:據同紀,泰始六年(270年)九月"焉耆來貢方物"。此外,據《晉書·宣帝紀》,魏正始元年(240年)春正月,焉耆、危須諸國"皆遣使來獻"。

[12] "獪胡",一說卽"羯胡"。④

[13] 這則記載透露了有關獪胡人種的重要信息。蓋脅生傳說是印歐語系民族神話中的特有形態。⑤既然此前沒有焉耆王族脅生的傳說,則此神話衹能來源於獪胡。而這正好佐證獪胡卽羯胡說。

[14] 龜茲,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5] 白,又作"帛",龜茲大姓。⑥

[16] “葱嶺以東”,指西域南北道諸國。“葱嶺”即葱嶺,指帕米爾。焉耆和龜茲均西域北道大國,龍安與白山之爭,是這兩個綠洲大國爭霸的反映。其背景是中原和塞北勢力均無力深入西域。

其後張駿[17]遣沙州刺史楊宣[18]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侖城[19],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20],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21]。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22]呂光討西域,[23]復降於光。[24]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25]

[17] 西晉之後,與西域諸國發生關係的是前涼即河西張氏政權。而張氏政權在張駿繼位之後纔真正插手西域事情。張駿經營西域第一步是控制高昌。據《晉書·張駿傳》,“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所謂“叛將趙貞”,其實是西晉駐高昌的戊己校尉,蓋據同傳,“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張駿擒趙貞,置高昌郡在咸和二年(327 年)十月前後。⑦又,同傳在“李柏請擊叛將趙貞”一則之前有載:“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諸

國如此大規模的來獻最可能發生在太寧三年(325 年)即張駿繼位之翌年,諸珍異或皆賀禮。果然,李柏造謀應或在此年之後。[8]除高昌外,張駿還控制了樓蘭。樓蘭遺址所出漢文紀年文書署有建興十八年(330 年)者亦可爲證,[9]

[18]　"沙州刺史楊宣",據《晉書·張駿傳》,駿"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10],東界六郡置河州[11]"。《晉書·地理志上》則載:"……敦煌[12]、晉昌[13]、高昌[14]、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15]而據"張駿傳","永和元年(345 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這就是說,楊宣爲沙州刺史也應在永和元年,征焉耆是在他出任沙州刺史的當年,《晉書·穆帝紀》繫於是年"十二月"。

[19]　賁侖城,一說可能是今七格星附近的唐王城古城或七格星古城。[16]

[20]　鐵門,今鐵門關。[17]

[21]　遮留谷,今塔什店與鐵門關間之哈滿溝,在鐵門之北。

[22]　《晉書·穆帝紀》載:永和元年(345 年)冬十二月,"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可能遲至咸和五年(330 年),焉耆已與張涼失和;至是,駿遣楊宣擊降之。永和元年張駿置沙州,意在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於是有焉耆之役。[18]又據《晉書·張駿傳》,駿"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兹、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窴王並遣使貢方物"。楊宣伐龜兹、鄯善而不及焉耆,則能說明楊宣西伐之際,焉耆與張涼的關係是友好的;因爲伐龜兹、焉耆是必由之途。楊宣此次西伐在咸和五年之前,而鄯善王獻女在咸和六年

(331 年)十二月。[19]焉耆與前部、于竇等遣使或者約略同時。

[23] 呂光討西域:據《晉書·呂光載記》,“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20]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21]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22]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又稱平定焉耆、龜茲及其旁國後,“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23]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24]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25]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26]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27]、伊吾[28]二關,熙不從。[29]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30]……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31]案:呂光所涉流沙,乃經由大海道往赴高昌時必須穿越的沙漠地帶。案:這段文字叙事次序紊亂。“光乃進及流沙”至“平地三

尺"一段,應在"行至高昌"之前,若按原文所述,呂光乃先至高昌,後越流沙;這似乎是不可能的。《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五)胡注以爲呂光"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這是暗示呂光西征乃取《魏略·西戎傳》所載"中道"。但是,果然呂光取此道赴焉耆,則不會繞道高昌。呂光既至高昌,很可能是取《魏略·西戎傳》所載"新道",即敦煌石室出《西州圖經》所載"大海道"。

[24] 據《晉書·呂光載記》,呂光"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泥流"與本傳所見"龍熙"可能是同一人名的不同譯稱。"龍"係音譯,故"泥流"可能是"龍"的異譯,後者急讀與前者差近。雖時隔近四十年,龍熙可能依然在位。又,呂光進兵至焉耆,泥流率其旁國請降,說明當時焉耆是北道霸主之一,所率"旁國"應即危須、尉犁等受焉耆役使的鄰國。此事《十六國春秋·後涼錄一》繫於苻堅建元十九年(383年)。

[25] 後涼的創建肇始於呂光西征,其政令似乎一度能頒行西域,惜不得其詳。文獻所見不過二事:除此處所載焉耆王龍熙在呂光"僭位"時"遣子入侍"外,《晉書·李玄盛傳》載呂光"稱王"時"遣使市六璽玉於于窴"。

龜兹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26],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27],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26] "八千二百八十里"(里數2):以襲自《漢書·西域

傳》的龜兹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即龜兹國王治去長安7,480里,與長安去洛陽約1,000里之和。"八千二百八十里"應爲"八千四百八十里"之訛。

[27] 可知至遲傳文描述的時代,龜兹一直兼營田畜。據上引《晉書·呂光載記》,光自龜兹"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東歸,其中當有很大一部分得自龜兹。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28]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29]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30]

[28] 《晉書·武帝紀》:太康六年(285年)冬十月,龜兹"遣子入侍"。

[29] 張駿以後,前涼繼續控制高昌、樓蘭,與西域其他地區關係僅見此則。而據《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〇),永和十二年(356年),張瓘曾對苻秦使者宣稱:"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似乎遲至張玄靚時,前涼對葱嶺以東諸國尚有影響,貢方物者不獨龜兹也未可知。

[30] 《晉書·呂光載記》:"龜兹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㉜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又進攻龜兹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

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呐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㉝、尉頭㉞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宫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兹宫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没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吕光破龜兹,《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五)繫於太元九年(384年)七月。案:"溫宿、尉頭等國王",《太平御覽·偏霸九》(卷一二五)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録》作"姑墨、[溫]宿、尉頭等國及諸胡",知赴救龜兹諸小國,除溫宿、尉頭外,尚有姑墨。姑墨,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31],南至大月氏[32],北接康居[33],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34]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35]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36]

［31］　“萬三千三百五十里”（里數3）：以襲自《漢書・西域傳》的大宛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即大宛國王治去長安12,550里，與長安去洛陽約1,000里之和。“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應爲“萬三千五百五十里”之訛。

［32］　大月氏，阿姆河流域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後漢書・西域傳》將取代大月氏統治阿姆河流域的貴霜王朝也稱爲“大月氏”。按之年代，本傳所謂“大月氏”當指貴霜。

［33］　康居，錫爾河北岸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34］　“南至大月氏”至“深目多鬚”一段採自《漢書・西域傳》。

［35］　“不男者絕婚”，對照《史記・大宛列傳》關於大宛國“俗貴女子”的記載，從中可見該地區社會性質的變化。

［36］　“善市賈”至“不用爲幣也”一段採自《漢書・西域傳》。

太康六年（285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37]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38]

［37］　武帝拜藍庾爲大宛王事“本紀”不載。此前，據《晉書・武帝紀》，泰始六年（270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

［38］　大宛曾隨張涼使者獻於石勒。據《晉書・石勒載記下》，“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款］，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㉟其事當在咸和五年（330年）十二月。蓋據《晉

書·成帝紀》,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僭卽皇帝位","十二月,張駿稱臣于石勒"。張駿稱臣,故"奉圖送款",西域諸國亦隨駿使獻其方物。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39],與粟弋[40]、伊列[41]鄰接。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並獻善馬。[42]

[39] "可二千里"(里數4):此里數承襲《漢書·西域傳》。案:本傳關於西域里數並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

[40] 粟弋,指澤拉夫善河流域之索格底亞那地區,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41] 伊列,指伊犂河流域。

[42] 此則不見"本紀"。《晉書·武帝紀》僅載:太康八年(287年)十二月,西域康居國"遣使來獻"。案:《史記·大宛列傳》載康居國有貴人名"煎靡"。"煎靡"的"靡"㊱與"那鼻"之"鼻",可能是同名異譯。因此,"那鼻"更可能是康居王。

[粟弋國,屬康居],[43]其王居蘇薤城[44]。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45]

[43] [粟弋國,屬康居]:粟特卽索格底亞那地區屬康居,最早可追溯到張騫首次西使之時。案:《晉書·石季龍載記》有

“降胡粟特康”，應指來自 Samarkand 粟特人，與康居無關。

[44] 蘇薤城，當時應係粟弋國王治。㊲蘇薤城，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康居五小王之一蘇𩅿王的治地，位於 Kesh。

[45] 以上兩節，在傳文中原爲一則：“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案：“其王居蘇薤城”至“出好馬”凡三十一字，應是關於粟弋的記載。比較《後漢書·西域傳》：“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陶衆果，其土水美，故蒲陶酒特有名焉”，可知索格底亞那的風情確實如此。“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是因爲兩地居民同係歐羅巴種且同爲土著的緣故。故傳文此段，其實是由“康居傳”和“粟弋傳”混合而成的。㊳

大秦國[46]，一名犂鞬，[47]在西海[48]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棁栭，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49]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50]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51]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52]、大貝，有夜光璧[53]、駭雞犀[54]及火浣布[55]，又能刺金縷繡[56]及織錦縷罽[57]。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58]、天竺[59]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

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60]

[46] 大秦,指羅馬帝國,已見《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47] "犂鞬",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靬"、《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鞬",《魏略·西戎傳》所見"犂靬",均係[A]lexan[dria](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縮譯。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見"黎軒"和"犂靬"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和本傳中的"犂鞬"和"犂靬"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

[48] "西海"指地中海。[39]

[49] "珊瑚爲棁栭"云云,猶如《魏略·西戎傳》關於大秦國"水晶作宮柱"之類描述,皆誇飾之詞。

[50] "其王有五宮"至"被放者亦不敢怨",《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亦有類似描述。

[51] "其人長大"云云,可知當時人認爲羅馬人"貌類中國人",纔稱之爲大秦的。蓋"秦"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大秦"應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

[52] 明珠,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明月珠"。

[53] 夜光璧,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54] 駭雞犀,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55] 火浣布,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56] 金縷繡,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57］“織錦縷罽”，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織成、金縷罽”。

［58］安息，帕提亞朝波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59］天竺，指以印度河流域爲中心的南亞次大陸，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60］本節關於大秦國的記述多採《魏略·西戎傳》，未提供新資料。

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61]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62]

［61］甘英西使大秦，事見《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地中海）而還。”

［62］《晉書·武帝紀》載：太康五年(284年)十二月庚午，大秦國“遣使來獻”。

附：《晉書·苻堅載記》[63]

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悦，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64]……先是，梁

熙[65]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彩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66]……鄯善[67]王、車師前部[68]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69]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於闐[70]及海東諸國[71],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72]《苻堅載記上》(卷一一三)

[63] 節錄《晉書·苻堅載記》有關西域的記述,以補充本傳。

[64] 張天錫稱藩,《資治通鑑·晉紀》(卷一〇三)繫於咸安元年(371年),苻堅署天錫爲"涼州刺史、西域都護"不妨看作前秦關心西域事情之始。

[65] 太元元年(376年),苻堅滅前涼。據《晉書·苻堅載記上》,"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

[66] 這是前秦與西域實際交往之始。苻堅返馬,固然是由於他"欲以德懷遠",也說明他在當時尚無暇經營西域。大宛獻馬一事,《資治通鑑·晉紀》(卷一〇四)繫於太元三年(378年)十月,時苻丕擁衆十萬,久攻襄陽未克。"十有餘國"朝秦事不載《資治通鑑》,或許是編者以爲與大宛獻馬不在同時,又別無

年月可稽的緣故。

［67］ 鄯善,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8］ 車師前部,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9］ 肅慎,族名,分佈在今長白山北、北抵黑龍江以北,東濱日本海,西近嫩江。

［70］ 於闐,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南道綠洲國“于闐”。

［71］ “海東諸國”,最早見諸《魏略·西戎傳》。“海東”相對於“海西”而言,“海”指地中海。苻堅平定涼州,據有高昌,控制鄯善和車師前部,和西域各國的交往日趨頻繁,故《太平御覽·人事四》(卷三六三)引車頻《秦書》稱:“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書·苻堅載記》稱太元三年(378 年)前後有大宛等十餘國來朝,亦是實例。太元六年來朝的六十二國中,屬於西域的爲數必定不少。

［72］ 據《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四),六十二國貢方物在太元六年(381 年)二月。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朝在七年九月。案: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朝,亦見於《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377 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381 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前部王及車師王”應爲“前部王及鄯善王”之誤),率兵七萬,

西伐龜茲及烏耆（"焉耆"之異譯）諸國。"由此可見，鄯善王、前部王來朝其實正是六十二國來朝之時，《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四）所載太元六年朝秦的六十二國中已包括了鄯善和前部二國，而繫於七年九月者乃苻堅命呂光等準備西伐事，僅僅爲了說明原因纔敘及鄯善王、前部王朝秦和說堅西伐的。又據前引"鳩摩羅什傳"，鄯善王和車師前王朝秦並說堅之前，已有前部王及龜茲王弟說堅西伐之事。"鳩摩羅什傳"不載後者年月，或在苻堅建元十二年（376 年）九月梁熙爲涼州刺史之後，翌年正月之前。因此，就車師前王而言，太元六年已是第二次朝秦。又，《出三藏記集》卷八道安"摩訶鉢羅若波羅密經抄序"稱："會建元十八年（382 年）正［月］，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部"。"彌第"應卽《晉書·苻堅載記》所見車師前部王彌寘。由此可知彌寘於十八年正月第三次朝秦。一說彌寘可能在上年冬已入秦，到十八年正月入朝，所謂"朝正"。㊵案：彌寘既於十七年二月第二次朝秦，則也有可能並未歸國，而於翌年正月獻經。

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73]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

秏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74]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75]……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苻堅載記下》（卷一一四）

[73]　由此可知，車師前王及鄯善王說堅西伐旨在請置都護。這與東漢初年的情況頗爲類似。據《後漢書・西域傳》，當時鄯善、車師前部等西域國王一再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主要是因爲莎車強大，侵淩諸國。由於資料闕如，苻堅時西域的情況不得其詳，祇能說鄯善等國之所以請都護於苻秦，或許也是不堪西域某一強國的欺侮。而最有可能侵淩、欺侮諸國的強國是龜茲。龜茲自西漢以來一直是最大的城郭之國，從後來呂光西征的過程來看，龜茲在當時擁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是毋庸置疑的。《太平御覽・獸七》（卷八九五）引崔鴻《十六國春秋》載呂光疏有云："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似乎也可爲佐證。

二王提到大宛,不過是說辭,既請堅依漢之故事,不免以伐宛相勸,其本意未必在請苻堅遠征大宛。事實上,呂光西征及龜兹而止,並沒有效法貳師將軍。[41]

[74] 苻堅出兵西域,乃以王者自居,旨在流芳百世。在他看來,既無匈奴干擾,西域可傳檄而定。正因爲"化被崑山"對他有巨大的吸引力,纔置朝臣屢諫於不顧。應該指出,苻堅出兵西域,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獲致"大德智人"鳩摩羅什。據《高僧傳·鳩摩羅什傳》,苻堅爲呂光餞行時,對呂光說:"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彼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兹,卽馳驛送什。"可見迫切之至。[42]羅什時在龜兹,亦龜兹遭伐的重要原因。

[75] 所加官職,仿佛二王並非外臣,亦可見苻秦與鄯善乃至前部關係之密切。而據《晉書·藝術傳》,"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西歸,鄯善王死于姑臧"。知爲呂光向導者僅彌窴一人。

① 此簡原係二簡,因"文義相屬,書跡亦同",定爲一簡。說見王國維"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晉簡跋",載《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84年,pp. 865-869。

② 《魏書·祖瑩傳》:"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由此亦可知于闐曾於太康中朝晉。

③ 參看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pp. 144-160。

④ 說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pp. 117-

118。

⑤ 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說","燕京學報"新第3期(199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15-28。

⑥ 參看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5-37), pp. 883-921;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pp. 158-175。

⑦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p. 127-137。

⑧ 參看唐長孺"高昌郡紀年",載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期(1981年),pp. 22-38。

⑨ 見林梅村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No. 13),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⑩ 沙州,治敦煌郡。

⑪ 河州,治今甘肅臨夏。

⑫ 敦煌,治今敦煌西。

⑬ 晉昌,治今甘肅安西東南。

⑭ 高昌,治今高昌古城。

⑮ 《魏書·張駿傳》所載與《晉書·地理志上》略同,但點明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據《魏書·張駿傳》,可知駿在置沙州的同時,分"十一郡爲涼州,以長子重華爲刺史",分"八郡爲河州,以其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

⑯ 陳戈"焉耆尉犁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pp. 22-31。下文鐵門、遮留谷的位置亦見此文。

⑰ 一說即《後漢書·班勇傳》所見"爵離關"。見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pp. 212-213。

⑱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126-127。

⑲ 《太平御覽·偏霸八》(卷一二四)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八年(即咸和六年,331年),羣寮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孟獻女殊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⑳ 據《晉書·苻堅載記》,時在太元七年(382年),而《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四)繫於是年九月。又據"苻堅載記"和"晉紀",知呂光於翌年正月"發長安"。

㉑ 苻堅寇晉,《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五)繫於太元八年(383年)七月。

㉒ 李廣利,號貳師將軍,《漢書》卷六一有傳。"精誠玄感,飛泉涌出"之類傳說不見本傳,最早見諸《後漢書·耿恭傳》:"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㉓ 帛震親秦,光乃立之。又,呂光立帛震爲龜茲王,易諸國節傳,說明呂光控制西域的方式與前朝大致相同。要之,苻秦一朝,除高昌、鄯善、車師前部外,事實上未能控制西域。《晉書·呂光載記》稱,呂光定西域,以苻秦之節傳易漢之節傳,可謂徒具形式;而《高僧傳·道安傳》稱苻秦"西併龜茲",顯然也是將呂氏之功歸諸苻氏了。

㉔ 《晉書·鳩摩羅什傳》:"鳩摩羅什,天竺人也。……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自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案:羅什勸呂光東還,又見載於《晉書·藝術傳》和《高僧傳·鳩摩羅什傳》。這其實是羅什欲藉呂光之力東向弘道。

㉕ “以駝二萬餘頭”云云，足見龜茲及其旁國之富庶。呂光大肆掠奪，頗違苻堅本意，可見所謂“撫寧西域，威恩甚著”，衹是進止未定之際的面具。雖然西域文化隨著呂光所致奇伎異戲等東傳，但應該看到這種搜括歸根結蒂是不利於東西文化交流的。

㉖ 據《資治通鑒·晉紀》，苻堅在太元元年(376 年)以梁熙爲涼州刺史的同時，以“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楊幹或即楊翰，翰、幹應有一誤。時沙州已廢，高昌屬涼州。又據《晉書·苻堅載記下》，太元七年，“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可見高昌置郡之後，仍被視爲謫戍之地。

㉗ 高桐，《讀史方輿紀要·陝西十四》(卷六五)以爲當作“高梧”，“高梧，交河之譌也”。交河，原車師前國之王治。

㉘ 伊吾，今哈密附近。

㉙ 《晉書·苻丕載記》：“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

㉚ 按之《資治通鑒·晉紀》，太元十年(385 年)三月，呂光決定東返，高昌、敦煌、晉昌相繼歸附，而武威太守執梁熙以降；光殺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

㉛ 載記叙其事於呂光討乾歸、彭奚念(392 年)之後，稱天王(396 年)之前；《資治通鑒·晉紀》則繫於太元十九年(394 年)。由此可知，呂涼續設太守統治高昌，對高昌的重視且勝於前朝。參看唐長孺

注 8 所引文。

㉜ “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十六國春秋·後涼錄》(卷十)作“至龜茲,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

㉝ 溫宿,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位於今烏什一帶。

㉞ 尉頭,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可能位於今巴楚東北 Tumshuq 遺址附近。

㉟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三》(卷一三)作:“馬詵奉圖送欵,入貢稱臣,高昌、于闐、鄯善、大宛使各獻方物。”

㊱ 一說“靡”是吐火羅語 wäl 或 walo 之對譯,見 Pulleyblank, E. G.,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 (1962), pp. 58 – 144, 206 – 265, esp. 227.

㊲ 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102 – 104。

㊳ 同注 37。

㊴ 關於大秦地理,詳見余太山注 37 所引書,pp. 182 – 209。

㊵ 唐長孺注 8 所引文。

㊶ 伊瀨仙太郎《中國經營西域史研究》,岩南堂,1968,p. 106,以爲二王說堅西伐,請置都護,旨在活躍東西貿易,以便從中獲利。松田壽男注 7 所引書,p. 135,說略同。案:果如說者所言,當時必定有壟斷東西貿易的勢力存在。龜茲國很可能是這種角色的扮演者。

㊷ 《太平御覽·偏霸六》(卷一二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之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竝遣求之。”又,《高僧傳·釋道安傳》:“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七 《梁書·西北諸戎傳》[1]要注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2]甘英遂臨西海,[3]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跱,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戊己之官,[4]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5]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仞於後宮,蒲梢龍文[6],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7]、宕昌[8]、高昌[9]、鄧至[10]、河南[11]、龜茲、于闐[12]、滑[13]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14]

[1] 《梁書·西北諸戎傳》與南京故宮博物院今存所謂《梁職貢圖》殘卷西北各國使臣圖像、題記的對應關係表明兩者有相同的資料依據。而今存殘卷的原底是裴子野《方國使圖》,也就是說,《梁書·西北諸戎傳》(至少有十國之傳記)取材於裴子野《方國使圖》。蓋據《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

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這"二十國"顯係當時朝梁者,其中無疑包括西域諸國。"廣述"云云既說明子野撰圖的目的,也說明諸國來朝對蕭梁的意義主要是政治的。該圖宋人摹本殘部現藏南京博物院,使臣肖像存者僅十二國,其中屬西域者凡八國:滑國、波斯、龜茲、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末國。每位使臣肖像之後均有題記一則,關於末國者已經殘缺。題記所述諸國事情不少處與《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載相符,相符處往往前者詳而後者略。由此可見是圖確係實錄,且成了《梁書·西北諸戎傳》有關記載的依據。又,西域諸國朝梁亦取"河南道",與朝劉宋相同。而據《梁書·海南諸夷傳》,"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可見西域諸國(如波斯等國)使者由海道入貢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①

[2] 張騫,事蹟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漢武帝爲聯合月氏打擊匈奴遣張騫出使,是爲中原王朝與西域交通之始。

[3] 據《晉書·武帝紀》等,可知西晉在西域置有戊己校尉。西晉戊己校尉和曹魏一樣,也稟命於涼州刺史。治所也在高昌,實際上是曹魏戊己校尉的延續。

[4] 甘英,事蹟見《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卽羅馬帝國,英抵西海卽地中海東岸而還。甘英此行是東漢經營西域臻於極盛的標識。

［5］ 呂光伐龜兹事,見載於《晉書·西戎傳》和《晉書·呂光載記》。龜兹,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 蒲梢、龍文,駿馬之名。

［7］ 仇池,又稱武興國,氐人楊氏所建政權,疆域在今甘肅和四川交界處。

［8］ 宕昌,宕昌羌所建政權,地在仇池以西、天水以南。

［9］ 高昌,其前身當卽《漢書·西域傳》所見車師前國"高昌壁",故址當位於今高昌古城。

［10］ 鄧至,西羌之一枝,又稱白水羌。

［11］ 河南,指吐谷渾。原爲鮮卑慕容部之一枝,後西遷至今甘肅南部。青海等地建立政權,七世紀六十年代爲吐蕃所滅。

［12］ 于闐,西域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3］ 滑,卽《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滑"乃"滑�"之略,"滑匜"[hoat(kuət) - duən],見《通典·邊防九·西戎五》,乃 Huna 之對譯,蓋滑人一度自號匈奴,梁人但聞其音,不知其實,故稱之爲"滑匜"或"滑"。②

［14］ 入載本傳的西域國家均曾朝梁,故所謂"奉正朔而朝闕庭","奉正朔"是虛,"朝闕庭"是實。

…………[15]

［15］ 高昌前略去"河南王"一節,蓋不屬"西域"。

高昌國,闞氏爲主,[16]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

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芮芮[17]。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18]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19]在位二十四年卒[20]，謚曰昭武王。[21]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嗣位。[22]

[16] 《北史·西域傳·高昌傳》："太武時(424－452年)有闞爽者，自爲高昌太守。"

[17] 芮芮，北亞遊牧部族，即《魏書·西域傳》所見"蠕蠕"，時與拓跋魏爭奪對西域的控制權。③

[18] 《北史·西域傳·高昌傳》："真君中(440－451年)，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沮渠氏據有高昌始自真君三年(442年)，至和平元年(460年)爲芮芮所滅，凡二世一十九年。本傳稱"一世而滅"不確。④

[19] 《北史·西域傳·高昌傳》作："延昌中(512－515年)，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關於麴嘉稱王經過，詳見此傳。

[20] "在位二十四年"，自501至524年。

[21] "謚曰昭武王"，《北史·西域傳·高昌傳》作："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

[22] 《魏書·出帝紀》作：永熙二年"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王"。據《北史·西域傳·高昌傳》，繼位者名麴堅，無"子"字，未

知孰是。

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23]南接河南,東連燉煌[24],西次龜茲,北隣敕勒[25]。置四十六鎮[26],交河[27]、田地[28]、高寧[29]、臨川[30]、橫截[31]、柳婆[32]、洿林[33]、新興[34]、由寧[35]、始昌[36]、篤進[37]、白力[38]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39]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40]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41]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42],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43]姻有六禮[44]。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45]備植九穀,人多噉麨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46]。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47],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48]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23] 車師,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高昌前身爲車師國之高昌壁,故稱之爲“車師之故地”。

[24] 燉煌,郡名,治今敦煌西。

[25] 敕勒,此處指高車副伏羅部所建政權。事蹟見《魏書·高車傳》。

［26］ "四十六鎮"：高昌城鎮數，時有變化，爲數不一。一說"四"爲衍文，蓋蕭梁時，高昌城鎮不可能增至四十六個。⑤

［27］ 交河，一般認爲位於今吐魯番市西的交河故城。

［28］ 田地，一般認爲位於今鄯善縣西南魯克沁鎮西的柳中故城。

［29］ 高寧，一般認爲位於今吐峪溝。

［30］ 臨川，一般認爲位於今鄯善縣連木沁。

［31］ 橫截，一說位於今連木沁西之漢墩（漢都坎）。⑥

［32］ 柳婆，今地有吐魯番東南頭工（勒木丕）⑦、艾丁湖東⑧、交河古城東南柳城三說。⑨

［33］ 洿林，一說位於今葡萄溝內。⑩

［34］ 新興，一說位於今勝金口以北。⑪

［35］ 由寧，應即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寧戎⑫。其今地一說爲勝金台，⑬一說爲勝金口。⑭

［36］ 始昌，一說位於今托克遜東大墩子北古城。⑮

［37］ 篤進，一般認爲位於今托克遜。其前身或即見諸《漢書·西域傳上》的兜訾城。"兜訾"［to－tzie］與"篤進"［təuk－tzien］得視爲同名異譯。

［38］ 白力，一般認爲位於今鄯善縣治。

［39］ 官制：據高昌地區出土墓磚、墓表、碑誌及吐魯番文書，麴氏高昌時期的官制可分爲將軍戎號、戍衛兵將、王府中央、東宮王都、郡府與縣城六個系統。其中，戎號將軍包括第一等級：衛將軍、中軍將軍、護軍大將軍；第二等級：右衛將軍、冠軍將軍、龍驤將軍、奮威將軍、廣威將軍、寧朔將軍、左衛大將軍、建義將軍、鎮軍大將軍、輔國將軍；第三等級：建威將軍、揚威將軍、振武

將軍、平漠將軍、寧遠將軍、雲麾將軍;第四等級:折沖將軍、威遠將軍、廣武將軍、虎威將軍、淩江將軍、建武將軍、伏波將軍、□漠將軍、平遠將軍、鷹陽將軍、虎賁將軍;第五等級:殿中將軍、□威將軍;第七等級: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第八等級:虎牙將軍。戍衛兵將有奮威將軍兼宿衛事、輔國將軍領宿衛事,郎將,北廳左右、帳下左右等名目。中央官員包括第二等級:綰曹郎中;第三等級:吏部、民部、倉部、庫部、祀部、都官、主客七部郎中;第四等級:吏部、兵部、民部、倉部、庫部、祀部、都官、主客、屯田九部長史(晚期有些長史改爲侍郎),中郎,財官校尉,殿中侍御史,駙馬都尉;第五等級:兵部、民部、倉部、庫部、祀部、都官、主客、屯田司馬,(門下)校郎、通事舍人;第六等級:諸部參軍,通事令史;第七等級:兵部、民部、庫部、都官、主客、屯田主簿;第八等級:民部吏,屯田吏、省事;第九等級:左親侍。東宮官有世子、散騎常侍、諮議參軍、中書東宮舍人、諫議郎、王國侍郎,王都的官職有長史、司馬、各曹參軍、各曹主簿與史;郡府長官爲郡太守,屬官有郡司馬,各曹司馬、錄事參軍、各曹參軍、郡府主簿、各曹主簿及帶閣主簿、功曹、學博士、省事、左右親侍等;縣、城長官爲縣令或城太守,下設常侍、縣司馬、兵曹及田曹錄事、客曹及田曹參軍、田曹及兵曹主簿、省事等官員。麴氏高昌時期的職官制度主要繼承了秦漢以來歷代王朝的官制,自設的只有綰曹郎中、門下校郎、帶閣主簿、縣常侍及北廳左右、帳下左右、左右親侍等小吏。⑯至於四鎮將軍,可能指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不常置。

[40] 《周書·異域傳》稱:"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子弟,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有異於本傳。

[41] 吐魯番出土唐以前的史部典籍有:《三國志·虞翻

傳》(1924 年吐魯番出土,晉寫本,現藏日本書道博物館)、《三國志·虞翻陸績張溫傳》(晉寫本,日本上野淳一氏藏)[17]、《三國志·吳主(孫權)傳》(1965 年 1 月 10 日出土於吐魯番。晉寫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魏書·臧洪傳》(與上件同時出土。晉寫本,現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晉陽秋》(阿斯塔那 151 號墓出土)、《前漢紀》(1980 – 1981 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曾出土)[18]等等。其他典籍有《千字文》(阿斯塔那 151 號墓葬出土)、《急就章》古注本(阿斯塔那 337 號墓葬出土)、班固《幽通賦》(Ch3693、3699、2400、3865)[19]、"高昌書儀"(阿斯塔那 169 號墓葬出土)、醫方(阿斯塔那 153 號、204 號墓葬出土)、"古抄本乘法訣"、古抄本《諡法》(阿斯塔那 316 號墓葬出土)、"高昌某氏殘譜"(阿斯塔那 113 號墓葬出土)、"某氏譜"(阿斯塔那 50 號墓葬出土)、"延壽七年曆日殘卷"(阿斯塔那 387 號墓葬出土)以及多種佛經、道經。

[42] 高昌之辮髮,一般認爲受北方遊牧部族之影響。

[43] 袍、袴爲胡服,錦夾纈、纓珞(頸飾)、環釧等爲中原漢族傳統服飾。高昌男子服飾受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麴氏王國時期,主要從突厥法。

[44] 六禮,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親、親迎。

[45] 益州,州名,蕭梁時治今四川成都,所治與高昌均屬盆地氣候,故而本傳將兩者相提並論。

[46] 石鹽,巖鹽。[20]

[47] 白疊,指棉花。一說原語是波斯語 pambak dip。[21]

[48] "布甚軟白,交市用焉",即以疊布作爲貨幣,充當一般等價物和支付手段。縱觀高昌西州四百年貨幣關係的演變,可

分爲紡織品本位(367 –560 年)、銀錢本位(560 –680 年)、銅錢本位(710 –755 年)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第一時期(367 –482 年),由於中原戰亂,芮芮、滑國、河南國等幾大勢力控制絲綢之路,高昌的商貿交易多與這些民族進行,貨幣以毯爲主,疊布爲輔助的一般等價物之一。482 年以後,由於高昌棉花種植面積擴大,疊布代替毛毯成爲主要通貨,麴氏高昌後期,銀錢作爲貨幣流通,疊布已基本退出流通領域,僅在個別場合充當抵押品及等價物。㉒

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49]、蒲陶、良馬、氍毹[50]等物。[51]

[49] 鳴鹽枕,一説可能是一種石膏枕。㉓

[50] 氍毹,已見《魏略·西戎傳》。

[51] 大同中(535 –546 年)高昌朝貢不見載於《梁書》"本紀"。

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52]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53]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54]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55]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56]七年,又奉表貢獻。[57]

[52] "車師之别種",這是傳文取材於裴子野《方國使圖》

的明證,《方國使圖》的滑國卽車師别種説完全是作者裴子野想當然的結果。據前引《梁書・裴子野傳》可知,子野指滑國爲漢代車師國八滑之後純屬臆測,不足爲憑。㉔

[53] 八滑,東漢時車師國貴族名,事蹟見《後漢書・西域傳》。

[54] "自魏、晉以來"云云,承滑國爲車師别種而言,其實魏晉時並無滑國。

[55]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據《梁職貢圖》殘卷"滑國使臣圖題記",滑國王厭帶夷栗陁所遣使臣之名"蒲多達□",所獻方物爲"㽞[延?]賔□氀名纈杯"。

[56] 《梁書・武帝紀下》:普通元年(520年)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據《梁職貢圖》殘卷"滑國使臣圖題記",所遣使臣名"富何了了",所獻方物爲"黄師子、白貂裘、波斯□子錦"。且載"王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貢物"。案:滑國王妻的使者"康符真"很可能是一個康國(Samarkand)人。康國人擅經商,故爲滑國王妻所遣。題記還載"其使人拳頭、剪髮,著波斯錦褶[褶]□、錦袴、朱㢈[麖?]皮長𩋾鞾"。

[57] 《梁書・武帝紀》:普通七年(526年)正月丁卯,"滑國遣使獻方物"。案:《梁書・武帝紀》又載:大同元年(535年)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遣使獻方物"。大同七年(541年)三月乙亥,"……滑國各遣使獻方物"。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58]。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59]、盤盤[60]、罽賓[61]、焉耆[62]、龜茲、疏勒[63]、姑墨[64]、于闐、句盤[65]等國,開地千餘

里。[66]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67],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68]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69]少女子,兄弟共妻。[70]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71]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72]無文字,以木爲契。[73]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74]羊皮爲紙。無職官。[75]事天神、火神,[76]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77]。葬以木爲槨。[78]父母死,其子截一耳[79],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80]

[58] “元魏之居桑乾”云云,如果這則記載不誤,則可知滑人也曾役屬芮芮。問題在於役屬的時間。滑人首次遣使北魏在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因此其南遷年代應由456年上溯“八九十年”,約爲366-376年。其時芮芮尚未興起,故滑人在塞北時不可能役屬芮芮。又,滑人自塞北南遷,首先到達索格底亞那,437年左右又南渡阿姆河,入侵吐火羅斯坦,逐走蟠踞該處的寄多羅貴霜人。此後,迅速強大起來,成爲中亞第一大國。㉕因此,從滑人本身的歷史來看,它衹可能在南遷索格底亞那之後、入侵吐火羅斯坦以前役屬芮芮。而所謂“元魏之居桑乾”應卽拓跋氏都平城之時(398-494年),故滑人役屬芮芮的時間,似可定在402-437年間。這三十多年,正是芮芮向西方發展的時期,遊牧於葱嶺以西的滑人受它役使,不是沒有可能的。據《梁職貢圖》殘卷“滑國使臣圖題記”,“屬芮芮”下有“齊時始走莫獻而居”一

句。此句暗示了滑人佔領東部伊朗的時間,蓋"莫獻"[mak - xian]不妨看作 Margiana 的略譯。蓋滑人滅亡寄多羅貴霜後,便西向進犯薩珊波斯,至五世紀六十年代末已推進至裏海東南。但直至 484 年卑路斯戰死,滑人纔最後鞏固了它在吐火羅斯坦和呼羅珊的統治。所謂"走莫獻而居",正是指滑人對呼羅珊地區的佔領。而滑人佔領該地區,乃是它強大的開始,故"滑國使臣圖題記"在"莫獻"句後接著說,"後強大,征其旁國"云云。

[59] 波斯,指薩珊波斯。案:五世紀三十年代末,滑人南下吐火羅斯坦(Tuhārestān),戰勝盤踞該處的寄多羅貴霜人(Kidāra Kushāns),逐走其王寄多羅。緊接著,滑人自吐火羅斯坦西侵薩珊波斯,其時正值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 - 457 年在位)卽位之初。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滑、波斯戰爭的序幕從此揭開。最初十餘年內,波斯軍成功地阻止了滑人的入侵,在伊嗣俟二世卽位第十二年(449 年),且一度轉守爲攻;然而四年之後,滑人大敗伊嗣俟二世,不僅鞏固了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還奪取了薩珊波斯東部的一些領土。伊嗣俟二世身後,二子爭位,次子荷爾穆兹(Hurmazd III,457 - 459 年在位)獲勝;長子卑路斯(Pērōz,459 - 484 年在位)倉皇外逃,求庇於滑人,並假滑人兵威奪取了帝位。卑路斯卽位後,波斯和滑人仍不斷以兵戎相見。最初,雙方各有勝負;但在一次戰役中,卑路斯中伏被困,不得已同滑人訂立了屈辱的和約。484 年,卑路斯欲雪前恥,撕毀和約,戰端重開,這一次以卑路斯的陣亡和滑人的全勝告終。卑路斯的繼位者巴拉士(Balāsh,484 - 488 年在位)被迫連年向滑人納貢稱臣。巴拉士遭廢黜後,曾爲質滑人的卑路斯之子居和多(Kavād I,488 - 496,498 - 531 年在位)登基。496 年,居和多一世因支援馬資達

克教徒，亦遭波斯貴族廢黜。他越獄投奔滑人，滑人與之聯姻，終使他率軍復辟。503 年，居和多一世在西線同拜占庭作戰，滑人乘機又犯波斯。居和多一世急忙回軍應戰，並與拜占庭議和。此後一段時間内，滑人和波斯的戰爭時斷時續，處於相持狀態。庫薩和一世（Khusrau I,531 －579 年在位）卽位後，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薩珊波斯國勢於是轉盛。庫薩和一世一面繼續同拜占庭爭奪地中海等地霸權，一面同突厥聯姻結盟，共謀滑人。六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突厥、波斯聯軍夾擊滑人，滑人國破；突厥、波斯以阿姆河爲界中分了滑人領土。

［60］ 盤盤，或卽本傳下文所載渴槃陁。《南史·西域諸國傳》作“渴盤陀”。

［61］ 罽賓，此處指克什米爾。滑人曾於 517 －520 年間與罽賓發生邊境衝突。蓋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載，雲等“至正光元年（520 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卽滑國）所滅，遂立敕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自持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鬭，已歷三年。王有鬭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62］ 焉耆，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滑國與焉耆關係，據《北史·西域傳·高昌傳》，“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又爲嚈噠（卽滑國）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之”。滑人破焉耆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大約發生在六世紀最初五、六年内。焉耆旣破，其西北諸國無疑皆役屬嚈噠。

［63］ 疏勒，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4］ 姑墨,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5］ “句盤”［kiuo－buan］,應卽本傳下文所見“周古柯”［tjiu－ka－ka］,皆得自 čukupa 或 čukuban,亦卽藏文文獻所見 ču-go-ban或 ču-go-pan,均爲 čakukalka 之對譯。

［66］ “開地千餘里”:可能在殺死薩珊波斯王卑路斯以後不久,滑人就積極向塔里木盆地發展,沿西域南北道自西向東推進。在北道,其勢力到達焉耆以東;在南道則到達于闐;疏勒、姑墨、龜茲、鉢和、渴槃陀等國均役屬之。時在五世紀末、六世紀初。在向塔里木盆地發展的同時,滑人又北上同高車爭奪準噶爾盆地及其以西。可能在六世紀初,滑人有效地控制了高車國。其勢力至此臻於極盛。

［67］ “樹木”前“少”字據《南史·西域諸國傳》增。

［68］ “有五穀”云云,乃指滑人治下中亞地區的情況。

［69］ “刻木爲角”: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載,滑“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珠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案:這一服飾似乎與當時滑人統治地區一妻多夫婚俗有關。

［70］ “少女子,兄弟共妻”:一妻多夫在當時中亞各地、不同民族之間流轉非常廣泛,也就是說西遷滑人間流行此法可能是入境隨俗的結果。㉖

［71］ “無城郭,氊屋爲居,東向開戶”:滑國首次朝梁在天監十五年(516 年),可知遲至六世紀初,其人尚以遊牧爲生。

［72］ “與妻並坐接客”:滑國王稱“可汗”,王妻稱“可敦”,

均見阿拉伯史料。[27]

［73］“以木爲契”之下,《梁職貢圖》殘卷“滑國使臣圖題記”有“刻之約物數”五字。

［74］“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可知其語與周圍伊朗族之語言頗有不同。[28]

［75］“無職官”,這可能是其人初起時的情況。現有史料表明,滑國有葉護(Jovula)[29]、特勤[30]。又,《梁職貢圖》殘卷“滑國使臣圖題記”“無職官”句下有“所降小國使其王爲[奴]隸”一句。

［76］此處“天神”與“火神”連稱,一般認爲應爲祆教之神。滑國人信仰祆教,當在其人西遷中亞、與波斯人接觸之後。《洛陽伽藍記》卷五載滑國王治下乾陀羅的情況:“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煞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好祀鬼神”,或指祆教之神。

［77］“其跪一拜而止”之下,《梁職貢圖》殘卷“滑國使臣圖題記”有“止卽鳴其王手足,賤者鳴王[衣]”十二字。

［78］“葬以木爲槨”:滑人的葬俗與正統祆教徒不同,後者務將屍體剖陳山頭,以委鷹鷲,本傳所述應該是其原有的風俗。這也許能說明滑人最初不是祆教徒。

［79］“截一耳”,滑國有截耳之俗,蓋起源於塞北之故。《魏書・西域傳》載:滑人“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另外,其人有殉死之風,見普洛科庇烏斯(Procopius, I, iii)[31]之記載,又有剺面之風,見迦梨陀娑的《羅怙世系》[32]。

［80］“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河南”卽吐谷渾,其人

之所以能譯滑人言語,顯然不是因爲滑人言語與吐谷渾語相同,而很可能是由於吐谷渾起源於遼東,與滑人可以追溯的故地接近的緣故。㉝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81]。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82]

[81] 周古柯國,位於在葉爾羌河與 Asgan - sal 河匯合地點以上 Kosrāb 附近的河谷。㉞

[82]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據《梁職貢圖》殘卷"周古柯國使臣圖題記",周古柯國使"[奉]表曰:一切所恭敬,一切吉具足,如天靜無雲,滿月明曜,天子身清靜,具足亦如此。爲四海弘願,以爲舟航。揚州閻浮提,第一廣大國,人[民]布滿,歡樂莊嚴,如天上不異。周古柯王頂禮弁拜,問訊天子□□,今上金□一,琉璃椀一,馬一疋"。

呵跋檀國[83],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84]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85]

[83] 呵跋檀國,一般認爲位於撒馬爾罕北、Kodym Tau 山麓、Bulangghyr 河流域。"呵跋檀"[xa - buat - dan]是 Kabādiyān 之對譯。

[84] "衣服容貌皆與滑同",從今存殘卷所傳滑國與滑旁諸國使者圖像來看,祇能認爲衣服相同,而不能認爲容貌相同。

滑國使臣的容貌是蒙古利亞種的,而呵跋檀國使臣近似高加索種。既然《梁書·西北諸戎傳》編者依據的主要資料便是今存殘卷題記所據,別無其他可以考察滑及滑旁之國容貌的途徑,不能不認爲所謂容貌相同,不過是這位編者因衣服相同連類而及。當然,另一種可能不能排除:傳文所謂滑旁之國,"容貌皆與滑同"並不是就使臣爲代表的征服者而言,而是指與呵跋檀國居民和滑國居民的容貌相同。蓋作爲征服者的滑人和被它征服地區居民的人種不同。後者乃伊朗種,和呵跋檀國人容貌相同。

[85]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據《梁職貢圖》殘卷"呵跋檀國使臣圖題記",呵跋檀國使隨滑使入貢,"其表曰:最所寔恭敬吉天子,東方大地,呵跋檀王問訊,[兆]一過乃百千[萬]億,天子安(隱)[穩]。我今遣使,手送此書,書不空故,上馬一疋、銀器一故"。

胡蜜丹國[86],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87]

[86] 胡蜜丹國,位於今 Wakhan 谷地 Sarik-Čaupan 一帶,"胡蜜丹"爲 Kumidae 之對譯。㉟

[87]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據《梁職貢圖》殘卷"胡蜜丹國使臣圖題記",胡蜜丹國使使隨滑使來朝。"其表曰:(楊)[揚]州天子,[日]出處大國聖主,胡蜜[蜜]王名□僕遙長跪合掌,作禮千萬,今滑使到聖國,用附函啓,并水精鍾一口、馬一疋。聖主有若所勑,不敢有異"。

白題國[88],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89]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90]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91],西極波斯[92]。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93]

[88] 白題國,應位於今 Balkh 附近。“白題”[beak - dye],是 Baχtri 之音譯。

[89] “別種胡”,按之前引《梁書·裴子野傳》,知此說無非是子野之臆斷,不足爲據。白題“王姓支”,或爲“月氏”之後。蓋其國所在,可以說是大月氏之故地。

[90] 灌嬰事見《漢書·灌嬰傳》。

[91] “六日行”:應爲自白題國王治西赴滑國王治的行程。《梁職貢圖》殘卷“白題國使臣圖題記”稱:白題國“在滑國東,六十日行,西極波斯,二十日行”。也就是說,自白題國王治西赴滑國王治需“六十日行”,復自滑國王治西抵波斯國王治需“二十日行”。既然本傳有關西北諸戎的記述多採自《梁職貢圖》,“六日”便很可能是“六十日”的奪訛。但如果仔細推敲《梁書·諸夷傳》有關白題國的記載,諸如“在滑國東”,“食物略與滑同”(《梁職貢圖》)亦有類似的記述),似乎白題爲滑旁之國,不會遠至“六十日行”。因此,若非《梁職貢圖》題記衍“十”字,就是《梁書·諸夷傳》作“六日行”別有所據。案:“六日行”應爲自白題國王治西赴滑即當時尚“遊軍而治”(《洛陽伽藍記》卷五)的滑國王駐蹕處的行程。

[92] 所謂“西極波斯”很可能是說復自滑國西行,可抵波

斯,並不是說白題國西與波斯相接。本傳删去題記"西極波斯"之後"二十日行"四字。很可能是因爲在傳文編者看來,自位於滑國東"六日行"的白題國西抵波斯,"二十日行"是不可能的。

[93]　《梁書・武帝紀下》:普通三年(522年)八月甲子,白題國"遣使獻方物"。據《梁職貢圖》殘卷"白題國使臣圖題記",是年"[白]題道釋氈獨活使安遠憐伽到京師貢獻"。

龜兹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兹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爲王,由是屬匈奴。[94]然龜兹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95]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貢獻。[96]晉太康中,遣子入侍。[97]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兹,龜兹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98]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99]

[94]　龜兹王"爲莎車王賢所殺",時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冬。有關諸事詳見《後漢書・西域傳》。案:莎車王賢所殺龜兹王之名僅見本傳。

[95]　延城,一般認爲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

[96]　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龜兹國"遣使奉獻"。

[97]　據《晉書・武帝紀》:太康六年(285年)冬十月,龜兹

"遣子入侍"。

［98］ 據《資治通鑒·晉紀》(卷一〇五),太元八年(383年)正月,呂光發長安;九年七月,破龜兹。傳文"太元七年"云云,不確。

［99］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梁職貢圖》殘卷"龜兹國使臣圖題記"載有使臣之名"康石憶丘波郝"。又據《梁書·武帝紀中》,天監二年(503年)七月,龜兹"遣使獻方物"。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100]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強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101]

［100］ 于闐國王治,一般認爲位於今和闐附近。

［101］ "後漢建武末"云云,事見《後漢書·西域傳》。據載,徙爲驪歸王者名"俞林",君得乃"莎車將",都末殺君得在永平三年(60年)。廣德滅莎車後,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

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102]。有水出玉[103],名曰玉河[104]。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105]。菓蓏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

客。國中婦人皆辮髮[106]，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102］　蒲桃，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蒲陶"。

［103］　"有水出玉"，今和闐尚以産玉聞名。㊱

［104］　"玉河"卽《魏書・西域傳》所見首枝河。"玉"是義譯，"首枝"是音譯。

［105］　《後漢書・西域傳》載：元嘉元年（151 年）于寘侯將輸僰斬西域長史王敬，"懸首於市"。似乎于闐早已有市列。可以和此處的記述參看。

［106］　"婦人皆辮髮"，一般認爲乃受藏族之影響。

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107]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108]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109]。十八年，又獻瑠璃罌。[110]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111]

［107］　"山習獻名馬"，或在黄初三年（222 年）。蓋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是年二月，于闐王"遣使奉獻"。案："山習"一名，僅見本傳。

［108］　《梁書・武帝紀中》：天監九年（510 年）三月乙未，"于闐國遣使獻方物"。

［109］　《梁書・武帝紀中》：天監十三年（514 年）八月癸卯，"……于闐國各遣使獻方物"。"波羅婆"或者是梵語 prabha

之對譯,"光明"之意。曹植"妾薄命"詩之二:"華燈步鄣舒光,皎若日出扶桑"。㊲

[110] 《梁書·武帝紀中》:天監十八年(519年)七月甲申,"于闐……各遣使獻方物"。

[111]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

渴盤陁國[112],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113]。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114],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驢羊等。出好氊、金、玉。王姓葛沙氏[115]。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116]

[112] 渴槃陁國,一般認爲位於葉爾羌河上游 Sarikol 谿谷,王治當今 Tashkurghan。"渴槃陁"[khat - buan - dai]是 Garband 或 Karband 之對譯。

[113] "沙勒"[shea - lek],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疏勒"之異譯。

[114] 古貝,指木棉(Ceiba. Bombacaceae)。㊳

[115] "葛沙氏",《水經注·河水》:"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迦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迦舍羅逝國與渴槃陁國同在一地,"迦舍"[keai - sjya]與"葛沙"[kat - shea]爲同名異譯,"羅逝"[lai - zjiat]應卽梵文 raja 之音譯。"迦舍羅逝"猶言"葛沙王"。㊴

［116］《梁書·武帝紀下》：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

末國[117]，漢世且末國也。[118]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119]，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120]，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121]

［117］末國，疑卽《後漢書·西域傳》之“木鹿”。“末”［muat］，不妨指爲Merv之漢譯。

［118 末國旣“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決非“漢世且末國”。梁人望文生義，猶稱滑國爲車師別種之類。

［119］丁零，此處應指高車副伏羅部。該部於487年西遷至今吐魯番西北自立爲國，直至541年亡於芮芮。傳文稱末國“北與丁零”接，不確。

［120］“剪髮”，《周書·異域傳下》稱波斯人有剪髮之俗，末国西接波斯，亦同此俗。

［121］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據《梁職貢圖》殘卷“白題國使臣圖題記”，王名“安石末粢盤”。

波斯國[122]，其先有波斯匿王[123]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124]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125]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

鳥[126]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127],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鹼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128]、馬腦[129]、真珠、玫瑰[130]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兹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131],北與汎慄國[132]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133]

[122] 波斯國,按之年代,應指薩珊波斯國,儘管混入了一些與薩珊波斯無關的內容(詳下)。一則,本傳稱波斯國"東與滑國"接,滑國無疑是指《魏書·西域傳》的嚈噠國、《周書·異域傳》的嚈噠國。傳文在另一處稱:滑猶征其旁國波斯等,亦可互證。二則,本傳稱波斯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接,婆羅門國應即印度,與之相接的波斯國自然不可能是波斯匿王所在中印度的憍薩羅國。三則,傳文稱波斯國"北與汎慄國接"。結合《大唐西域記》卷一一關於波剌斯國"西北接拂懍(即汎慄)國"的記載,亦可見所傳波斯國位置與薩珊波斯同。㊵

[123] "波斯匿王"(梵文:Prasenajit;巴利文:Pasenadi, Pasenaji),爲中印度憍薩羅國國王(所謂北憍薩羅國)。有關事蹟見《大唐西域記》卷六"室羅伐悉底國"條。㊶案:傳文稱波斯之"先有波斯匿王"乃望文生義。《梁職貢圖》殘卷"波斯國使臣圖題記"於"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句前有"王子祇陁之子"六字。

[124] 以下題記有"釋道安《西域諸國忿》揵陁越㊷西、西

海中有安息國[43],揵陁越南[有]波羅陁國[44],波羅陁國西有波羅斯國[45]"一節。

[125] "城外佛寺二三百所",可能是有關中印度憍薩羅國的記載。

[126] 鷙鳥,應即駝鳥。《舊唐書·西戎傳》:"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攫羊,土人極以爲患。"

[127] "優鉢曇花"一說"優鉢曇"應讀作"優鉢[羅]、曇花","優鉢[羅]"乃 utpala 之對譯;"曇花",一名美人蕉。[46]

[128] 虎魄,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129] 馬腦,已見《魏略·西戎傳》。

[130] 玫瑰,已見《魏略·西戎傳》。

[131] 婆羅門國,似指印度。"婆羅門"[bua - la - muən],一般認爲是 Brāhmaṇadeša 之漢譯。《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别,總謂婆羅門國焉",可以爲證。

[132] 汎慄國,應即所謂拂菻,即東羅馬。"汎慄"[biuəm - liet],一説乃 Rūmi 的伊朗語訛讀 Fūrūmi(意指羅馬領土)的對譯。[47]

[133] 此則不見載於《梁書》"本紀"。據《梁職貢圖》殘卷"波斯國使臣圖題記",使者名"安駬越"。又,據《梁書·武帝紀下》,中大通五年(533 年)八月甲子,"波斯國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 年)四月庚子,"波斯國獻方物"。

............[134]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

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牒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134］　以下略去宕昌、鄧至、武興、芮芮四國傳記。

①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pp. 26 – 64。

② 說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pp. 8 – 43。

③ 參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193 – 216。

④ 參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 年,pp. 127 – 127

⑤ 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p. 84 – 95。

⑥ 嶋崎昌"高昌國の城邑について",《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ーン研究》,東京,1977 年,pp. 113 – 147, esp. 121。

⑦ 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

⑧ 錢伯泉"高昌國郡縣城鎮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實","新疆大學學報"1988 年 2 期,pp. 34 – 41。

⑨ 馮承鈞注 5 所引文。

⑩ 嶋崎昌注 6 所引文,esp. 132。

⑪ 馬雍"突厥與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46 – 154, esp. 147。

⑫ 見"高昌洿林等城丁輸木薪額文書",載《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文物出版社,1981 年,p. 92。侯燦"麴氏高昌王國郡縣城考

述",《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 73－84。

⑬ 錢伯泉注8所引文。

⑭ 馮承鈞注5所引文。

⑮ 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pp. 149－159,esp. 158。

⑯ 侯燦"麴氏高昌王國官制研究",載注12所引書,pp. 1－72。

⑰ 中日學者對此文書多有研究,但於此卷出土地點存在多種說法。一說"出自新疆鄯善土中",見白堅"晉寫本三國志吳志殘卷跋","支那學"3～11(1925年),pp. 82－83;另說"出土於新疆省吐魯番",見羅福成"晉寫本陳壽三國志吳志殘卷校字記",同上,pp. 83－84。

⑱ 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pp. 126－127,以爲晉寫本《漢書·西域傳》。但從圖版及錄文看,似爲荀悅《漢紀》卷一二"元朔六年六月條"斷片。

⑲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華學"第3輯,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pp. 309－325。

⑳ 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p. 187－189;以及佐藤圭四郎"北魏時代における東西交涉",《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1975年,pp. 378－393。。

㉑ 詳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pp. 316－321。另可參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442－445;以及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pp. 324－327。

㉒ 見盧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貨幣關係演變述略",《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pp. 217－266。

㉓ 王炳華《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p. 142－143。

㉔ 同注 2。

㉕ 參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44 – 75。

㉖ 關於滑人的一妻多夫婚俗,見余太山注 2 所引書,pp. 26 – 27, 155 – 156。

㉗ 參看宋峴漢譯,余太山箋證"《太伯里史》所載嚈噠史料",載《中亞學刊》第 2 輯,中華書局,1987 年,pp. 51 – 64。

㉘ 關於滑人的語言,參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pp. 180 – 210。

㉙ 見笈多朝印度銘文: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Calcutta, 1894, pp. 238 – 241.

㉚ 見《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記"。

㉛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B. Dowing, 7 vols. New York, 1914 – 1940.

㉜ *Raghuvaṁśa of Kālidās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Mallinātha, ed. by D. H. Velankar, Bombay, 1948. IV, 68.

㉝ 見余太山注 28 所引文。

㉞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年,pp. 217 – 251。

㉟ 參見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223 – 225, 242 – 243;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pp. 97 – 227, esp. 101 – 105;"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pp. 1 – 41;esp. 16 – 17;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30 – 32。

㊱ 關於于闐玉,見章鴻釗注 20 所引書,pp. 120 – 125。

㊲ 載《樂府詩集・雜曲歌辭二》(卷六二),中華書局,1979年,p. 902。

㊳ 参看盧勳、李根蟠注21所引書,pp. 328-331。

㊴ 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439-476。

㊵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2(1971年),pp. 82-101。榎一雄"梁職貢圖について","東方學"26(1963年),pp. 31-46。

㊶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pp. 481-506。

㊷ "揵陁越"(Gandhavat),卽"犍陀羅"(Gandhara)。

㊸ 安息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指帕提亞波斯。此處所謂"安息國"在"西海"(波斯灣)中,名義和地望待考。

㊹ "波羅陁",或指"波羅柰"(Varanasi),位於今印度Muzaffarpur。

㊺ "波羅斯",或指"波剌斯"(Parsa)。

㊻ 小田義久"《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西域傳譯注稿",載内田吟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註",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pp. 35-40。

㊼ 榎一雄注40所引文。



八 《魏書·西域傳》[1] 要注

《夏書》稱"西戎卽序"[2],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3]

[1] 魏收所撰《魏書·西域傳》久已佚失,今本《魏書·西域傳》乃後人採自《北史·西域傳》。由於《北史·西域傳》是李延壽據《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編成,玆僅録注其中《魏書·西域傳》的原文,亦卽剔除《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有關文字後的《北史·西域傳》。

[2] 見《尚書·禹貢》。

[3] 《漢書·西域傳》贊:"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旣而西戎之貢不至,[4]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民][5],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6],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7]

[4] “西戎之貢不至”,主要是因爲當時拓跋魏未能控制河西。太祖、太宗既無暇西顧,便未能引起西域諸國重視。

[5] “人”字《魏書・西域傳》原文當作“民”。李延壽避唐諱改。以下類似問題不復出注。

[6] “遠開西域,使海内虚耗”云云,尤指武帝時代的西域經營。

[7] “竟不招納”,不僅表明拓跋氏力有所不逮,而且說明太祖、太宗看不到經營西域的意義。拓跋魏的西域經營實始於世祖太武帝時。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8]、疏勒[9]、烏孫[10]、悦般[11]、渴槃陁[12]、鄯善[13]、焉耆[14]、車師[15]、粟特[16]諸國王始遣使來獻。[17]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18]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19],爲蠕蠕[20]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悦,謂琬曰:“傳聞破洛那[21]、者舌[22]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

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23] 烏孫、破洛那之屬[24] 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25] 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26]

[8] 龜茲,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9] 疏勒,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0] 烏孫,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1] 悦般,遊牧部族,傳文描述的時代位於天山以北。"悦般"[jiuat - peən],與西史所見 Avar(Οὐάρ)爲同名異譯。①

[12] 渴槃陁,帕米爾地區綠洲國。"渴槃陁",可能是 Garband 或 Karband 之對譯。②

[13] 鄯善,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 焉耆,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5] 車師,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本傳所見"車師"似指車師前國。

[16] 粟特,一般認爲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粟弋",指 Sogdiana。"粟特"[siok - dək]爲 Sughd 之對譯。

[17] 據此,太延年間,西域有九國遣使來獻,世祖乃命王恩生等西使,是爲拓跋魏遣使西域之始。由於王恩生等爲蠕蠕所執,未能達到目的地,遂有董、高等的續使。然而,按之《魏書·世祖紀》,太延元年(435 年)二月庚子,"……焉耆、車師諸國各遣使朝獻"。六月丙午,"……鄯善國並遣使朝獻"。八月丙戌,"粟特國遣使朝獻"。太延三年三月癸巳,"龜茲、悦般、焉耆、車

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可知序文所載九國來獻,並非西域諸國"始遣使來獻"。九國中至少有焉耆、車師、鄯善、粟特四國已於太延元年來獻。又據《魏書·世祖紀》,太延元年(435年)五月庚申,"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二年八月丁亥,又"遣使六輩使西域"。可知序文所載王恩生、許綱西使果爲拓跋魏首次遣使,則應在太延元年五月,亦即同年二月焉耆、車師來朝之後。而由於"世祖紀"不載太延三年有遣使西域之事,董琬、高明之遣很可能在二年八月,亦即粟特國來獻之後。序文所謂"太延中"同時來獻的九國是在三年三月抵達魏都的,故序所謂"招撫九國"之"九國"不過是泛指西域諸國。董、高等啓程前既無法預知九國來獻,不可能以此九國爲出使對像。③

[18] 《漢書·西域傳》:"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本傳深受《漢書·西域傳》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19] 流沙,此處當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沙漠。

[20] 蠕蠕,北亞遊牧部族。時與拓跋魏爭奪對西域的控制權。④

[21] 破洛那,前身即《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宛。"破洛那"[phua-lak-na],一般認爲乃Ferghāna之對譯。

[22] "者舌"[tjya-djyat],一般認爲是Čaš或Čač之對譯。

[23] 據"世祖紀",太延三年(437年)十一月甲申,"破洛那、者舌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這是兩國見諸記載的首次來朝。按之序文,可知兩國來朝是董、高西使的成果之一,它們的使者是隨同董、高一起抵達魏都的。由此也可知董、高歸國的時

間是太延三年十一月。

[24] 據《魏書·世祖紀》,太延三年(437 年)十一月來獻者僅破洛那、者舌兩國,未提及烏孫和其他國家。序文"烏孫、破洛那之屬"云云,蓋涉上文而誤;太延三年三月來獻九國中已見烏孫,董、高歸國時,烏孫未必再次遣使。按之"世祖紀",與董、高俱來者僅破洛那、者舌二國使者。

[25] "十有六國",當指遣使與董、高等六輩俱來貢獻的西域諸國,囿於資料,未能一一指實。

[26] 此後北魏使西域者有姓名可稽者有嚈噠使主高徽(見《魏書·高湖傳》)⑤、波斯使主韓羊皮(見本傳)和張道義(見《周書·令狐整傳》),以及出使迷密的谷巍龍⑥等。

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27]令護送,至姑臧[28],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29]後使者[30]自西域還,至武威[31],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32]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33]。'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34]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遂議討牧犍。涼州[35]既平,[36]鄯善國以爲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37]後平鄯善,[38]行人復通。

［27］ 河西王沮渠牧犍，北涼主，433－439 年在位。據《魏書·沮渠牧犍傳》：牧犍繼位後，魏世祖"遣李順拜牧犍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28］ 姑臧，縣名，北涼政權首府所在，今甘肅武威。

［29］ 魏世祖遣使西域令牧犍護送，當在王恩生、許綱等出使失敗之後。董琬、高明西使很可能就是由牧犍"發使導路"出流沙的。王恩生、許綱西使，正值拓跋魏與蠕蠕和親期間：延和三年（434 年），魏以西海公主妻蠕蠕吳提可汗，並納吳提妹爲左昭儀。但是，吳提還是扣留王、許，畢竟沒有讓他們到達西域。這情形與西漢時匈奴單于扣留張騫頗爲類似，蓋蠕蠕視西域爲禁臠，不願意見到北魏和西域建立關係。至於北魏派遣王、許是否謀斷蠕蠕右臂，雖史無明文，似也不能完全否定。正因爲王、許受阻於蠕蠕，魏世祖才下詔令牧犍護送。但是，牧犍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同樣不希望北魏與西域建立聯繫。

［30］ 使者，指賀多羅。據《魏書·沮渠牧犍傳》，"太延五年（439 年），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以牧犍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

［31］ 武威，郡名，治姑臧。

［32］ 吳提，蠕蠕可汗（429－444 年在位），號敕連可汗。

［33］ 樂平王丕，明元帝子，泰常七年（422 年）封樂平王。《魏書》卷一七有傳，但不載丕爲蠕蠕所擒之事，故可能是蠕蠕造謠。據《魏書·蠕蠕傳》，太延四年（438 年）樂平王丕曾從世祖征蠕蠕。

［34］ 北魏與西域關係這個問題上，牧犍與吳提利害一致，故聞吳提"妄言"則喜。西域諸國地近蠕蠕、北涼，後兩者既不樂意見到北魏與諸國交往，諸國自然有所顧忌，所謂"亦有貳者"或者爲此。牧犍於魏既陽奉陰違，又阻撓北魏與西域交通，促使北魏加快了消滅北涼的步伐。

［35］ 涼州，治姑臧。此處藉指北涼政權。

［36］ 北魏平定北涼，時在魏世祖太延五年(439 年)。北涼滅亡，北魏與西域的關係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37］ 鄯善"斷塞行路"，應在太平真君三年(442 年)沮渠氏據有鄯善之後，而不在北魏取涼州之後。蓋據本傳，真君二年沮渠安周攻鄯善時，魏使東返者尚會於鄯善，且勸鄯善王比龍拒守。鄯善果以爲己國與沮渠氏北涼的關係好比唇齒，遮斷行路能避免滅亡的命運，則舉動應在北涼被征服之前，可是直至太延五年(439 年)四月尚遣使朝獻。知"脣亡齒寒"云云，不過若干親沮渠氏的鄯善人在沮渠牧犍降魏以前對鄯善王所下說辭而已。真君三年以後，鄯善國"斷塞行路"則完全可能。蓋比龍奔且末後，鄯善爲安周佔領，不久無諱又奔自敦煌，比龍之子雖然很可能依舊在位，但不過一傀儡，自然聽憑無諱等擺佈。沮渠氏作爲北魏死敵，自然不願見到北魏與西域交通。故"斷塞行路"者與其說是鄯善，毋寧說就是沮渠氏。⑦

［38］ 北魏平鄯善，指萬度歸西征鄯善。《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夏四月庚戌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以西兵襲鄯善"。

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

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幷。[39]至太延中,爲十六國[40],分其地爲四域。[41]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42]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43]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44]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45]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46]出自玉門[47],渡流沙,西行二千里[48]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49]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50]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51]至伽倍[52]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53][至][54]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55]至波路[56]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與前使所異者錄之。[57]

[39] "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云云,乃本《漢書·西域傳》。

[40] "十六國":本傳序語曾兩次提到"十六國"。如果相信序語,則太延年間西域共有十六國,這十六國分處四域之中,曾於董、高歸國時一同來朝。但《魏書·世祖紀》明載,董、高於太延三年十一月歸國時,"俱來貢獻者"僅破洛那、者舌兩國;而太延中,整個西域肯定不止十六國;可見前一句不過是魏收對《漢書·張騫傳》"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後數句不過是對《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的機械摹倣。總的來說,這兩段話告訴我們的僅僅是、或至多是董、高"所經見及傳聞"的西域國家共有十六國,這十六國分佈於"四域"之中而已。

［41］ 《通典·邊防七·西戎三·西戎總序》所載與此有異:"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爲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姑墨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閒、水澤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案:董、高所謂"四域"中,第一域是北方遊牧部族的勢力範圍;第二域是波斯及其勢力範圍;第三域是介乎以上兩大勢力之間的緩衝地區,因而不是被波斯人便是被南下遊牧部族所控制;第四域則是羅馬及其勢力範圍。這就是說,董、高給我們勾劃了一幅十分準確的西域政治地圖。而《通典》所傳"三域"(無論對其中每一域的地望作何詮釋),卻不能使我們對當時的西域有一個清楚、完整的認識。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不認爲"四域"係魏收原文,且出自董高的報告,而《通典》的"三域"係杜佑杜撰。[8]

［42］ 葱嶺,指帕米爾,"流沙",如前注所述,指玉門與鄯善之間的沙漠地帶。因此,第一域指帕米爾以東,塔里木盆地和天山以北地區。

［43］ 此處"葱嶺"應指興都庫什山。蓋南北朝時"葱嶺"並非帕米爾的專稱,往往用作包括興都庫什山在內的、以帕米爾爲中心的諸山脈的總稱。[9]既然帕米爾以西的阿姆河流域已被劃入第三域,這裏"葱嶺"作爲第二域的東界,事實上指的便是興都庫什山。"海曲"應指自敘利亞、巴勒斯坦到小亞、巴爾幹一帶的地中海海域和海岸;而作爲和興都庫什山相對的第二域的西界,乃指地中海東岸。[10]因此,第二域指興都庫什山以西、地中海以東地區。

［44］ 者舌,位於今塔什幹一帶,而此處"月氏"指寄多羅貴霜,董、高西使時佔有吐火羅斯坦和乾陀羅以北地區。因此,第三

域大致包括索格底亞那、吐火羅斯坦和西北次大陸的部分地區。

[45] 兩海,指今意大利半島東面的亞得里亞海和西面的第勒尼安海,水澤,此處指黑海。因此,第四域指以意大利半島爲中心的地中海周圍地區。

[46] 所謂“四道”,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見“南北道”及其延伸。這可能是董、高等西使實際所由,當然也包括傳聞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本傳所傳諸國是按照“四道”的走向依次排列的;這表明本傳的編纂是深受《漢書·西域傳》和董、高西使影響的。

[47] 玉門,指玉門關,故址今甘肅敦煌西北。

[48] “二千里”(里數 1.1):自玉門赴鄯善國王治的行程。案:據《漢書·西域傳》,自陽關沿阿爾金山北麓赴鄯善國王治 1,600 里,故此處“二千里”可能是自玉門經羅布泊西北今樓蘭遺址南下鄯善國王治的行程。

[49] “二千二百里”(里數 1.2):自玉門赴車師國王治的行程,可能經由羅布泊西北今樓蘭遺址一帶。

[50] “一百里”(里數 1.3):自莎車國王治西抵葱嶺的行程。

[51] “一千三百里”(里數 1.4):自莎車國王治西行越過葱嶺後赴伽倍的行程。案:自莎車國王治西抵葱嶺 100 里,故自莎車國王治越葱嶺至伽倍國王治凡 1,400 里

[52] 伽倍,其前身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休密翕侯。“伽倍”[keai - buə]和“休密”得視爲同名異譯。

[53] “五百里”(里數 1.5):自莎車國王治西南行抵達葱嶺的行程。

[54] "至"字據《通典·邊防七·西戎三·西戎總序》補。

[55] "一千三百里"(里數 1.6):自莎車國王治西南行越過葱嶺後抵達波路的行程。案:自莎車國王治西南行抵達葱嶺 500 里,故自莎車國王治越葱嶺至波路國王治凡 1,800 里。

[56] "波路"[puai-lak],一般認爲係 Bolor 之對譯。

[57] 結合前文"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可知本傳的主要内容傳自董、高。

鄯善國,都[58]扜泥城[59],去代七千六百里[60]。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61]四年,遣其弟素延耆人侍。[62]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63]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64]使者自天竺[65]、罽賓[66]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67]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68],其世子乃應安周。[69][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出其國,][70]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71]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72]世祖大悦,厚待之。[73]是歲,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民],比之郡縣。[74]

［58］ “都”字《魏書·西域傳》原文應爲“治”，乃李延壽避唐諱改。

［59］ 本傳所描述的鄯善國王治扜泥城之位置與漢晉正史“西域傳”相同，最可能位於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

［60］ “七千六百里”（里數2）：表示自扜泥城經敦煌（玉門）赴代的行程；亦即扜泥城去敦煌（玉門）2,000里，敦煌去長安3,70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61］ 據《魏書·世祖紀上》：太延元年（435年）六月丙午、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和太延五年（439年）四月丁酉，鄯善國均“遣使朝獻”。

［62］ 《魏書·世祖紀上》：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

［63］ 事詳《魏書·沮渠牧犍傳》。

［64］ “魏”字當爲《北史》編者李延壽所增，魏收原文所無。

［65］ 天竺，指以印度河流域爲中心的南亞次大陸，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66］ 罽賓，首見《漢書·西域傳》，但本傳所載罽賓國位置與後者不同，一般認爲在Kahsmir；“罽賓”［kiat－pien］，乃Kashmira之略譯。

［67］ 這是北魏利用鄯善阻止沮渠氏遁入西域。蓋沮渠牧犍之弟無諱在牧犍降後，曾佔有酒泉、敦煌等地對抗北魏。

［68］ 且末，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9］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夏四月，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暠孫寳據敦煌，遣使內附”。《魏

書·沮渠牧犍傳》:"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東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太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衞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案:沮渠蒙遜據高昌時與鄯善已有往來,比龍曾朝蒙遜。[11]

[70] "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出其國"一十一字,據《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補。[12]

[71]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夏四月庚戌,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以西兵襲鄯善"。

[72] 北京圖書館藏"魏故征虜將軍河州刺史臨澤定侯鄯使君墓銘"(拓本):"君諱乾,司州河南洛陽洛濱里人也。侍中鎮西將軍鄯鄯王寵之孫,平西將軍青平涼三州刺史鄯鄯王臨澤懷侯視之長子。考以去真君六年(445年)歸國。自祖已上,世君西夏。君初宦,以王孫之望,起家爲員外散騎侍郎。入領左右輔國將軍城門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安定內史。春秋卌四,以永平五年(512年)歲次壬辰正月四日薨。蒙贈征虜將軍河州刺史,謚曰定。其年四月改爲延昌元年,八月廿六日,卜營丘兆於洛北芒而窆焉。"[13]其中鄯鄯王寵和視,似即見諸本傳的鄯善王比龍和真達。銘文稱視於"真君六年歸國",乃指真達降後隨萬度歸"詣京都"事。視或真達是否返回鄯善國,並不清楚,很可能是留在內地了。從銘文所述乾的官職履歷來看,他沒有登上過鄯善國王

位，銘辭“唯君齠節，夙稟門矩，室友廉蘇，賓無濫興，幼承秘寵，早參禁宇”云云，似乎還表明他成長於魏都。果然，真君八年“遣子朝獻”，以及北魏撤離後可能登位的鄯善王當另有其人。

[73]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秋八月“壬辰，度歸以輕騎至鄯善，執其王真達以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鄯善地處交通要衝，既然成爲北魏經營西域之阻礙，於是有萬度歸之西征。萬度歸征鄯善，《魏書・世祖紀下》繫於太平真君六年四月。其時留守鄯善的沮渠豐周去向不明，可能已不在鄯善。度歸所降鄯善王真達應即比龍的世子。

[74] 據《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八年(447 年)十二月，鄯善“遣子朝獻”。這似乎說明真達詣京師後，原地仍有政權。但此後不久，北魏便決心鎮戍鄯善。《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九年(448 年)“夏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是歲”，按之傳文應爲萬度歸征鄯善之年卽真君六年，其實不然。魏軍屯駐鄯善至何年並不清楚，僅僅知道最遲到延興二年(472 年)韓拔已不在鄯善，蓋據《魏書・高祖紀》，是年“春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詔寧南將軍、交趾公韓拔等追滅之”。因此，不能完全排除魏軍撤離後鄯善國重新獨立的可能性。

且末國，都且末城[75]，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76]。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

［75］ 本傳描述的且末國王治且末城之位置與漢晉時期相同,一般認爲位於今且末縣西南。

［76］ "八千三百二十里"(里數3):表示自且末城經鄯善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且末城去鄯善國王治720里(《漢書·西域傳》),與鄯善國王治去代7,600里之和。

于闐國[77],在且末西北[78],去代九千八百里[79]。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80],中出玉石[81]。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

［77］ 于闐,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78］ 于闐國王治之位置與漢晉正史所描述的相同。

［79］ "九千八百里"(里數4):表示自于闐國王治經且末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于闐國王治去且末國王治里數(1,480里),與且末國王治去代8,320里之和。案:據《漢書·西域傳》,于闐國王治去且末國王治應爲2,850里;亦即于闐國王治去扜彌國王治390里,扜彌國王治去精絕國王治460里,與精絕國王治去且末國王治2,000里之和。由此可見,本傳于闐去且末里數別有資料來源。當然,也可能僅精絕去且末一段另有所據,其餘各段仍依《漢書·西域傳》。

［80］ "首拔"乃"首枝"[sjiu－tjie]之訛,藏語Sel-ču(玉河)之對譯。首枝水指自今和闐北流的Yurung Kaš和Kara Kaš。⑭

［81］ 《魏書·祖瑩傳》:"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

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⑮

真君中,世祖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82],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83]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84]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使,勢無所及。"[85]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86]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87]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88]

[82]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白蘭。詔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83］《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六年秋八月"壬寅,高涼王那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被囊輕騎遁走,中山公杜豐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歸及熾磐子成龍,送于京師。慕利延遂西入于闐國"。《魏書·吐谷渾傳》:"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罽賓。"

［84］于闐遣素目伽上表之年,雖無明確記載,但不妨認爲在466－468年間。蓋按之《魏書·顯祖紀》,于闐在天安元年(466年)至皇興二年(468年)間曾四次朝獻。當然,素目伽上表事也許爲"顯祖紀"省略,也就是說可能遲於皇興二年。[16]

［85］所謂"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乃指當時塔里木盆地諸國均已役屬蠕蠕。[17]于闐雖僻在西南,勢亦不免,故上表告急。于闐之患,乃北魏消極經營西域的必然結果。對於于闐的求援,北魏自然無意承諾,乃以"于闐去京師幾萬里"爲藉口,搪塞于闐使者。"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云云,無異空話。《魏書·尉多侯傳》稱:"顯祖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多侯有志立功異域,針對當時西域諸國多役屬蠕蠕、于闐國亦受到威脅的情勢,表求"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唯恐朝廷弗許,聲明"因敵取資",衹需"輕騎五千",終於未能如願。據同傳,高祖初,多侯又上疏求北取伊吾,亦未獲許可。北取伊吾,尚且難之,西入于闐,當然弗許了。案:多侯表求"西入于闐"應該在素目伽上表之後。

［86］于闐與北魏關係頗不尋常:早在太安三年(457年),

于闐國已遣使貢獻。而且據北京圖書館藏“大魏文成皇帝夫人于墓誌銘”(拓本),很可能就在這一年,于闐國王的一位公主名“仙姬”者嫁給了魏高宗。這位公主長壽,直至孝昌二年(526年)“齡登九十”纔去世。⑱素目伽上表時,這位夫人還健在。也許正因爲有這層關係,于闐王纔遣使告急求援的。

[87]　于闐王留波斯馴象及珍物,蓋珍视之。這也許可以視作波斯文化波及于闐之一例。

[88]　于闐國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安三年(457年)正月戊辰、太安三年十二月(以上“高宗紀”)、天安元年(466年)三月辛亥、皇興元年(467年)二月、皇興元年九月壬子、皇興二年四月辛丑(以上“顯祖紀”)、景明三年(502年)七月癸酉、正始四年(507年)十月丁巳、永平元年(508年)三月己亥、延昌元年(512年)十月、延昌二年八月庚戌(以上“世宗紀”)各一次。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89]居皮城,[90]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91]。其國西南三里,有凍淩山[92]。後役屬于闐。

[89]　蒲山,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皮山”。“蒲山”[bua - shean]與“皮山”[biai - shean]得視爲同名異譯。

[90]　“皮城”當是“皮山城”之略。蒲山國似與《漢書·西域傳》所見皮山國地望相同。一說蒲山國近山(西南3里),位於于闐之南,也許位於今和闐之南 Yurung kash 上游的 Nissa、Karanghu、Pisha 一帶。所謂“故…國”也許僅僅就政治或歷史而言,未

必在同一地點。⑲案:其説雖不無道理,但"于闐南"不妨讀作"西南","三里"也完全可能是"三百里"之誤。

[91] "一萬二千里"(里數5):表示自皮城經于闐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皮山國王治去長安10,050里,與長安去代1,950里之和。

[92] 凍淩山,一説指Muztagh. Chelpanglik山。⑳

悉居半國[93],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94]其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95]。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96]。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97]

[93] 悉居半國,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子合"。"悉居半"[siet-kia-puan]與"子合"[tziə-həp]爲同名異譯。二者與本傳另處所見"朱居"[tjio-kia]均爲čakukalka之對譯。

[94] "西夜國也,一名子合":"西夜",種族之名;"子合",土地之名。

[95] 悉居半國王治旣爲呼犍谷,結合《後漢書·西域傳》關於"子合國居呼鞬谷"的記載,知悉居半應爲漢代子合之後身。㉑

[96] "萬二千九百七十里"(里數6):表示自呼犍谷去于闐國王治的行程。案:此里數有誤,蓋自呼犍谷去于闐國王治決無三千餘里。

[97] 悉居半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五年(439年)十一月("世祖紀")㉒、和平三年(462年)三月甲申("高宗紀")、景

明三年(502 年)、永平四年(511 年)九月甲寅)(以上“世宗紀”)㉓、神龜元年(518 年)二月戊申(“肅宗紀”)㉔各一次。

權於摩[98]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99]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100]。

[98] “權於摩”[giuan - ia - muai],《太平御覽·四夷一八·西戎六》(卷七九七)引《後魏書》(原文“書”字訛爲“略”)曰:“權烏摩國,故烏秏國也。其王治烏秏城。西接悉居半國,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冊府元龜·外臣三〇·征討四》(卷九五八)引同]“烏秏”無疑是“烏秅”之訛。《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卷一九二)稱,“烏秅,漢時通焉。……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準此,《魏書·西域傳》衍“權”字亦未可知。果然“於摩”或者竟是“烏秅”之轉訛;蓋“於”、“烏”同音,“秅”訛爲“秏”,“秏”又訛轉爲“摩”。

[99] 權於摩國果卽漢代烏秅國,則其王治烏秅城之位置當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100] “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里數 7):表示自烏秅國王治經悉居半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有誤。一則,傳文既稱權於摩國在悉居半國西南,兩國去代里數不應相等。二則,自烏秅城經悉居半國王治赴于闐國王治亦無三千餘里。

渠莎[101]國,居故莎車城[102],在子合西北,去代一

萬二千九百八十里[103]。

[101] 渠沙,傳文稱“居故莎車城”。“渠沙”[gia－shea]當爲 Gasiani(塞種部落名)之對譯。㉕

[102] 莎車城去代里數有誤,無從確知其位置。但無妨認爲渠莎國王治莎車城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㉖

[103] “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里數8):表示自莎車城經悉居半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有誤。一則,莎車城去悉居半國王治呼犍谷不止十里。二則,自莎車城經呼犍谷赴于闐國王治決無三千餘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104]其王居交河城[105]。去代萬五十里[106],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107]世祖初,始遣使朝獻,[108]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109]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110]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111],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

奔[112],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113]自後每使朝貢。[114]

[104] “一名前部”,說明所傳“車師”指車師前國。

[105] 交河城,車師前國王治,首見《漢書·西域傳》。

[106] “萬五十里”(里數9):表示自交河城經玉門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交河城去長安8,15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107] “本通使交易”,似指該國原與蠕蠕交通。

[108] 據《魏書·世祖紀上》,太延元年(435年)二月庚子、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車師國均曾“遣使朝獻”。本傳稱車師國於“世祖初”始遣使朝魏,不確,應爲“世祖太延初”。

[109] 由此可見王、許是北魏首次遣使西域。又,據《魏書·高昌傳》,王、許目的是“使高昌”。然而,高昌當時爲蠕蠕所控制,又未嘗來獻,北魏首次遣使西域,便以高昌爲對像,似乎不太可能。王、許之出,既在同年二月焉耆、車師來獻之後,其目的地似應爲焉耆、車師。

[110] 《魏書·車伊洛傳》:“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世祖錄其誠款,延和(432-433年)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靴帽。伊洛大悅,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安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㉗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

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28]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并遣使謂歇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歇固守,連戰。久之,外無救援,爲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451年),詔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伊洛令歇將弟波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興安二年(453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謚曰康王。賜綿絹雜綵五百匹,衣二十七襲。葬禮依盧魯元故事。[29]歇襲爵。皇興末,拜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473年)卒。子伯主襲爵。波利,天安二年(467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469年)卒。兄子洛都襲爵。"案:稱伊洛爲"焉耆胡",似誤;應爲"車師胡"。果然,"東境"指車師前部東境。所謂"恒修職貢",指太延元年(435年)二月率先來朝,復於三年三月貢獻於魏。故伊洛受封爲"前部王"當在"太延中",而非"延和中"。[30]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伊洛確係"焉耆胡",世爲焉耆東境部落帥,於"延和中"貢獻於北魏,受封爲"前部王",遂以"車"爲姓;復於太延元年、三年以前部名義來獻;"延和中"貢獻不見載於"本紀",蓋其時伊洛不過一部落小帥,且事已詳本傳。至於伊洛"規欲歸闕",應在太延末或真君初,蓋沮渠無諱於真君三年(442年)八月纔離開鄯善赴高昌。又,沮渠氏據有高昌,交河城勢在必得;而車師前王車夷落(伊洛)既忠於北魏,又爲自身存亡計,亦以消滅盤踞高昌的沮渠氏爲目標;故雙方爭戰不斷。太平真君九年,北魏命萬度歸攻焉耆,詔車伊洛與唐和率所部配合度歸行動。伊

洛留其子歇守交河城,自與唐和率兵至焉耆東界。安周乘虛引蠕蠕圍攻交河城,至真君十一年,城陷,歇走奔伊洛,交河城遂歸沮渠安周。又,正平二年以後,伊洛一家似乎均定居内地。而"車師前國"自此不復見諸記載。這個"車師國"自延和中至正平末,存在了差不多二十年,自始至終是北魏經營西域的工具。

[111] "經今八歲",乃指自太平真君三年(442 年)無諱入據高昌,伊洛與之對抗,直至上書之年即真君十一年交河城陷落,伊洛子歇"舍國東奔"。㉛

[112] 伊洛自真君九年(448 年)從征焉耆後,似乎一直留守焉耆東界,並未歸國;歇自交河城往就伊洛,應爲"西奔",此稱"東奔"者不知何故。

[113] 《魏書·世祖紀下》:正平元年(451 年)六月壬戌,"車師國王遣子入侍"。王子即歇。前引《魏書·車伊洛傳》載是年"伊洛令歇將弟波利等十餘人赴都"。㉜

[114] 正平元年之後,車師朝魏見諸記載者僅一次。《魏書·車伊洛傳》:正平二年(452 年),"[車師王]伊洛朝京師"。"朝貢"後《北史·西域傳》有"不絕"二字。

且彌國[115],都天山東于大谷[116],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117]。本役屬車師。[118]

[115] 且彌國,天山以北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16] 本傳所見且彌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載西且彌國。不僅王治名稱相同,而且去代里數等於代去長安里數與《漢書·西域傳》所傳去長安里數之和。

[117] "一萬五百七十里"(里數 10):表示自于大谷經車師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于大谷去長安 8,670 里,與長安去代 1,900 里之和。

[118] 據《魏略·西戎傳》:西且彌國曾屬車師後部王,亦即本傳所謂"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119],在車師南,都員渠城[120],去代一萬二百里[121]。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122]、尉犂[123]二城,拔之。進軍向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124]焉耆爲國,斗絕一隅,[125]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126],橐駝馬牛雜畜巨萬[127]。時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128]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129]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130]

[119] 焉耆是最早朝魏的西域諸國之一,據《魏書·世祖紀上》:太延元年(435年)二月庚子、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和太延五年(439年)四月丁酉均"遣使朝獻"。

[120] 本傳所載員渠城去代里數與可據前史所載去長安里數推得者不同,但似乎不能據以爲南北朝時期焉耆國王治與兩漢魏晉時期不同。質言之,北魏時焉耆國王治位置很可能也在博格達沁古城。

[121] "一萬二百里"(里數11):表示自員渠城經車師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焉耆去代不應遠於龜茲去代,故"一萬二千里"或爲"一萬二百里"之訛。又,若按《漢書·西域傳》去長安里數計算,焉耆去代應爲9,200里(7,300里與1,900里之和),較之本傳少1,000里。可見在本傳描述的時代,自焉耆赴代路途與《漢書·西域傳》所述自焉耆赴長安者不同。

[122] 左回,一說其前身卽《漢書·西域傳》所載北道綠洲國危須。[33]。漢代危須國王治可能位於曲惠古城。

[123] 尉犂,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案:曹魏代漢至南北朝結束,西域南北道大抵一直被一些大國所控制。這些大國兼幷或役使近旁小國,以致不少小國王治淪爲大國城郭。左回(危須)、尉犂皆屬此類。

[124]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九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茲"。

[125] "斗絕一隅",此與《後漢書·西域傳》所傳焉耆國形勢相同:"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

[126] 《晉書·西戎傳》載焉耆國"好貨利,任姦詭",可與

此參證。

［127］ 這當時表明焉耆有較大規模的畜牧業。

［128］ 《韓詩外傳》卷七:"昔者,齊有狡兔,曰東郭鵔,蓋一日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縱紲與? 瞻見指注與?"

［129］ 焉耆國破之後,世祖"命度歸鎮撫其人";度歸往征龜茲,遂令唐和鎮焉耆。真君十一年(450 年),車師前國王車伊洛之子歇舍國西奔至焉耆東界,世祖下詔開焉耆倉給之。《魏書·車伊洛傳》記述此事時稱伊洛收集遺散"歸焉耆鎮"。由此可知,真君九年以降北魏曾於焉耆設鎮。焉耆鎮鎮將最初是萬度歸,但不久就由唐和擔任。而據《魏書·唐和傳》,"正平元年(451 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可知這個焉耆鎮至少存在至正平元年。

［130］ 萬度歸西征後,焉耆朝貢斷絕。據《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502 年)有烏稽國"遣使朝貢"。烏稽應即焉耆。果然,其時焉耆又有政權。又據《魏書·唐和傳》,太平真君九年(448 年),"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會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案:此可補充本傳有關萬度歸征焉耆的記載。所謂柳驢以東六城及波居羅城應即前引《魏書·車伊洛傳》所謂"焉耆東關七城"。

龜兹國[131],在尉犂西北[132],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133]。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134]龜兹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135]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136]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餻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137]

[131] 龜兹國是最早朝魏的西域諸國之一,據《魏書・世祖紀上》,太延三年(437 年)三月癸巳和太延五年(439 年)四月丁酉,龜兹均曾"遣使朝獻"。

[132] 龜兹國王治位置當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133] 。"一萬二百八十里"(里數 12):表示自龜兹國王治經焉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若按《漢書・西域傳》去長安里數計算,龜兹去代應爲 9,380 里(7,480 里與 1,900 里之和),較之本傳少 900 里,因疑"一萬二百八十里"應爲"一萬三百八十里"之訛,蓋承焉耆傳增一千里。

[134] 按之《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九年(448 年)"十有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兹"。

[135] 龜兹國多駝馬,《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年(478 年)"秋七月戊辰,龜兹國遣使獻名駝七十頭"。又載:太和二年九月丙辰,"龜兹國遣使獻大馬、名駝、珍寶甚衆"。可以參證。

［136］ "如膏者"一說即硫磺，㉞另說應爲石油。㉟

［137］ 萬度歸西征後，龜兹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十一月("世祖紀下")、延興五年(475年)四月丁丑、太和元年(477年)十月、太和二年(478年)七月戊辰和九月丙辰、太和三年(479年)九月庚申(以上"高祖紀上")、永平三年(510年)十月戊戌("世宗紀")、神龜元年(518年)閏七月丁未、正光三年(522年)七月壬子(以上"肅宗紀")各一次。

姑墨國[138]，居南城[139]，在龜兹西，去代一萬五百里[140]。役屬龜兹。

［138］ 姑墨，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姑墨朝魏，據《魏書》"本紀"，僅永平四年(511年)十二月戊子("世宗紀")一次。㊱

［139］ 姑墨國王治位置當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140］ "一萬五百里"(里數13)：表示自南城經龜兹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一萬五百里"或爲"一萬五十里"之訛。果然，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南城去長安8,15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溫宿國[141]，居溫宿城[142]，在姑墨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143]。役屬龜兹。

［141］ 溫宿，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2] 溫宿國王治位置當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143] "一萬五百五十里"(里數14):表示自溫宿城經姑墨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一萬五百五十里"或爲"一萬二百五十里"之訛。果然,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溫宿城去長安8,35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尉頭國[144],居尉頭城[145],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146]。役屬龜茲。

[144] 尉頭,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5] 尉頭國王治當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146] "一萬六百五十里"(里數15):表示自尉頭城經溫宿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一萬六百五十里"或爲"一萬五百五十里"之訛。果然,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尉頭城去長安8,65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烏孫國,居赤谷城[147],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148]。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149]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150]後每使朝貢。[151]

[147] 赤谷城位置當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148] "一萬八百里"(里數16):表示自赤谷城經龜茲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赤

谷城去長安 8,900 里,與長安去代 1,900 里之和。

[149] "數爲蠕蠕所侵":蠕蠕立國之初,西境已至焉耆之北,準噶爾盆地落入其勢力範圍之內。控制準噶爾盆地後,勢必西向納倫河、伊犁河流域發展。當時在準噶爾盆地以西活動的主要是烏孫和悅般兩者。蠕蠕西向擴張,便同他們發生衝突。㊲

[150] 原居赤谷城的烏孫,由於屢遭蠕蠕的侵擾,放棄故地西徙。太延三年(437 年)董琬等訪問的已是"葱嶺山中"的烏孫國。其西徙時間最早可能在蠕蠕社崙可汗在位期間(402-410 年)。

[151] 烏孫朝魏,僅《魏書·世祖紀上》所載太延三年(437 年)三月癸巳一次。傳文"後每使朝貢"無從落實。

疏勒國,在姑墨西[152],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153]。高宗末[154],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廣丈餘][155]。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156]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後每使朝貢。][157]

[152] 疏勒國王治位置當與漢晉時期相同,位於今喀什附近。

[153] "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里數 17):表示自疏勒國王治經姑墨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自疏勒國王治去長安 9,350 里,與長安去代 1,900 里之和。

［154］ 或卽《魏書・高宗紀》所載和平三年(462年)朝貢事。

［155］ “廣丈餘”三字據《太平御覽・四夷一四・西戎二》(卷七九三)補。

［156］ 一般認爲此袈裟爲石綿製品。

［157］ “後每使朝貢”五字,據《太平御覽・四夷一四・西戎二》(卷七九三)補。又,疏勒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太延五年(439年)四月丁酉(以上“世祖紀上”)、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十一月(“世祖紀下”)、興安二年(453年)三月乙未、太安元年(455年)十月、和平三年(462年)三月甲申(以上“高宗紀”)、景明三年(502年)、正始四年(507年)九月甲子和十月丁巳、十月戊辰、延昌元年(512年)正月戊申和五月辛卯(以上“世宗紀”)、熙平二年(517年)四月甲午、神龜元年(518年)二月戊申、同年閏七月丁未(“肅宗紀”)各一次。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158],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159]。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160]爲漢車騎將軍竇憲[161]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162],西走康居,[163]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164]地方數千里,[165]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166]同,而其人清潔。(於)［或倣］[167]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168]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卽石流黃也。[169]

［158］ 悅般人可以追溯的原居地在龜茲以北。蓋因烏孫人西徙，悅般人北上佔領了納倫河流域和伊犁河流域。董琬、高明西使時所遇悅般，應爲業已北上的悅般。傳文所謂“在烏孫西北”，不確。㊳

［159］ “一萬九百三十里”（里數18）：表示自悅般國王治經烏孫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烏孫國王治去溫宿國王治610里，溫宿國王治去姑墨國王治270里，姑墨國王治去長安8,15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160］ “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無非是說悅般部落曾經隸屬匈奴。但隸屬匈奴的部落與匈奴未必血統相同。《梁書·芮芮傳》稱，“魏晉世，匈奴分爲數千百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同樣，也可以說，悅般亦其一部也。悅般不僅爲匈奴之一部，而且曾自稱“匈奴”，故涼州人稱之爲“單于王”。

［161］ 竇憲，《後漢書》卷二三有傳。擊匈奴始自永元二年（90年）。

［162］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三年（91年）“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後漢書·竇憲傳》：“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金微山”即今阿爾泰山。

［163］ 按之《後漢書·袁安傳》以及案“南匈奴傳”末尾的論贊，公元91年於金微山戰敗的北單于僅一度“遁走烏孫”，並未“西走康居”。故所謂“西走康居”云云，很可能是北魏人將91年在金微山戰敗的北單于和西漢元帝時亡命康居的郅支單于混

爲一談所致。㊴

[164] 以上有關北單于的記載表明:曾有一位北單于在某次率部遷徙的過程中留下了一部份羸弱,這些羸弱即悅般人後來出現在龜茲之北。㊵

[165] "地方數千里",說明悅般的領域應該是東起裕勒都斯河谷、西至納倫河谷,南自龜茲以北、北抵伊犂河流域。

[166] 高車,遊牧部族,一度役屬蠕蠕。公元五世紀初其勢漸盛,與蠕蠕爲敵;其副伏羅部於487年西遷至今吐魯番西北自立爲國,直至541年亡於蠕蠕。

[167] 據《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太平寰宇記·四夷十五·西戎七》(卷一八六)改補。㊶

[168] "南界有火山"云云,表明佔有烏孫故地後的悅般仍保有龜茲以北的原居地。"火山"位於今庫車北。

[169] 石流黃藥效見《本草綱目·金石之五》(卷一一)。

與蠕蠕結好,其王常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170]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171]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172],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173]又言

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174],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175]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176]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177]自後每使貢獻。[178]

[170] 大檀即汗位於414年,然據《魏書・蠕蠕傳》,"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故上引一段故事也未必發生在大檀即汗位之後。也就是說悅般王會見的有可能是鎮守西界時的大檀。

[171] 此則不見"本紀"。

[172] 據《法苑珠林・呪術篇》(卷六一)補。

[173] 此幻術輔以醫術。

[174] 據《法苑珠林・呪術篇》(卷六一)補。

[175] 對照《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載芮芮國的風俗:"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曀而不雨,問其故,以暵云",不難發現彼此的相似之處。這似乎可以看作塞北與天山以北地區遊牧文化相互影響之一例。

[176] 《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六月"丁卯,悅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帝許之。秋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同紀又載,同年"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治兵于西郊。丙戌,上幸陰山"。十有二月,"皇太子朝于行宮,遂從北討。至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内,留守而還"。

可知爲配合悦般,北魏確實有所舉動。而如前述,世祖命萬度歸征焉耆在九年九月,“中外諸軍戒嚴”之後,這表明這次西征的目的之一是打擊蠕蠕。㊷又,魏世祖在真君九年五月拜韓拔爲鄯善王,鎮鄯善,很可能在是年悦般首次朝魏之後。質言之,真君九年悦般第一次朝魏時已表明了與北魏夾擊蠕蠕的意向,鎮鄯善便是北魏聯合悦般、北伐西征一攬子計劃的組成部分。由於悦般的存在,蠕蠕向納倫河、伊犁河流域的發展一度受阻。

[177] 《魏書·樂志》:“後通西域,又以悦般鼓舞設於樂署。”

[178] 悦般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三年(437年)三月癸巳(“世祖紀上”)、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六月丁卯(“世祖紀下”)各一次。本傳載悦般是年兩次朝魏,六月丁卯應是第二次。悦般在太平真君九年的兩次朝魏,似乎是悦般和北魏的最後接觸。所謂“自後每使貢獻”不見“本紀”,未能落實。而像悦般這樣一個大遊牧部族忽然消失,當然是很奇怪的,很可能是西遷了,其原因也許是終於不堪蠕蠕的侵擾。《魏書·蠕蠕傳》載,北魏在太平真君十年和太安四年(458年)均曾大敗蠕蠕,很可能因此增強了蠕蠕對西方的壓力,迫使悦般西遷。果然如此,其西遷時間約在450－460年間。另外,悦般在太平真君九年尚遣使北魏,建議夾擊蠕蠕。然而當北魏於翌年大舉討伐蠕蠕時,卻不見悦般動靜。從這個角度似乎也可說明其時悦般主力已開始西徙。一説西徙的悦般便是西史的阿瓦爾。㊸

者至拔[179]國,都者至拔城[180],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181]。其國東有潘賀那山[182],出美

鐵及師子。

[179] "者至拔"[tjya - tjiet - buat],一說乃 Čač-balik(Čač城)之音譯,[44]似不確。一說乃 Čaš-bar(錫爾河沿岸之意)之對音。[45]

[180] 者至拔城,一說位於今塔什幹(Tashkend),[46]一說應求諸 Khojend 附近。[47]案:者至拔與者舌同在車師道,後者既是 Tashkend,前說似誤;而後說證據亦嫌不足,錄以備考。

[181] "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里數 19):表示自者至拔城經疏勒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應爲"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里"之省略。

[182] "潘賀那山"指今費爾幹那山脈,"潘賀那"[phuan - ha - na]應即 Ferghāna 之對譯。

迷密[183]國,都迷密城[184],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185]。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峰黑橐駝。[186]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187],山出金玉,亦多鐵。

[183] "迷密"[myei - miet],一說乃 Māymurgh 之對譯。[48]

[184] 迷密城,位於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市南噴赤幹遺址。[49]

[185] "一萬二千六百里"(里數 20):表示自迷密城經者至拔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迷密城去者至拔國王治十日行程(1,000 里),與者至拔國王治去代 11,628 里之和。"一萬二千六

百里”應爲“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186］《魏書·世祖紀下》：正平元年（451 年）正月，“……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

［187］郁悉滿山，地望無考。“郁悉滿”，《太平御覽·四夷一六》（卷七九五）引作“都悉滿”。

悉萬斤[188]國，都悉萬斤城[189]，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190]。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191]，山出師子。每使朝貢。[192]

［188］“悉萬斤”［siet－miuan－kiən］，一般認爲乃 Samarkand 之對譯。

［189］悉萬斤城，位於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市東北，已成定說。

［190］“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里數 21）：表示自悉萬斤城經迷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悉萬斤城去迷密國王治一日行程（100 里），與迷密國王治去代 12,628 里之和。“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應爲“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八里”之省略。

［191］伽色那山，應指今 Samarkand 之南、Sxhar-isabz 之北的山脈，“伽色那”［kea－shiək－na］應即 Kâšašâna、Kâšâniya 之對譯。㊿

［192］悉萬斤朝魏，據《魏書》“本紀”，延興三年（473 年）十月、承明元年（476 年）九月癸丑、太和三年（479 年）十二月、太和四年（480 年）七月壬子（以上“高祖紀上”）、太和十一年（487

年)八月辛巳、太和十五年(491 年)三月己酉(以上“高祖紀下”)、景明三年(502 年)、正始四年(507 年)四月壬寅和十月丁巳、永平二年(509 年)正月丁亥(以上“世宗紀”)各一次。

忸密國[193],都忸密城[194],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195]。

[193] “忸密”[niəu - miet],一般認爲是 Nūmiǧ-kat 之對譯。據《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509 年)正月丁亥,忸密國曾“遣使朝獻”。

[194] 忸密城,一般認爲位於今布哈拉。

[195] “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里數 22):表示自忸密城經悉萬斤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忸密城去悉萬斤國王治一百一日行程(10,100 里),與悉萬斤國王治去代 12,728 里之和。案:里數有誤。

[破]洛那[196]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197],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198]。太和三年[199],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200]

[196] “[破]洛那”[phua - lak - na],一般認爲乃 Ferghāna 之對譯。“破”字據標點本校勘記補。

[197] 貴山城位置當與《漢書·西域傳》所描述大宛國王治相同。

［198］“萬四千四百五十里”（里數23）：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大宛國王治去長安12,55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199］《魏書·世祖紀上》：太延三年（437年）十一月甲申，“破洛那……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本傳“太和”應是“太延”之誤，說見中華書局標點本校勘記。

［200］太延三年後，據《魏書》“本紀”，太延五年（439年）十一月（“世祖紀上”）、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十一月、正平元年（451年）正月（以上“世祖紀下”）、和平六年（465年）四月各朝魏一次（“高宗紀”）。和平六年亦“獻汗血馬”。

粟特國[201]，古之奄蔡，[202]一名溫那沙。[203]居於大澤[204]，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205]。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206]，至［高宗（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207]王忽倪已三世矣。[208]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209]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210]自後無使朝獻。[211]

［201］“粟特”，應卽《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粟弋”。粟特國位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澤拉夫善河流域。“粟特”［siok－dək］，一般認爲是Soghd之對譯。在本傳描述時代，Soghd在遷自塞北的遊牧部族嚈噠的控制之下。[51]

［202］“古之奄蔡”，似爲誤傳。主要原因可能是董、高西使，在傳聞“粟特”被“匈奴”（嚈噠）所滅的同時，又聽說“奄蔡”

卽阿蘭(Alans)爲匈人所滅;由於匈人和"匈奴"名稱相同,匈人滅阿蘭在370年左右,和"匈奴"(嚈噠)滅"粟特"的時間也相去不遠,於是推斷"奄蔡"爲"粟特"。《魏書·西域傳》編者乃根據董、高的報告,認定"粟特"卽"奄蔡"。[52]

[203] "溫那沙"[uən - na - shea],乃Hūnashāh之對譯。Huna,指嚈噠,嚈噠一度自稱或被稱爲"匈奴"。

[204] "大澤",指今鹹海。

[205] "一萬六千里"(里數24):應表示自粟特國王治經康居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奄蔡國王治去康居國王治2,000里,康居國王治去長安12,300里,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一萬六千里"應爲"一萬六千二百里"之奪訛。

[206] "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指嚈噠人對索格底亞那的佔領。

[207] "高宗(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諸字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補。又,若據《通典》補字,"粟特王"前"高宗初"三字似可刪去。魏收原文已不可知,衹能據文理推測之。

[208] "其王忽倪已三世矣":這就是說,高宗初朝魏的"匈奴"王已經是第三代了。由此可見,"匈奴"統治"粟特""已三世矣",應自忽倪朝魏的年代上溯。換言之,"匈奴"卽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的時間可自高宗卽位之初(452年)亦卽忽倪首次朝魏之年上溯"三世"(約80-90年),卽362-372年。

[209] 這是索格底亞那人善於經商在漢文史籍中的最早的明確記載。

[210] 此條不見本紀。按克姑臧後,粟特國曾遣使北魏,

然未聞請贖商人,或直至世祖末始獲悉商人見虜事。

[211] 粟特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元年(435 年)八月丙戌、太延三年(437 年)三月癸巳、太延五年(439 年)十一月(以上"世祖紀上")、太平真君五年(444 年)十二月("世祖紀下")、太安三年(457 年)正月戊辰("高宗紀")、皇興元年(467 年)九月壬子("顯祖紀")、延興四年(474 年)正月辛巳、太和三年(479 年)十二月(以上"高祖紀上")各一次。傳文"自後無使朝獻"與事實不符,或係"自後每使朝獻"之訛。

波斯國[212],都宿利城[213],在忸密西,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214]。河[215]經其城中南流。有鳥[216]形如橐駝,有兩翼[217],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馳走甚疾],往往[一日能七百里也]。[218]

[212] 波斯,一般認爲指薩珊朝波斯。"波斯"[puai - sie]爲 Persia 之漢譯。

[213] 宿利城,應指 Ctesiphon。"宿利"[siəuk - liet],一說爲 Sūrastān 之對譯。[53]

[214] "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里數 25):表示自宿利城經忸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卽宿利城去忸密國王治十四日行程(1,400 里),與忸密國王治去代 22,828 里之和。

[215] 河,指底格里斯河。

[216] 鳥,指駝鳥。

[217] "兩翼",《太平御覽·羽族一》(卷九一四)引作"羽

翼"。

[218] "[馳走甚疾],往往[一日能七百里也]",據《太平御覽·羽族一》(卷九一四)補正。

俗事火神、天神。[219]文字與胡書異。[220]多以姊妹爲妻妾。[221]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222]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223]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224]

[219] "俗事火神、天神":此處"天神"與"火神"連稱,一般認爲應爲祆教之神。

[220] "文字與胡書異",一說這是指波斯文字與印度文字的差異。㊹

[221] "多以姊妹爲妻妾",指祆教主張的近親結婚。

[222] "神龜中"波斯朝獻,僅《魏書·肅宗紀》所載一次:神龜元年(518年)閏七月丁未,波斯國"遣使朝獻"。

[223] 居和多,應即薩珊波斯王 Kavād 一世(488-496年,498-531年在位)。

[224] 波斯朝魏,據《魏書》"本紀",神龜以前,太安元年(455年)十月、和平二年(461年)八月戊辰(以上"高宗紀")、天安元年(466年)三月辛亥、皇興二年(468年)四月辛丑(以上"顯祖紀")、承明元年(476年)二月("高祖紀上")、正始四年(507年)十月辛未("世宗紀")、熙平二年(517年)四月甲午(以上"肅宗紀")各一次;神龜以後,據"肅宗紀",正光二年(521年)閏五

月丁巳、正光三年(522 年)七月壬子各一次。

伏盧尼[225]國,都伏盧尼城[226],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227]。累石爲城。[228]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槖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229]城北有云尼山[230],出銀、珊瑚、琥珀[231],多師子。[232]

[225] "伏盧尼"[biuək - la - niei],一說乃 Rūmi 的伊朗語訛讀 Fūrūmi(意指羅馬領土)的對譯。[55]

[226] 伏盧尼城,一説位於叙利亞的安條克城。[56]

[227] "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里數 26):表示自伏盧尼城經波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伏盧尼城去波斯國王治三十一日行程(3,100 里),與波斯國王治去代 24,228 里之和。"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應爲"二萬七千三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228] "累石爲城"云云,可與《後漢書・西域傳》關於"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的記載參看。換言之,伏盧尼城也可能是安條克城的外港 Seleucia。[57]

[229] "大河"指 Euphrates 河。河中之鳥,一說是基於駝鳥的一種傳說。[58]

[230] "云尼山",一說指 Amanus 山。蓋伏盧尼城應即位於叙利亞的安條克城,安條克城一名 Yunani,"雲尼山"或得名於此。[59]

[231] 虎魄,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232］ 據《魏書·高宗紀》,太安二年(456 年)十一月有普嵐國"遣使朝獻";又載和平六年(465 年)四月,"普嵐國獻寶劍";《魏書·顯祖紀》又載:普嵐國於皇興元年(467 年)九月壬子"遣使朝獻"。"普嵐"與"伏盧尼"當爲同名異譯。

色知顯[233]國,都色知顯城[234],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235],土平,多五果。

［233］ "色知顯"[shiək - tie - xian],一說乃[I]štixan 之略譯。⑩

［234］ 色知顯城,一般認爲應在撒馬爾罕西北的 Ištīkhan(澤拉夫善河的支流 Ak-darya 沿岸、Katta Kurgan 和 Čiläk 之間)。

［235］ "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里數 27):表示自色知顯城經悉萬斤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色知顯城去悉萬斤國王治二日行程(200 里),與悉萬斤國王治去代 12,728 里之和。"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應爲"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伽色尼[236]國,都伽色尼城[237],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238]。土出赤鹽[239],多五果。[240]

［236］ "伽色尼"[keai - shiək - niei],一般認爲是 Kâšâna 或 Kâšâniya 之對譯。

［237］ 伽色尼城,一般認爲應卽 Kešš,位於撒馬爾罕與 Balkh 之間,今 Šahr-i-Sabz。

[238] “一萬二千九百里”(里數28):表示自伽色尼城經悉萬斤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伽色尼城去悉萬斤國王治二日行程(200里),與悉萬斤國王治去代12,728里之和。“一萬二千九百里”應爲“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239] 赤鹽,産自 Baïsun-tagh 山脈。㉛

[240] 據《魏書·世宗紀》,永平三年(510年)九月壬寅有伽秀沙尼國“遣使朝獻”。“伽秀沙尼”應卽本傳所載伽色尼。

薄知[241]國,都薄知城[242],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243]。多五果。

[241] “薄知”[bak - tie],一般認爲是 Baχtri 之音譯。

[242] 薄知城,應位於 Balkh。㉜

[243] “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里數29):表示自薄知城經伽色尼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薄知城去伽色尼國王治四日行程(400里),與伽色尼國王治去代12,928里之和。“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應爲“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牟知[244]國,都牟知城[245],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246]。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244] “牟知”[miu - tie],一般認爲其原音是 Vadi-vati,位於今 Betik(位於阿姆河右岸)。

[245] 牟知城,一説乃位於阿姆河右岸的 Betik。㉝

[246] “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里數30):表示自牟知城經忸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牟知城去忸密國王治一日行程(100里),與忸密國王治去代22,828里之和。“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應爲“二萬二千九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阿弗太汗[247]國,都阿弗太汗城[248],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249]。土平,多五果。

[247] “阿弗太汗”[a - piuət - that - han],一般認爲是Abdäl Tarkhan之對譯。這是嚈噠勢力進入阿姆河下游留下的踪蹟。

[248] 一説阿弗太汗城位於呼似密國(以Gārganj爲中心)之東,忸密(Bokhara)國之西,應位於今Khiva附近,或在Khiva之東。[64]

[249] “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里數31):表示自阿弗太汗城經忸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阿弗太汗城去忸密國王治九日行程(900里),與忸密國王治去代22,828里之和。“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應爲“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呼似密[250]國,都呼似密城[251],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252]。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250] “呼似密”[xa - ziə - miet],一般認爲是Uvārazmi之

對譯。

[251] 呼似密城,一般認爲在阿姆河下游,中心地區爲Khiva。

[252] "二萬四千七百里"(里數32):表示自呼似密城經阿弗太汗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呼似密城去阿弗太汗國王治十日行程(1000里),與阿弗太汗國王治去代23,728里之和。"二萬四千七百里"應爲"二萬四千七百二十八里"之奪訛。

諾色波羅[253]國,都波羅[254]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255]。土平,宜稻麥,多五果。[256]

[253] "諾色波羅"[nak - shiək - puai - la],一般認爲乃Nakhshab或Nasaf之對譯。

[254] 波羅城,一說爲今伊朗東北境尼沙普爾(Nishapur)。㊺"波羅"當爲"諾色波羅"之略。

[255] "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里數33):表示自波羅城經忸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波羅城去忸密國王治六日行程(600里),與忸密國王治去代22,828里之和。

[256] 據《魏書·世宗紀》,正始四年(507年)九月甲子、永平二年(509年)十二月、永平四年(511年)九月甲寅有婆羅和波羅國"遣使朝獻"。"婆羅"、"波羅"或即"諾色波羅"之略。

早伽至[257]國,都早伽至城[258],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259]。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

國,有五果。

[257] "早伽至"[tsəu - keai - tjiet],《冊府元龜·外臣三·國邑二》(卷九五八)作"畢伽至"[piet - keai - tjiet],《太平御覽·四夷一八·西戎六》(卷七九七)作"卑伽至"[pei - keai - tjiet],名義待考。

[258] 早伽至城,一說既然位於忸密之西900里,當在Kara kum內。傳文稱該國"取稻麥於隣國",該國似爲不毛之地。[66]

[259] "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里數34):表示自早伽至城經忸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早伽至城去忸密國王治九日行程(900里),與忸密國王治去代22,828里之和。

伽不單[260]國,都伽不單城[261],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262]。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260] "伽不單"[keai - piuə - tan],一般認爲是Kapūtānā(Gubdan的古名)之對譯。據《魏書·肅宗紀》,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己巳有伽拔但國"遣使朝獻"。"伽拔但"應即本傳所載伽不單。

[261] 伽不單城,一般認爲應今Gubdan(Gubdun),位於撒馬爾罕北、Kodym Tau山麓、Bulangghyr河流域。

[262] "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里數35):表示自伽不單城經悉萬斤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伽不單城去悉萬斤國王治半日行程(50里),與悉萬斤國王治去代12,728里之和。"一萬二

千七百八十里”應爲“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里”之訛。

者舌國[263]，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264]。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265]

[263]　者舌國，一般認爲其王治應位於今塔什幹。

[264]　“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里數36）：表示自者舌國王治經破洛那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者舌國王治去破洛那國王治十日行程（1,000 里），與破洛那國王治去代 14,450 里之和。

[265]　者舌國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三年（437 年）十一月甲申（“奉汗血馬”）、太延五年（439 年）五月癸未（“獻汗血馬”）（以上“世祖紀上”）、太平真君八年（447 年）十二月（“世祖紀下”）、太安元年（455 年）六月（“高宗紀”）、太和三年（479 年）十二月（“高祖紀上”）各一次。除太延三年條外，均作“遮逸”或“州逸”。

伽倍[266]國，故休密翕侯[267]。都和墨城[268]，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269]。人居山谷間。

[266]　“伽倍”，案本紀作“胡密”。伽倍、胡密、以及休密、和墨均爲 Kumidae 之對譯。[67]據《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509 年）正月丁亥有胡密國“遣使朝獻”。

[267]　休密翕侯，首見《漢書·西域傳》。

[268] 和墨城,位於今 Wakhan 谷地 Sarik-Čaupan 一帶。

[269] "一萬三千里"(里數 37):表示自和墨城經莎車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伽倍國王治去莎車國王治 1,400 里,可見與里數 8 依據的資料不同。

折薛莫孫[270]國,故雙靡翕侯[271]。都雙靡城[272],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273]。人居山谷間。

[270] "折薛莫孫"[tjiat - siat - mak - suən],一說卽 Śad-i Mastuj 之對譯。⑱據《魏書·世宗紀》,正始四年(507 年)六月丁未和永平四年(511 年)九月甲寅有舍彌國朝魏;據《魏書·肅宗紀》,神龜元年(518 年)四月辛亥有舍摩國朝魏。"舍彌"或"舍摩"皆係"雙靡"之異譯。

[271] 雙靡翕侯,首見《漢書·西域傳》。"雙靡"爲 Śyāmāka 的對譯。⑲

[272] 雙靡城,位於今 Chitral 和 Mastuj 之間。

[273] "一萬三千五百里"(里數 38):表示自雙彌城經伽倍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卽雙彌城去伽倍國王治五日行程(500 里),與伽倍國王治去代 13,000 里之和。

鉗敦[274]國,故貴霜翕侯[275]。都護澡城[276],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277]。人居山谷間。

[274] "鉗敦"[giam - tuən],一般認爲是 Xandūd 或 Kun-

dut 之對譯。

[275] 貴霜翕侯,首見《漢書·西域傳》。

[276] 護澡城,位於今 Wakhan 西部 Āb-i Panja 河左岸。“護澡”即“貴霜”(Kushan)之異譯。⑩

[277] “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里數 39):表示自護澡城經折薛莫孫王治赴代的行程。

弗敵沙[278]國,故肸頓翕侯[279]。都薄茅城[280],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281]。居山谷間。

[278] “弗敵沙”[piuət - dyek - shea],一般認爲是 Badakšan 之對譯。⑪據《魏書·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十年(449年)七月有浮圖沙國“遣使貢獻”。“浮圖沙”或即弗敵沙。

[279] 肸頓翕侯,首見《漢書·西域傳》。

[280] 肸頓城,位於今 Faizabad 東。

[281]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里數 40):表示自薄茅城經鉗敦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薄茅城去鉗敦國王治一日行程(100 里),與鉗敦國王治去代 13,560 里之和。

閻浮謁[282]國,故高附翕侯[283]。都高附城[284],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285]。居山谷間。

[282] “閻浮謁”[jiam - biu - iat],爲 Hamakān 的古名 Yambakān 之對譯。⑫

[283] 高附翕侯,首見《漢書·西域傳》。

[284] 高附城,位於今 Kokcha 河流域。

[285] "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里數41):表示自高附城經弗敵沙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高附城去弗敵沙國王治一日行程(100里),與弗敵沙國王治去代13,660里之和。

大月氏國[286],都盧監氏城[287],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288]。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289]遂西徙都薄羅城[290],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291]。其王寄多羅[292]勇武,遂興師越大山[293],南侵北天竺[294],自乾陁羅[295]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296]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286] 大月氏國,指寄多羅貴霜,本傳稱之爲"大月氏國",是因爲自東漢以來,中原王朝一直本貴霜之故號,稱之爲"大月氏"。

[287] 盧監氏城(《北史·西域傳》作"賸監氏","盧"、"賸"二字疑衍。),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監氏城。[73]

[288] "一萬四千五百里"(里數42.1):表示自盧監氏城經弗敵沙國王治赴代的行程。案:本里數其實是《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王治去長安里數,與長安去代1,900里之和。

又,《魏書・西域傳》編者所見《漢書・西域傳》載大月氏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爲"萬二千六百里"。

[289] 社崘可汗以後,蠕蠕勢力繼續西進,阿姆河流域的嚈噠曾一度役屬之。蠕蠕既能控制嚈噠,侵犯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是勢在必然。其時間應在吳提可汗時。

[290] "薄羅"[bak - la]城,應是 Bāhūlaka 的音譯,與"盧監氏"同指一地。

[291] "二千一百里"(里數 42.2):自薄羅城赴弗敵沙國王治的行程。

[292] 寄多羅,便是印度錢銘所見 Kidāra。Kidāra 治下的貴霜,史稱"寄多羅貴霜"(Kidāra Kushāns)。[74]本傳有關寄多羅貴霜的資料可能來源於董琬、高明西使歸國後所作報告。[75]這就是說,直到 437 年,寄多羅貴霜的領土尚跨有興都庫什山兩側。其國雖屢遭蠕蠕侵擾,其勢未衰,其王寄多羅仍有力量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大概在董、高歸國後不久,寄多羅王便遭受"匈奴"亦即嚈噠的侵略而放棄了吐火羅斯坦,也就是本傳所描述的"大月氏國"的北部。

[293] 大山,指興都庫什山脈。

[294] 北天竺,指印度河流域。

[295] "乾陁羅"[kan(gian) - dai - la],一般認爲係 Gandhāra 之對譯。

[296] "鑄石爲五色瑠璃"云云,説明西方早已掌握玻璃製造法。[76]結合各傳有關大秦、波斯出琉璃或瑠璃的記載,可知包括寄多羅貴霜在內的西域地區有比較先進的玻璃器製造工藝。

安息國[297],都蔚搜城[298],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299]。

[297] 安息國,一說應卽《隋書·西域傳》所見"安國"。蓋傳文稱"安國,漢時安息國也"。[77]另說此"安息"應指 Merv。[78]第三說以爲此"安息國"其實是存在於阿姆河下游的帕提亞波斯殘餘勢力,所謂"蔚搜"乃 Oxus 之對譯,蓋《水經注·河水二》有云"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所謂"雷翥海"應卽鹹海,然酈氏書對裹海與鹹海不加區分,均稱之爲"雷翥海"。[79]不過,《隋書·西域傳》稱安國爲"漢時安息國",顯係誤解,不能視爲此處"安息國"爲"安國"之證據。又,此處"安息"果指 Merv,則其都城應爲"木鹿"。因此,Merv 雖有"小安息"之稱,此說依然未安。故"安息"[an - siək]可能是 Wakhsh 之異譯。其人或者是塞人之一支、活動在阿姆河流域、Balkh 西北者。

[298] 蔚搜城,結合《後漢書·西域傳》有關"嬀塞王"的記載,似可認爲"蔚搜"[iuət - shiu]與"嬀塞"[kiua - sək]爲同名異譯,皆得名於 Wakhsh。

[299] "二萬一千五百里"(里數 43):表示自安息國王治經大月氏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卽安息國王治去大月氏國王治七十日行程(7,000 里),與大月氏國王治去代 14,500 里之和。因此,儘管學界意見各異,但就其地望而言,不能不承認它和《漢書·西域傳》所傳安息國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就安息國地望而言,《魏書·西域傳》承襲了前史。

[條支國[300],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301]。]

[300] 本傳所謂"條支國"位置與《後漢書》以下所載相同,均爲今叙利亞地區。今本《魏書·西域傳》不見"條支國傳",乃李延壽所删。

[301] "二萬九千四百里"(里數44):表示自條支國王治經安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條支國王治去安息國王治七十九日行程(7,900里),與安息國王治去代21,500里之和。

大秦國[302],一名黎軒[303],都安都城[304]。從條支西渡海曲[305]一萬里[306],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307]。其海傍出,猶勃海也,而東西與勃海相望,蓋自然之理。[308]地方六千里,居兩海[309]之間,其地平正,(人)[民]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310]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311]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312]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313],多璆琳[314]、琅玕[315]、神龜[316]、白馬朱鬣[317]、明珠[318]、夜光璧[319]。東南通交趾[320],又水道通益州[321],永昌

郡[322]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323]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萬餘里。[324]于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325]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302] 大秦最早見諸《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兩傳所謂"大秦"均指羅馬帝國。⑧⓪《魏書·西域傳》有關大秦國的記載多半抄襲、竄改前史而成。北魏時期,羅馬帝國已經被拜占庭帝國取代,但按之傳文,似乎没有摻入有關拜占庭的記載。也就是説本傳有關大秦的記載甚至還談不上舊瓶裝新酒。⑧①

[303] "一名黎軒",無非是承襲前史。大秦和黎軒被混爲一談,從根本上説是黎軒即托勒密埃及王國被并於羅馬帝國的緣故。

[304] "安都"[an – ta]應是 Antiochia 之對譯,所指似爲《魏略·西戎傳》所見安谷城(叙利亞的安條克城)。⑧②這是因爲叙利亞地區一度是羅馬帝國的屬土,而安條克城又是該地區首府的緣故。這和誤以爲大秦"一名黎軒"的原因是一樣的。

[305] 海曲,指地中海形成的海灣。

[306] "一萬里"(里數 45.1):表示自條支國王治渡海曲赴安都城的行程。案:傳文既稱大秦都安都城,又稱大秦在條支西一萬里,自相矛盾。

[307] "三萬九千四百里"(里數 45.2):自安都城經條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安都城去條支國王治 10,000 里,與條支

國王治去代 29,400 里之和。

[308] "其海",指地中海。條支與大秦分別在地中海東西,隔此海相望。

[309] 大秦國"居兩海之間",乃節略《魏略·西戎傳》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西又有大海"等叙述而成。

[310] "其王都城分爲五城"云云,應卽《魏略·西戎傳》所謂"王有五宮"之類。

[311] "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云云,不過是敷衍《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而成,並非實情。[83]

[312] "外域謂之大秦"云云,表明在"外域"人心目中羅馬文化堪與漢文化媲美。"端正長大"或係實情,"衣服車旗擬儀中國"則多半是誤傳。[84]

[313] "其土"云云,所載固然是承襲前史,未必北魏時代所獲資訊,客觀上卻成了正確的記載。蓋地中海地區直至 Justinianus 一世(527 - 565 年在位)時代纔獲得養蠶的技術。又,"麻",一說應指亞麻。古代地中海地區以亞麻纖維紡織,與古代中國以大麻纖維紡織者不同。[85]

[314] 璆琳,已見《魏略·西戎傳》。

[315] 琅玕,已見《魏略·西戎傳》。

[316] 神龜,已見《魏略·西戎傳》。

[317] "白馬朱鬣"[86],《魏略·西戎傳》作"白馬、朱髦"。

[318] 明珠,《魏略·西戎傳》作"明月珠"。

[319] 夜光璧,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320] 交趾,郡名,治今河內西北。

[321] 益州,郡名,治今雲南晉寧東。

［322］ 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東北。

［323］ “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以下或係傳聞,無從深究。

［324］ “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萬餘里”云云,乃承襲《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但《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安息西界”乃指敍利亞地區,與本傳所謂“安息”不同。

［325］ 前史,指《漢書·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阿鈎羌[326]國,在莎車西南,[327]去代一萬三千里[328]。國西有縣度山[329],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326］ 阿鈎羌,羌之一種,或 Argippaei 與羌人融合而成。“阿鈎”[a－ko]似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呼健”等爲同名異譯。一説“阿鈎”乃“冰”(Wakhan 語 yikh, Persia 語 yakh, Osset 語 yekh, yikh, ikh)之音譯。[87]

［327］ 阿鈎羌國應位於今帕米爾的 Baltistan。

［328］ “一萬三千里”(里數 46):表示自阿鈎羌國王治經莎車國王治赴代的行程。

［329］ 縣度山,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縣度”。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330]去代一萬三千九百

里[331]。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産國俗與阿鉤羌同。

[330] 波路國,在 Gilgit 河流域。蓋其地正在 Baltistan 與 Kashmir 西北。據《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502 年)有不崙國"遣使朝貢",正始四年(507 年)十二月丁丑有鉢崙國"遣使朝貢"。"不崙"或"鉢崙"可能卽本傳所載波路。

[331] "一萬三千九百里"(里數 47):表示自波路國王治經阿鉤羌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卽自波路國王治去阿鉤羌國王治九日行程(900 里),與阿鉤羌國王治去代 13,000 里之和。

小月氏國[332],都富樓沙城[333]。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334]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335]。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336]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337]也。

[332] 小月氏國,指受"匈奴"卽嚈噠攻擊而南遷之寄多羅貴霜人。蓋寄多羅王爲"匈奴"人所逐西徙,令其子守富樓沙,這情形在《魏書》編者看來頗類似《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爲匈奴所逐遠去,"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因而稱盤踞富樓沙的寄多羅貴霜殘餘勢力爲"小月氏國"。[88]盤踞興都庫

什山以南的寄多羅貴霜殘部亦即"小月氏"雖然很可能早在455年之前就役屬嚈噠,但和許多役屬嚈噠的小國一樣,依然有某種自主權,其國名直至太和元年(477年)在北魏的朝貢錄上尚能見到。[89]據《魏書·高宗紀》,太安五年(459年)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和平元年(460年)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居常",Kushan之音譯,指大月氏王寄多羅之子所建小月氏國。《魏書·高祖紀上》載,太和元年(477年)九月庚子,"車多羅……諸國各遣使朝貢"。"車多羅"即"寄多羅"之異譯,亦指小月氏國。又,《魏書·世宗紀》載,永平四年(511年)六月乙亥和八月辛未有不流沙國遣使朝獻。"不流沙"或即"富樓沙"。

[333] 富樓沙城,一般認爲位於今白沙瓦(Peshawar),"富樓沙"[piuək - lo - shea]即 Puruṣapura 之對譯。

[334] 傳文所謂"匈奴"就是嚈噠,"寄多羅爲匈奴所逐"乃指寄多羅貴霜人被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90]

[335] "一萬六千六百里"(里數48):表示自富樓沙城經波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富樓沙城去波路國王治二十七日行程(2,700里),與波路國王治去代13,900里之和。

[336] "先居"以下,是《魏書·西域傳》編者根據過去的知識加進去的,並非當時乾陀羅地區"小月氏"的實際情況。"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一句,根據是闞駰《十三州志》;"被服頗與羌同"一句,採自《後漢書·西域傳》;"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一句,是按照《漢書·西域傳》寫的。僅"以金銀錢爲貨"可能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91]

[337] "百丈佛圖",應即本傳所見乾陀國之佛塔。

罽賓國,都善見城[338],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339]。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340]每使朝獻。[341]

[338] 善見城,一說乃梵語蘇達梨舍那(Sudarśana,三十三天之中宮)之義譯。⑫罽賓國既爲 Kahsmir,善見城當位於今 Srinagar。

[339] "一萬四千二百里"(里數 49):表示自善見城經波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善見城去波路國王治三日行程(300里),與波路國王治去代 13,900 里之和。

[340] "地平溫和"以下,承襲《漢書·西域傳》,殊不知西漢和北魏時代所謂"罽賓"地理環境大相徑庭,不可能一樣。

[341] 罽賓國朝魏,據《魏書》本紀,正平元年(451 年)正月("世祖紀下")、興安二年(453 年)十二月甲午("高宗紀")、景明三年(502 年)、永平元年(508 年)七月辛卯(以上"世宗紀")、熙平二年(517 年)正月癸丑和七月乙丑(以上"肅宗紀")各一次。

吐呼羅[342]國,去代一萬二千里[343]。東至范陽[344]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345];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346]。國中有

薄提[347]城，周帀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348]。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349]

[342] "吐呼羅"[tha - xa - la]，一般認爲係 Tukhāra 之對譯，位於阿姆河流域。

[343] "一萬二千里"（里數 50.1）：自吐呼羅國中薄提城赴代的行程，經由不明。所謂薄提城與盧監氏城實際上同在一地。這一里數可能是北魏實測所得，故與里數 42.1 不同。

[344] "范陽"[biuam - jiang]，一般認爲是 Bamiyan 之對譯。

[345] "二千里"（里數 50.2）：自范陽赴悉萬斤國的行程。

[346] "一萬里"（里數 50.3）：自吐呼羅南境之"連山"赴波斯國的行程。

[347] "薄提"[bak - dye]，一般認爲是 Baχtri 之音譯，與前文所見"薄知"[bak - tie]爲同名異譯。

[348] 漢樓河，指阿姆河。"漢樓"蓋"濮樓"[pheok - lo]之訛，乃 Wehrot 之對譯。[93]

[349] 《魏書・高宗紀》：和平五年（464 年）十二月，"吐呼羅國遣使朝獻"。

副貨[350]國，去代一萬七千里[351]。東至阿副使且[352]國，西至沒誰[353]國，中間相去一千里[354]；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355]國，相去一千五百里[356]。

國中有副貨城[357],周帀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358]

[350] “副貨”[phiuək - xua],一說乃 Bokhāra 之對譯,[94]一說乃 Puṣkalāwatī,[95]然均無確據。

[351] “一萬七千里”(里數 51.1):自副貨國王治赴代的行程,經由不明。

[352] 阿副使且國,名義、地望待考。

[353] 沒誰國,名義、地望待考。一說卽本傳所見“牟知”。[96]

[354] “一千里”(里數 51.2):自阿副使且國赴沒誰國的行程。

[355] “奇沙”[gia - shea],一說乃 Tashkurghan 或 Kapica 之對譯。[97]地望待考。

[356] “一千五百里”(里數 51.3):自副貨國王治赴奇沙國的行程。

[357] 副貨城,地望不詳。

[358] 副貨朝魏,本紀不載。

南天竺國[359],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360]。有伏醜城[361],周帀十里,城中出摩尼珠[362]、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363],城中出黃金、白真檀[364]、石蜜[365]、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

銀,自此每使朝貢。[366]

[359] 南天竺,指南印度。

[360] "三萬一千五百里"(里數52):表示自南天竺國王治赴代的行程,經由不明。

[361] 伏醜城,名義、地望待考。

[362] "摩尼",梵語 Maṇi 之音譯,寶,珠之總稱。

[363] 拔賴城,名義、地望待考。

[364] "真檀"即"旃檀(candana)",指紫檀木。"白真檀"疑是"白[銀]、真檀"之奪訛;蓋結合前後文,該國物産不妨讀作"黄金、白[銀]、真檀、石蜜、蒲萄"。

[365] 石蜜,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366] 天竺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和元年(477年)九月庚子("高祖紀上")、景明三年(502年)、景明四年(503年)四月庚寅("獻辟支佛牙")、正始四年(507年)九月甲子、永平元年(508年)二月辛未、延昌三年(514年)十一月庚戌(以上"世宗紀")各一次。除太和元年一次爲西天竺外,餘皆南天竺。本傳所謂"世宗時"當指景明三年。

疊伏羅[367]國,去代三萬一千里[368]。國中有勿悉城[369]。城北有鹽奇水[370],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371],木皮中織作布。[372]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陀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373]

[367] “嚈伏羅”[dyap – biuək – la],乃 Zabulistan 之對譯,亦即 Gazna。

[368] “三萬一千里”(里數 53):表示自嚈伏羅國王治赴代的行程,經由不明。

[369] 勿悉城,名義、地望待考。

[370] 鹽奇水,無考。

[371] “阿末黎”,可能是《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見“阿末羅”(梵語 āmalaka);“阿末羅”(Emblica Myrobalan),其果味酸而有回甘。

[372] “木皮中織作布”:火浣布的原料也被認爲是一種木皮纖維,不知嚈伏羅國所織是否火浣布。⑱

[373] 嚈伏羅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和元年(477 年)九月庚子、太和三年(479 年)十二月(以上“高祖紀”)、正始四年(507 年)三月丙子、永平二年(509 年)三月癸未和十二月、永平四年(511 年)十一月戊申(以上“世宗紀”)、熙平二年(517 年)正月癸丑和七月乙丑、正光二年(521 年)八月己巳、孝昌二年(526 年)二月(以上“肅宗紀”)各一次。“嚈伏羅”或作“地伏羅”,或省作“伏羅”。

拔豆國[374],去代五萬一千里[375]。東至多勿當國[376],西至旃那國[377],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378],南至罽陵伽[379]國,北至弗那伏且國[380],中間相去九百里[381]。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374] 拔豆國,名義、地望待考。

[375] "五萬一千里"(里數 54.1):自拔豆國王治赴代的行程,經由不明。

[376] 多勿當國,名義、地望待考。

[377] 旃那國,名義、地望待考。

[378] "七百五十里"(里數 54.2):自多弗當國赴旃那國的行程。

[379] "罽陵伽"[kiat - liəng - keai],應是 Kaliṅga 之對譯。《魏書·世宗紀》:正始四年(507 年)十月丁巳,"……可流伽……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可流伽"或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罽陵伽。

[380] 弗那伏且國,名義、地望待考。

[381] "九百里"(里數 54.3):自罽陵伽國赴弗那伏且國的行程。

[烏利[382]國,去代二萬五百里[383]。國中出金玉、良馬、白疊[384],土宜五穀。][385]

[382] "烏利",一說可能是"烏梨師斂"之略譯,即 Jerusalem。⑲

[383] "二萬五百里"(里數 55):表示自烏利國王治赴代的行程。

[384] 白疊,已見《梁書·西北諸戎傳》。

[385] 此則不見今本《魏書·西域傳》,亦不見《北史·西域傳》,據《太平御覽·四夷一八·西戎六》(卷七九七)錄以備

考。

嚈噠國[386]，高車之别種[387]，其原出於塞北。[388]自金山[389]而南，[至高宗(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390]。衣服類[胡][391]，加以纓絡。頭皆剪髮。[392]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393]衆可有[394]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395]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396]其國無車有輿。[397]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398][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399]，北盡敕勒[400]，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401]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402]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403]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404]永熙以後，朝獻遂絕。

[386]　“嚈噠”[iap - dat]，一般認爲係 Ephthalites 或 Hephthalites 之對譯。⑩

[387]　“高車之别種”：嚈噠與高車並不同族(傳文：“其語與高車不同”)。高車别種說可能是由於嚈噠與高車均起源於塞北、同樣經由金山南下而産生的聯想。蓋“别種”本来没有一定

的內涵。[101]

[388] “其原出於塞北”:一說嚈噠乃乙弗鮮卑之一部。乙弗雖可溯源於遼東,但祇有當它遷至塞北,成爲雜胡之後,纔成爲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乙弗,這就是說,事實上乙弗也是起源於塞北。[102]

[389] “金山”,卽前文所見“金微山”。

[390] “至高宗(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十字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條》補。案:嚈噠首次朝魏既在高宗太安二年(456 年),故嚈噠自塞北度金山卽阿爾泰山南遷的時間當自 456 年上溯 80－90 年,約爲 366－376 年。這就是說,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應該在 366－377 年。

[391] “胡”字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條》補。此處所谓“胡”,一般認爲指伊朗人。

[392] “剪髮”,一般認爲乃伊朗之風,嚈噠人剪髮,無疑是西遷後受薩珊波斯影響使然。

[393] “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梁書·滑國傳》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河南卽吐谷渾,其人之所以能譯嚈噠語,顯然不是因爲嚈噠語與吐谷渾語相同,也不僅是由於吐谷渾北鄰乙弗敵國,而且是由於吐谷渾原是東部鮮卑,與嚈噠之前身乙弗鮮卑早有接觸的緣故。

[394] 今本《魏書》“可”下無“有”字。

[395] “無城邑”云云,表明嚈噠是典型的遊牧部族。

[396] “王位不必傳子”,很可能祇是初起時的情況。案:不僅王位繼承,其他如習俗等方面的記載(如《隋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所載一妻多夫之俗不見本傳)都反映出本傳

所傳是比較早期的情況。

[397]　“無車有輿”,似乎應該是“有車無輿”之訛。

[398]　“死者”以下,是嚈噠人的葬俗,很值得注意。

[399]　“牒羅”,應即本傳所見“疊伏羅”之異譯。

[400]　敕勒,應即本傳所見高車。

[401]　“受諸國貢獻”以下二十九字據《洛陽伽藍記》卷五補。蓋《魏書·西域傳》原文應有類似字句。

[402]　“與蠕蠕婚姻”:《魏書·蠕蠕傳》載,蠕蠕主“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姐妹也”。本傳稱嚈噠王“分其諸妻,各在别所”也表明當時至少嚈噠王是多妻的。

[403]　嚈噠國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安二年(456 年)十一月、景明三年(502 年)[“嚈噠”原文訛作“厭味”]、正始四年(507 年)十月辛未、永平二年(509 年)正月壬辰[“世宗紀”稱,是年“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薄知時役屬嚈噠,其使者隨嚈噠使者朝魏,故紀文稱兩國共“貢白象一”。又,《洛陽伽藍記》卷三:“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羅國胡王所獻。”知白象其實乃乾陀羅王獻於嚈噠,復由嚈噠人貢者。時乾陀羅亦役屬嚈噠。]、永平四年(511 年)九月甲寅、延昌元年(512 年)十月、延昌二年(513 年)八月庚戌(以上“世宗紀”)、熙平二年(517 年)四月甲午、神龜元年(518 年)二月戊申、神龜二年(519 年)四月乙丑、正光五年(524 年)閏二月癸巳和十二月壬辰(以上“肅宗紀”)、永安三年(530 年)六月戊午(“孝莊紀”)、太昌元年(532 年)六月丙寅和六月癸酉(以上“出帝紀”)各一次。又,《魏書·任城王傳》稱:“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可窺

嚈噠使者活動之一斑。

［404］ 《魏書・孝莊紀》載：永安三年（530年）六月戊午，“嚈噠國獻師子一”。據《洛陽伽藍記》卷三，“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知獅子乃由波斯王獻於嚈噠，復由嚈噠入貢北魏。又，北魏亦曾遣使嚈噠。據《魏書・高湖傳》：延昌中，高徽“使於嚈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破洛侯”應卽本傳所載［破］洛那國。）

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405]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406]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407]

［405］ “王伏子統”，應爲“主衣子統”之訛。《北史・西域傳》作“賸伏子統”亦誤。[103]

［406］ 宋雲等西使事蹟，詳見《洛陽伽藍記》卷五。

［407］ 嚈噠以下朱居、渴槃陁、鉢和、波知、賒彌、烏萇和乾陀七國傳記，所列諸國既與前文多有重複（朱居卽悉居半、鉢和卽伽倍、賒彌卽折薛莫孫、乾陀卽小月氏），是否《魏書》或魏收原文固然不無可疑。但是，如果考慮到宋雲、惠生等西使事蹟本應入載“西域傳”，錄入其“行紀”則不足爲怪；既欲寫其全程，則難免與前文重複（但也可能由於譯稱不同而誤一國爲二國）；至於

列於嚈噠國傳之後,則可能是爲補嚈噠國傳之不足,蓋宋雲等所傳諸國當時多爲嚈噠屬國。

朱居國[408],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409]

[408]　卽本傳所見悉居半。

[409]　如果朱居以下是七篇獨立的傳記,則無法解釋爲何多與前文重複。如果魏收從宋雲、慧生記事中摘錄這幾國的材料,僅僅是爲了補充前文所傳,則完全可以把摘錄的部份合并到對應各國的傳記中去。如果他有意讓摘自宋雲、慧生記事的部份獨立出來,則理應將嚈噠與朱居等七國依次臚列在一起。具體地說,應將嚈噠列在鉢和之後,波知之前,因爲嚈噠也是"慧生所經"諸國之一。[104]然而據載:渴槃陁國"在朱駒波"西,鉢和國"在渴槃陁西",波知國"在鉢和西南",賒彌國"在波知之南",烏萇國"在賒彌南",乾陀國"在烏萇西";環環相扣,絕無嚈噠國插足之餘地。由此可見,魏收心目中衹是要爲嚈達立傳,纔從宋雲、慧生記事中將有關嚈噠的部份提取出來,結合其他資料,編成我們今天所見的"嚈噠傳"。

渴槃陁國[410],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411]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410]　渴槃陁國,一般認爲位於葉爾羌河上游 Sarikol 谿

谷,王治當位於今 Tashkurghan。渴槃陁朝魏,據《魏書》"本紀",太延三年(437 年)三月癸巳、太延五年(439 年)十一月(以上"世祖紀上")、興安二年(453 年)八月辛未、和平三年(462 年)三月甲申(以上"高宗紀")、景明三年(502 年)[《魏書》原文作"是歲(景明三年/502 年),……羅槃……訶槃陁……諸國並遣使朝貢"。"羅槃"應卽同紀(正始四年/507 年)所見呵羅盤;疑"呵羅槃"與下文"訶槃陁"均係《魏書·西域傳》所載"渴槃陁"之異譯,《續高僧傳·闍那崛多傳》稱渴槃陀爲"渴羅槃陁"似可爲證。或者景明三年渴槃陁兩次朝魏,因翻譯不同,誤記爲二國。]、正始四年(507 年)十月辛未、正始四年(507 年)十一月己酉、延昌元年(512 年)三月辛卯、延昌二年(513 年)八月庚戌(以上"世宗紀")[《魏書》原文作"槃陁……諸國並遣使朝獻","槃陁"應卽渴槃陁。]各一次。

[411] 河,指葉爾羌河。

鉢和國[412],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413],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氊裘。有二道[414],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415]。亦爲嚈噠所統。

[412] 鉢和,卽本傳所見伽倍國。伽倍可能指 Wakhan 之東部,鉢和乃指 Wakhan 之全部。"鉢和"[puat - huai],一般認爲係 Wakhan 之對譯。

[413] 大雪山,指興都庫什山。

[414] 自葉爾羌,經渴槃陁(塔什庫爾幹),出 Wakhan 谷地(鉢和),向西可往赴嚈噠(Balkh),向西南可達 Swat 河流域。

[415] "烏萇"[a - thiang],一般認爲是 Udyāna 之對譯。

波知國[416],在鉢和西南。[417]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418],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雨之困。

[416] "波知"[puai - tie],名義待考。

[417] 波知國的位置有數說,似應求諸 Zēbak 附近,蓋在 Wakhan 西南、Chitrāl 之北。[106]

[418] "三池",地望待考。

賒彌國[419],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420],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421]

[419] 賒彌國,卽本傳所見折薛莫孫國。"賒彌"[sjya - muat]與"雙靡"爲同名異譯。

[420] 鉢盧勒國,應卽前文所見波路國。

[421] 《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載雲等於神龜二年(519 年)"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

烏萇國[422],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423]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424]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425]。西南有檀特山[426],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427]

[422] 烏萇國,一般認爲位於以 Manglaor 爲中心的 Swat 河流域。烏萇國朝魏,據《魏書》"本紀",景明三年(502 年)、永平三年(510 年)九月壬寅、永平四年(511 年)三月癸卯和十月丁丑("世宗紀")、神龜元年(518 年)閏七月丁未、正光二年(521 年)五月乙酉("肅宗紀")各一次。

[423] 婆羅門胡,一說"此婆羅門謂婆羅門教,奉梵王爲主,佛教徒視爲外道"。⑯但據同傳"事佛"的記載可知北魏時期的烏萇國主要是信佛的,這似乎表明婆羅門未必是婆羅門教徒。

[424] 服藥以斷曲直,卽所謂"神判",早就流行於南亞。《新唐書·西域傳上》載烏茶(卽烏萇)國"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大唐西域記》卷二載印度刑法,有四條裁判對證法,其四曰:"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⑰

[425] "靈山",似應據《洛陽伽藍記》卷五改爲"空山"。⑱

[426] "檀特山",《洛陽伽藍記》卷五作"善(持)[特]山",

應卽《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彈多落迦(Daṇ ḍaloka)山,位於Shahbaz Garhi東北的Mekha-Sanda山。

[427] 《酉陽雜俎續集》八:"西域厭達國有寺户,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案:由此可以推知時烏萇國亦役屬厭達(卽嚈噠)。

乾陀國[428],在烏萇西,[429]本名業波[430],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431],臨國已二世矣。[432]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433]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所謂"雀離佛圖"也。[434]

[428] "乾陀"[kan(gian)-dai],一般認爲Gandhāra之對譯。同傳另處作"乾陁羅"。據《魏書·世宗紀》,正始四年(507年)十二月丁丑、永平四年(511年)三月癸卯、六月乙亥和十月丁丑均有乾達國遣使朝獻。"乾達"或與本傳所載"乾陀"爲同名異譯。

[429] 乾陀國位於今日以白沙瓦爲中心的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與同傳所載小月氏國中心地區相同。

[430] "業波"[ngiap-puai],似乎可以視爲Zabul之對音。蓋乾陀羅在漢代被稱爲罽賓,宋雲時代Zabul地區也被稱爲罽賓,因而有乾陀本名業波羅之誤會。

[431] "敕勒",應據《洛陽伽藍記》卷五改正爲"敕懃"。

"敕懃"即"特勤",嚈噠官稱號。

[432] "臨國已二世",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可知君臨乾陀之嚈噠王已經是第三代了。若一世以三十年計,嚈噠入侵西北次大陸的年代應爲 450 - 460 年。

[433] "與罽賓鬭"者,應是嚈噠王摩醯邏矩羅(Mihirakula)。[109]

[434] "雀離(Sula)佛圖",應卽小月氏國的"百丈佛圖",兩者形制大致仿佛。[110]

①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pp. 163 - 192。

②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pp. 97 - 227,esp. 133。

③ 參看唐長孺"高昌郡紀年",載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3 期,1981 年,pp. 22 - 38;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217 - 244。

④ 參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193 - 216。

⑤ 《魏書·高湖傳》載,高吞曾"與叔徽俱使西域"。

⑥ 見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29 - 137。

⑦ 參看唐長孺注 3 所引文,pp. 22 - 38。

⑧ 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217 - 244。

⑨ 參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載《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東京:岩波,1971 年,pp. 303 - 402,esp. 369 - 370。

⑩ 參見榎一雄“魏書粟特國傳と匈奴・フン同族問題”,“東洋學報”37－4(1955年),pp. 1－48,以及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217－244。

⑪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142－150。

⑫ 參看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校勘記。

⑬ 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p. 66。

⑭ 白鳥庫吉注2所引文,esp. 194－195。

⑮ 關於于闐玉,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p. 120－125。

⑯ 《資治通鑒・宋紀》(卷一三二)繫素目伽上表事於明帝泰始六年(北魏顯祖皇興四年)。

⑰ 參看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193－216。

⑱ 見趙超注13所引書,p. 180。“仙姬”,墓誌稱:“西城宇闐國主女也。”“西城”,乃“西域”之訛;“宇闐”,無疑即于闐。

⑲ 內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上)”,“東洋史研究”29～1(1970年),pp. 83－106,esp. 102。

⑳ 內田吟風“《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譯注稿”,內田吟風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注》,京都: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pp. 1－34。

㉑ Ed. Chavannes, “Voyage de Song Yun”, *Be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éme-Orient* III (1903), pp. 379－441;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 I, Oxford, 1907, pp. 91－92.

㉒ 本傳稱“太延初”,不確,應爲“太延末”。

㉓ 以上二則均作“朱居槃”,“朱居槃”即悉居半。

㉔ 此則作“末久半”,“末”當是“悉”或“朱”之訛。

㉕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p.

210－215。

㉖ 傅恒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八。

㉗ 據《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唐契被殺時，其"部曲奔無諱"，或者便是這裏提到的李欽等人。參看唐長孺注3所引文。

㉘ 《魏書·唐和傳》："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克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橫截、高寧、白力三者，均沮渠氏盤踞的高昌城邑。傳文所謂"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與"唐和傳"所載"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應指同一次戰役；此役的戰果是"斬首三百"；"虜獲男女二百人"云云則似乎是"討破焉耆東關七城"的戰果，不能混爲一談。

㉙ "葬禮依盧魯元故事"，這說明魏廷確視伊洛爲魏臣。盧魯元事蹟見《魏書》卷三四。

㉚ 參看唐長孺注3所引文。

㉛ 參看唐長孺注3所引文。

㉜ 參看唐長孺注3所引文。

㉝ 黄文弼"焉耆博斯騰湖周圍三個古國考"，載《黄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216－221。

㉞ 參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 475，章鴻釗注15所引書，pp. 228－231，以及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pp. 399－413；張承志"王延德西行記與天山硇砂"，"文史"第20輯（1983年），pp. 89－96。

㉟ 鄧紹輝"近代新疆石油工業述略"，《新疆經濟開發史研究》（下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pp. 208－220。

㊱ 《魏書·世宗紀》："婆來伽國遣使朝獻。""婆來伽"可能與《大唐

西域記》卷一所載"跋祿迦"爲同名異譯。果然,此則得視爲姑墨朝魏之記錄。

㊲ 同注 4。

㊳ 參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217 – 244。

㊴ 松田壽男注 34 所引書,pp. 188 – 189,以爲本傳之所以提到根本不見前史的"西走康居",可能是因爲當時有人傳聞原康居之地有 Huns 活動而聯想所及。案:這也不失爲一種解釋。但客觀上可能存在於康居之地的 Huns 未必是西遷的北匈奴。詳見余太山注 25 所引書,pp. 242 – 271。

㊵ 詳見余太山注 25 所引書,pp. 242 – 271。

㊶ 參見內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 ~ 2 (1971 年),pp. 82 – 101。

㊷ 參看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岩南堂,1968 年,p. 122。

㊸ 同注 1。

㊹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注 9 所引書,pp. 43 – 123,esp. 101 – 102。

㊺ 內田吟風注 20 所引書,pp. 1 – 34。

㊻ 同注 44。

㊼ 內田吟風注 41 所引文。

㊽ 馬小鶴"米國鉢息德城考","中亞學刊"第 2 輯,中華書局,1987 年,pp. 65 – 75。

㊾ 詳見馬小鶴注 48 所引文。另請參看許序雅《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pp. 112 – 115。

㊿ 白鳥庫吉注 44 所引文,esp. 77;以及內田吟風注 41 所引文。

51 詳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44 – 65。

52 同注 51。

53 宋峴"弗栗恃薩儻那、蘇剌薩儻那考辨","亞洲文明"第 3 集,安徽

教育出版社,1995年,pp. 193-201。

54 内田吟風注41所引文。

55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注9所引書,pp. 403-596,esp. 433-438。

56 同注55。

57 余太山注25所引書,pp. 187-191。

58 見白鳥庫吉注55所引文,esp. 441-442。

59 同注55。

60 白鳥庫吉注44所引文,esp. 80。

61 參看白鳥庫吉注44所引文,esp. 98。

62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pp. 180-210。

63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國書刊行會,1972年,p. 70;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1971年,pp. 30-31。

64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pp. 58-72。

65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4冊,中華書局,1978年,pp. 61-62。

66 内田吟風注64所引文。

67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223-225,242-243.

68 白鳥庫吉注2所引文,esp. 107;J. Marquart 注67所引書,pp. 225,243-4。

69 參見白鳥庫吉注2所引文,esp. 106-112;J. Marquart 注67所引書,pp. 225, 243-244。

70 參見白鳥庫吉注2所引文,esp. 113-115;J. Marquart 注67所引

書,pp. 245 – 246。

⑪ 參見白鳥庫吉注 2 所引文,esp. 115 – 118;J. Marquart 注 67 所引書,pp. 279。

⑫ 參見白鳥庫吉注 2 所引文,esp. 119 – 120;J. Marquart 注 67 所引書,pp. 246 – 248。

⑬ 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70 – 74。

⑭ 關於 Kidāra 的錢幣見 M. F. C. Martin,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ṣāṇ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III, 1937, No. 2 = *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XLVII, pp. 23 – 50.

⑮ 大月氏國無疑包括在董、高西使歸國後所作報告之中。不僅在叙述當時通西域的"四道"時涉及大月氏,而且計算大月氏國王治去代距離的方法也和董、高報告中提到的其他西域國家一樣。參看松田壽男注 34 所引書,pp. 173 – 186;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1 – 3(1958 年),pp. 1 – 52。

⑯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注 9 所引書,pp. 597 – 641,esp. 605 – 607。

⑰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康居考",注 2 所引書,pp. 58 – 96,esp. 95 – 96。

⑱ 白鳥庫吉注 9 所引文,esp. 370。

⑲ 內田吟風注 64 所引文。

⑳ 余太山注 25 所引書,pp. 182 – 209。

㉑ 《魏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人務蠶田",內田吟風注 64 所引文以爲指 Procopius, Theophanes 等所載東羅馬帝國的養蠶業。案:《魏略・西戎傳》已載大秦國"桑蠶"。又,內田吟風注 20 所引書以爲安都應指君士坦丁堡,亦未安。

㉒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注 9 所引書,pp.

237－301,esp. 270－310;白鳥庫吉注55所引文,esp. 405－416。

⑧③ 參看白鳥庫吉注82所引文,esp. 279－281。

⑧④ 參看白鳥庫吉注82所引文,esp. 243－247。

⑧⑤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pp. 113－122。

⑧⑥ Cf.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2.

⑧⑦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注2所引書,pp. 295－359,esp. 306。

⑧⑧ 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66－75。

⑧⑨ 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85－87。

⑨⓪ 詳見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66－74。

⑨① 榎一雄注75所引文。

⑨② 白鳥庫吉注87所引文,esp. 315－317;内田吟風注64所引文。

⑨③ J. Marqu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p. 35－38;内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25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1972年,pp. 91－110。

⑨④ 白鳥庫吉注44所引文,esp. 90－91。

⑨⑤ J. Marquart 注93所引書, p. 37.

⑨⑥ 同注94。

⑨⑦ 内田吟風注64所引文。白鳥庫吉注44所引文,esp. 91,以爲奇沙卽《隋書·西域傳》所見"史國"(Kešš),疑非是。

⑨⑧ 《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海中斯調洲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

⑨⑨ 見羽田亨"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に就いて",《内藤博士還暦祝

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1926年,pp. 117－148。

⑩⓪ 關於嚈噠的名稱,參看余太山注62所引文。

⑩① 參看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8－43。

⑩② 余太山注62所引文。

⑩③ 內田吟風注64所引文。

⑩④ 船木勝馬"魏書西域傳考——成立と補綴と復原——","東洋史學"2,(1951年),pp. 56－74;"魏書西域傳の復原——魏書西域傳考(二)——","東洋史學"5(1952年),pp. 1－18,以爲《魏書・西域傳》寫成後,曾有過三次追錄:第一次追錄阿鉤羌至罽賓四國,第二次追錄吐呼羅至拔豆六國,第三次追錄嚈噠以下八國。前二次追錄係魏收所爲,最後一次乃魏收身後他人所爲。案:這一推測旨在彌補關於《魏書・西域傳》諸國乃按董、高所傳"四域"排列之說,頗有未安之處。一則,前二次追錄諸國理應按"四域"次序一一插入。二則,第三次追錄諸國不該多同前文重複。三則,魏收生前讀到宋雲、慧生記事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⑩⑤ J. Marquart注67所引書,p. 245,以爲介乎Zēbāk與Čitral之間的山地。另請參看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1962年,pp. 1－68(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 14;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pp. 101－103。

⑩⑥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 286。

⑩⑦ 參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1985年,中華書局,p. 205。關於印度的神判法,見《摩奴法論》,蔣忠新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pp. 147－148(No. 109－116)。

⑩⑧ 《洛陽伽藍記》卷五作"假有死罪,不立煞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

⑩⑨ 參看余太山注 1 所引書，pp. 85－102。

⑪⑩ 關於乾陀羅佛教，可參看范祥雍注 106 所引書，pp. 317－340。另可參看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賀昌羣漢譯，商務印書館，1956 年，pp. 357－370。



九 《周書·異域傳下》[1] 要注

高昌[2]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3],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竝治於此。[4]晉以其地爲高昌郡。[5]張軌[6]、呂光[7]、沮渠蒙遜[8]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9]其後有闞爽及沮渠無諱竝自署爲太守。[10]無諱死,茹茹[11]殺其弟安周,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12]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13]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竝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14]嘉字靈鳳,金城榆中[15]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立。[16]嘉死,子堅立。[17]

[1] 《周書》入西域諸國於"異域傳下"。傳首突厥、吐谷渾不屬西域,傳末"史臣曰"意在北狄,均不録注。

[2] 高昌,其前身當卽《漢書·西域傳》所見車師前國"高昌壁"。

[3] "四千九百里"(里數1):表示自高昌赴長安的行程;亦卽高昌去敦煌1,300里(《隋書·西域傳》:高昌"去敦煌十三日行"),與敦煌去長安3,600里之和。

[4] 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

(前48年)所置,駐地爲車師前王庭即交河城。最晚至平帝即位,戊己校尉的治所從交河壁遷至高昌壁。東漢初置戊己校尉,據《後漢書·耿恭傳》:"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所置則爲戊、己二校尉,戊校尉在金蒲城,己校尉在柳中城。永元三年(91年),東漢似乎不再設戊、己二校尉,而恢復了西漢舊制,校尉駐地高昌壁也和西漢後期相同。安帝罷都護時,戊己校尉當亦廢置,何時恢復,不能確知,但應在延光二年(123年)之後。是年,東漢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出屯柳中,重開西域經營。此後,戊己校尉的駐地很可能還在高昌壁。又,東漢始以西域長史理西域事情,長史駐地不一,班超、徐幹駐疏勒,索班駐伊吾,班勇駐柳中,趙評、王敬駐于闐;餘不詳,但似乎均不在高昌。①

[5] 西晉和曹魏一樣,也在西域置有稟命於涼州刺史的戊己校尉。校尉治所也在高昌,但並未"以其地爲高昌郡"。

[6] 張軌(255-314年在位),前涼事實上的創始人。《晉書》卷八六有傳。此處所謂"張軌"乃指前涼政權。繼西晉之後,與西域諸國發生關係的是前涼即河西張氏政權。一般認爲,該政權自張軌(301—314年在位)始,經張寔(314—320年在位)、張茂(320—324年在位),至張駿(324—346年在位)和張重華(346—353年在位)在位時臻於極盛,與西域諸國的關係也最爲密切。

[7] 呂光(338-399年),後涼創始人,《晉書》卷一二二有傳。

[8] 沮渠蒙遜(368-433年),北涼創始人,《晉書》卷一二九有傳。

［9］　張涼政權置高昌太守在擒獲西晉所置戊己校尉趙貞之後。據《初學記·州郡部·隴右道》引《地輿志》曰："晉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也就是說，張駿擒趙貞，置高昌郡在咸和二年年底以前。②呂涼政權時期的高昌太守是楊翰，原來是苻秦的高昌太守。據《晉書·呂光載記》，呂光平定龜茲還軍，"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北涼草創，勢力已達高昌。嗣後，由於李暠崛起，高昌與北涼關係中斷。李涼亡後，沮渠氏立即控制了高昌。據《晉書·沮渠蒙遜載記》沮渠氏第一任高昌太守爲隗仁：義熙十一年(415年)，湟河司馬隗仁爲"［乞伏］熾磐所擒"，"在熾磐所五年"，始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

［10］　《魏書·高昌傳》："世祖(424－451年)時有闞爽者，自爲高昌太守。"闞氏爲高昌大姓，闞爽自稱太守，當在沮渠蒙遜死(433年)後，即北涼永和二年(434年)、三年。《梁書·高昌傳》："高昌國，闞氏爲主，其後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芮芮。"沮渠無諱襲高昌在宋元嘉十九年(442年)九月，自署高昌太守應在此時，見《魏書·沮渠牧犍傳》、《宋書·氐胡傳》、《資治通鑒·宋紀》(卷一二四)。

［11］　茹茹，又作柔然、芮芮、蠕蠕等，是繼匈奴、鮮卑之後，在塞北興起的又一個強大的遊牧政權。自西元402年其首領社崙自建可汗尊號起，直至555年被突厥破滅，茹茹支配塞北達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除不斷南侵中原外，茹茹還向西域擴張，以爭奪商道霸權、壟斷中繼貿易，滿足其遊牧經濟發展的需要。

［12］　據《魏書·高昌傳》，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

(460年)爲茹茹所幷,茹茹以闞伯周爲高昌王。案:伯周應是闞爽族人。茹茹滅安周,說明它再次通過闞氏控制了高昌。

[13] 據《魏書·高昌傳》,闞伯周死於太和初,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太和十五年(491年),高車王可至羅所殺首歸,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

[14] 太和二十年(496年)③,張孟明爲高昌國人所殺,馬儒代立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馬儒於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魏,請師迎接,求舉國内徙。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事見《魏書·高昌傳》。

[15] 金城郡榆中:金城,郡名,北魏時治榆中(今甘肅榆中附近)。

[16] 麴嘉在位時間,一般認爲在501－524年。④麴嘉在位時,頒行承平、義熙年號。

[17] "嘉死,子堅立":麴嘉死後,子麴光繼位,見《魏書·孝莊紀》。麴堅之立,在麴光之後,一般認爲在531年。

其地東西三百里[18],南北五百里。國内總有城一十六[19]。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

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20]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桉。[21]官人雖有列位,竝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22]服飾,丈夫從胡法[23],婦人畧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24]有《毛詩》、《論語》、《孝經》,[25]置學官子弟,以相教授。[26]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27]賦稅則計田輸銀錢,[28]無者輸麻布。[29]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30]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31]有草曰羊刺[32],其上生蜜焉。

[18] "東西三百里",《北史·西域傳》作"二百里"。

[19] "有城一十六",《北史·西域傳》本《魏書·高昌傳》作"國有八城",《隋書·西域傳》作"有城十八",蓋郡縣數不斷增長。

[20] 官制:詳"《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

[21] "平章錄記"云云,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有關記載不確。高昌文書類別、公文用語、程式等均因襲內地制度,官府文書用"記識奏諾奉行"的公文用語,即記錄入案,請求批准、奉行之意。⑤上奏王的文書稱"奏",王則用"諾",綜合了皇帝、太子兩種公文形式,體現了麴氏王權的特徵。麴氏王國末期(624-640年)上奏官員姓名前加"臣"字,並加蓋"奏聞奉信"的官印,反映了麴文泰當政時王權的強化。⑥

［22］　高昌縣、城長官爲縣令或城太守（晚期称城主），下設常侍、縣司馬、兵曹及田曹錄事、客曹及田曹參軍、田曹及兵曹主簿、省事等官員。⑦

［23］　"胡法"，似指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

［24］　"兼用胡書"，從出土文書等可以窺見高昌人除使用漢字外，尚有粟特文、突厥文等。

［25］　"有《毛詩》"云云：今吐魯番出土文書中高昌時期經部典籍有《毛詩·關雎序》（阿斯塔那59號墓葬出土）、《毛詩鄭箋》（阿斯塔那524號墓葬出土）、《毛詩·簡兮》（雅爾湖故城出土）⑧、《詩經·小雅》（Ch.2254）、《論語》、古寫本《孝經》（阿斯塔那169號墓葬出土）、義熙元年抄本《孝經解》（阿斯塔那313號墓葬出土）等。《孝經》、《論語》爲漢以來學童開蒙讀本，魏晉後仍是當時幼童啟蒙習誦之典，⑨高昌出土多件《孝經》、《論語》殘卷，表明其文化教育與中原同步。

［26］　"置學官子弟"云云，出土文書的研究表明，高昌設有官學，有學舍、學官、生徒。阿斯塔那59號墓出土"西涼嘉興四年（420年）殘文書"載及"博士頡"，是其一例。⑩

［27］　"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吐魯番所出《詩經》、《孝經》及《論語》等，均爲漢語。傳文載以胡語習讀漢文典籍，恐係訛傳。⑪《梁書·西北諸戎傳》載高昌國"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與本傳所載有異，或者較近實際。

［28］　賦稅：計田輸銀錢，吐魯番出土文書可以證實。"高昌將顯守等田畝得銀錢帳"（阿斯塔那78號墓出土）⑫具體系統地記錄了"計田輸銀"的實施情況。麴氏高昌時期的"計田"，沿襲了北涼的計貲制度，主要以土地肥瘠不同類型而不是單純以面

積大小來計算,田租分成俗租、僧租兩種類型,乃地方特色。⑬

[29] "輸麻布",出土文書尚未發現其例,僅見以麥、粟代銀錢者,疑本傳不確。

[30] "其刑法"云云,按之吐魯番出土文書,麴氏高昌對貪污受賄、偷盜、窩贓等徵收罰金(即贓錢)。⑭從吐魯番出土契約及官府文案中,則可見該政權處理民政事務等依據的法律及量刑定罪原則及其與中原法律的承襲關係。其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節慶等雖襲自中原,但因先後臣服于高車、柔然、突厥,居民成份複雜,"胡化"甚爲明顯。其婚姻形式爲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制,家庭穩定,講求禮聘;土葬,墓制由豎穴土坑漸變爲洞穴墓,居喪守禮,有服制,均同中原。

[31] "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北史·西域傳》作"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

[32] 羊刺,一說是駱駝刺一類的植物。⑮

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33]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34]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35]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36]保定初,又遣使來貢。[37]

[33] 高昌朝魏,據《魏書》"本紀"和"高昌傳",麴嘉以來,有永平元年(508年)、永平二年(509年)正月乙未、六月和八月戊申、永平三年(510年)二月丙午、延昌元年(512年)十月、延昌二年(513年)三月丙寅(以上"世宗紀")、延昌四年(515年)九月庚申、熙平元年(516年)四月戊戌和七月乙酉、神龜元年(518

年)五月和是年冬、正光二年(521 年)六月己巳和十一月乙未(以上"肅宗紀"和"高昌傳")。

[34] 玄喜爲堅世子,大統十四年(548 年)卽位,由西魏封王,年號永平。

[35] "田地公茂",卽吐魯番出土"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⑯所見"寶茂",555 - 560 年在位,年號建昌。

[36] 《周書·明帝紀》:武成元年(559 年)閏五月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

[37] 《周書·武帝紀上》:保定元年(561 年)正月癸酉,"……高昌並遣使獻方物"。

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38]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39]云。

[38] "自燉煌向其國"以下:敦煌向高昌的沙磧路,應卽《西州圖經殘卷》所載"大海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⑰

[39] 伊吾路,自敦煌經伊吾往赴高昌之路。⑱

鄯善[40],古樓蘭國也。[41]東去長安五千里[42],所治城[43]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44]路。[45]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

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駞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46]

[40] 鄯善,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41] "古樓蘭國也",鄯善前身是樓蘭。據《漢書·西域傳》,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漢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立親漢的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42] "五千里"(里數2):表示自鄯善國王治經敦煌赴長安的行程;亦卽鄯善國王治去敦煌1,500里,與敦煌去長安3,600里之和。"五千里"應爲"五千一百里"之略。案:據《法顯傳》,敦煌至鄯善"可千五百里",可知傳文所載1,500里其實是扜泥城去陽關的距離,蓋據《漢書·西域傳》扜泥城至陽關1,600里。⑲

[43] "所治城",指鄯善國王治。按之傳文所載該城去長安里程,不妨認爲本傳所載鄯善國王治位置與《漢書·西域傳》相同。

[44] 白龍堆指今羅布泊東北雅丹羣。

[45] "地多沙鹵"以下一十三字,乃據《漢書·西域傳》有關記載改寫者。本傳序語稱:"其四夷來朝聘者,今竝記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産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知該傳所傳西域諸國均係來朝北周者。而瀏覽全傳,不難發現,所傳諸事未必前史所無,確切些說,多有

採自前史者,特別在"當時所記"甚少、以致不能敷衍成篇之際。

[46]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至"必至危斃"一段,應該是描述吐谷渾西北的形勢,傳文編者誤採入此處"鄯善傳"者。案:《隋書·西域傳》稱:吐谷渾"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由此可見本傳依據的原始資料有與《隋書·西域傳》相同者。

大統八年,其王兄鄯米率衆内附。[47]

[47] 此則不見《周書》"本紀"。又,"鄯米",《北史·西域傳》作"鄯善米"。

焉耆國[48],在白山[49]之南七十里[50],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51]。其王姓龍[52],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53]所治城[54]方二里,部内凡有九城。[55]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56]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竝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57]俗事天神[58],竝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59]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駞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60]十餘里,有魚鹽蒲葦[61]之饒。

［48］ 焉耆，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49］ “白山”，指天山。

［50］ “七十里”（里數3.1）：自焉耆國王治北赴白山的行程。

［51］ “五千八百里”（里數3.2）：自焉耆國王治經敦煌赴長安的行程；亦即焉耆國王治去敦煌2,200里（見《隋書·西域傳》），與敦煌去長安3,600里之和。

［52］ 龍，焉耆大姓。[20]

［53］ “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張軌”，此處指代前涼張氏政權，其時在位者已是張駿。討龍熙事詳見《晉書·西戎傳》，時在永和元年（345年）。

［54］ “所治城”，指焉耆國王治，無妨認爲本傳所載鄯善國王治位置與《漢書·西域傳》相同。

［55］ 部內凡有九城：很可能包括被役屬的近鄰小國，如危須、尉犂等。

［56］ “焚而後葬”，很可能是受佛教影響。

［57］ “文字與婆羅門同”，一說這是焉耆使用梵文的的證明。[21]

［58］ “俗事天神”：同傳既稱祆教之神爲“火祆神”，則此處“天神”可能是天體自然崇拜或道教的天帝神，目前尚難定論。

［59］ 據《荊楚歲時記》，“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關齋戒，車輪、寶蓋、七變八會之燈，平旦，執香花繞城一匝，謂之行城”。“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兩者均佛教節日。《俱舍論疏》卷一：“略有二理，一以立正異故，婆羅門國以建子立正，此方先時以建寅立

正。建子四月,卽建寅二月,故存梵本者而言四月,依此方者,卽云二月,根本一也。"㉒

[60] 海,指博斯騰湖。

[61] 蒲葦,蘆葦之屬。

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62]

[62] 《周書·武帝紀上》:保定四年(564 年)七月戊寅,"焉耆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63],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64],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65]。其王姓白[66],卽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67]所治城[68]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刼賊則斷其一臂,並刖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産與焉支[69]畧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氎、麖[70]皮、氍毹[71]、鐃沙[72]、鹽綠[73]、雌黃[74]、胡粉[75]、及良馬、封牛[76]等。東有輪臺[77],卽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78]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79]水,卽黃河也。

[63] 龜茲國,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64] "一百七十里"(里數 4.1):自龜茲國王治北赴白山的行程。

[65] "六千七百里"(里數 4.2):自龜茲國王治經焉耆國

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龜兹國王治去焉耆國王治900里(據《隋書·西域傳》),與焉耆國王治5,800里之和。又,龜兹國王治去敦煌3,100里(據《隋書·西域傳》),與敦煌去長安3,600里之和亦爲6,700里。

[66] 白,又作"帛",龜兹大姓。[23]

[67] "後涼吕光所立白震之後":吕光伐龜兹,逐走其王帛純,立其弟震爲王。時在太元九年(384年)七月。事見《晉書·吕光載記》。

[68] "所治城",指龜兹國王治。既然没有理由否定本傳所描述的焉耆國王治位置與《漢書·西域傳》所述相同,則本傳所載龜兹國王治位置也應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相同。

[69] "焉支",應即"焉耆"。[24]

[70] 麖,水鹿或馬鹿。

[71] 氍毹,即《魏略·西戎傳》所見"氍毹"。

[72] 鐃沙,氯化銨,原語爲波斯語 nušādir 或 naušādir。

[73] 鹽綠,一説指各種氧化銅。[25]

[74] 雌黄,首見《漢書·西域傳》。

[75] 胡粉,可能用於化妝。

[76] 封牛,首見《漢書·西域傳》。

[77] 輪臺,原北道綠洲國,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侖頭。

[78] 李廣利,西漢貳師將軍,於漢武帝太初年間伐大宛,途經輪臺,輪臺不降,遭屠。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79] "計戍"[kiet - xiuk],一説乃 Türk 語 Kaš 之對譯。[26]

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80]

[80] 《周書·武帝紀上》:保定元年(561 年)五月戊辰,"……龜茲並遣使獻方物"。

于闐國[81],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82]。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83]。所治城[84]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數十。[85]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産與龜茲畧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86],卽昔羅漢比丘[87]比盧旃[88]爲其王造覆盆浮圖[89]之所,石上有辟支[90]佛趺處,雙跡猶存。[91]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92]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93],卽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94],與樹枝[水]俱北流,同會於計戍。

[81] 于闐國,西域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82] "二百餘里"(里數 5.1):自于闐國王治南赴葱嶺的行程。

[83] "七千七百里"(里數 5.2):自于闐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七千七百里"可能是"七千九百里"之訛,後者可據《魏書

·西域傳》推得(9,800 減去 1,900 里)。

[84]　"所治城",指于闐國王治。案:相較《魏書·西域傳》,本傳所載于闐國王治去長安里數短 200 里,若非文字訛誤,便是兩代測距的誤差,不能據以爲兩書所載于闐國王治位置有異。本傳所載里數往往短於《魏書·西域傳》。

[85]　"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很可能包括被役屬的近鄰小國,如杅彌等。

[86]　"贊摩寺",卽 Tasar-ma Samghārāma(大伽藍)。

[87]　"比丘",卽 bhikṣu。

[88]　"比盧旃",卽 Vairocana。

[89]　"浮圖",卽 stupa。

[90]　"辟支佛",卽 Pratyekabudaha。

[91]　《洛陽伽藍記》卷五:"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Tathagāta)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毗盧旃鳴鍾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覆瓮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

[92]　"自高昌以西"云云,這則記載表明,至遲在傳文描述的時代,高昌以西西域人的體貌特徵是"深目高鼻"者爲主。于闐一國"貌不甚胡",可能是因爲與氐羌混血的緣故。

[93]　樹枝水,卽《魏書·西域傳》所見"首枝河"。

［94］　達利水，指塔里木河。"達利"應卽 Tarim 之對譯。

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95]

［95］　《周書·武帝紀上》：建德三年（574 年）十一月戊午，"于闐遣使獻名馬"。

嚈噠國[96]，大月氏之種類[97]，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98]。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99]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100]畧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101]其人兇悍，能戰鬪。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國，皆役屬之。[102]

［96］　"嚈噠"［ngian – dat］，爲 Nephthalites 或 Ephthalites 之對譯，卽《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

［97］　"大月氏之種類"："氏"字應爲"氐"字之訛。案：没有任何證據表明嚈噠歷史上與大月氏有瓜葛。本傳如是說，衹能認爲是嚈噠西徙中亞後建國於曾被大月氏征服的地區的緣故。㉗

［98］　"一萬百里"（里數 6）：表示嚈噠國王治經于闐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卽嚈噠國王治去于闐國王治二十四日行程（2,400 里），與于闐國王治去長安 7,700 里之和。

［99］　拔底延城，應爲 Bactria 之首府 Bactra。"拔底延"［buat – tyei – jian］，爲 Bāχtriyā（卽 Baχtri）之對譯。Baχtri，應卽

《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見“縛喝”,據云該城有“小王舍城”之稱,與本傳稱拔底延爲“王舍城(Rājagṛha)”相合。

[100] 突厥,繼茹茹之後在北亞興起的強大遊牧政權。

[101] “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云云,說明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嚈噠人實行一妻多夫。案:這是嚈噠西遷中亞之後入鄉隨俗,並非嚈噠固有的習俗。㉘

[102] “于闐、安息”云云,極盛時期的嚈噠曾伸張勢力於中亞大部份地區。《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謂“南至牒羅㉙,北盡勑懃㉚,東被于闐,西及波斯”。按之下文,此處所謂“安息”似在阿姆河流域。

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103]魏廢帝二年[104],明帝二年[105],竝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106]職貢遂絕。

[103] 此則不見《周書》“本紀”。

[104] 此則不見《周書》“本紀”。

[105] 《周書·明帝紀》:明帝二年(558年)六月癸亥,“嚈噠遣使獻方物”

[106] “後爲突厥所破”云云,六世紀中,突厥在北亞興起。546年前,其首領土門(? -552年在位)爲柔然擊敗鐵勒,居功求婚,遭柔然可汗阿那瓌(520-552年在位)訾辱,土門怒,斬使與絕,並於552年擊破之,阿那瓌自殺。在突厥的連續打擊下,柔然汗國終於全面崩潰。突厥盡有其地,西境遂同嚈噠鄰接。在西

方,庫薩和一世(Khusrau I,531 -579 年在位)卽位後,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薩珊波斯國勢於是轉盛。庫薩和一世一面繼續同拜占庭爭奪地中海等地霸權,一面同突厥聯姻結盟,共謀嚈噠。六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突厥、波斯聯軍夾擊嚈噠,嚈噠國破;突厥、波斯以阿姆河爲界中分嚈噠領土。不久,突厥勢力繼續南下,佔有全部嚈噠舊壤。嚈噠餘衆則散處北亞、中亞和次大陸各地。漸與當地諸族融合。㉛

粟特國[107]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108],一名溫那沙[109]。治於大澤[110],在康居西北[111]。

[107] 粟特,首見《魏書·西域傳》,亦卽《後漢書·西域傳》、《晉書·西戎傳》所見"粟弋",均指 Sogdiana。"粟特"[siok-dək],爲 Soghd 之對譯。案:本傳所傳西域諸國均係朝貢北周者,但有時並無不同於前史的内容可記,又不能不爲之立傳,便衹能抄襲前史,"粟特國傳"的情況正是這樣。

[108] "古之庵蔡":傳文編者承《魏書·西域傳》之誤。後者據董、高的報告,認定"粟特"卽"奄蔡"。主要原因可能是董、高西使,在傳聞"粟特"被"匈奴"(嚈噠)所滅的同時,又聽說"庵蔡"卽阿蘭(Alans)爲匈人所滅;由於匈人和"匈奴"名稱相同,匈人滅阿蘭在 370 年左右,和"匈奴"(嚈噠)滅"粟特"的時間也相去不遠,於是推斷"庵蔡"爲"粟特"。㉜"庵蔡"[am - tsat]與"奄蔡"是同名異譯。

[109] "一名溫那沙":亦傳文編者承《魏書·西域傳》之

誤。㉝“溫那沙”[uən – na – shea],乃 Hūnashāh 之對譯。Huna 卽一度領有 Sogdiana 之嚈噠,嚈噠一度自稱或被稱爲“匈奴”。

[110] “大澤”,指今鹹海。《史記·大宛列傳》稱:奄蔡國“臨大澤”。

[111] 康居,錫爾河北岸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此處稱粟特國“在康居西北”乃稱“古之庵蔡”而言,並非實情。《史記·大宛列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112]

[112] 《周書·武帝紀上》:保定四年(564年)七月戊午,“粟特遣使獻方物”。

安息國[113]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114]。北與康居[115]、西與波斯[116]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117]。

[113] 安息,指帕提亞波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但本傳所見“安息”顯然不可能指帕提亞波斯。一說此“安息”卽《隋書·西域傳》所見“安國”(Bukhārā)。㉞一說本傳所見“安息”是帕提亞朝的殘餘勢力。㉟案:“安息”果係安國,則王治蔚搜城無從落實。故“安息”[an – siək]也可能是 Wakhsh 之異譯,或爲葱嶺以西、嬀水流域一塞人部落。

[114] 蔚搜城,應爲“安息國”之王治,“蔚搜”[iuət – shiu]

與國名"安息"一樣,均係 Wakhsh 之音譯。

[115] 但此處"康居"可能指 Sogdiana 或該地的 Sarmakand。蓋 Sogdiana 因長期役屬康居,一度被混爲一談。

[116] 波斯,一般認爲指薩珊朝波斯。

[117] "一萬七百五十里"(里數7):自蔚搜城赴長安的行程。

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118]

[118] 《周書·武帝紀上》:天和二年(567年)五月壬申,"……安息並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大月(氏)[氏]之別種,[119]治蘇利城[120],古條支國也[121]。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122]。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氏][123]。坐金羊床,戴金花冠,[124]衣錦袍、織成帔[125],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並有巾帔,緣以織成[126];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髆。

[119] "大月氏之別種":本傳混人了有關貴霜-薩珊朝(Kushano-Sasanians)的資料,故云。蓋貴霜-薩珊朝統治者是薩珊波斯人,自稱"貴霜族諸王之王",被統治者是貴霜人,且貴霜自東漢以來一致被中原王朝稱呼爲"大月氏"。根據錢幣學的資

料，貴霜－薩珊朝的年代尚屬懸案，一說應存在於三世紀中葉至四世紀中葉[36]，另說爲四世紀中葉至五世紀中葉[37]，存續約一個多世紀。果然，不能不認爲本傳運用有關資料時沒有進行年代的甄別。

[120] 蘇利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宿利城。“宿利”[siəuk－liet]和“蘇利”[sa－liet]，一般認爲均得視爲 Seleucia 之對譯，位於巴格達之南。[38]另說爲 Sūrastān 之對譯。[39]案：《魏書・西域傳》的波斯國既指薩珊波斯[神龜中(518－520年)遣使上書貢物的波斯國王居和多應即 Kavād 一世(488－496，498－531 年在位)]，其國都宿利城應即泰西封。“宿利”與“蘇利”既得視爲同名異譯，蘇利城的位置應和《魏書・西域傳》所載宿利城相同。

[121] “古條支國也”：稱波斯國爲“古條支國”，似乎暗示其時古條支所在叙利亞地區已經成爲波斯領土。

[122] “一萬五千三百里”(里數8)：表示自蘇利城赴長安的行程。案：據《隋書・西域傳》，波斯國王治去敦煌 11,700 里，與敦煌去長安 3,600 里之和爲“一萬五千三百里”。

[123] “王姓波斯氏”，一說係薩珊王朝的發祥地 Pārs(Persis, Parsa)一名的訛傳。[40]

[124] “坐金羊床，戴金花冠”(“床”，《通典・邊防九・西戎五》作“座”[41])云云，衹可能是貴霜－薩珊朝統治者的服飾；此處誤以爲是薩珊國王的服飾。薩珊國王既不坐金羊床、也不戴金花冠。[42]金花一說是蓮華。[43]一說是 artichoke (Cynara scolymus)。[44]案：這類記載正與前文所謂“大月氏之別種”說相呼應。衹是有關服饰以及下文制度、習俗等記載究竟屬於薩珊波斯還是貴霜－薩珊人，頗難分清。

[125] 織成帔:據《舊唐書·西戎傳》載,"[波斯]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爲之,兩邊緣以織成錦"。織成,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126] "織成"二字後,《太平御覽·四夷一五·西戎三》(卷七九四)有"錦"字。

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127]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128]國人號王曰"醫囋"[129],妃曰"防步率"[130],王之諸子曰"殺野"[131]。大官有摸胡壇[132],掌國內獄訟;泥忽汗[133],掌庫藏關禁;地卑勃[134],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135],掌王之內事;薛波勃[136],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竝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爲恥辱;犯彊盜者,禁之終身;[137]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138]賦稅則准地輸銀錢。[139]

[127] 薩珊波斯都城 Ctesiphon 是該國主要行政中心。入夏,其王每移蹕高爽處。又,Ctesiphon 本一城鎮羣,叙利亞語和

阿拉伯語分別稱之爲 Māhōzē 和 al-Madā'in,意皆爲“衆城”。㊺這些或者便是“離宫”、“小牙十餘所”之類傳述的背景。

[128] 此類王位繼承法似乎不見伊朗史料。㊻

[129] 翳囋,中古波斯語[pāti]χšāh 的不完全音寫。

[130] 防步率,中古波斯語 bānbišn 的音寫。

[131] 殺野,中古波斯語 šahryār 的音寫。

[132] 摸胡壇,中古波斯語 magupatān 的音寫。

[133] 泥忽汗,一説可能是“渴忽汗”之訛。“渴忽汗”,中古波斯語 ganzwar 的音寫。

[134] 地卑勃,中古波斯語 dipīr 的音寫。

[135] 遏羅訶地,中古波斯語 Argabid。原係家族名,因世掌加冕之職,被誤以爲職官稱號。

[136] 薛波勃,中古波斯語 spāhpat。㊼

[137] 所載刑法,諸如“翦半鬚”、“繫排於項上”之類,似乎均不見載於古代伊朗文獻。㊽

[138] 帕拉維文經典稱通姦是最大的犯罪,比盜竊和搶劫之罪更大。犯通姦罪者,要受到嚴厲的懲罰:男的扔到銅湯鍋裏,女的用鐵梳劃胸脯。(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Series, Vol. XVIII, Chap. LXXII, 5; LXXVIII, 3)。㊾

[139] 薩珊波斯的賦稅制度各時期有較大變化,此處籠統而言。㊿

俗事火祆神。[140]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141]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

勳人,卽以分賜。[142]死者多棄屍於山[143],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144]以六月爲歲首[145],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146]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147]

[140] 火祆神,拜火教最高神,卽 Ahura Mazda,故此教亦稱 Mazda 教(Mazdeism)。而由於拜火,該教又被稱爲拜火教(Fireworship)。[51]

[141] "婚合亦不擇尊卑"云云:據《阿維斯陀經》,"最爲正直而又正直的人,便是奉我瑪兹達教的信徒,他們一遵我教近親結婚的規矩行事"。(Bahman Yasht chap. II)知古代祆教是主張近親結婚的,卽雙親和子女結婚,兄弟姊妹自行通婚。[52]

[142] 據《阿維斯陀經》的規定,女子的結婚年齡通常在十五歲左右。(Vendidad XIV, 15)

[143] "棄屍於山",應卽所謂天葬。是波斯祆教徒特有的葬俗,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紀阿赫美尼德時期。薩珊時期則有所變通。[53]

[144] "不淨人":在祆教中,參與葬儀者有祭司、擡棺者、滌屍者和擡屍者等。其中僅擡屍者一職在宗教意義上爲極度危險的。"不淨人"乃指專職擡屍者(nasā-sālār)。按之該教教義和禮俗,此職之設旨在戰勝邪惡。稱之爲"不淨人",實乃教内外,族内外人立場不同所致誤解。[54]

[145] 波斯新年在夏至日,卽六月二十一日。一說這是

New Avestan Calender。[55]

[146]　"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一日"之"設會作樂"可能指乞寒戲。此戲分別在夏季和冬季舉行。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一,"蘇莫遮,西戎胡語也。正云颯磨遮。此戲本出西[域]龜慈國,至今由有此曲,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類也。或作獸面,或像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水沾灑行人,或持羂索、搭鈎捉人爲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云:常以此法攘厭驅趂羅刹惡鬼食啗人民之災也"。而據《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579年)十二月"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内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又,《舊唐書·中宗紀》,景龍三年(709年)十二月"乙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案:所述龜兹乃至中國的乞寒戲源出波斯。[56]"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即從七月一日至七月七日。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既是十二月七日,似可見十二月的乞寒也是七天。知傳文稱"七月七日"乃言其止日,稱"十二月一日"則言其始日。[57]

[147]　正月二十日,這一節日待考。[58]

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驢,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148]、珍珠、離珠[149]、頗黎[150]、珊瑚、琥珀[151]、[車渠][152]、瑠璃[153]、馬瑙[154]、水晶[155]、瑟瑟[156]、金、銀、鍮石[157]、金剛[158]、火齊[159]、鑌鐵[160]、銅、錫、朱沙[161]、水銀、

綾、錦[162]、白疊[163]、毼[164]、氍毹[165]、毾㲪[166]、赤麖皮,及熏六[167]、鬱金[168]、蘇合[169]、青木[170]等香,胡椒、蓽撥[171]、石蜜[172]、千年棗[173]、香附子[174]、訶黎勒[175]、無食子[176]、鹽綠[177]、雌黃等物。

[148] 大鳥卵,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49] 離珠,或即琉璃珠。《夢溪筆談》卷二一:"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59)

[150] 頗黎,一說應即水精。(60)今案:本傳又載波斯國產瑠璃,一說頗黎應即 glass,而瑠璃爲 ceramic glazes。(61)

[151] 虎魄,首見《漢書·西域傳》。

[152] 車渠,首見《魏略·西戎傳》。案:"車渠"二字據《北史·西域傳》補。

[153] 琉璃,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154] 馬瑙,首見《魏略·西戎傳》。

[155] 水晶,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見"水精"。

[156] 瑟瑟,一說可能就是翡翠。(62)一說應即天青石(lazuri)。(63)一說應即藍寶石。(64)一說應即綠松石。(65)

[157] 鍮石,一般認爲指黃銅。"鍮",爲波斯語 tūtiya 第一音節之對譯;(66);另說鍮石是天然氧化鋅和天然硫酸鋅。(67)

[158] 金剛,即鑽石。(68)《太平御覽·珍寶一二》(卷八一三)引《南州異物志》:"金剛,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疋。外國人好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159] 火齊,玫瑰之別稱。(69)《太平御覽·珍寶八》(卷八〇

九)引《南州異物志》:"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離別之節如蟬翼。積之如沙縠重沓。"《梁書·海南諸國傳》:"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沙縠之重遝也。"

[160] 鑌鐵,指一種鋼,以特殊的鐵礦石煉成。"鑌"一說是波斯語 spaina 的對譯。⑩

[161] 朱沙,即朱砂。⑪

[162] 錦:波斯錦以金線交織而成,爲其特色。

[163] 白疊,亦見《梁書·西北諸戎傳》。

[164] 毦,毛織物。

[165] 氍毹,即本傳前文所見"氍毹"。

[166] 毾㲪,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167] 熏陸,首見《魏略·西戎傳》。

[168] 鬱金,首見《魏略·西戎傳》。

[169] 蘇合,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170] 青木,一說屬係薑屬植物(costus)。⑫

[171] 蓽撥(Piper longum),胡椒之一種,原語是梵語 pippalī。⑬

[172] 石蜜,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173] 千年棗,一般認爲指棗椰樹(Phoenix dactylifera Arecaceae)。

[174] 香附子,即 rhizome of nutgrass flatsedge(Cyperus rotundus)。⑭

[175] 訶梨勒,一種果樹(Terminalia chebulla)。"訶梨勒",梵語 harītakī、波斯語 halīla 之音譯。

［176］ 無食子，一説是球狀的樹瘤，由於黄蜂在幾種橡樹上戳刺樹枝樹葉或花苞，産卵其上而長成。"無食"，即中古波斯語 muzak。[75]《酉陽雜俎》卷一八："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mañak），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圜如彈丸。初青，熟乃黄白，蟲食成空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黄，可噉"。

［177］ 鹽綠，一説指各種氧化銅。[76]

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178]

［178］ 此事不載《周書》"本紀"。《北史·西域傳》作"恭帝二年（553 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又，《周書·令狐整傳》有"波斯使主張道義"，爲北周遣使波斯之確證。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59－261，250－252。

②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 年，pp. 127－137；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兼論樓蘭遺址和魏晉時期的鄯善郡"，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89－111。

③ 見《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中華書局，1983 年，p. 1031。

④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 年，pp. 338。

⑤ 祝總斌"高昌官府文書雜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2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3 年,pp. 465 - 501。

⑥ 白須淨真"麴氏高昌國における上奏文書試釋——民部、兵部、都官、屯田等諸官司上奏文書の檢討","東洋史苑"23 號(1984 年),pp. 13 - 66。

⑦ 同注 5。

⑧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中國科學院印行,1954 年,pp. 18 - 19。

⑨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 年,pp. 41 - 43。

⑩ 文書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文物出版社,1981 年,p. 34。參見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 年,pp. 344 - 361。

⑪ 馬雍"突厥與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注 2 所引書,pp. 151 - 152。

⑫ 文書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四冊,文物出版社,1983 年,pp. 68 - 70。

⑬ 盧開萬"試論麴氏高昌時期的賦役制度",《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年,pp. 66 - 99。

⑭ 盧向前"論麴氏高昌臧錢",《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pp. 201 - 216。

⑮ 說詳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pp. 167 - 173;王炳華《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pp. 140 - 142。

⑯ 黃文弼注 8 所引書,pp. 51 - 53。

⑰ 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 210,王去非"關於大海道",《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pp. 485 - 493。

⑱ 松田壽男注 2 所引書,pp. 56 - 57。

⑲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36 - 237。

⑳ 參看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pp. 144-160。

㉑ 參看季羡林"龜兹研究三題","燕京學報"新10期(200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57-69。

㉒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一,p. 453。

㉓ 參看 Bailey, H. W.,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5-37), pp. 883-921;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pp. 158-175。

㉔ 參看標點本校勘記。

㉕ 勞費爾注15所引書,pp. 339-340;佐藤圭四郎"北魏時代における東西交涉",《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1975年,pp. 378-393。

㉖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pp. 97-227, esp. 194-196。

㉗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8-43。

㉘ 詳見余太山注27所引書,pp. 26-27, 155-156。

㉙ "牒羅",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疊伏羅"之異譯。在 Zabulistan(Gazna)。

㉚ "勑懃",此處指代高車,特指487年西遷至今吐魯番西北自立之高車副伏羅部。

㉛ 參看余太山注27所引書,pp. 103-113。

㉜ 詳見余太山注27所引書,pp. 44-65。

㉝ 同注32。

㉞ R. A. Miller, *Accounts of Western 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pp. 36-37.

㉟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pp. 58-72。

㊱ E. Herzfeld, *Kushano-Sasanian Coin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38, Calcutta, 1930, pp. 41-50; A. D. H. Bivar, "Sasanians and Turks in Central Asia" in G. Hambly (ed.),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9, pp. 49-62.

㊲ R. Göbl, "Zwei neue Termini für ein zentrales Datum der Alten Geschichte Mittelasiens, das Jahr I des Kušānkönigs Kaniška", *Anzeiger der phil-hist. Klasse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64, pp. 137-151; *Doc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I-IV, Wiesbaden, 1967, Bd. I, pp. 15-21, Bd. III, Tafel 1-4; V. G. Lukonin, "Kushano-Sasanidskie Monety", *Epigraphika Vostoka* 18 (1967), pp. 14-31.

㊳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2(1971),pp. 82-101。

㊴ 宋峴"弗栗恃薩儻那、蘇剌薩儻那考辨","亞洲文明"第3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pp. 193-201。

㊵ 内田吟風注38所引文。

㊶ 金羊座或金羊床的形制見田邊勝美"ローマと中國の史書に秘められたクシャノ・ササン朝","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4(1994年),pp. 33-101。

㊷ 詳見田邊勝美注41所引文。

㊸ E. Herzfeld注36所引書(出處同)。M. L. Carter, "A Numismatic Reconstruction of Kushano-Sasanian History", *Museum Notes* 30 (1985), pp. 15-281, Pls. 47-52.

㊹ A. D. H. Bivar,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8 (1956), pp. 13-42.

㊺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0 - 121.

㊻ 薩珊朝沙普爾一世(Shāpūr I, 240 - 270 年在位)曾分封諸子與兄弟鎮守周邊,似亦"出就邊任"之例;見 E. Yarshater 注 44 所引書, p. 126.

㊼ 以上有關波斯職官名義的比定,見佐藤圭四郎注 25 所引文。另請參看勞費爾注 15 所引書,pp. 358 - 364;堀謙德"西暦第六世紀の波斯","史學雜誌"19 ~ 1(1908 年),pp. 40 - 53;R. A. Miller 注 33 所引書,pp. 38 - 40.

㊽ 關於波斯刑法,參看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27 - 631.

㊾ 詳見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 年,p. 73。

㊿ 有關薩珊時期賦稅制度,可參看 E. Yarshater 注 47 所引書,pp. 744 - 746.

(51) 關於波斯拜火教,可參看 E. Yarshater 注 47 所引書,pp. 866 - 908.

(52) 詳見林悟殊注 49 所引書,p. 73。另請參看可參看 E. Yarshater 注 47 所引書,pp. 646 - 650.

(53) 關於波斯、特別是薩珊波斯時期葬俗,詳見林悟殊注 49 所引書, pp. 85 - 94。

(54) 張小貴"古波斯'不净人'考",《中山大學學報》2002 年第 5 期, pp. 68 - 75。

(55) 見葉奕良"伊朗曆法縱談",《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122 - 133。關於伊朗曆法,另請參看 C. B. Wakeman, *His Jung (the Western Barbarian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hapters of the "T'ung Tien" on the Peoples*

and Countries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UMI, 1990, pp. 821 - 823.

56 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 年,pp. 71 - 75;岑仲勉《隋唐史》,中華書局,1982 年,p. 676;韓儒林"潑寒胡戲與潑水節的起源——讀史隨筆",注 17 所引《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pp. 100 - 103;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pp. 537 - 539。

57 關於薩珊波斯的節日,參看 E. Yarshater 注 48 所引書,pp. 792 - 815。

58 參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pp. 34 - 35,以及 S. A. Nigosian, *The Zoroastrian Faith: Tradition & Modern Research*,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5.

59 胡道靜校注本,中華書局,1963 年,p. 216。

60 章鴻釗《石雅 · 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42 - 48。另見白鳥庫吉"罽賓國考",注 26 所引書,pp. 295 - 359,esp. 356 - 358。

61 B. Laufer, *The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in China*, Chicago, 1917, p. 138; R. A. Miller 注 34 所引書, p. 15. 關於玻璃和琉璃的區別,可參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pp. 508 - 510。

62 勞費爾注 15 所引書,pp. 345 - 348。

63 勞費爾注 15 所引書,pp. 499 - 506。

64 章鴻釗注 60 所引書,pp. 65 - 93。

65 宋峴"波斯醫藥與古代中國",《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pp. 91 - 100。

66 說見勞費爾注 15 所引書,pp. 340 - 344;章鴻釗注 59 所引書,p. 353;林梅村"鍮石入華考",《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

文化交流》,三聯書店,2000年,pp. 210-239;周衛榮"'鍮石'考述","文史"第53輯(2001年),pp. 79-89。

㊼ 宋峴注65所引文。

㊽ 詳見章鴻釗注60所引書,pp. 93-105。

㊾ 章鴻釗注60所引書,pp. 51-57。

㊿ 參看勞費爾注15所引書,pp. 344-345;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pp. 398-401。

(71)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reprinted 1939), p. 41;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49.

(72) 見勞費爾注15所引書,pp. 289-291,謝弗注60所引書,pp. 365-366。

(73) 詳見勞費爾注15所引書,p. 201。

(74) 勞費爾注15所引書,pp. 204-205。

(75) 勞費爾注15所引書,pp. 193-195。

(76) 勞費爾注15所引書,pp. 339-340;佐藤圭四郎注25所引文。

一〇 《隋書·西域傳》要注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1]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2]王莽篡位,西域遂絶。[3]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4]其後或絶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5]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6]

[1] "漢氏初開西域"云云,説本《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2] "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校尉,指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初置,駐地爲車師前王庭即交河城。①都護,指西域都護,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始建"都護"之號,神爵二年(前60年)立府施政,治烏壘城。②

[3] "王莽篡位,西域遂絶":據《漢書·王莽傳中》等,莽篡位後,遣使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天鳳三年(16年),莽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因前殺都護但欽事,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别

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西域自此絕。

[4] "至於後漢"云云,據《後漢書·西域傳》,永元六年(94年),班超擊破焉耆,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而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其掾甘英出使大秦,臨西海(地中海)而還。

[5] "其後"云云,乃指東漢之西域經營,《後漢書·西域傳》所謂"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6] "魏、晉之後"云云,乃指曹魏以降西域南北道綠洲大國割據稱霸的局面,蓋當時中原或河西政權其實無力控制西域。③

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7]至罽賓[8],得瑪瑙杯;王舍城[9],得佛經;史國[10],得十儛女[11]、師子皮、火鼠毛[12]而還。[13]帝復令聞喜公裴矩[14]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15]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16]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17]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18]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19]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20]

[7] 韋節、杜行滿西使,一說韋、杜啓程於大業元年(605年)。④另說韋、杜啓程當在大業三年之後。蓋司隸臺始置於大業三年四月,故韋、杜西使應啓程在此之後。⑤又,韋節著有《西蕃

記》。《隋書·經籍志二》:"《諸蕃國記》十七卷。"韋節進《西蕃記》的年代最早應在大業五年。今全書已佚,僅《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收有若干斷簡殘句。

[8] 罽賓,應即迦濕彌羅。蓋本傳僅稱漕國爲"漢時罽賓國也",未必指隋代罽賓爲漕國。且據《舊唐書·西戎傳·罽賓傳》,"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唯罽賓不至";而漕國曾於大業年間朝隋,知隋人心目中罽賓與漕國有別。《大唐西域記》卷三注迦濕彌羅(Kāśmīra)曰:"舊曰罽賓,訛也"。"舊"應指隋代。⑥

[9] 王舍城,佛教所謂第一次結集之地,即《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見曷羅闍姞利城,梵文 Rājagṛha、巴利文 Rājagaha 之意譯。⑦

[10] 史國,昭武九姓國之一,即 Kāšāna 或 Kāšāniya,位於今撒馬爾罕南 Shahri-sebz。"史"[shiə],乃其別稱 Kešš 之略譯。

[11] 儛女,一說可能是以胡騰舞、胡旋舞著稱的 Sogdiana 舞女。⑧

[12] 火鼠毛,一說便是石綿,火浣布的原料。⑨

[13] 韋、杜西使,除到達罽賓、王舍城和史國外,還可能抵達康國、悒呾國和安國三國。蓋本傳明確記載杜行滿曾抵達安國。《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所存韋節《西蕃記》佚文表明韋節曾身臨康國、挹怛國。

[14] 裴矩(547－627年),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東北)人,字弘大。歷仕北齊、北周。入隋,爲給事郎,領元帥記室。煬帝時,一度掌與西域交市事。降唐後,任民部尚書,卒官。《隋書》卷六七有傳。

［15］ 據《隋書·裴矩傳》,"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案:裴矩至張掖掌交市,在大業元年(605 年)。

［16］ "四十四國":《隋書·裴矩傳》載裴矩《西域圖記》序有曰:"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卽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

［17］ 據《隋書·裴矩傳》,"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時在大業三年。又載:"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時在大業五年。⑩"吐屯設",卽突厥語官稱號 tudun 和 šad 之音譯,一說伊吾戍主這一稱號可能是鐵勒授予的。⑪案:伊吾一地,在隋初一度服屬突厥。《隋書·西突厥傳》:"西突厥者,木杆可汗(553 – 572 在位)之子大邏便(581 – 587 年在位)也。與沙鉢略⑫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⑬,西越金山⑭,龜兹、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而據《新唐書·西域傳下》,"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630 年),城酋來朝。頡利⑮滅,舉七城⑯降,列其地爲西伊州⑰"。伊吾屬隋前在附鐵勒的同時也附突厥,所謂"貳屬"。因此,伊吾戍主的稱號"吐屯設"究竟是鐵勒、抑或是突厥所賜,無從確知。

［18］　“三十餘國”:具體國名不得而知。案:大業年間(605－617年)朝隋諸國中,可以判定爲西域國家的有高昌(大業三年、五年)、伊吾、安國(大業五年、十一年)、曹國(大業十年、十一年)、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訶多、沛汗、龜茲、疎勒、于闐、曹國、何國、穆國、畢、范延(Bamian)、伽折(以上大業十一年)以及漕國、史國、米國、挹怛、波斯、焉耆、康國等(以上具體年代不明),凡二十七國。其中,波臘(Pataliputra)[18]、俱慮建(“俱德建”之訛,卽 Quwadhiyan)[19]、忽論(Kharun)、訶多(Khuttal)、伽折(Gachi)五國不見本傳。又,《通典·邊防九·西戎五》:“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而《太平寰宇記·四夷十二·西戎五·大秦傳》(卷一八四):“隋煬帝欲通之,竟不能致。”“大秦”,應指拜占廷。

［19］　西域校尉,《通典·邊防七·西戎三》作“西戎校尉”。案:“西域校尉”設置的具體年代不詳。但很可能是較早負責應接西域使臣的職官。大概由於其職能不久劃歸了“四方館”中的“西戎使者”(見《隋書·百官志下》),這一職官存在的時間很短,以致其詳情在今天無從探究。當然,“西域校尉”治所在瓜州或張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果然,“西域校尉”與在京師的“西戎使者”之間並無繼承關係。

［20］　“二十國”:本傳存録二十三國,其中有三國不屬西域。案:裴矩《西域圖記》所傳達四十四國,大業年間相率而來朝者就有三十餘國,而本傳僅傳二十餘國,似與編者沒有取材裴書有關,不僅僅因爲隋末之亂檔案喪失。[20]

…………[21]

[21] 高昌前有吐谷渾、党項兩傳,不屬"西域",兹不録注。案:本傳共記二十三國,其中吐谷渾、党項、附國、女國可歸入一組,高昌、焉耆、龜兹、于闐、疏勒可以歸入一組,漕國、鏺汗、石國、米國、史國、康國、曹國和何國,以及安國、烏那曷、穆國、波斯可以歸入相鄰的兩組,其餘諸國可以歸入一組,但次序混亂,表明編者不熟悉西域地理。又,韋、杜西使一行很可能抵達康國後分道揚鑣,韋節經由史國、挹怛,抵達罽賓和王舍城。杜行滿則往赴安國,並偕安國使者於大業五年(609年)歸朝。與韋、杜一起出發的李昱則先隨杜行滿抵達安國,復自安國往赴波斯。㉑這似乎可以解釋傳文不恰當的西域諸國排列次序。質言之,由於傳文編者不諳西域事情,無法協調來自不同使者的報告,以致形成了某些局部有序、但整體無序這樣一種奇怪的結果。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22]去敦煌十三日行[23]。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24]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25]初,蠕蠕[26]立闞伯周爲高昌王。[27]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28]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29]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30]、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31]儒又通使後魏,請内屬。[32]内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33]嘉字靈鳳,金城榆中[34]人,既立,又臣于茹茹。

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35]屬焉耆[36]爲挹怛[37]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38]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39]

[22]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此說不確。漢車師前王庭乃交河城,非高昌。高昌前身爲車師前國高昌壁。見《漢書·西域傳下》。

[23]　“十三日行”(里數1):自高昌赴敦煌的行程,卽1,300里,蓋以馬行一日百里計。按此乃經由“大海道”之行程。

[24]　“昔漢武帝遣兵西討”云云,《通典·州郡四·西州》記作:“因興師西討,軍中羸憊者留居之地,形高敞,遂名高昌。”此說不見前史,或係傳聞。

[25]　高昌國因車師國高昌壁而得名。“高昌”與“車師”得視爲同名異譯。

[26]　蠕蠕,應卽下文所見茹茹。北亞遊牧部族,曾試圖控制高昌,與拓跋魏爭奪西域。此處出現“蠕蠕”這一稱呼,應該是本傳編者參考《魏書·高昌傳》留下的痕迹。

[27]　茹茹“以闞伯周爲高昌王”,此據《北史·高昌傳》。其事《資治通鑒·宋紀》(卷一二九)繫於和平元年(460年)。

[28]　高車,遊牧部族。此處指原來役屬於蠕蠕的高車副伏羅部。該部於487年自漠北西遷,佔領了準噶爾盆地一帶。

[29]　太和十五年(491年),高車副伏羅部控制了高昌,殺死其王闞首歸,另立敦煌人張孟明爲王。

[30]　“鞏顧”,《北史·高昌傳》作“鞏顧禮”。

[31]　孟明爲高昌國人所殺,馬儒代立爲王,時在太和二十

年(496 年)。㉒

[32]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十二月"高昌國遣使朝貢"。馬儒遣使請内屬當在此年。

[33] 麴嘉之立,一般認爲在 501 年。

[34] 金城榆中:金城,郡名,北魏時治榆中(今甘肅榆中附近)。

[35] 據《北史·高昌傳》,麴嘉"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492－506 年在位)。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506－508 年在位)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

[36] 焉耆,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37] 挹怛,卽《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原係塞北遊牧部族,後西遷中亞,立國於阿姆河流域。《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原注引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挹闐"與"挹怛"爲同名異譯。

[38] 挹怛破焉耆年代已不可詳考,當在六世紀最初五、六年內。㉓

[39] 《魏書·孝莊紀》:建義元年(528 年)六月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知麴嘉死後,子麴光繼之。麴堅之立,在麴光之後。《魏書·出帝紀》:永熙二年(533 年)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王"。麴堅卽位,一般認爲在 531 年。

其都城[40]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41]國内有城十八。[42]官有令尹一人,次

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43]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44]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45],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46]。多蒲陶酒。俗事天神[47],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48],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49],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50]界也。從武威[51]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52]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53]。

[40] 都城,位於今吐魯番市東南 40 公里三堡鄉哈喇和卓村的高昌故城。㉔

[41]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事見《史記・孔子世家》、《荀子・哀公》、《說苑・政理》。曹魏以後,釋奠學禮以孔子、顏回爲先聖、先師,廟堂畫孔子及衆弟子像。㉕高昌都城坐室畫像與中原釋奠先聖、先師像不同,更注重孔子與政治的關係。

[42] “有城十八”:城數《魏書・高昌傳》作八,《周書・異域傳》作十六,《舊唐書・西戎傳》和《新唐書・西域傳上》作二十一。高昌郡縣數量,不斷發展變化。高昌郡時期(327 -449 年),有一郡(高昌郡)、五縣(高昌縣、田地縣、横截縣、白芳縣、高寧

縣),大涼政權至闞、張、馬氏王國時(450－501年),增至三郡(高昌、田地、交河)、八縣(高昌、田地、交河、横截、白芳、高寧、威神、酒泉)。麴氏王朝前期(502－561年)高昌境内有四郡(高昌、田地、交河、横截)、二十縣(高昌、田地、交河、横截、南平、武城、白芳、新興、寧戎、高寧、酒泉、臨川、安樂、洿林、永安、柳婆、鹽城、無半、始昌、篤進)。其後(562－612年),減少了横截一郡,南平、酒泉、無半、始昌、篤進五縣,增加永昌、威神二縣,形成三郡、十七縣的格局。麴氏王朝後期(613－640年),高昌境内有五郡(高昌、田地、交河、南平、横截)、二十二縣(高昌、田地、交河、横截、南平、武城、白芳、永昌、威神、寧戎、高寧、酒泉、臨川、安樂、龍泉、洿林、永安、鹽城、無半、安昌、始昌、篤進),這二十二縣城成爲高昌的代稱。㉖

[43] 官制:詳“《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

[44] “不立文記”云云:詳“《周書·異域傳下》要注”。

[45] 羊刺,已見《周書·異域傳》。

[46] 赤鹽、白鹽,一説雜色鹽可能是不純的鹽,或是其它礦物。㉗

[47] 天神,究竟是否祆教之神,抑或天體自然崇拜、道教的天帝神,學界曾反復討論,囿於資料,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結論。㉘

[48] 赤石山,吐魯番盆地北緣的小山脈,或即 Fire Mountains。㉙

[49] 貪汗山,指 Bogdo ola。一説“貪汗”應作“貪汙”,“貪汙”乃突厥語 Tulga(兜鍪)之對譯。㉚

[50] 鐵勒,遊牧部族,部落甚多。據《隋書·鐵勒傳》,鐵

勒諸部位於“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分佈。又載：“大業元年(605 年)，突厥處羅可汗(603－611 年在位)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

［51］　武威，郡名，治今武威市。案：此處“武威”應爲“敦煌”之誤。

［52］　敦煌西北之“捷路”應卽《西州圖經殘卷》所載“大海道”：“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土，往來困弊。”㉛《史記正義》卷一二三引裴矩《西域［圖］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内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閒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七・西州》(卷一五六)：“柳中路。裴矩《西域［圖］記》云：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乏］水草，人西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唯以六畜骸骨及駞馬糞爲標驗，以知道路。若大雪卽不得行。兼有魑魅。以是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

［53］　伊吾路，指自敦煌經伊吾往赴高昌之路。《隋書・劉權傳》載權於“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曾“率衆出伊吾道”。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七・西州》(卷一五六)：“又一路，是縣東

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界,即裴矩所謂伊吾路也。”據此,一說伊吾路亦出諸裴矩《西域圖記》。案:伊吾路又見《周書·異域傳》,雖本傳資料來源與之相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亦難遽斷此則爲裴著獨有。蓋北周時已有類似記載的可能性也同樣存在。

開皇十年,突厥[54]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55]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56]

[54] 突厥,此處指阿波系西突厥。㉜

[55] “堅死,子伯雅立”,本傳此處記載不確。《舊唐書·西戎傳·高昌傳》云:“其王麴伯雅,即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也。”從麴嘉至麴伯雅之間尚有麴光(年號甘露)、麴堅(年號章和)、麴玄喜(年號永平)、麴□□(年號和平)、麴寶茂(年號建昌)、麴乾固(年號延昌)等六王。㉝伯雅於義和元年(602年)即位。

[56] 伯雅大母(祖母)爲麴寶茂之妻。寶茂死,乾固曾妻之;乾固死,突厥又逼伯雅妻之。㉞《隋書·突厥傳》:“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

煬帝嗣位,引致諸蕃。[57]大業四年,遣使貢獻,[58]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59]因從擊高麗。[60]還,尚宗女華容公主。[61]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

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62]，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63]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64]，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65]，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費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66]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67]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68]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69]

[57] 《隋書·裴矩傳》："煬帝卽位……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據《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三年（607

年)六月“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高昌等遣使,即为裴矩招致的结果。

[58] 《隋書·煬帝紀上》僅載大業五年四月壬寅,高昌“遣使來朝”。案:《隋書·裴矩傳》記煬帝大業四年(608 年)“有事於恒岳”,西域諸朝貢國“咸來助祭”。則高昌在大業三、四、五年均遣使朝隋,紀傳所記互有詳略。

[59] 此麴伯雅首次朝隋。據《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五年(609 年)六月“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丙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伊吾]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大業五年九月,麴伯雅隨煬帝返回長安。同年,麴伯雅留子文泰於東都爲質,返回高昌。[35]又據《隋書·音樂志下》,“[大業]六年[36],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37]

[60] “從擊高麗”,指麴伯雅第二次來朝事。大業七年(611 年)五月,麴伯雅偕西突厥處羅可汗經武威人隋,《隋書·西突厥傳》云:“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今哈密附近,即天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隋書·樊子蓋傳》載:“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欵塞,復以子蓋檢

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知麴氏與處羅可汗同時入朝。大業八年(612 年)三月,隋煬帝親征高麗,麴伯雅等從行。

[61]　"尚宗女華容公主":《隋書・煬帝紀下》:大業八年(612 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38]《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西州》(卷四〇)云:"伯雅來朝,煬帝以宇文氏女玉波爲華容公主,妻之。"

[62]　"同人無咎":《周易・上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無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63]　"光祿大夫"云云,《冊府元龜・外臣八・冊封一》(卷九六三):"煬帝大業五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拜左光祿大夫,車師太守,封弁國公。"據《唐六典・吏部》(卷二),"煬帝改光祿大夫爲從一品,左光祿大夫正二品,右光祿大夫從二品",知光祿大夫品級高於左光祿大夫。麴伯雅可能在第二次來朝時,品階升遷了一級。

[64]　"本自諸華",麴氏爲榆中漢族世家。[39]

[65]　"九圍",卽九州,隋於開皇九年(589 年)滅陳,結束長期以來南北對峙的局面,一統全國。

[66]　煬帝派遣的送"衣冠之具"及"製造之式"的使臣,最早在大業九年(613 年)下半年到達高昌。[40]

[67]　時鐵勒人雄踞高昌以北,所以麴伯雅臣服鐵勒,向鐵勒交納絲路貿易上的稅收。徵稅是遊牧部族對西域綠洲國家的統治方式。一說吐魯番文書中多次出現的"阿都莫",卽鐵勒派駐高昌的官員。[41]

[68]　"解辮削衽",卽改變胡服髮式,變胡爲漢。這一變革不僅表明高昌要加入以隋爲中心的禮儀秩序,也意味著脫離突

厥、鐵勒等遊牧部族的羈絆,㊷因而遭到鐵勒的反對及阻撓,不能真正實施。

[69] "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云云,在隋代史籍中不見記載。麴伯雅變服易髮,加深了與鐵勒矛盾,亦引發高昌內部衝突,導致所謂"義和政變",麴伯雅與世子文泰等避難西突厥。直至延和十九年(619年)麴氏父子復辟,才恢復與中原王朝的聯繫。㊸

康國[70]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71]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72]王字代失畢[73],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74]女也。都於薩寶水[75]上阿祿迪城[76],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77],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78]。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79]錦袍。名爲强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80]、史國、曹國[81]、何國[82]、安國[83]、小安國[84]、那色波國[85]、烏那曷國[86]、穆國[87]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88]

[70] 康國:"康",不妨認爲是[Samar]kand之略譯。之所以選用"康"這一漢字,也可能是因爲隋代人知道該國舊爲康居屬土;換言之,未必譯爲"康"國後再聯想爲"康居之後。"一說傳

世 Sogdiana 語文書載有 γ'n = Xān 和 'n = Ān，說明漢地"康"和"安"這些名稱已傳入 Sogdiana，以致當地人亦稱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爲"康"和"安"。[44]案：Sogdiana 人原來就稱之爲 γ'n = Xān 和 'n = Ān 也未可知。

［71］　"康居之後"云云：包括 Samarkand 在内的索格底亞那地區至少自張騫首次西使起直至東漢末一直役屬康居，故傳文稱："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從政治隸屬關係來看，這種提法卽使不十分確切，也無可厚非。近代學者誤指康居屬土 Sogdiana 爲康居本土，不應由本傳編者負責，這位編者其實並沒有説康居本土在 Sogdiana。卽使僅因"康"而誤以爲"康居之後"，仍不失爲歪打正著。據《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西徙，"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很可能經過 Samarkand，因爲該地是自 Ferghāna 赴吐火羅斯坦的必由之途。因此，大月氏遺民該處，這些遺民後來稱王 Samarkand，成爲昭武姓之祖的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所謂"遷徙無常，不恒故地"，應是最初的情況。故論其地，是"康居之後"；論其王，是月氏之裔。又，《新唐書・西域傳》載貞觀年間入貢的安國王訶陵迦，曾炫耀其王統之悠久，"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同時入貢的東安國也有"子姓相承十世"之説，兩國均係康國王支庶，可知康國王統更爲悠久，Samarkand 的昭武姓起源甚古。但是，不能因此認爲 Samarkand 的昭武姓稱王該地最早可以上溯至月氏爲匈奴所逐"西踰葱嶺"之時，本傳"遂有其國"不過籠統而言。也不能因此遽斷《漢書・西域傳》所載康居五小王均爲 Samarkand 昭武姓之支庶。但從傳文所謂"自漢以來相承不絕"來看，最遲在漢末已立國於 Samarkand 了。又，Samarkand 的月氏遺民由小到大，自稱王一地到分王各處，應有一個過程，祇是

因爲囿於資料,連同他們和其南北鄰大月氏、康居的關係等都不得而知。另外,康國等昭武姓國家中,王族是月氏人,臣民當係土著;來華的昭武姓中,自然也有冒用王姓的土著,可能由於王族與土著人種相同或相近,漢土無法甄别。至於傳文所謂"其王本姓溫"之類記載,則反映了索格底亞那諸國一度淪爲挹怛屬國這一事實。[45]

[72] "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云云,近人多斥爲無稽之談。[46]案:月氏舊居,據《漢書·西域傳》,在"敦煌、祁連間"。漢"敦煌"指今祁連山,漢"祁連"指今天山。[47]而據《漢書·地理志》,昭武縣屬張掖郡,位於今祁連山北,蓋隋時已稱今祁連山爲祁連山。案之《晉書·地理志》,昭武縣在西晉時避文帝諱已易名"臨澤"。由此可見,隋人不可能也毫無必要把這個久已湮滅無聞的古縣名硬加到索格底亞那諸王頭上。换言之,傳文稱康國等國國王爲月氏人,均姓昭武,並溯源於"昭武城"必有依據,很可能得諸當時來華的昭武姓國人。"昭武",一説 Javuga 之音譯,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翖侯"之異譯。[48]

[73] 代失畢,《北史·西域傳》作"世夫畢"。"世"作"代"乃避唐諱改,"失"、"夫"形近易訛。一説"畢"即烏孫昆莫名所見"靡",bäg 之對譯。[49]

[74] 達度可汗,西突厥可汗,公元 576 - 603 年在位。

[75] 薩寶水,指今 Zarafšan 河。[50]"薩寶"[sat - pəu],譯自索格底亞那語 s'rtp'w,指信仰祆教的伊朗人聚落的首領。[51] Zarafšan 河得名"薩寶",一説與康國祆教信仰有關。[52]案:"薩寶"一名得自 Samar[kand]亦未可知。

[76] 阿禄迪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悉萬斤國王治

"悉萬斤城",《魏書》所載悉萬斤城去迷密國王治里數與本傳所載康國王治去米國王治里數相同可以爲證。果然,其城位於今Samarkand 東北 Afrasiab 高地上。[53] 案:"阿祿迪"[a - liok - diek],可能是 Sogdiana 語 γrδmn(←garō dəmana)之對譯,意爲"天國"。

[77] 索髮,一說其王本應翦髮,服屬突厥後始從其俗而索髮。[54]

[78] 白疊,亦見《梁書·西北諸戎傳》。

[79] "翦髮",《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此中胡國,並翦鬚髮"。一說由此可知九姓胡並未染上突厥"披髮"之俗,而是沿襲波斯"斷髮"舊制。[55]

[80] 米國,王治位於今噴赤幹。"米"[miei],Māymurgh(Sogdiana 語 m'ymrγc)之對譯。[56]

[81] 曹國,一般認爲應即撒馬爾罕西北的 Ištīkhan(澤拉夫善河的支流 Ak-darya 沿岸、Katta Kurgan 和 Čiläk 之間)。[57] 蓋《新唐書·西域傳下》稱:西曹國傳,"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名義、地望無考),治瑟底痕城(Ištīkhan)。東北越于底城(名義、地望無考)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器具,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58] "曹"[dzô],或卽 Surūshana 之略譯。Surūshana 乃《新唐書·西域傳下》所謂"東曹"。唐人一度將 Surūshana 與之相混,[59] Surūshana 旣稱"東曹",Ištīkhan 遂被命名爲"西曹"或"曹國"。

[82] 何國,"何"[hai],可能是 Kuṣānīka 之略譯。一說乃 Kuṣānīka 的別稱 Qayy 或 Qayyi 之音譯。[60]

[83] 安國,一般認爲位於今布哈拉(Buchārā)。"安",—

般認爲是"安息"的省略,蓋據本傳,安國被認爲漢代安息國的後身。案:"安"[an],可能是'n = Ān 的漢譯。

[84] 小安國,位於那密水之北。《新唐書·西域傳下》:"東安,或曰小[安]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籅斤。"案:"大安"卽安國。"喝汗"[hat - han]和"籅斤"[ho - kiən]均係 Kharghānkath 之對譯。[61]

[85] 那色波國,位於 Ǧaiχun 河(今 Amu 河)與 Samarkand 之間,亦稱 Nakhšab。其地東接 Boχāra,北接 Samarkand,東南以 Baïsun-tagh 山脈,與 Toχārestan 的 Čaghāniyān 爲界。"那色波"[na - shiək - puai],Naχšab 或 Našaf 的對音。[62]

[86] 烏那曷國,一說位於今 Andchûi。[63]"烏那曷"[a - na - hat],名義無考。

[87] 穆國,一說位於今 Čardjui;"穆"[miəuk],爲 Āmrda (Āmul)之略譯。[64]

[88] "胡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有關於康國胡律施行情況的記載:"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爲道。有寺兩所,逈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爲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致殷重。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毁其肢體,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一說胡律"置於祆祠"標識康國政教勢力的結合,既反映了祆教的正統性,又反映了胡律的神聖性。[65]

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89]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90]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91]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92]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93]、黄金、鐃沙[94]、𧵳香[95]、阿薩那香[96]、瑟瑟[97]、麞皮[98]、氍毹[99]、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至千石,連年不敗。

[89] 《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引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

[90] 《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引韋節《西蕃記》云:"其人好音聲。"《隋書·音樂志下》:康國樂,"起自周武帝娉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曲有戢殿農和正,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樂器有笛、正鼓、加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㊻

[91] "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或與康國以六月一日爲歲首有關。蓋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引韋節《西蕃記》,其國"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唐會要·波斯國傳》(卷一〇〇):"俗事天地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爲歲首。"

[92] 《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引韋節《西蕃記》云:"俗

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此六國(安、曹、史、石騾、米、康)惣事火祆,不識仏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前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所載亦可參看。

[93] 封牛,首見《漢書·西域傳》。

[94] 鐃沙,已見《周書·異域傳》。

[95] 賵香,即甘松香。㊼

[96] 阿薩那香,無考。今本《魏書·西域傳·康國傳》作"阿薛那",未知孰是。

[97] 瑟瑟,已見《周書·異域傳》。

[98] 麞皮,已見《周書·異域傳》。

[99] 氍氀,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見氍毹。

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100]

[100] 此則不見載於《隋書·煬帝紀》。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101]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102]都在那密水[103]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104]王坐金駝

座[105],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106]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107]煬帝卽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108]而返。

[101] “漢時安息國也”:這似乎表明安息曾一度佔領阿姆河右岸的 Bukhāra 地區。然而這亦可能是隋人稱該地爲“安國”而產生的誤解。又,《冊府元龜·國史七·地理》(卷五六〇)載,貞元十七年(801 年),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表”曰:“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舛謬,悉從釐正”,則唐人已知其誤。

[102] 安國王娶康國王女,表明昭武姓王室內部聯姻。㊳

[103] 那密水,一般認爲卽 Zarafšan 河,而“那密”[na - miet]是伊朗語 namīdh 或 namiq 之音譯。

[104] “宮殿皆爲平頭”:片治肯特古城及其他遺址,可證當時 Sogdiana 地區流行平頂建築。㊴

[105] 金駝座,指座足爲駝足。㊵

[106] 安國風俗旣“同於康國”,其人亦“好音聲”無疑。《隋書·音樂志下》:“安國,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簫、篳篥、雙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㊶

[107] “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指祆教的近親結婚習俗。《阿維斯陀經》稱:“最爲正直而又正直的人,便是奉行我瑪茲達教的信徒,他們一遵我較近親結婚之規矩行事。”(Bahman

Yasht chap. II)經文且視近親結婚爲一種功德和虔誠的善行。如此提倡的目的似乎是爲了保持教團的統一與純潔。⑫

[108] 五色鹽,含各種化學成份的鹽類。⑬

國之西百餘里[109]有畢國[110],可千餘家[111]。其國無君長[112],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113]後遂絕焉。[114]

[109] "百餘里"(里數2):自畢國去安國王治的行程。案:安國王治是計算去畢國、烏那曷國、穆國乃至波斯國行程的基準點。

[110] 畢國,即Baikand,位於那密水南,今烏茲別克西境。⑭"畢"[piet],Baik之對譯。

[111] "千餘家",盡爲商販,行商中國及海外(裏海沿岸),獲利甚豐。⑮

[112] "無君長",反映了該國獨特的行政體制,實際上是商民自治的"自由市"。

[113] 此則不見"本紀"。

[114] "後遂絕焉",不確。蓋據《隋書·煬帝紀下》,安國於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石國[115],居於藥殺水[116],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

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117]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118]興兵滅之,令特勤[119]甸職攝其國事。[120]南去鏺汗[121]六百里[122],東南去瓜州[123]六千里[124]。

[115] 石國,"石"[zjyak],Šaš 之對譯。一般認爲位於今 Tashkent。

[116] 藥殺水,指錫爾河。"藥殺"[jiak－sheat],一般認爲是該河古稱 Iaxartes 之對譯。

[117] 禮俗:九姓胡雖無棺槨,但有收葬骸骨的葬具,即所謂"盛骨甕"。與王者用金甕不同,民間則用陶質骨甕。這有別於波斯祆教。⑯

[118] 射匱可汗,西突厥可汗,公元605－617年在位,達度可汗之孫。《隋書·裴矩傳》載大業十一年(615年),"射匱可汗遣其猶子,使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醼接之。"

[119] 特勤,官稱號。一般認爲是突厥語 tegin 的漢譯。

[120] "曾貳於突厥"云云,《新唐書·西域傳下》作:"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特勒"係"特勤"之訛,"匐"與"甸"未知孰是。

[121] 鏺汗,位於 Ferghāna。"鏺汗"[puat－han],即 Ferghāna 之對譯。

[122] "六百里"(里數3.1):石國王治赴鏺汗國王治的行程。據下文可知此"六百里"應爲"五百里"(里數8.4)之訛。

又,據《魏書·西域傳》,者舌(石國)去破洛那1,000里。

[123] 瓜州,北魏置,治敦煌(今敦煌西南)。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隋大業三年(607年)改爲敦煌郡。由此可見本傳以瓜州爲基準的里程記載均依據大業三年前的資料。

[124] “六千里”(里數3.2):自石國王治經鏺汗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石國王治去鏺汗國王治600里與鏺汗國王治去瓜州5,500里之和。“六千里”或爲約數或奪“一百里”。

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125]

[125] 此則不見“本紀”。案:射匱因受處羅可汗的擠迫而西遷錫爾河流域,遂滅石國。

…………[126]

[126] 焉耆前爲“女國傳”,不屬“西域”,兹不録注。

焉耆國,都白山[127]之南七十里[128],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129],字突騎。[130]都城方二里。國内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131]。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132],西去龜兹[133]九百里[134],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135]。大

業中,遣使貢方物。[136]

[127] 白山,今天山。

[128] "七十里"(里數 4.1):自焉耆國王治至白山的行程。案:此里數與《周書·異域傳》所載相同。

[129] 龍,焉耆王族之姓。⑦

[130] "字突騎":"突騎"係《舊唐書·突厥傳下》所見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騎施"。王"字突騎"說明其時焉耆已爲突厥所統。⑧

[131] 婆羅門,此處指佛教徒。

[132] "九百里"(里數 4.2):自焉耆國王治至高昌的行程。案:據《漢書·西域傳》,焉耆國王治至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 835 里,又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西州》(卷四十),交河城至高昌 80 里,知"九百里"乃經由交河城的行程,不過約數。

[133] 龜兹,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34] "九百里"(里數 4.3):自焉耆國王治至龜兹國王治的行程。案:據《漢書·西域傳》,自焉耆國王治員渠城經尉犂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 400 里,自烏壘城赴龜兹國王治延城三百五十里。兩者之和僅 750 里。

[135] "二千二百里"(里數 4.4):自焉耆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卽焉耆國王治去高昌 900 里,與高昌去敦煌 1,300 里之和。

[136] 此則不見"本紀"。

龜兹國,都白山[137]之南百七十里[138],漢時舊國

也。其王姓白[139],字蘇尼咥。[140]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141]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綠[142]、雌黃、胡粉[143]、安息香[144]、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145],南去于闐[146]千四百里[147],西去疏勒[148]千五百里[149],北去突厥牙[150]六百餘里[151],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152]。大業中,遣使貢方物。[153]

[137] 白山,此處特指 Ak tag(《新唐書·西域傳上》所見"阿羯田山")。

[138] "七十里"(里數 5.1):自龜兹國王治至白山的行程。案:《周書·異域傳》:龜兹國在"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本傳應奪"一百"二字。

[139] 白,龜兹王族之姓,最早見於《後漢書·班超傳》。⑲

[140] "字蘇尼咥":"蘇尼咥"係《舊唐書·突厥傳下》所見西突厥十姓之一"鼠尼施",與突騎施同屬五咄陸部。王"字蘇尼咥"說明其時龜兹已爲突厥所統。⑳案:據前引《隋書·西突厥傳》,可知龜兹與突厥關係最早可以追溯至阿波可汗(581-587年在位)時。

[141] "俗與焉耆同",指男子剪髮。㉑

[142] 鹽綠,已見《周書·異域傳》。

[143] 胡粉,已見《周書·異域傳》。

[144] 安息香,一說指小安息香樹(Btyrax benjoin)的一種

香樹脂。[82]

[145] "九百里"(里數 5.2):自龜茲國王治至焉耆國王治的行程。

[146] 于闐,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7] "千四百里"(里數 5.3):自龜茲國王治至于闐國王治的行程。

[148] 疏勒,西域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

[149] "千五百里"(里數 5.4):自龜茲國王治至疏勒國王治的行程。案:據《漢書·西域傳》,疏勒、龜茲去烏壘分別爲 2,210 和 670 里,龜茲去疏勒應爲 2,210 和 670 里之差:1,540 里。

[150] 突厥牙:《隋書·西突厥傳》:"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新唐書·西突厥傳》稱: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年),"蘇定方擊[阿史那]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此處所謂"突厥牙"即位於應娑或鷹娑川,即大裕勒都斯河谷。"賀魯别帳"類似處羅所設"小可汗"。據研究,大裕勒都斯河谷也是達度可汗、射匱可汗的基地。[83]

[151] "六百餘里"(里數 5.5):自龜茲國王治至突厥國王治的行程。

[152] "三千一百里"(里數 5.6):自龜茲國王治經焉耆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龜茲國王治去焉耆國王治 900 里,與焉耆國王治去瓜州 2,200 里之和。

[153] 據《隋書·煬帝紀下》,龜茲國於大業十一年(615 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又,《隋書·音樂志下》:"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

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衣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又載:"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154],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155] 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156],西去鏺汗國千里[157],南去朱俱波[158]八九百里[159],東北至突厥牙[160]千餘里[161],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162]。大業中,遣使貢方物。[163]

[154] "百餘里"(里數6.1):自疏勒國王治至白山的行程。

[155] "每歲常供送於突厥":突厥收取貢稅,是塞北遊牧政權統治西域諸國的典型方式。

[156] "千五百里"(里數6.2):自疏勒國王治至龜茲國王治的行程。

[157] "千里"(里數6.3):自疏勒國王治至鏺汗國王治的行程。

[158] 朱俱波,卽漢代子合國之後身,在葉爾羌河與

Asgan-sal河匯合地點以上 Kosrūb 附近的河谷。[84]“朱俱波”[tjio - kio - puai],一般認爲是 čakukalka 的對譯。

[159] “八九百里”(里數 6.4):自疏勒國王治至朱俱波國王治的行程。

[160] 突厥牙,一說此處所謂“突厥牙”在碎葉城(Suy-âb,今 Tokmak),自統葉護可汗以降成爲西突厥王庭。所謂“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乃指自疏勒溯 Toyun 河而上,由 Turgat dawān 越天山,經 Chatyr-kul(Chadyr köl)湖畔,渡 Naryn 河支流 At-bashi 河和 Naryn 河主流,在 Dolon dawān 再次橫斷天山,北行抵達楚河河畔。[85]案:《舊唐書·突厥傳下》稱統葉護可汗“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今 Merke)”。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至遲在唐太宗貞觀二年(628 年),統葉護可汗的王庭已在碎葉城。《隋書·西突厥傳》述處羅可汗所置小可汗之一王庭亦在石國之北,祇是不知是千泉還是碎葉。

[161] “千餘里”(里數 6.5):自疏勒國王治至碎葉城的行程。

[162] “四千六百里”(里數 6.6):自疏勒國王治經龜兹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卽疏勒國王治去龜兹國王治 1,500 里,與龜兹國王治去瓜州 3,100 里之和。

[163] 《隋書·煬帝紀下》:大業十一年(615 年)春正月甲午朔疏勒遣使朝貢。又,據《隋書·音樂志》,“疎勒,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164]。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165]者,云是羅漢比丘[166]比盧旃[167]所造,石上有辟支佛[168]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169],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170]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171]千五百里[172],南去女國[173]三千里[174],西去朱俱波千里[175],北去龜茲千四百里[176],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177]。大業中,頻遣使朝貢。[178]

[164] "二百餘里"(里數 7.1):自于闐國王治至葱嶺的行程。

[165] "贊摩寺",即 Tasar-ma Samghārāma(大伽藍)。

[166] "比丘",即 bhiku。

[167] "比盧旃",即 Vairocana。

[168] "辟支佛",即 Pratyekabudaha。

[169] 比摩寺:據宋謝守灝編《混元聖記》卷八載,萬歲通天元年(696 年)丙申,東都福先寺僧惠澄表乞除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監、弘文館學士評議,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柱國劉如璿議曰:"《皇朝實錄》云:'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伽藍,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群胡辭

決'"云云。[86]案:"毗摩"與本傳"比摩"爲同名異譯,其實很可能是 Bhīmā 的音譯,亦卽《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所見"媲摩"。[87]

[170] "老子化胡成佛":除本傳外,類似記載也見於《世說新語·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法琳《辨正論》卷五、《太平御覽·四夷部、人事部》、《史記正義》卷一三〇(大宛列傳)等。指比摩寺爲老子化胡成佛之所無非附會而已。

[171] 鄯善,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據《隋書·地理志上》,"鄯善郡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置在鄯善城,卽古樓蘭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一說此時所置鄯善郡,所治當在漢伊循城,卽今 Charkhlik。[88]

[172] "千五百里"(里數 7.2):自于闐國王治至鄯善國王治的行程。

[173] 女國,卽《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蘇伐剌瞿呾羅國(Suvarna-gotra),位於今喜馬拉雅山之北,和闐以南、拉達克以東。[89]

[174] "三千里"(里數 7.3):自于闐國王治至女國王治的行程。

[175] "千里"(里數 7.4):自于闐國王治至朱俱波國王治的行程。

[176] "千四百里"(里數 7.5):自于闐國王治至龜兹國王治的行程。

[177] "二千八百里"(里數 7.6):此里數有誤。

[178] 《隋書·煬帝紀下》,于闐國於大業十一年(615 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179],古渠搜國也。[180]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181],西去蘇對沙那國[182]五百里[183],西北去石國五百里[184],東北去突厥牙[185]二千餘里[186],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187]。大業中,遣使貢方物。[188]

[179] "五百餘里"(里數8.1):自鏺汗國王治至葱嶺的行程。案:鏺汗國王治是計算去石國、蘇對沙那、米國、史國、康國、曹國、何國乃至小安國行程的基準點。

[180] "古渠搜國也":"渠搜"可能是塞種之一部 Asii 之異譯,其進入 Ferghāna 的時間可能早於 Tochari。Ferghāna 因後者得名"大宛"。而進入該地的 Asii 人很可能在《隋書·西域傳》描述的年代取代原來的吐火羅人,成爲 Ferghāna 地區的宗主,"渠搜"一名始得顯彰。中國史籍將"大宛"改稱"破洛那"(《魏書·西域傳》)或"鏺汗"也許與這一變動有關。⑳案:《史記正義》引《西域圖記》云:"鉢汗,古渠搜也。"(見《玉海·地理·異域圖書》)這雖與本傳記載相符,但不能看作本傳取材《西域圖記》的證據,蓋鏺汗前身爲渠搜有可能是一種當時流行的說法。

[181] "千里"(里數8.2):自鏺汗國王治至疏勒國王治的行程。

[182] 蘇對沙那國,一般認爲位於今 Ura-tüpä,"蘇對沙那"是 Ošrūsana 或 Satrušna 的對譯。

[183] "五百里"(里數8.3):自鏺汗國王治至蘇對沙那國

王治的行程。

[184] “五百里”(里數8.4):自鏺汗國王治至石國王治的行程。此里數與“石國條”(里數3.1)有異,似乎應以此爲準。

[185] 突厥牙,位於碎葉城,與疏勒傳所傳位置相同。[91]

[186] “二千餘里”(里數8.5):表示鏺汗國王治去碎葉城的行程。據《大唐西域記》卷一,可知自素葉城至千泉400餘里,自千泉至怛邏斯城(Talas)140至150里,自怛邏斯城至白水城(Isbījāb)200餘里,自白水城至恭御城(Chach-Ilak)200餘里,自恭御城至笯赤建國(Nujakth)40至50里,從笯赤建國之赭時國200餘里,自赭時國(Šaš)至怖捍國(Ferghāna)1,000餘里。

[187] “五千五百里”(里數8.6):自鏺汗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五千五百里”或係“五千四百里”之訛。

[188] 《隋書·煬帝紀下》作“沛汗”,載該國於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吐火羅國[189],都葱嶺西五百里[190],與挹怛雜居。[191]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192]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産名駒。南去漕國[193]千七百里[194],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195]。大業中,遣使朝貢。[196]

[189] 吐火羅國,一般認爲指 Tokhāristān。一說本傳的“吐火羅”僅包括今天 Kunduz 北方的 Qal'a-ye Zāl 地區,亦即見

諸阿拉伯地理書的 Warwālīz。[92]

[190] "五百里"(里數9.1):自吐火羅國王治至葱嶺的行程。

[191] "與挹怛雜居":挹怛部落原遊牧於塞北,西遷後以吐火羅斯坦爲統治中心,此時其政權爲突厥、波斯聯盟所破,餘衆乃與土著雜居。

[192] 婚俗: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其吐火羅國,乃至罽賓國(Kashmira)、犯引國(Bamian)、謝旭國(Zābulistān)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可知此風流行甚廣,而其成因主要是經濟的,卽所謂"恐破家計"。

[193] 漕國,應卽《大唐西域記》所見迦畢試(Kāpiśī)。[93]"漕"[dzô],一說係 Zābul 之對譯。Zābul 國(首府 Gazna)的版圖一度自乾陀羅伸展至 Kāpiśī,以致 Kāpiśī 被稱爲"漕國"。[94]

[194] "千七百里"(里數9.2):自吐火羅國王治至漕國王治的行程。

[195] "五千八百里"(里數9.3):自吐火羅國王治至瓜州的行程,經由不明。《通典·邊防九·西戎五》作"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

[196] 據《隋書·煬帝紀下》,吐火羅國於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挹怛國,都烏滸水[197]南二百餘里,[198]大月氏之種類也。[199]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200]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

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201]南去漕國千五百里[202],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203]。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04]

[197]　烏滸水,卽阿姆河。“烏滸”[a - xu],Oxus 之對譯。

[198]　“二百餘里”(里數 10.1):自挹怛國王治至烏滸水的行程。挹怛國王治位於 Balkh 附近。⑮

[199]　“大月氏之種類”:已知挹怛與大月氏並無關係,但因爲挹怛人自塞北西遷中亞後,統治中心便移至吐火羅斯坦,該處自東漢以來曾先後在貴霜和寄多羅貴霜的統治之下,而中國對貴霜和寄多羅貴霜一直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言“本其故號”,稱之爲“大月氏”,故本傳誤以爲挹怛亦是“大月氏之種類”。《周書・異域傳》和本傳所述皆爲挹怛定都阿姆河以南後的情況,故有可能以爲挹怛人從來就定居該處。

[200]　與突厥關係:據《隋書・突厥傳》:“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骨,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案:事實上“西破挹怛”的是室點密,並非木杆本人。僅僅因爲木杆當時係突厥最高可汗,《隋書・突厥傳》纔以破挹怛之功歸之。室點密卽西史所見 Silzibul,曾奉木杆可汗之命,與其子達度等率所部西征挹怛,於 558 年前與薩珊波斯 Khusrau 一世(531 -579 年在位)聯兵破滅其國,以阿姆河爲界中分其土。⑯又,《隋書・突厥傳》所載開皇三年(583 年)詔有云:“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卽叛。”達頭(卽本傳所見達度可汗)攻酒泉,在宣政元年(578 年)。此處所謂“國亂”,或卽挹怛殘部乘達度東進之機騷動。此亂平定之後,突厥乃遣通設名詰强者監

領其國。案:"通設",應即"吐屯設";"吐屯"聯讀便成"通"字。

[201] 婚俗:按之《魏書・西域傳・嚈噠傳》原文,挹怛人最初並無一妻多夫之俗。而據本傳有關吐火羅人婚俗的記載,可知挹怛人染有此風當係進入中亞後受土著影響所致。[97]

[202] "千五百里"(里數 10.2):自挹怛國王治至漕國王治的行程。案:漕國王治有可能是計算去挹怛國、吐火羅國行程的基準點。

[203] "六千五百里"(里數 10.3):自挹怛國王治至瓜州的行程,經由不明。

[204] 此則不見"本紀"。

米國,都那密水西,[205] 舊康居之地也。[206] 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207]。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208],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209],西南去史國二百里[210],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211]。大業中,頻貢方物。[212]

[205] 《新唐書・西域傳下》:"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爲大食所破。"鉢息德城,位於今噴赤幹(Penjikent)。[98]"鉢息德"可能是 Sogdiana 語 ptsγtk 之對譯。[99]

[206] "舊康居之地":Sogdiana 曾是康居屬土。[100]

[207] "閉拙",一說應即見諸穆格山 Sogdiana 文書中的 Penjikent 領主 Ck'yn cwr 之父 Pycwtt。《新唐書・西域傳下》:"顯

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拙"應卽"閉拙",形近致訛。[101]

[208] "百里"(里數 11.1):自米國王治至康國王治的行程。

[209] "五百里"(里數 11.2):自米國王治至蘇對沙那國王治的行程。

[210] "二百里"(里數 11.3):自米國王治至史那國王治的行程。

[211] "六千四百里"(里數 11.4):自米國王治經由鏺汗國去瓜州的行程,亦卽米國王治去蘇對沙那 500 里、蘇對沙那王治去鏺汗國王治 500 里,和鏺汗國王治去瓜州 5,400 里之和。

[212] 此則不見"本紀"。

史國,都獨莫水[213]南十里[214],舊康居之地也。[215]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216],南去吐火羅五百里[217],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218],東北去米國二百里[219],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220]。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21]

[213] 獨莫水,Kaškarūd 河。[102]"獨莫"[dok - mak],一說伊朗語 tūmu(突厥語 tūmāq,有力、暴漲)之音譯。[103]

[214] "十里"(里數 12.1):自史國王治至獨莫水的行程。

[215] "舊康居之地也":史國之前身可能就是《漢書·西

域傳》所載康居五小王之一蘇飂王。⑩④

[216] “二百四十里”(里數 12.2):自史國王治至康國王治的行程。

[217] “五百里”(里數 12.3):自史國王治至吐火羅國王治的行程。

[218] “二百里”(里數 12.4):自史國王治至那色波國王治的行程。

[219] “二百里”(里數 12.5):自史國王治至米國王治的行程。

[220] “六千五百里”(里數 12.6):自史國王治經由米國赴瓜州的行程,亦即史國王治至米國 200 里,和米國王治至瓜州 6,400 里之和。“六千五百里”或係“六千六百里”之訛。

[221] 此則不見“本紀”。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222],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223],自西海[224]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225]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226],西去何國百五十里[227],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228]。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29]

[222] “數里”(里數 13.1):自曹國王治至那密水的行程。

[223] 得悉神,應爲祆教司星辰雨水之女神。“得悉”爲

Sogdiana 語 txs'yc 之對譯。[105]

[224] 西海,指地中海。

[225] "金破羅",飲酒器。"破羅",伊朗語 patrōd 之對譯。[106]

[226] "百里"(里數 13.2):自曹國王治至康國王治的行程。

[227] "百五十里"(里數 13.3):自曹國王治至何國王治的行程。

[228] "六千六百里"(里數 13.4):自曹國王治經由康國、米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曹國王治至康國王治 100 里、康國王治至米國王治 100 里,和米國王治至 6,400 里之和。

[229] 據《隋書·煬帝紀下》,曹國於大業十年(614 年)七月乙卯、十一年正月甲午朔來朝貢。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230],舊是康居之地也。[231]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232],西去小安國三百里[233],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234]。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35]

[230] "數里"(里數 14.1):自何國王治至那密水的行程。

[231] "舊是康居之地":何國之前身可能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載康居五小王之一附墨王。[107]

[232] "百五十里"(里數 14.2):自何國王治至曹國王治

的行程。

[233] "三百里"(里數 14.3):自何國王治至小安國王治的行程。

[234] "六千七百五十里"(里數 14.4):自何國王治經由曹國王治至瓜州的行程,亦何國王治至曹國王治 150 里和曹國王治至瓜州 6,600 里之和。

[235] 據《隋書·煬帝紀下》,何國於大業十一年(615 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236]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237],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238],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239]。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40]

[236] "安息之地":烏那曷國既在阿姆河南,可能一度是安息屬土。

[237] "四百里"(里數 15.1):自烏那曷國王治至安國王治的行程。

[238] "二百餘里"(里數 15.2):自烏那曷國王治至穆國王治的行程。

[239] "七千五百里"(里數 15.3):經由安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由此可以推知安國王治去瓜州 7,100 里,亦即烏那曷國王治去瓜州 7,500 里與烏那曷國王治去安國王治 400 里之差。

［240］ 據《隋書·煬帝紀下》,烏那曷於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241]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242],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243],西去波斯國[244]四千餘里[245],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246]。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47]

［241］ "安息之故地":穆國既在阿姆河南,可能一度是安息屬土。

［242］ "五百里"(里數16.1):自穆國王治至安國王治的行程。

［243］ "二百餘里"(里數16.2):自穆國王治至烏那曷國王治的行程。

［244］ 波斯國,指薩珊波斯。

［245］ "四千餘里"(里數16.3):自穆國王治至波斯國王治的行程。

［246］ "七千七百里"(里數16.4):自穆國王治經由烏那曷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穆國王治至烏那曷國王治200里,和烏那曷國王治去瓜州7,500里之和。

［247］ 據《隋書·煬帝紀下》,穆國於大業十一年(615年)正月甲午朔遣使朝貢。

波斯國,都達曷水[248]之西蘇藺城[249],卽條支之故地也。[250]其王字庫薩和[251]。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252]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253]人死者,棄屍于山,[254]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255],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256],真珠、頗黎[257]、獸魄[258]、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259]、呂騰[260]、火齊[261]、金剛[262]、金、銀、鍮石[263]、銅、鑌鐵[264]、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265]、護那[266]、越諾布[267]、檀、金縷織成[268]、赤麖皮、朱沙、水銀,薰陸[269]、鬱金[270]、蘇合[271]、青木[272]等諸香,胡椒、畢撥[273]、石蜜[274]、半蜜[275]、千年棗[276]、附子[277]、訶黎勒[278]、無食子[279]、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280]西去海[281]數百里[282],東去穆國四千餘里[283],西北去拂菻[284]四千五百里[285],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286]。

[248] 達曷水,指底格里斯河。“達曷”[dat - hat],Diglat之(Tigris之土稱)對譯,⑩⑧

[249] 蘇藺城,位於巴格達之南。“蘇利”[sa - liet],得視爲Seleucia之對譯。⑩⑨另說爲Sūrastān之對譯。⑪⓪

[250] “條支之故地”,Seleucia 所在叙利亞地區原係“條支”卽塞琉古王國的統治區。

[251] 庫薩和,卽薩珊波斯國王 Khusrau 一世,531 - 579 年在位。

[252] 剃鬚、繫排之類刑法,本《周書·異域傳》。

[253] “妻其姊妹”,指祆教主張的近親結婚。

[254] “棄屍于山”,指波斯祆教徒特有的葬俗,卽所謂天葬。

[255] “金師子座”,《舊唐書·西戎傳》作“獅子牀”。至少阿爾達希一世(Ardashīr I,224 - 240 年在位)等頒發的錢幣反面所刻王座確以獅足爲座足。[111]

[256] 大鳥卵,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257] 頗黎,已見《周書·異域傳》。

[258] 獸魄,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虎魄”,避唐諱改。

[259] 呼洛羯,一說卽硼砂;“呼洛羯”,或係中古波斯語 furak。[112]

[260] 呂騰,無考。

[261] 火齊,已見《周書·異域傳》。

[262] 金剛,已見《周書·異域傳》。

[263] 鍮石,已見《周書·異域傳》。

[264] 鑌鐵,已見《周書·異域傳》。

[265] 氍毹,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266] 護那,一種織物。“護那”,一說可擬爲伊朗語 γuna 或 guna。[113]

[267] “越諾”,指錦緞。一說其詞源爲波斯語 varnax。[114]

[268] 織成,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269] 薰陸,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見熏陸。

[270] 鬱金,首見《魏略·西戎傳》。

[271] 蘇合,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272] 青木,已見《周書·異域傳》。

[273] 畢撥,即蓽撥,已見《周書·異域傳》。

[274] 石蜜,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275] 半蜜,無考。

[276] 千年棗,已見《周書·異域傳》。

[277] 附子,即 monkshood。[115]

[278] 訶黎勒,一種果樹(Terminalia chebulla)。"訶黎勒",梵語 harītakī、波斯語 halīla 之音譯。

[279] 無食子,已見《周書·異域傳》。

[280] 與突厥關係:六世紀中,突厥、波斯聯盟,滅亡了挹怛。挹怛破滅之初,突厥控制了中亞北部,隔阿姆河與波斯爲鄰。由於貿易等方面的原因,兩國很快就發生了衝突。突厥勢力不久就沿阿姆河南下,遲至七世紀二十年代,拓地直至罽賓,佔有了全部挹怛舊壤。據彌南(10, 3)記載,突厥於 568 年首次遣使拜占庭共謀波斯,並企圖開闢直接同西方貿易的路線。[116]此處所謂"波斯每遣使貢獻",當發生在統葉護可汗在位期間。此所以《舊唐書·突厥傳下》稱:"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幷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Iltäbär),幷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117]

[281] “海”,指地中海。

[282] “數百里”(里數 17.1):自波斯國王治去地中海東岸的行程。

[283] “四千餘里”(里數 17.2):自波斯國王治至穆國王治的行程。

[284] 拂菻,指東羅馬。“拂菻”,一說乃 Rūmi 的伊朗語訛讀 Fūrūmi(意指羅馬領土)之對譯。[118]

[285] “四千五百里”(里數 17.3):自波斯國王治往赴拂菻國王治的行程。

[286] “萬一千七百里”(里數 17.4):自波斯國王治經由穆國赴瓜州的行程,亦即波斯國王治去穆國王治 4,000 里,和穆國王治去瓜州 7,700 里之和。

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287]尋遣使隨昱貢方物。[288]

[287] “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一說李昱是和前述韋、杜同行的,中途分手後,韋節等南下印度,李昱則西赴波斯。[119]案:李昱應先隨杜行滿抵達安國,復自安國往赴波斯。[120]

[288] 波斯國使“隨昱貢方物”,不見“本紀”。

漕國,在葱嶺之北,[289]漢時罽賓國也。[290]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291]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

山有順天神[292]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293]國王戴金魚頭冠[294]，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295]，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296]，没藥[297]，白附子[298]。北去帆延[299]七百里[300]，東去刦國[301]六百里[302]，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303]。大業中，遣使貢方物。[304]

[289] "在葱嶺之北"，《通典·邊防八·西戎四》："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新唐書·西域傳上·罽賓傳》："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舊唐書·西戎傳·罽賓傳》：亦稱"罽賓國，在葱嶺南"。案：《通典·邊防八·西戎四》所記最爲確切。"葱嶺"，此處指興都庫什山。

[290] 漢代罽賓國在喀布爾河中下游，[121]故隋人將迦畢試（喀布爾河上游）稱爲漢代罽賓，不確。這是時人對漢代罽賓位置迷惑所致。

[291] "其王姓昭武"云云，可能是將"漕國"和"曹國"混淆而導致的誤解。

[292] 順天神，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漕矩吒國條"所見"穆那天"，婆羅門教天神之一。"順"與"穆那"爲同名異譯，均係 Śunā 之對譯。

[293] 《大唐西域記》卷一"迦畢試國條"："其峰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Jāgua）國穆那呬羅山髣髴相望，便即崩墜。聞

諸土俗曰:初,穆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搖盪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穆那呬羅(Śunaśilā)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猱(Arua)山增高既已,尋卽崩墜。"《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漕矩吒國條載:"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穆那呬羅山中,作威作福,爲暴爲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惟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咒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癒。"由此可見順天神信仰之一斑。

[294] "金魚頭冠",《北史·西域傳》、《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均作"金牛頭冠"。一說證之漕國所頒發的錢幣,作"魚頭"者非是。[122]

[295] 青黛,卽靛青,用於婦女化妝。《酉陽雜俎》卷一:"婦人不施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123]

[296] 阿魏,一種樹脂。"阿魏",一說係吐火羅語 akwa 之音譯。[124]

[297] 没藥,一種樹脂,古埃及人用於屍體防腐的香料。"没",一說閃語 murr 之音譯。[125]

[298] 白附子,首見《魏略·西戎傳》。

[299] 帆延,一般認爲卽 Bamian。

[300] "七百里"(里數 18.1):自漕國王治去帆延的行程。

[301] 刦國,一說位於 Mastūj。[126]又,《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刧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今 Chitral

和 Mastuj 間)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户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所記應該就是本傳所見劫國。

[302] "六百里"(里數 18.2):漕國王治去劫國王治的行程。

[303] "六千六百里"(里數 18.3):自漕國王治赴瓜州的行程,經由不明。

[304] 此則不見"本紀"。

............[305]

[305] "史臣曰"前有附國傳,不屬"西域",兹不録注。

史臣曰[306]: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307]於前,班超投筆[308]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309]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310]置伊吾[311]、且末[312][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313]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314]求大秦之明珠,[315]致條支之鳥卵,[316]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 古者哲王[317]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 蓋不以四

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318]漢事三邊,[319]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320]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卽叙之義[321],固辭都護之請,[322]返其千里之馬,[323]不求白狼之貢,[324]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325]豈及江都之禍乎![326]

[306] "史臣曰":《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所載"魏徵論曰"文字與此略同,知"史臣"乃魏徵本人。

[307] "張騫鑿空":據《史記·大宛列傳》,"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史記集解》引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

[308] "班超投筆":據《後漢書·班超傳》,"永平五年(62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

[309] 《西域圖記》:《隋書·經籍志二》:"隋西域圖三卷,裴矩撰",完成於大業二年。文字之外還有附圖(地理和風俗)。書已佚失,序文保存在《隋書·裴矩傳》,佚文散見於《通典》、《太平寰宇記》、《玉海》、《史記正義》等書。[127]一般認爲《西域圖記》是本傳重要資料來源之一,[128]但無確證。[129]

[310] "萬乘親出玉門關",指大業五年,煬帝親征吐谷渾,歸途在燕支山接見西域諸國使節。此行僅抵張掖,未出玉門

關。[130]

［311］ 伊吾郡,治今新疆哈密。《通典·邊防七·西戎三》:伊吾於"隋末內屬,置伊吾郡"。《沙州伊州地志》殘卷:"隋大業六年,於城東買地置伊吾郡。隋亂復没於胡。"《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西州》(卷四〇):"隋大業六年(610 年)得其地,以爲伊吾郡。"[131]據《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五年(609 年)四月壬寅,伊吾"遣使來朝",同年六月壬子伊吾設再次朝隋,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丙辰,煬帝"宴高昌王、［伊吾］吐屯設於殿上"。然所謂獻地之類不過是象徵性舉動,於是有薛世雄平定伊吾之役。據《隋書·薛世雄傳》,大業六年,"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599 – 611 年在位)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伊吾郡之設,當在此役之後。要之,伊吾於大業五年六月"內屬",隋於大業六年置伊吾郡。而據《隋書·食貨志》,"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可知伊吾等新郡也成了隋朝沉重的包袱。[132]

［312］ 且末郡,據《隋書·吐谷渾傳》,煬帝於大業五年平定吐谷渾後,"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據《隋書·地理志上》,於是,"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今且末縣西南)。有且末水(Cher-

chen darya)、薩毗澤(圖孜布拉克附近)。統縣二"。案:所致鄯善、且末、伊吾等郡,無非屯戍而已。隋祚復短,尚不及建設。

[313] "東夷告捷",指煬帝大業八、九、十一年三次遠征高句麗(事實上均以失敗告終)。

[314] "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事詳《漢書·西域傳下》。

[315] "大秦之明珠":"大秦",首見《後漢書·西域傳》。據載,"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在《後漢書·西域傳》描述的時代,大秦指羅馬帝國。

[316] "條支之鳥卵":"條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據載,"有大鳥,卵如甕"。在《史記·大宛列傳》描述的時代,條支指塞琉古朝敘利亞王國。

[317] 哲王,《詩·大雅·下武》(卷一六):"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哲王",鄭箋:"明知之王。"[133]

[318] "秦戍五嶺":《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以適遣戍"。"集解"引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引《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楊、桂陽。"又引《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319] "漢事三邊":《史記·律書》:"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三邊"指東邊朝鮮、南邊南越、北邊匈奴。武帝即位,於元朔二年(前127年)開始征伐匈奴,元鼎六年(前111年)伐南越,元封三年(前108年)定朝鮮。

[320] "狼狽於青海",指大業五年(609年)煬帝親征吐谷渾事。

［321］ “卽敘之義”:《尚書·禹貢》:“西戎卽序”。《漢書·西域傳》顏注:“序,次也。”

［322］ “固辭都護之請”,指東漢光武帝事,見《後漢書·西域傳》。

［323］ “返其千里之馬”,據《漢書·賈捐之傳》,“至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

［324］ “白狼之貢”:《國語·周語上》:“［穆］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韋注:“白狼、白鹿,犬戎所貢。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325］ “遼東之捷”,指大業年間遠征高句麗。

［326］ “江都之禍”,指江都(今江蘇揚州)兵變和煬帝被殺,見《隋書·煬帝本紀下》。

①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258－270。

② 余太山注1所引書,pp. 233－257。

③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pp. 495－507。

④ 長澤和俊“韋節·杜行滿の西使”,《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國書

刊行會,1979年,pp. 481 - 488。

⑤ 北村高"《隋書・西域傳》について——その成立と若干の問題——","龍谷史壇"78(1980年),pp. 31 - 45。

⑥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pp. 172 - 173。

⑦ 關於王舍城,參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pp. 743 - 744。

⑧ 長澤和俊注4所引文。

⑨ 《藝文類聚》卷八〇引《抱朴子》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初學記》卷二九引束皙《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⑩ 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年,pp. 115 - 128。

⑪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年,pp. 455 - 456。

⑫ 沙鉢略,突厥可汗,581 - 587年在位。

⑬ "都斤",指航愛山。

⑭ 金山,指阿爾泰山。

⑮ 頡利,突厥可汗,620 - 630年在位。

⑯ "七城":《舊唐書・地理志》(卷四〇)記載,"隋始于漢伊吾屯城之東築城,爲伊吾郡",唐爲伊吾縣治所;"柔遠,貞觀四年置,取縣東柔遠故城爲名。納職,貞觀四年於鄯善胡所築之城置納職縣",此爲三城。S. 0367號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51行記載了"小伊吾城",當爲第四城。《新唐書・地理志》(卷四〇)提到了羅護、赤亭、獨山三守捉,也應是因城而置者。

⑰ 西伊州,貞觀六年(632年)更名伊州,治今哈密附近。

⑱ 波臘,一說當位於 Tashkent 西北,見内田吟風注 10 所引文。案:"波臘"也可能是《新唐書·西域傳下》所見位於西曹之南的波覽。

⑲ 俱慮建,一說當位於阿姆河北支流 Kafirnigan 河下游,見内田氏注 10 所引文。

⑳ 參看余太山"《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pp. 50 – 54。

㉑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 69 輯(2004 年),pp. 49 – 57。

㉒ 見《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中華書局,1983 年,p. 1031。

㉓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p. 212。

㉔ 參看王炳華《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pp. 105 – 106;侯燦"吐魯番學與吐魯番考古研究概述",《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p. 189。

㉕ 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pp. 52 – 68。

㉖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文物出版社,2000 年,pp. 26 – 57。

㉗ 參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p. 340;又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說》"石鹽"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187 – 189;以及佐藤圭四郎"北魏時代における東西交涉",《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1975 年,pp. 378 – 393。

㉘ 見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國學研究"第 3 卷(1995 年),pp. 335 – 353。

㉙ 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 212。

㉚ 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p. 235 – 236。

㉛ 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 210,王去非"關於大海道",《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

版社,1986 年,pp. 485 – 493。

㉜ 參看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pp. 38 – 78。

㉝ 大谷勝真"高昌麴氏王統考",《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史學篇》第 5 輯,東京:大阪屋書店,1936 年,pp. 26 – 28。

㉞ 馮承鈞"高昌事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pp. 48 – 83,esp. 72。

㉟ 關於麴氏父子使隋次數與時間的考證,見王素"麴氏高昌'義和政變'補說","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 卷,1996 年,pp. 177 – 194。

㊱ 高昌獻聖明樂事,《冊府元龜・掌禮八・夷樂》(卷五七〇)繫於"[開皇]六年(586 年)"。

㊲ 關於高昌樂,參看饒宗頤"穆護歌考——兼論火祆教人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404 – 441。

㊳ 《隋書・蘇夔傳》:"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

㊴ 馬雍"突厥與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46 – 153,esp. 149。

㊵ 關尾史郎"'義和政变'前史——高昌國王麴伯雅の改革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52 ~ 2(1993 年),pp. 153 – 174,esp. 166。

㊶ 孟憲實、姚崇新"從'義和政变'到'延壽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 卷,1997 年,pp. 163 – 188,esp. 173。

㊷ 關尾史郎注 40 所引文,esp. 157。

㊸ 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隱——從张雄夫婦墓志谈起","文物"1981 年 1 期,pp. 38 – 46。

㊹ W. B. Henning,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1 (1943 - 46), pp. 713 - 740, esp. 736.

㊺ 余太山注 23 所引書,pp. 44 - 65。

㊻ 例如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pp. 43 - 123,esp. 70 - 71。

㊼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53 - 56。

㊽ J.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Tübingen: 1898, pp. 70 - 71.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 年,pp. 130 - 138。

㊾ 白鳥庫吉注 46 所引文,esp. 72 - 73。案:說者指 bäg 爲突厥語,未必然。

㊿ 《新唐書·西域傳》載康國"在那密水南",知"薩寶水"卽下文所見"那密水"。

51 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オリエント》31 ~ 2(1988 年),pp. 165 - 176;榮新江"薩寶與薩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領問題的爭論與辨析",《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3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pp. 128 - 143。

52 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St. Pétersbourg, 1903, p. 132, n. 5. 白鳥庫吉注 46 所引文,esp. 77 - 78。

53 季羨林等注 7 所引書,p. 88。

54 說本白鳥庫吉注 46 所引文,esp. 72。白鳥庫吉"亞細亞北族の辮髮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下)》(卷五),東京:岩波,1970 年,pp. 231 - 301。

55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p. 30。

56 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

所,1992 年,pp. 163－166。

57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 年,p. 69;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1971 年,pp. 26－28。

58 季羡林等注 7 所引書,pp. 91－92。

59 參看許序雅《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pp. 95－98。

60 J. Marquart 注 48 所引書,p. 60;季羡林等注 7 所引書,pp. 92－93。

61 V. Minorsky,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 D.*), London: 1970, pp. 112.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4th ed. by C. E. Bosworth, London, 1977, p. 98; 季羡林等注 7 所引書,pp. 93－94。

62 白鳥庫吉注 46 所引文,esp. 98－99。

63 J. Marquart 注 48 所引書,p. 65;白鳥庫吉注 46 所引文,esp. 95－96。

64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310－311.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漢譯本,中華書局,2004 年,p. 254。

65 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p. 8－10。

66 關於康國樂,參看龔方震"隋唐歌舞曲名中所見粟特語",葉奕良編《伊朗語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25－28。以及饒宗頤注 37 所引文。

67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p. 280－281。

68 《冊府元龜・外臣一六・朝貢四》(卷九七一)載石國王女嫁康國大首領:"天寶二年(743 年)十二月,石國王特勤遣女婿康國大首領康染顛獻物",亦是一例。參看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p. 22－

24。

⑲ 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 27。

⑳ 見田邊勝美"安國の金駝座と有翼雙峯駱駝","オリエント"25~1(1982年),pp. 50-72。

㉑ 關於安國音樂,參看饒宗頤注 37 所引文。

㉒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p. 73。

㉓ 五色鹽,見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 340。案:紅鹽,見《新五代史》卷七四附錄三"于闐國條"。青鹽、紫鹽見《太平御覽·飲食二三》(卷八六五)引《廣志》。黑鹽,又見本傳曹國條。參見長澤和俊注 4 所引文。

㉔ 關於畢國,參看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p. 74-80。

㉕ R. N. Frye,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1954, p. 18.

㉖ 參看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 26。

㉗ 參看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第 4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pp. 144-160。

㉘ 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p. 277-278。

㉙ 關於龜茲白姓,參看馮承鈞注 40 所引書,pp. 158-175。

㉚ 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 278-279。

㉛ 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 276。

㉜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p. 291-294。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 360-362。

㉝ 說見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p. 248-291。

㉞ 參看余太山注 3 所引書,pp. 211-212。

㉟ 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p. 286-290。

㊱ 《正統道藏》第 30 冊,藝文印書館,1977年,pp. 23824-23825。

㊲ 關於"媲摩",參見季羡林等注 7 所引書,pp. 1028-1029。

⑱ 藤田豐八"扜泥城と伊循城",《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1943年,pp. 253-263。

⑲ 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92卷第4期(1996年),pp. 1-11。

⑳ 參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年,pp. 111-124。

㉑ 松田壽男注11所引書,pp. 286-290。

㉒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三笠宮殿下古稀記念オルエント學論集》,小學館(1985年),pp. 140-154;注6所引書,pp. 438-442。

㉓ 桑山正進注6所引書,pp. 165-177,297-308。以下有關漕國的注釋多採此書。桑山正進注56所引書,p. 117。

㉔ J. Marquart 注64所引書,p. 285。

㉕ 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pp. 180-210。

㉖ 參看余太山注23所引書,pp. 103-113。

㉗ 參看余太山注23所引書,pp. 26-27,155-156。

㉘ 馬小鶴"米國鉢息德城考","中亞學刊"第2輯,中華書局,1987年,pp. 65-75。

㉙ 桑山正進注56所引書,pp. 165-166。

⑩⓪ 余太山注47所引書,pp. 98-101。

⑩① 桑山正進注56所引書,p. 165。

⑩② 沙畹注64所引書,p. 108。

⑩③ W. Tomaschek, "Die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ogdiana", *Sitzungsberichte der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7 (1877), Wien, pp. 85-86.

⑩④ 余太山注 47 所引書,pp. 98－108。

⑩⑤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XXVIII－2 (1965), pp. 242－254.

⑩⑥ 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p. 11－14。

⑩⑦ 余太山注 47 所引書,pp. 98－108。

⑩⑧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中)","東洋史研究"30～2(1971年),pp. 82－101,esp. 96。

⑩⑨ 内田吟風注 108 所引文。

⑪⓪ 宋峴"弗栗恃薩儻那、蘇剌薩儻那考辨","亞洲文明"第 3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pp. 193－201。

⑪① 見田邊勝美"帝王騎馬牡獅子二頭狩の成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0(1993 年),pp. 1－47(figs. 11,12)。

⑪②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p. 332－333。

⑪③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 325。

⑪④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p. 323－325。另請參看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 65。

⑪⑤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p. 204－205,以爲附子卽費氏烏頭。

⑪⑥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pp. 117－121.

⑪⑦ 參看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88 年,pp. 470～475。

⑪⑧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注 46 所引書,pp. 403－596,esp. 433－438。

⑪⑨ 北村高"《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序·跋譯注稿",内田吟風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注》,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

年,pp. 51 – 57。

⑳ 参看余太山注 21 所引文。

㉑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1970 年,pp. 295 – 359, esp. 350 – 358。

㉒ 說見桑山正進注 6 所引書,pp. 176 – 177。案:中華書局標點本《通典》據《隋書・西域傳》改"牛頭"爲"魚頭",非是。

㉓ 蔡鴻生注 55 所引書,p. 62。

㉔ 勞費爾注 27 所引書,pp. 178 – 189;謝弗注 82 所引書,pp. 405 – 406。

㉕ 謝弗注 82 所引書,pp. 363 – 364。

㉖ 白鳥庫吉注 121 所引文,esp. 355 – 358。

㉗ 内田吟風注 10 所引文,pp. 115 – 128。

㉘ 例如:白鳥庫吉"大秦傳及び拂菻に就きて",注 46 所引書,pp. 125 – 203, esp. 144。

㉙ 参看余太山注 20 所引文。

㉚ 参看佐藤長"吐谷渾における諸根據地",《チベット歷史地理研究》,岩波,1978 年,pp. 194 – 267。

㉛ 有關考說詳見松田壽男注 11 所引書,pp. 452 – 459。

㉜ 關於伊吾,以下記載可以參看:《舊唐書・李大亮傳》(卷六二)載大亮疏:"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内致外,竟損無益。"《舊唐書・地理志三》:"隋伊吾郡。隋末,西域雜胡據之。貞觀四年,歸化,置西伊州。"《新唐書・西域傳下》:"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内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630 年),城酋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爲西伊州。"可知隋代設伊吾郡之後,不堪重負。

㉝ 《毛詩註疏》卷二三。

一一 《南史·西域諸國傳》[1] 要注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2]，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3]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1］ 本傳的主要内容録自《梁書·西北諸戎傳》而有所省略。①兹臚列兩傳主要異文，不復出注。

［2］ 西海，應爲地中海。

［3］ “玉門以西”云云，乃就本傳所及範圍而言，於“西域”本義則不確。蓋“西海”或波斯之西仍爲“西域”。

高昌國，初[4]闞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蠕蠕[5]。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6]。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7]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8]。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謚曰昭武王。子子堅，子堅嗣位，[9]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10]高昌王。

［4］ “初”,《梁書·西北諸戎傳》無此字。

［5］ “蠕蠕”,《梁書·西北諸戎傳》作“芮芮”。下同。

［6］ “一世而滅於魏”,《梁書·西北諸戎傳》無“於魏”二字。

［7］ “魏”,《梁書·西北諸戎傳》作“元魏”。下同。

［8］ “金城郡公”,《梁書·西北諸戎傳》作“金城郡開國公”。

［9］ “子子堅,子堅嗣位”,標點本校勘記:“各本作‘子堅,堅嗣位’,據《梁書》補正”。由此可知,嘉子之名本傳諸本作“堅”,與《周書·異域傳下》、《隋書·高昌傳》、《北史·高昌傳》同。

［10］ “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梁書·西北諸戎傳》作“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

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11],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横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12]、始昌、篤進、白力[13]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14]、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15]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

備植九穀,人多噉麵[16]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17]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11] “敦煌”,《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燉煌”。

[12] “由寧”,標點本校勘記稱:“各本作‘寧由’,據《梁書》改”。案:“寧由”,吐魯番文書作“寧戎”(參見“《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

[13] “白力”,應卽《北史·高昌傳》所見“白棘”,吐魯番文書作“芀”。②

[14] “諫議”,《梁書·西北諸戎傳》無此二字。

[15] “華”,《梁書·西北諸戎傳》作“中國”。

[16] “麵”,《梁書·西北諸戎傳》作“麨”。下同。

[17] “蒲桃”,《梁書·西北諸戎傳》作“蒲陶”。

梁[18]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19]等物。

[18] “梁”,《梁書·西北諸戎傳》無,乃李延壽所加。下同。

[19] “氍毹”,《梁書·西北諸戎傳》作“氍毹”。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

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魏之居代都,[20]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盤陀[21]、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般[22]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23]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20] "魏之居代都"句,《梁書·西北諸戎傳》作"元魏之居桑乾也"。

[21] "渴盤陀"《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盤盤"。案:這是一則重要異文。

[22] "句般",《梁書·西北諸戎傳》作"句盤"。

[23] "多山川,少樹木",《梁書·西北諸戎傳》作"多山

川、樹木”。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24]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25]

[24] “胡密丹”，《梁書·西北諸戎傳》作“胡蜜丹”。

[25] 此則節略《梁書·西北諸戎傳》呵跋檀、周古柯、胡蜜丹三則而成。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26]。在滑國東[27]。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26] “是也”兩字《梁書·西北諸戎傳》無。

[27] “在滑國東”，《梁書·西北諸戎傳》“在”字前有“今”字。

龜兹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28]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29]

[28] “自晉度江不通”，是李延壽的文字。《梁書·西北諸戎傳》作：“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

自此與中國絕不通。”

［29］ 此則節略《梁書·西北諸戎傳·龜茲傳》而成。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30]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31]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32]

［30］ “西域之舊國”，《梁書·西北諸戎傳》作“西域之屬”。

［31］ “始通江左”，《梁書·西北諸戎傳》無此四字，乃李延壽所加。下同。

［32］ 此則節略《梁書·西北諸戎傳·于闐傳》而成。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都[33]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34]。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33］ “都”，《梁書·西北諸戎傳》作“所治”。

［34］ “出好氈”，《梁書·西北諸戎傳》作“出好氊、金、玉”。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内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羅]、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武魄[35]、馬腦、真珠、玫瑰[36]等,國内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娉財訖[37],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兹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娑)〔婆〕羅門國、北與泛慄[38]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35] "武魄",《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琥珀",本傳避唐諱改。

[36] "玫瑰",《梁書·西北諸戎傳》作"玫瑁"。

[37] "下娉財訖",《梁書·西北諸戎傳》作"下聘訖"。

[38] "泛慄",《梁書·西北諸戎傳》作"汎慄"。

① 参看小田義久"《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西域傳譯注稿",載内田吟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註",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pp. 35－40。

② 參見李格非"釋'艻'、'棘'",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5期(1983年),pp. 12－13。



一二 《北史·西域傳》[1] 要注

《夏書》稱“西戎卽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2]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3]

［1］《北史·西域傳》的内容主要採自《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本注要在就此作出具體説明。因上述三傳文字另已有注，除本傳特有的部份外，不再加注。

［2］“夏書稱”以下至“致其貢物也”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①

［3］“漢氏初開西域”以下至“不可復詳記焉”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蓋與後者序語大致相同，差異僅“東西萬里”與“東西四萬里”，“不可復詳記矣”與“不可詳焉”之類。

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4]

［4］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道武"原作"太祖"。"保境安人"原作"保境安民"，"民"字避唐諱改，下同。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險，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賚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

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5]

[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太武"原作"世祖"。下同。

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爲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6]

[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者"字據今本《魏書·西域傳》補。

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

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7]

[7]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不能具國俗也"句後,似可據今本《魏書·西域傳》補"其與前使所異者錄之"一句。

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8]

[8] 上一節係李延壽文字。

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9]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

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10]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産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11]

[9] "隋開皇"以下一十二字係李延壽文字。

[10] "煬帝時"至"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蓋與今本《隋書・西域傳》文字相同。

[11] "魏時"至"蓋以備其遺闕爾"一段係李延壽文字。

鄯善國,都扜泥城,[12]古樓蘭國也。[13]去代七千六百里,[14]所都城方一里。[15]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16]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17]

[12] "鄯善國"以下七字採自《魏書・西域傳》。"都"字《魏書・西域傳》原文應爲"治";李延壽避唐諱改。"扜泥城",今

本《魏書·西域傳》作“扜泥城”。

［13］　“古樓蘭國也”五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14］　“去代”以下七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5］　“所都城方一里”六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16］　“地多沙鹵”至“白龍堆路”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周書·異域傳下》好述諸國都城規模。

［17］　自“至太延初”至“其世子乃應安周”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

［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經其國,］[18] 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勑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悦,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19]

［18］　“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出其國”一十一字,據《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補。② 這一十一字應爲《北史·西域傳》佚文,採自《魏書·西域傳》。“魏”字乃李延壽所加。

［19］　“鄯善人頗剽劫之”至“比之郡縣”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20]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21]

[20] "且末國"至"後役屬鄯善"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均未爲且末國立傳。

[21] "且末西北方"至"必至危斃"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内附。[22]

[22] 上一節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23]葱嶺之北二百餘里。[24]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兹千四百里,[25]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26]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數十。[27]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幷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28]其刑法,殺人者

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産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29]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30]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31]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32]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黄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33]

[23] “于闐國”以下八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24] “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八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後者標誌諸國方位多以山川河流爲基準,與《魏書·西域傳》以鄰國爲基準者有别。

[25] “東去”至於“四百里”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不僅文字與《隋書·西域傳》全同,而且“女國”、“朱俱波”之類地名亦首見於《隋書·西域傳》。

[26] “去代九千八百里”至“連山相次”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

[27] “所都城”以下至“小城數十”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不僅文字全同,而且《周書·異域傳下》好述諸國都城規模。

[28] “于闐城東”至“有好馬、駝、騾”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于闐”二字或係李延壽所加,爲與所增《周書·異域傳

下》之文相呼應。

[29] 自“其刑法”至“必親自灑掃饋食焉”一段,無妨認爲採自《周書·異域傳下》,蓋文字相同。

[30] 自“城南”至“雙跡猶存”一段,無妨認爲採自《周書·異域傳下》,蓋文字相同,唯“跣”字作“趺”。

[31] “于闐西”以下至“多盜賊、淫縱”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蓋文字相同。雖然《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亦將此歸諸“後魏世,于闐國使”所言(缺“俗無”以下九字),但不能作爲此段採自《魏書·西域傳》的證據。

[32] “自高昌”以下至“頗類華夏”一段,無妨認爲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周書·異域傳下》關於西域諸國的記述其實始自高昌國,故有“自高昌以西”這樣的表述。

[33] 自“城東二十里”至“俱北流”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不僅兩者文字略同(《周書·異域傳下》“計式”作“計戍”),且“樹枝水”卽前文之“首拔河”(“拔”係“枝”字之誤)。李延壽於此失察,以致文意重複。

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遥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害,當

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34]

[34] 上一節均採自《魏書·西域傳》。“獻文”原作“顯祖”。

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35]

[3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36]

[36] 上一節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周”字係李延壽所加。下同。

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

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37]

[37]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隋大業中":"隋"字係李延壽所加。下同。"早示門",《隋書·西域傳》作"卑示閉練"。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淩山。後役屬于闐。[38]

[38]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39]

[39]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40]

[40]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41]

［41］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42]

［42］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43]

[43] 上一節均採自《魏書·西域傳》。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44]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45]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46]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47]去敦煌十三日行。[48]

[44]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十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45] "漢之前部地也"至"其中尤困者因住焉"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

[46] "地勢高敞"至"故以爲國號"一段,不妨認爲採自《魏書·高昌傳》。案:稱高昌國號得諸高昌壁,可謂得其真相。

[47] "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至"皆置太守以統之"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48] "去敦煌十三日行"七字採自《隋書·西域傳》。

國有八城,皆有華人。[49]地多石磧,氣候溫暖,[50]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51]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52]出赤鹽,

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53]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54]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55]

[49]　“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八字不見於《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且“華人”不見於《魏書·西域傳》,故可能是李延壽的文字。但結合下文“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則“八城”二字可能採自《魏書·高昌傳》。

[50]　“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八字採自《隋書·西域傳》。

[51]　“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十字不妨認爲採自《魏書·高昌傳》。

[52]　“宜蠶”至“引水溉田”一段多採自《隋書·西域傳》,唯“饒漆”、“引水溉田”可以認爲採自《魏書·高昌傳》。

[53]　“出赤鹽”至“其形如玉”數句採自《隋書·西域傳》。

[54]　“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兩句可能是李延壽據《魏書·高昌傳》麴嘉獻鹽枕而添加。

[55]　“多蒲桃酒”至“鐵勒界也”一段不妨認爲採自《隋書·西域傳》。

太武時有闞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56]爲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57]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58]其稱王自此始

也。[59]

[56] "王恩生等使高昌":高昌當時爲蠕蠕所控制,又未嘗來獻,北魏首次遣使西域,便以高昌爲對像,似乎不太可能。王恩生之出,既在同年二月焉耆、車師來獻之後,其目的地似應爲焉耆、車師。

[57] 《魏書·奚眷傳》:"世祖平姑臧,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又,《魏書·沮渠蒙遜傳》載:"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衞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先是",指太平真君三年(442 年)四月無諱棄敦煌奔鄯善之前。又據《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初,唐契自晉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闞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衞寮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高昌"。知無諱於真君三年八月離開鄯善,九月據有高昌。傳文稱留豐周守鄯善,與《魏書·西域傳》稱安周者不同,然應以《宋書·大且渠蒙遜傳》爲是。蓋據《魏書·唐和傳》,唐契死後,其弟唐和往奔前部,曾攻拔安周所屯横截城,知無諱偕安周赴高昌,留守鄯善者爲豐周。③

[58] 《資治通鑒·宋紀》(卷一二九)稱:和平元年(460 年),"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闞伯周爲高昌王"。至此,沮渠氏殘餘勢力與西域關係亦告結束。伯周應是闞爽族

人。柔然滅安周,說明它再次通過闞氏控制了高昌。"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周書·異域傳下》亦有類似字句,不排除《周書·異域傳下》承襲《魏書·西域傳》之可能性。

[59] 本節採自《魏書·高昌傳》。

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60]五年,高車王阿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61]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62]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逆接,求舉國内徙。[63]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64]至羊榛水[65],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66],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67]

[60] 闞氏政權比沮渠氏更緊密地投靠柔然,自不待言。義成、首歸均奉行蠕蠕受羅真可汗予成之年號"永康";吐魯番曾出土永康十七年(482年)殘文書④。

[61] 太和十一年(487年),原來役屬於蠕蠕的高車副伏羅部自漠北西遷,佔領了準噶爾盆地一帶。太和十五年,該部控制了高昌,殺死闞首歸,另立敦煌人張孟明爲王。⑤"阿至羅"係"阿伏至羅"之略,而"五年"當爲"十五年"(491年)之誤。

[62] 太和二十年(496年),孟明爲高昌國人所殺,馬儒代立爲王。⑥

[63]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十二月"高昌國遣使朝貢"。

[64] 馬儒求舉國内徙,北魏擬"割伊吾五百里"居之,説明其時伊吾在北魏控制之下。北魏確保伊吾進可斷蠕蠕通西域之路,退可捍衛敦煌,故高祖欲以高昌内徙之衆實伊吾之地。伊吾,今哈密附近。

[65] 羊榛水,位於今哈密東南。⑦

[66] 白棘城,位於今新疆鄯善縣。

[67] 本節採自《魏書·高昌傳》。"孝文"原作"高祖"。

嘉字靈鳳,金城榆中[68]人。既立[69],又臣于蠕蠕那蓋[70]。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71]爲高車[72]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爲嚈噠[73]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之。[74]永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内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75]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76]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77]詔曰:"卿地隔

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内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許。[78]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明帝許之。[79]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80]

[68] "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采自《魏書·高昌傳》。《周書·異域傳下》也有類似文字,蓋亦採自《魏書·高昌傳》。

[69] 麴嘉之立,目前一般認爲在501年。

[70] 那蓋,蠕蠕可汗,492-506年在位,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

[71] 伏圖,蠕蠕可汗,506-508年在位,號他汗可汗。

[72] 高車,首見《魏書·西域傳》。

[73] 嚈噠,遊牧部族,首見《魏書·西域傳》。"又爲"前應據今本《魏書·高昌傳》補"焉耆"二字。

[74] 嚈噠破焉耆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據《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502年)來朝諸國中有"烏稽國","烏稽"當即焉耆;結合前述嚈噠殺高車王儲窮奇、納彌俄突等記錄,則其事當發生在六世紀最初五、六年内。焉耆既破,其西北諸國無疑皆役屬嚈噠。《隋書·西域傳》有類似文字,當是《魏書·高昌傳》之節

略。

[75] 《魏書·世宗紀》:"是歲(永平元年卽508年),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內徙,乞師迎接。""永平",今本《魏書·高昌傳》作"熙平",非是。

[76] 鹽枕,則可能是一種石膏枕。⑧

[77] 按之《魏書·肅宗紀》,熙平元年(516年)高昌朝魏凡二次,四月戊戌和七月乙酉,不知肅宗下詔在哪一次。

[78] 按之《魏書·肅宗紀》,在神龜元年五月。馬儒因請求舉國內徙,爲"高昌舊人"所殺,這似乎說明以馬儒爲首的集團(或可稱爲"高昌新人")打算通過舉國內徙,投靠北魏,維持自己的統治,同時打擊"高昌舊人"的勢力。馬儒被殺後,"高昌舊人"擁立麴嘉爲王,而麴嘉原爲馬儒右長史。這說明麴嘉是一個旣爲馬儒集團,又爲"高昌舊人"所接受的人物。麴嘉上臺後,一再違反"高昌舊人"的意願,表求內徙,則表明他有賴於"新人"者甚多,且和馬儒一樣認爲,衹有更緊密地投靠北魏,纔有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至於北魏,起初對高昌表求內徙持歡迎態度,主要是因爲此事可以粉飾太平,後來逐漸認識到此舉"於理未帖",便下詔規勸,終於乾脆拒絕。而由於麴氏集團一步步鞏固了自己的統治,舉國內徙的呼聲纔最後消失。

[79] 按之《魏書·肅宗紀》,正光二年(521年)六月己巳、十一月乙未高昌又遣使朝貢,但不知"求借五經"是哪一次。

[80] 本節採自《魏書·高昌傳》。"宣武"原作"世宗","明帝"原作"肅宗"。下同。

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81]普泰初,堅遣

使朝貢,[82]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83]後遂隔絕。[84]

[81] 高昌朝魏,據《魏書·西域傳》"本紀"等,另有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十二月己卯("高祖紀下")、永平元年(508年)、永平二年(509年)正月乙未、六月和八月戊申、永平三年(510年)二月丙午、延昌元年(512年)十月、延昌二年(513年)三月丙寅(以上"世宗紀")、延昌四年(515年)九月庚申、熙平元年(516年)四月戊戌和七月乙酉、神龜元年(518年)五月和是年冬、正光二年(521年)六月己巳和十一月乙未(以上"肅宗紀")、太昌元年(532年)九月丙辰("出帝紀")各一次。

[82] 普泰初朝魏不見《魏書·西域傳》"本紀"。又,嘉死之後,繼位者爲光,而非堅。麴堅卽位於普泰元年(531年),故於是年朝魏。

[83] 《魏書·出帝紀》:永熙二年(533年)"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王"。"郡王"應是"郡公"之誤。堅官爵,《梁書·高昌傳》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而《南史·西域諸國傳》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

[84] 本節採自《魏書·高昌傳》。

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85]

[85] 上一節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86]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87]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衞;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卽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88]服飾,丈夫從胡法,[89]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90]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91]

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92]

［86］“周時，城有一十六”七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87］“隋時，城有十八”以下至“問政於孔子之像”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

［88］“官有令尹一人”至“名爲［城］令”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校郎”，今本《周書·異域傳下》作“校書郎”，非是。⑨又，“名爲［城］令”，可據今本《周書·異域傳下》補“城”字。

［89］“服飾”以下七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90］“婦人裙襦”以下一十八字採自《隋書·西域傳》。

［91］“兵器”以下至“小異而大同”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92］“自敦煌”至“多取伊吾路”一段兼採《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

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93]

［93］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

煬帝卽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孤旣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方物。[94]

[94]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95]

[9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96]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97]去代一萬二百里。[98]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卽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99]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

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100]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101]

[96] “焉耆國”以下一十一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97] “白山”以下十一字可能採自《隋書·西域傳》。一則，《隋書·西域傳》亦有類似文字；二則，雖然《周書·異域傳下》亦稱“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但並無“漢時舊國也”五字。稱某國爲“漢時舊國”或“漢時某國”乃《隋書·西域傳》之特色。

[98] “去代”以下七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99] “其王”以下二十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唯“名鳩尸畢那”五字應是李延壽增添。

[100] “所都城方二里”至“有魚鹽蒲葦之饒”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101] “東去”以下至“二千二百里”二十七字乃採自《隋書·西域傳》。蓋以高昌、瓜州爲表示方位之基準。

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

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畢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甄、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畢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102]

[102]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鳩尸畢那",今本《魏書·西域傳》作"鳩尸卑那"。

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103]

[103]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其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104]

［104］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龜兹國，在尉犂西北，[105]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106]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107]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108]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床。[109]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税，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税銀［錢］。風俗、婚姻、喪葬、物産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温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黄河也。[110]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111]

［105］ "龜兹國"以下八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06］ "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以及"漢時舊國也"，凡一十四字，不妨認爲採自《隋書·西域傳》。"都延城"應採自《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均不載龜兹都城之名。

［107］ "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九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08］ "其王姓白"以下一十五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一則文字全同，二則《魏書·西域傳》不載國王姓氏，三則《魏

書·呂光傳》載有龜茲王帛純事蹟。

[109] “其王頭繫綵帶”以下一十五字採自《隋書·西域傳》。一則文字全同,二則“頭繫綵帶”云云,乃纂錄所謂“服章物產”,應爲《隋書·西域傳》之特色。

[110] “所居城方五六里”以下至“卽黄河也”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一則文字相同,二則“計戍水”《魏書·西域傳》作“首拔河”(“拔”係“枝”字之誤)。又,“銀”下可據今本《魏書·西域傳》補“錢”字,同傳載高昌國“賦稅則計田輸銀錢”,可以爲證。

[111] “東去焉耆”以下至“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一則文字全同,二則以突厥牙帳、瓜州爲標誌方位基準。

其東闕城戍,寇竊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餅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112]

[112] “其東闕城”以下至“自後每使朝貢”全採自《魏書·西域傳》。“其東闕城戍”,今本《魏書·西域傳》作“其東闕城戍”。

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113]

[113] 上一節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啞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114]

[114]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蘇尼啞",《隋書·西域傳》作"蘇尼咥"。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115]

[11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姑默",今本《魏書·西域傳》作"姑墨"。下同。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116]

[11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

役屬龜茲。[117]

[117]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118]

[118]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119]

[119] 上一節均採自《魏書·西域傳》。

疏勒國,在姑默西,[120]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121]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122]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123]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黄,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卽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黄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

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124]

[120] “疏勒國”以下七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21] “白山南”以下一十一字不妨認爲採自《隋書・西域傳》。

[122] “去代”以下一十一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23] “文成末”至“心形俱肅”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原文。《太平御覽・四夷一四・西戎二》(卷七九三)引《後魏書》曰:“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佛袈裟，長二丈餘，廣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莫不悚駭。後每使朝貢”。知原本《魏書・西域傳》“長二丈餘”下有“廣丈餘”三字，“心形俱肅”下有“後每使朝貢”五字。“文成”原作“高宗”。下同。

[124] “其王戴金師子冠”以下至“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乃採自《隋書・西域傳》。一則文字相同(僅次序有所更改)，二則詳述“服章物産”乃《隋書・西域傳》特色，三則進貢突厥是隋代形勢，四則以突厥牙帳、瓜州等作爲方位基準首見《隋書・西域傳》，五則“鏺汗”、“朱俱波”等名稱均係《隋書・西域傳》所採用者。

悦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

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餅餬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黄也。[125]

[12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與蠕蠕結好,其王常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126]

[12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佗爲前鋒,襲蠕蠕。

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127]

[127]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128]

[128]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129]

[129]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130]

[130]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131]

[131]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破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132]

[132]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133]

[133]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134]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135]

[134] "粟特國"至"去代一萬六千里"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但"在葱嶺之西"五字應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以山川標誌方位符合《周書·異域傳下》的習慣。至於後者所見類似文字,應襲自前者。

[135] "先是"至"自後無使朝獻"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末句"無"字當作"每"。蓋《魏書·西域傳》"本紀"明載粟

特在北魏克姑臧後曾多次朝貢。《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引此正作“自後每使朝貢”。

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136]

[136] 上一節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137]古條支國也。[138]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139]城方十里,戶十餘萬,[140]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141]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毾㲪、赤麞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142]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143]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144]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145]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146]

[137] “波斯國”以下一十一字採自《魏書·西域傳》。“宿利”,《周書·異域傳下》作“蘇利”,《隋書·西域傳》作“蘇藺”,雖爲一地,用字各不相同。“忸密”亦《魏書·西域傳》獨有

之譯稱。

［138］ "古條支國也"五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139］ "去代"以下一十二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40］ "城方"以下八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叙述都城規模乃《周書·異域傳下》之慣例。

［141］ "河經其城中"以下一十一字不見於《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當採自《魏書·西域傳》。

［142］ "出金"以下至"雌黄等物"不妨認爲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一則,所列名目、次序均與《周書·異域傳下》大致相同。"車渠"一物爲《周書·異域傳下》所無,或者是今本《周書·異域傳下》有奪文。二則,所列名目與《隋書·西域傳》頗有不同,說明李延壽於此並未採錄《隋書·西域傳》。

［143］ "氣候暑熱"以下至"唯無稻及黍、稷"三十四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一則,兩者文字全同,二則,《周書·異域傳下》好以"中夏"、"諸夏"、"華夏"諸稱與西域相對,與《魏書·西域傳》稱"中原"者有别。

［144］ "土出名馬"至"富室至有數千頭"二十六字中,除"大驢"及"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一十一字外,均可認爲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大驢"二字乃李延壽採自《隋書·西域傳》、以補充《周書·異域傳下》者。"往往"以下九字採自《魏書·西域傳》,應在本節之末,誤入此處。

［145］ "又出"以下九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146］ "有鳥"以下至"亦能噉火"採自《魏書·西域傳》,然有奪誤。蓋據《太平御覽·羽族一》(卷九一四)引《後魏書》曰:"波斯國有鳥,形如橐駞,有羽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

能噉火,馳走甚疾,一日能七百里也。"可知"兩翼"乃"羽翼"之訛,"火"字之下可補"馳走甚疾"四字,而前文"往往"以下九字應移至"疾"字之下,文字亦應據《太平御覽》改正。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内别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宫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嚊",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147]

[147] 上一節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一則,文字與《周書·異域傳下》大致相同,而與《隋書·西域傳》不同。二則,《周書·異域傳下》所載西域各國情況多包括服制、官制、刑法、宗教、婚姻、習俗,與《魏書·西域傳》尤重政治者不同。三則,强調

國王姓氏亦非《魏書·西域傳》之特徵。尤其重要的是《周書·異域傳下》混入了有關貴霜－薩珊朝的資料,“坐金羊床,戴金花冠”云云衹可能是貴霜－薩珊统治者的服飾;這類記載正與後者所謂“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的敘述相呼應。⑩“其王姓波氏,名斯”,《周書·異域傳下》作“王姓波斯(氏)[氏]”,略有不同,應爲李延壽妄改。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148] 俗事火神、天神。[149] 文字與胡書異。[150] 多以姊妹爲妻妾。[151] 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152]

[148] “其刑法”至“輸銀錢”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149] “俗事火神、天神”,六字採自《魏書·西域傳》。“火神、天神”,《周書·異域傳下》作“俗事火祆神”。

[150] “文字與胡書異”六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51] “多以姊妹爲妻妾”七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152] “自餘婚合”以下至“各祭其先死者”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153]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154]

[153] “神龜中”以下至“自此每使朝獻”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

[154] “恭帝”以下一十二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恭帝”原作“廢帝”。

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155]

[155]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156]

[15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157]

[157]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158]

[158]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159]

[159]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160]

[160]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

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161]

[161]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162]

[162]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163]

[163]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164]

[164]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165]

[16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166]

[16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167]

[167]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168]

[168]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169]

[169]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

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170]

[170]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171]

[171]　上一節均採自《魏書·西域傳》。

大月氏國,都賸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172]

[172]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173]

[173]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174]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175]

[174] "安息國"至"西與波斯相接"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然《魏書·西域傳》亦應有"安息國"、"都蔚搜城"等字樣,蓋《魏書·西域傳》體例如此。《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有載:"後魏時,安息嘗通焉。使人云,其國見都蔚搜城,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可以爲證。

[175] "在大月氏西北"以下一十六字採自《魏書·西域傳》。

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176]

[176] "天和"以下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177]

[177] 本節採自《魏書·西域傳》。案:今本《魏書·西域傳》不見"條支國傳",顯然是將《北史·西域傳》移入《魏書·西域傳》者所删,其根據便是《北史·西域傳》稱波斯爲"古條支國也",殊不知這五字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

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178]

[178]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179]

[179]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

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180]

[180]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産國俗與阿鈎羌同類焉。[181]

[181]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182]

[182]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

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183]

[183]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184]

[184]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185]

[185]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186]

[18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187]

[187]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188]

[188]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宣武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189]

[189]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伏陁末多",今本《魏書·西域傳》作"伏陀末多"。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果。土宜五穀。[190]

[190]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

嚈噠國,[191]大月氏之種類也,[192]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193]在于闐之西,[194]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195]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196]多寺塔,皆飾以金。[197]風俗與突厥略同。[198]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帶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199]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200]衆可有十萬。[201]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202]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203]號爲大國。[204]與蠕蠕婚姻。[205]

[191] "嚈噠國"三字採自《魏書·西域傳》。"嚈噠",《周書·異域傳下》作"嚈噠",《隋書·西域傳》作"挹怛"。⑪

[192] "大月氏之種類也"一句採自《周書·異域傳下》。蓋北周以降,對於嚈噠人的真正起源已日趨模糊,祇知嚈噠的統治中心即原來貴霜帝國的發祥地,而這個貴霜帝國,中國一直"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漢書·西域傳》),因此誤以爲嚈噠是"大月氏種類"。

[193] "亦曰高車之別種"至"自金山而南"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唯"亦曰"兩字爲李延壽所加。

[194] "在于闐之西"一句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因爲在《周書·異域傳下》中,"嚈噠傳"緊接在"于闐傳"之後,起承上啓下作用。

[195] "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一句採自《隋書·西域傳》。

[196] "去長安一萬一百里"至"其城方十里餘"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北周都於長安,故里程計算以長安爲基準。嚈噠本一逐水草遷徙的遊牧部族,宋雲一行於神龜二年(519年)抵達該國時,尚見其"居無城郭,遊軍而治"。可以說嚈噠開始定居、建都之日,已接近覆亡之時,故《周書·異域傳下》始見有關其都城之記載。

[197] "多寺塔,皆飾以金"七字採自《隋書·西域傳》。

[198] "風俗與突厥略同"一句採自《周書·異域傳下》。李延壽刪去《周書·異域傳下》"刑法"兩字,是由於他所採《魏書·西域傳》文字對嚈噠刑法另有說明的緣故。

[199] "其俗"以下至"更加帽角焉"數句採自《周書·異

域傳下》。今本《魏書・西域傳》"妻戴一角帽","妻"上有"其"字;"更加帽角焉""角"上無"帽"字。

[200] "衣服"至於"諸胡不同"一段採自《魏書・西域傳》。"類"字下應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條》(卷一九三)補"胡"字。

[201] "衆可有十萬"採自《魏書・西域傳》。案:今本《魏書・西域傳》"可"下無"有"字。

[202] "無城邑"以下至"皆置塚内"採自《魏書・西域傳》。案:"子弟堪者,死便受之",今本《魏書・西域傳》"者"作"任","受"作"授"。又,"富家"作"富者"。

[203] "其人凶悍"以下至"皆役屬之"採自《周書・異域傳下》。今本《周書・異域傳下》無"康居、沙勒(疏勒)"四字,疑有奪訛。《周書・異域傳下》雖無康居、疏勒專條,但康居等未必不可能在"嚈噠傳"中提及,例如"安息傳"即稱安息"北與康居"相接,可以爲證。

[204] "號爲大國"一句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205] "與蠕蠕婚姻"一句採自《魏書・西域傳》。

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206]

[206] 上一節採自《魏書・西域傳》。"遣貢師子一",今本《魏書・西域傳》"遣"下有"使"字。

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207]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208]

[207] "至大統十二年"以下至"職貢遂絕"一段採自《周書·異域傳下》。

[208] "至隋大業中"以下兩句採自《隋書·西域傳》。

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209]

[209] "其國"以下兩句採自《隋書·西域傳》。今本《魏書·西域傳》"去漕國"句"去"上有"南"字。

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210]

[210]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211]

[211]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212]

[212]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213]

[213]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214]

[214]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215]

[215]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216]

[216]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217]

[217]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所謂雀離佛圖也。[218]

[218] 上一節可能採自《魏書·西域傳》。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219]

［219］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黄金、硇沙、賶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220]

［220］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221]

[221]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222]

[222]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隋煬帝卽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223]

[223]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224]

[224]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225]

[225]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甸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226]

[226]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

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227]

[227]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228]

[228]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229]

[229]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30]

[230]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掛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231]

[231]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朝貢。[232]

[232]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233]

[233]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頻貢方物。[234]

[234]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235]

[235]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36]

[236]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237]

[237]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38]

[238]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239]

[239]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40]

[240]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241]

[241]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42]

[242]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爲隣。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243]

[243]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44]

[244]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鐵,氍毿,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245]

[245]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46]

[246]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効焉。[247]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248]

[247]　"論曰"至"下必効焉"一段採自《隋書・西域傳》。

[248]　"西域雖通於魏氏"至"得羈縻勿絕之道"一段當出自李延壽之手。

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

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卽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249]

[249] 上一節採自《隋書·西域傳》。

案西域開於往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概,夫何是非其間哉。[250]

[250] 上一節可能出自李延壽之手。

① 指爲《魏書·西域傳》原文之理由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pp. 65－94。下同。

② 參看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校勘記。

③ 說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p. 138－142。

④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文物出版社,1981年,p. 4。

⑤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93－216。

⑥ 見《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中華書局,1983 年,p. 1031。

⑦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水一》(卷二十四)。

⑧ 王炳華《訪古吐魯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p. 170。

⑨ 中華書局標點本《周書》校勘記。

⑩ 參看田邊勝美"ローマと中國の史書に秘められたクシャノ・ササン朝","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4(1994 年),pp. 33 - 101。

⑪ 指爲《魏書・西域傳・嚈噠傳》原文之理由,見余太山注 5 所引書,pp. 152 - 159。



參考文獻

一　漢文之部(1)

《抱朴子内篇校釋(增訂本)》,[晉]葛洪(撰),王明(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
《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1983年。
《北堂書鈔》,[隋]虞世南(撰),中華書局,1988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蔡中郎集》,[東漢]蔡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册府元龜》,[宋]王欽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1982。
《初學記》,[唐]徐堅等(著),中華書局,1985年。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楊伯峻(編著),中華書局,1993年。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
《東漢書刊誤》,[宋]劉攽(撰),宸涵樓叢書本。
《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撰),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
《讀書雜志》,[清]王念孫(著),中華書局,1991年。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北京:中國書店,1982年。
《高僧傳》,[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
《國語集解》,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
《韓詩外傳箋疏》,屈守元(箋疏),巴蜀書社,1996年。
《漢書》,[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中華書局,1975年。
《漢書補注》,[清]王先謙(撰),中華書局,1983年。
《漢書西域傳補注》,[清]徐松(撰),《二十五史三編》(第三分冊),嶽麓書社,1994年。
《後漢紀校注》,[晉]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後漢書》,[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中華書局,1973。
《後漢書集解》,[宋]范曄(撰),[清]王先謙(集解),中華書局,1984年。
《淮南子集釋》,何寧(撰),中華書局,1998年。
《混元聖記》,[宋]謝守灝(編),《正統道藏》第30冊,藝文印書館,1977年。
《晉書》,[唐]房玄齡(撰),中華書局,1982年。
《荊楚歲時記》,[梁]宗懍(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1975年。
《括地志輯校》,[唐]李泰等(撰),賀次君(輯校),中華書局,1980年。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中華書局,1979年。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1983年。

《兩漢紀》,張烈(點校),中華書局,2002 年。
《列仙傳》,[漢]劉向(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毛詩註疏》,[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穆天子傳彙校集釋》,王貽樑(校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南方草木狀》,[晉]嵇含(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1983 年。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清]傅恒、劉統勳、于敏中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輔黄圖》,[漢]佚名(撰),[清]孫星衍、莊逵吉(校),叢書集成初編本。
《三國志》,[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75 年。
《三國志集解》,[晉]陳壽(撰),盧弼(集解),中華書局,1982 年。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著),巴蜀書社,1985 年。
《尚書今古文註疏》,[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中華書局,1998 年。
《十六國春秋》,[魏]崔鴻(撰),四部備要本。
《十三州志》,[魏]闞駰(撰),[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影印,1961 年。
《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1975 年。
《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世說新語箋疏》,余嘉錫(撰),中華書局,1983 年。

《水經注校釋》,[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釋),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說苑校證》,[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
《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1983年。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2年。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影印,1985年。
《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
《通典》,[唐]杜佑(撰),中華書局,1984年。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1987年。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三冊),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1984。
《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中華書局,1983年。
《辛卯侍行記》,[清]陶保廉(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西北行記叢萃)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1975年。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中華書局,1992年。
《新校正夢溪筆談》,[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中華書局,1963年。
《續後漢書》,[元]郝經(撰),[元]苟宗道(注),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
《玉海》,[宋]王應麟(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
《正統道藏》(第30冊),藝文印書館,1977年。
《周書》,[唐]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3年。
《周易集解纂疏》,[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中華書局,1994年。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中華書局,1976年。

二　漢文之部(2)

《辯正論》,[唐]法琳(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二。
《出三藏記集》,[梁]釋僧(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中華書局,1995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五)
《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唐]慧苑(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四(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一至卷二三)。
《法顯傳校注》,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大正

新修大藏經》卷五一)
《法苑珠林》,[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中華書局,2003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三)
《高僧傳》,[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〇)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二。
《俱舍論疏》,[唐]法寶,(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一。
《洛陽伽藍記校注》,[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一)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唐]慧超(著),張毅(箋釋),中華書局,1994 年。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〇。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四。

三 漢文之部(3)

白堅"晉寫本三國志吳志殘卷跋","支那學"3 - 11(1925 年),pp. 82 - 83。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 年。
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人民出版社,1957 年。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 年。
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 年。
岑仲勉《隋唐史》,中華書局,1982 年,p. 676。
陳戈"焉耆尉犁危須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 年第 2 期,pp. 22 - 31。

陳夢家"漢武邊塞考略",《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年,pp. 205 -219。
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pp. 194 -195。
鄧紹輝"近代新疆石油工業述略",《新疆經濟開發史研究》(下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pp. 208 -220。
方廣錩"迦毗羅衛何處是","法音"1983 年第 6 期,pp. 75 -76。
方廣錩"《浮屠經》考","國際漢學"第 1 期,商務印書館,1995 年,pp. 247 -256。
馮承鈞"高昌事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pp. 48 -83。
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p. 84 -95。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
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龔方震"隋唐歌舞曲名中所見粟特語",葉奕良編《伊朗語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25 -28。
韓儒林"潑寒胡戲與潑水節的起源 - -讀史隨筆",《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pp. 100 -103。
侯燦"麴氏高昌王國官制研究",《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 1 -72。
侯燦"麴氏高昌王國郡縣城考述",《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 73 -84。

侯燦"吐魯番學與吐魯番考古研究概述",《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黃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pp. 431–458。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中國科學院印行,1954年,pp. 18–19。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8年。

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pp. 149–159。

黃文弼《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48–53。

黃文弼"漢西域諸國之分佈及種族問題",《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22–36。

黃文弼"張騫使西域路線考",《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37–38。

黃文弼"焉耆博斯騰湖周圍三個古國考",《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216–221。

黃文弼"羅布淖爾漢簡考釋",《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375–408。

季羨林"龜茲研究三題","燕京學報"新10期(200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57–69。

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3年。

李格非"釋'芀'、'棘'",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5期(1983年),pp. 12–13。

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

林梅村"鍮石入華考",《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三聯書店,2000年,pp. 210-239。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

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

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盧開萬"試論麴氏高昌時期的賦役制度",《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pp. 66-99。

盧向前"論麴氏高昌臧錢",《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pp. 201-216。

盧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貨幣關係演變述略",《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pp. 217-266。

盧勳、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

羅福成"晉寫本陳壽三國志吳志殘卷校字紀","支那學"3-11(1925年),pp. 83-84。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

馬小鶴"米國鉢息德城考","中亞學刊"第2輯,中華書局,1987年,pp. 65-75。

馬雍、王炳華"西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pp. 1-16。

馬雍"西漢時期的玉門關和敦煌郡的西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pp. 11-15。

馬雍"東漢《曹全碑》中有關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pp. 41-45。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46 - 59。

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兼論樓蘭遺址和魏晉時期的鄯善郡",《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89 - 111。

馬雍"新疆佉盧文書中之 kośava 卽氍氀考——兼論'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12 - 115。

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29 - 137。

馬雍"突厥與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46 - 154。

孟凡人《樓蘭新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 年。

孟凡人"論鄯善國都的方位",《亞洲文明》第 2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年,pp. 94 - 115。

孟凡人"于闐國都城方位考",《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pp. 449 - 476。

孟憲實、姚崇新"從'義和政变'到'延壽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 卷,1997 年,pp. 163 - 188。

潘富俊《唐詩植物圖鑒》,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

錢伯泉"高昌國郡縣城鎮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實","新疆大學學報"1988 年 2 期,pp. 34 - 41。

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

饒宗頤"穆護歌考——兼論火祆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

音樂、繪畫之影響",《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404 – 441。

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說","燕京學報"新第 3 期(1997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15 – 28。

榮新江"'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華學"第 3 輯,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pp. 309 – 325。

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第 4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pp. 144 – 160。

榮新江"薩寶與薩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領問題的爭論與辨析",《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3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pp. 128 – 143。

榮新江"所謂'Tumshuqese'文書中的'gyāźdi'","內陸アジア言語研究"VII(1991 年),pp. 1 – 12。

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國學研究"第 3 卷(1995 年),pp. 335 – 353。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華學"第 3 輯(1998 年),紫禁城出版社,pp. 309 – 325。

宋峴(漢譯),余太山(箋證)"《太伯里史》所載嚈噠史料",《中亞學刊》第 2 輯,中華書局,1987 年,pp. 51 – 64。

宋峴"弗栗恃薩儻那、蘇剌薩儻那考辨","亞洲文明"第 3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pp. 193 – 201。

宋峴"波斯醫藥與古代中國",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91 – 100。

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人文雜誌叢刊"1986 年第 4 期,pp. 137 – 150。

孫毓棠“安息與烏弋山離”,“文史”第5輯(1978年),pp. 7-21。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
唐長孺“高昌郡紀年”,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期(1981年),pp. 22-38。
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pp. 344-361。
田餘慶“論輪臺詔”,“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pp. 3-20。
汪寧生“漢晉西域與祖國文明”,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pp. 194-208。
王炳華《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王炳華《訪古吐魯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國維“西胡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84年,pp. 613-614。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1984年,pp. 819-834。
王國維“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晉簡跋”,《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1984年,pp. 856-869。
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去非“關於大海道”,《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pp. 485-493。
王素“麴氏高昌‘義和政變’補說”,“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1996年,pp. 177-194。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毓銓“‘民數’與漢代封建政權”,“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

期,pp. 61 – 80。

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關係的探索”,伍加倫、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 年,pp. 61 – 66。

吳礽驤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吳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隱 – – 從张雄夫婦墓志谈起”,“文物”1981 年 1 期,pp. 38 – 46。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 年,pp. 71 – 75。

徐時儀“印度的譯名管窺”,“華林”第 3 卷,中華書局,2004 年,pp. 61 – 69。

許序雅《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薛宗正“務塗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 年第 2 期,pp. 75 – 84。

嚴耀中《漢傳密教》,學林出版社,1999 年。

葉奕良“伊朗曆法縱談”,《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122 – 133。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待刊)。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 年。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

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pp. 73 –94。

余太山"中國史籍關於希瓦和布哈拉的早期記載","九州"第 2 輯(1999 年),商務印書館,pp. 157 –160。

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pp. 180 –210。

余太山"新發現的臘跋闥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 年第 3/4 合期,pp. 43 –47。

余太山"《後漢書》、《魏略》有關大秦國桑蠶絲的記載","西域研究"2004 年第 2 期,pp. 14 –16。

余太山"《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pp. 50 –54。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 69 輯(2004 年),pp. 49 –57。

張承志"王延德西行記與天山硇砂","文史"第 20 輯(1983 年),pp. 89 –96。

張德芳"《長羅侯費用簿》及長羅侯與烏孫關係考略",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pp. 230 –256。

張維華"西漢都護通考",《漢史論集》,齊魯書社,1980 年,pp. 245 –308。

張小貴"古波斯'不净人'考",《中山大學學報》2002 年第 5 期,

pp. 68－75。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4冊,中華書局,1978年。
章鴻釗《石雅・寶石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1輯,中華書局,1983年,pp. 81－90。
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
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92卷第4期(1996年),pp. 1－11。
周衛榮"'鍮石'考述","文史"第53輯(2001年),pp. 79－89。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祝總斌"高昌官府文書雜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pp. 465－501。

四　漢文之部(4)

"宋雲行紀箋注",[法]沙畹(撰),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1962年,pp. 1－68(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
"魏略西戎傳箋注",[法]沙畹(撰),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1962年,pp. 41－57(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
《東域紀程録叢》,[英]H. 裕爾(撰)、[法]H. 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歷史》,[古希臘]希羅多德(著),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

《摩奴法論》,蔣忠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唐代外來文明》,[美]謝弗(著),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西突厥史料》,[法]沙畹(著),馮承鈞(譯),中華書局,2004年。

《西域之佛教》,[日]羽溪了諦,賀昌羣(譯),商務印書館,1956年。

《中國伊朗編》,[美]勞費爾(著),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

五 西文之部

Bailey H. W.,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5 –37), pp. 883 –921.

Barthol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4th ed. by C. E. Bosworth, London, 1977.

Bivar A. D. H., "Sasanians and Turks in Central Asia" in Hambly G. (ed.),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9, pp. 49 –62.

Bivar A. D. H.,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8 (1956), pp. 13 –42.

Blockley, R. C.,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Bühler G.,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Calcutta*, 1894, pp. 238 – 241.

Carter M. L., "A Numismatic Reconstruction of Kushano – Sasanian History", *Museum Notes* 30 (1985), pp. 15 – 281.

Chavannes E.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lio*", *T'oung Pao* 6 (1905), pp. 519 – 571.

Chavannes E., "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in *T'oung Pao* 7 (1906), pp. 210 – 269.

Chavannes E.,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St. Pétersbourg, 1903.

Chavannes E., "Voyage de Song Yun", *Be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éme-Orient* III (1903), pp. 379 – 441.

Chmielewski J., "Two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in *Rocznik Orientailistyczny* 24/2 (1961), pp. 65 – 86.

Debevoise N. C.,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1937.

Dewing H. B. (tr.), Procopius, *War of the Goths*, Cambridge, London, 1957.

Dowing H. B.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7 vols. New York, 1914 – 1940.

Downey G.,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Princeton, 1961, pp. 143 – 162.

Enoki K.,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22 (1963), pp. 125 – 171.

Frye R. N.,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1954.

Göbl R., "Zwei neue Termini für ein zentrales Datum der Alten Geschichte Mittelasiens, das Jahr I des Kušānkönigs Kaniška", *Anzeiger der phil-hist. Klasse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64, pp. 137 – 151.

Göbl R., *Doc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Bd. I, Wiesbaden, 1967.

Henning W. B.,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1 (1943 – 46), pp. 713 – 740.

Henning W. B., "A Sogdian G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XXVIII-2 (1965), pp. 242 – 254.

Herzfeld E., "Sakastan", *Archaeologische Mitteilugen aus Iran*, IV (1932), pp. 1 – 116.

Herzfeld E., *Kushano-Sasanian Coin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38, Calcutta, 1930.

Hirth F.,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reprinted 1939).

Hulsewé A. F. P. & Loewe M. A. N.,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 C.* – *A. D.* 23, Leiden: 1979.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Kent R. G.,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an, Connecticut, 1982.

Leslie D. D. & Gardiner K. H. J.,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Lukonin V. G., "Kushano-Sasanidskie Monety", *Epigraphika Vos-*

toka 18 (1967), pp. 14 – 31.

Ma Yong, "A Study on 'Skull-Made Drinking Vessel'", *Religious and Lay Symbolism in the Altaic World and other Papers*, Wiesbaden, 1989, pp. 184 – 190.

Maenchen-Helfen O.,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lin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V, 1945, pp. 71 – 81.

Marquart J.,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Tübingen: 1898.

Marquart J.,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Marquart J.,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Marshall J., *Taxila*, Cambridge, 1951.

Martin M. F. C.,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ṣāṇ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III, 1937, No. 2 = 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XLVII, pp. 23 – 50.

Miller R. A., *Accounts of Western 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Minorsky V., Ḥ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 D.), London: 1970.

Narain A. K.,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Nigosian S. A., *The Zoroastrian Faith: Tradition & Modern Research*,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ulleblank E. G., "The Wu-sun and Sakas and the Yüeh-chih Migr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33 (1970),

pp. 154 – 160.

Pulleyblank E. G. ,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 – 39.

Pulleyblank E. G. ,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 (1962), pp. 58 – 144, 206 – 265.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Rapson E. J.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 Cambridge, 1951.

Raychaudhuri, H. ,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Calcutta, 1953.

Sims-Williams N. & Cribb J. N. ,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1995/1996, pp. 76 – 142.

Specht, M. É. , "Les Indo – Scythes et l' Époque du Régne de Kanischka", *Journal Asiatique* Series 9, 10 (1897), pp. 152 – 193.

Stein A. ,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 I, Oxford, 1907.

Stevensen E. L.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Tarn W. W. ,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Thomas F. W. , "Sakastana, Where dwelt the Sakas Named by Darius and Herodotu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6, pp. 181 – 200.

Tomaschek W., "Die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ogdiana", Sitzungsberichte der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7 (1877), Wien, pp. 85 – 86.

Velankar D. H. (ed.), *Raghuvaṁśa of Kālidās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Mallinātha, Bombay, 1948.

Wakeman C. B., *His Jung (the Western Barbarian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hapters of the "T'ung Tien" on the Peoples and Countries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UMI, 1990.

Yarshater 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六　日文之部

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岩南堂,1968 年。

內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上,中,下)","東洋史研究" 29 ~ 1(1970 年),pp. 83 – 106;30 ~ 2(1971 年),pp. 82 – 101;31 ~ 3(1972 年),pp. 58 – 72。

內田吟風"魏略天竺臨兒傳遺文集錄考證",《惠谷先生古稀記念:淨土の教思想と文化》,京都,佛教大學,1972 年,pp. 1013 – 1022。

內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 25 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1972 年,pp. 91 – 110。

內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內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 年,pp.

115－128。

内田吟風"《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譯注稿",内田吟風(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注》,京都: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pp. 1－34。

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88年。

榎一雄"難兜國に就いての考",《加藤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集說》,東京,富山房,1941年,pp. 179－199。

榎一雄"魏書粟特國傳と匈奴・フン同族問題","東洋學報"37～4(1955年),pp. 1－48。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1～3(1958年),pp. 1－52。

榎一雄"梁職貢圖について","東方學"26(1963年),pp. 31－46。

榎一雄"樓蘭の位置を示す二つのカロシユテイ－文書について",《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年,pp. 107－125。

大谷勝真"高昌麴氏王統考",《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史學篇》第5輯,東京:大阪屋書店,1936年,pp. 26－28。

小田義久"《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西域傳譯注稿",内田吟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註》,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pp. 35－40。

北村高"《隋書・西域傳》について——その成立と若干の問題——","龍谷史壇"78(1980年),pp. 31－45。

北村高"《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序・跋譯注稿",内田吟風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注》,龍谷大學文學部,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年,pp. 51－57。

桑原隲藏"張騫の遠征",《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44年,pp. 1－117。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三笠宮殿下古稀記念オルエント學論集》,小學館,1985年,pp. 140－154。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

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

佐藤圭四郎"北魏時代における東西交涉",《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1975年,pp. 378－393。。

佐藤長"吐谷渾における諸根據地",《チベット歷史地理研究》,岩波,1978年,pp. 194－267。

重松俊章"髑髏飲器考",《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弘文堂,1934年,pp. 173－189。

嶋崎昌"姑師と車師前後王國",《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pp. 3－58.

嶋崎昌"高昌國の城邑について",《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ーン研究》,pp. 113－147。

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

白須淨真"麴氏高昌國における上奏文書試釋——民部、兵部、都

官、屯田等諸官司上奏文書の檢討"，"東洋史苑"23 號(1984 年)，pp. 13－66。

白鳥清"髑髏飲器使用の風習と其の傳播(上、下)"，"東洋學報" 20～3(1933 年)，pp. 121－145；20～4(1933 年)，pp. 139－155。

白鳥庫吉"亞細亞北族の辮髮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下)》(卷五)，東京：岩波，1970 年，pp. 231－301。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pp. 1－55。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康居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pp. 58－96。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pp. 97－227。

白鳥庫吉"大宛國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pp. 229－294。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pp. 295－359。

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pp. 1－41。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卷七，pp. 43－123。

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白鳥庫吉全集》卷七，pp. 125－203。

白鳥庫吉"條支國考"，《白鳥庫吉全集》卷七，pp. 205－236。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卷七，pp. 237－302。

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白鳥庫吉全集》卷

七,pp. 303－402。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卷七,pp. 403－596。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白鳥庫吉全集》卷七,pp. 597－641。

白鳥清“髑髏の盟に就て”,“史學雜誌”39～7(1928年),pp. 734－735。

關尾史郎“‘義和政变’前史——高昌國王麴伯雅の改革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52～2(1993年),pp. 153－174。

田邊勝美“安國の金駝座と有翼雙峯駱駝”,“オリエント”25～1(1982年),pp. 50－72。

田邊勝美“帝王騎馬牡獅子二頭狩の成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0(1993年),pp. 1－47。

田邊勝美“ローマと中國の史書に秘められたクシャノ・ササン朝”,“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4(1994年),pp. 33－101。

長澤和俊“甘英の西使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國書刊行會,1979年,pp. 398－414。

長澤和俊“韋節・杜行滿の西使”,《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國書刊行會,1979年,pp. 481－488。

長澤和俊“拘彌國考”,“史觀”100(1979年),pp. 51－67。

長澤和俊“古代西域南道考”,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pp. 57－77。

羽田亨“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に就いて”,《内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1926年,pp. 117－148。

堀謙德“西曆第六世紀の波斯”,“史學雜誌”19～1(1908年),

pp. 40 – 53。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國書刊行會,1972 年,p. 70。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 年。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年,pp. 217 – 251。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1971 年。

宮崎市定"條枝と大秦と西海","史林"24 ~ 1(1939 年),pp. 55 – 86。

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零'、'西丁零'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長野中澤印刷,1957 年,pp. 57 – 71。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學"56 ~ 3(1986 年),pp. 61 – 93。

藤田豐八"扜泥城と伊循城",《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1943 年,pp. 253 – 263。

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扜彌 Dandān-Uiliq",《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pp. 263 – 273。

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月氏西移の年代",《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pp. 344 – 358。

藤田豐八"佛教傳來に關する魏略の本文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pp. 389 – 406。

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毹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 年,pp. 611 – 627。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年。

船木勝馬"魏書西域傳考——成立と補綴と復原——","東洋史學"2(1951年),pp. 56-74。

船木勝馬"魏書西域傳の復原——魏書西域傳考(二)——","東洋史學"5(1952年),pp. 1-18。

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オリエント》31~2(1988年),pp. 165-176。





索　　引

本索引收入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出現的主要專名,按漢語拼音顺序排列,數字爲本書頁碼。



後　　記

突厥興起在西域史上劃一時代,故先突厥時期的西域史自成段落,有關史料則富集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而由於這些“西域傳”的編者們十分接近的立場、觀點和認知、闡述方法,這批史料不妨視作一個系統。

先突厥時期的西域史極其複雜,許多問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認,如果在利用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資料的同時,對這些傳文作一番全面的文本研究,其中若干便可以獲得解決的線索。

基於以上認識,加上一些客觀原因,雖然自知難以勝任,我終於還是下決心給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作注,真正成了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既然“六經注我”往往是注六經者的心曲,我注“西域傳”也無妨作爲檢校、補充自己以往研究的一種手段。這也決定了我不可能作集注。何況前人所作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注解有成系統者,將一些孤立的見

解收集到一起事倍功半，亦難免爲識者笑。

另外，世有所謂二重證據法，主張結合出土材料和文獻進行研究。然而，前者以實物爲主，而實物和文字資料之間有著質的區別。如何將兩者整合到一起，至少在我，方法論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因此，我本來無意採用此法。無奈此法已經如此深入人心，完全避開竟不可得。於是，每當我不得不引用以此法爲基礎的成果時，儘管慎之又慎，惶恐之情仍難自已。

爲減少錯誤，我曾將部份或全部初稿寄給陳淩、李錦繡、林英、馬小鶴、毛民、芮傳明、榮新江、徐文堪、殷晴、張小貴諸位先生審閱，得到不少寶貴的教示。謹在此一并表示我深深的謝意。

余太山

2005 年 1 月 5 日